

下卷

赖和诗文集

安然 选编  
赖和 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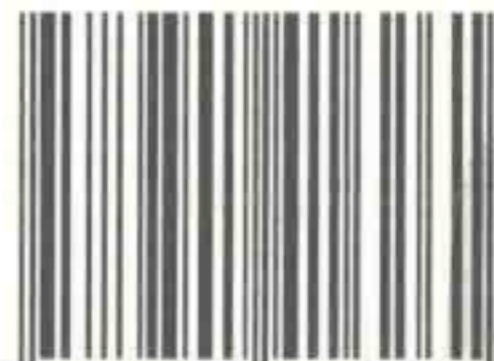
台海出版社

责任编辑：吕 莺

封面设计：兰卡绘世



ISBN 978-7-80141-626-1



9 787801 416261 >

定价：50.00元(上下卷)

# 赖和诗文集(下卷)

赖和 原著  
安然 选编

台海出版社

## 目 录

小说	.....	1
新诗	.....	163
散文	.....	275
日记	.....	337
杂文	.....	367



小说

## 僧寮闲话

一天，听说东门外的菩提寺，要开一天道场，为一般枉死的幽魂，拯拔超度，我约下朋友，要去看看热闹。不想去得晚了，刚进山门，就碰着回家的人们，我晓得那法会已散了，朋友说：天色还早，我们可找那和尚谈谈天罢。

我们俩就往禅房去，逢着和尚正在那儿调护那丐儿似的病人。他看着我们，放下手，招呼我们说：

尚：为什么来的这么晏呢？坐坐。

我：本不想来，却硬被这双脚催到这里——他是怎么样哩？

尚：这人么？是我一号的那一日下午，在山后温泉口救下来的。看他苦痛的很，我亦全未问他，不晓得他为着什么呢？

我那朋友走到伊跟前去，仔细瞧一瞧，失声道：唉！

朋：汝不是东村的魏老虎么？为什么弄到这个样子？

我亦走近前去，他竟翻过头来，总不做声。

我：魏老虎么？他不是东村的势力家么？听说他近来更好。汝那边的园地，他不是强要霸占去么？为什么弄到这么田地？

朋：和我的官司还未了局哩！我怕是和他的仇家捉弄的，抑是他悟了前非，觉得对世间不住，要寻自杀。

我：不是，不是！这人谁敢捉弄他？他亦不似能悔悟的人。

尚：善恶到头终有报，我怕是天降之罚。

我：汝们出家人，总是随地说法，那善恶如何分别，可有标准么？

尚：汝只管善汝善、恶汝恶，和尚岂能为汝分别，为设标准？

我：我善恶我的善恶，汝当亦有汝的善恶，善恶可得随人构造的么？汝的话没有一般性。

尚：因具有一般性，乃能如此。汝善汝善、恶汝恶，一般的善恶，依然是一般的，不能强别人善汝善、恶汝恶，亦不能拒绝别人善汝善、恶汝恶。

我：汝的话太含糊，善恶……

尚：我出家人问汝，人是不是要生存？那么凡能以保生存的手段，可能说他恶，但只顾一己生存之必要，侵他人反共存之手段，那能说他善么？比方两国战争，勇往忘生，谁敢说他恶？但杀人之事，也可说是善么？印度的圣雄颜智<sup>①</sup>，不仅是印度之人，世界除英政府，亦都是称赞他、信仰他，现在不是被指做恶人，受监起来么？只就汝所信的善恶，汝敢确认么？敢随时随地，不少隐匿？嘴开便说，打算<sup>②</sup>当有不能。

朋：师父说的是，但似有点兴奋，且带些情感。

我：是。我不想出家人有这议论，但所说乃是事之现在，不是善恶本体。

朋：实在目下社会心理，已大变化了。只如我自己，看那报上的不逞徒、不良分子，就认他们是个性觉醒之人、是先觉者，替多数之人谋幸福的，很暗地祝他成功。

我：哦！汝的思想几时亦恶化了？汝没听着么……

尚：小乖乖，汝是很纯良柔顺的，和尚要奖赏汝……

我：休笑话，汝们的好友听见要受惩罚，把他安置在热焰的地狱里做苦工。

朋：那更好啊！在那边的兄弟们，个个都很有胆量，敢做事的，可惜没有人指道，若我到……

我：汝不怕人……那姓魏的什么样哩！我们只管说笑。休要把他的苦痛忘了。

朋：使他多受一刻苦，怕就会把他的心肠改换些儿。

我：闲话休说，何不把他的因果来判断一番？

尚：何用判断？人生就是罪孽，现世全是结果，不是前生种下，一定今世积来。

我：这样说，他以前的得意，就是他该享受的，为何再有此回的苦痛？若如汝说，我们就可不作未来和他生的希望了？

尚：不，因因果果，非因非果，亦因亦果。人生幸福须是自己创造，不是受人惠与的，是要平等普遍，不容独占或过分享受。有一幸福，当有一不幸福者在里头，所以今日果，即是明日因，现在的瞬间，已伏无限的未来，今世未尽，来生已见。

我：那就不能判断啦！假使此人，汝说是过去孽果，也可说是未来之善因。

<sup>①</sup>（李南衡注）甘地，台语发音。

<sup>②</sup>（李南衡注）恐怕，或许。

尚：要如何判断，不过处果以求因，明因以知果，由果而生因，循环不息，将何判断？所以说，现在果，乃要人们能求过去的忏悔；未来因，乃要人们常有无尽的希望。这人我很盼望他能了解，孽由自作，罪降于天。

朋：师父为什么救他？

尚：宏我佛慈悲之愿，体先圣恻隐之心。

朋：设若这是孽果，汝轻减他一分苦痛，不将加重他现在罪业；若还是善因，汝施他一分恩惠，恐要损害他未来幸福。

尚：我们只尽这一寸心，临危救苦，不容有所打算。

我：啊啊！胆就大啦，法律所判定之罪名、刑罚，且不许人异议；天降之罚，汝敢为他赦免。

尚：哈哈！汝是以服从为美德的善良民？这话怕不敢听。现大千界里，有何法律？但有维持特别阶级之工具而已，亦不过一种力的表现罢。

朋：暖！这和尚今天吃了什么兴奋剂。

我：回去罢，天不早了。

尚：是，要赶快一点才好，日头暗了，就走不成。

我就走近魏老虎的身边，替他祈祷说：

——汝要是能自悔悟，神当庇佑汝——

一九二三·九·一五 完

【编按】共二稿，分别记载于两本笔记中，本篇采较完整的稿件。



## 不幸之卖油炸桧<sup>①</sup>的

现在夜也长得多了，本来我早上睡觉，通在六下钟<sup>②</sup>才能起床，起床的时，总是红日满窗，市声喧闹。怎么样今早眼儿睁开，窗上还黑漆漆，四下里都很沉寂，连卖早点的亦都没有声息。但是我已睡够了，再睡也睡不下，那就起来开门，站在街当中，望望天色。在东北角上，北斗星尚荧荧地挂着，丝丝的晓风带有些霜气，括在脸上如受刀刺的一样，暖唷，耐不住了，我就方关门进去，然已远远地听着：

——烧的<sup>③</sup>油炸桧——烧的啦——

那袅袅的音波之声，自门缝里透进来，那肚子里的虫，亦就作怪起来，不把些东西安慰它，怕不答应了。乃再把门撬开，一会儿那孩子捧着一筐热腾腾的东西来了，站在门口儿说：

孩：先生今天怎么特早起来，要么？

我：不早啊，六下多钟了，我在这里等汝好一会儿<sup>④</sup>。

我们本来是旧交关<sup>⑤</sup>主顾，平时我未起来，他就站在门前叫我声，等我没答应，才别处去。这回因肚子饿，我就向他多买好些，看他尚穿一件单衣，乃问他：

我：天气冷了，何不多穿一件罢？

他红着眼眶，斗着齿牙，颤声地回答我：

孩：还不觉得什么冷，先生不再要么？

我：够了。

他提高嗓子喊着，卖向别处去了，我亦就进屋子来，想要烧火煎茶，火

① 油条。

② 六点钟。

③ 热的。

④ 一会儿。

⑤ 交易、买卖。

还没着，他的卖声却停了，忽哀哀地哭起来，怕惹了什么事，我走出来看。唉！都是在派出所前被警察拉住。犯着什么事呢？我独自语着就走跟前去，听着警察说：

警：汝这该死小畜生，只顾大呼小叫，不管人家正在温睡的时候，把人家搅醒！

啊啊！就为这样事。我就替他求情说：

我：大人饶他这次罢，小孩子原是不小心，不晓得大人正做好梦。

警：事情汝不晓的，这野奴才们，汝们土民，全不怕规纪，只有打啦罚啦，还小①怕着，恕他不得！

我：他小孩子做的是不成生意②，那晓得有这样规则，且他不大着声叫卖，人怎晓得？生意就做……

警：谁叫他做这样生意？他猛力地说。我吓的一跳，却听着——

孩：我母亲教我，要不出来卖，就没有饭吃，卖不去，回家亦没有饭吃，若不高声唤卖，生意就做不成了。

孩子似得到同情，欣慰似的诉说他的苦。

警：那——做贼去好啦！

我：唉——

警：关汝这狗什么事？走开！遂向孩子说：

进来！那孩子顿停一下。

孩：大人，我不敢了，我早饭还没有吃。

警：不进来么？把他脸上一批，硬扭进衙去说——

站住！不要走！说罢自踱进里头去。

那孩子脸上现着五条指痕，泪簌簌落，手捧筐子，站在那边，只是颤巍巍的望着我，我只叹一个气，亦就回来。

下午我从城外要回来，在破城边又碰着那孩子，靠住城壁嚶嚶的啜泣，看着我，哭声越大起来，我近前去安慰他一番，他暂时亦就不哭，我乃把早上的事问他。他忍住泪咽着声，说：

孩：先生回去了好一会，那大人正服出来，佩上剑，要出门去，我再求他放我，被他再打一巴掌，眼都生火了，他出了门，回头说：“汝不要走，走

① 稍。

② 即小生意。

了就罪上加罪！汝须……”

我：以后呢？

孩：等到将过两下钟，他回来了，带有点儿酒意，坐在案桌边，就问我家里、名字、岁数，我一一回答了他，他把一本小册子翻翻看，就说可怜我年纪还少，这回算饶了我，免罚，我听罢就要出来，他大声说：“怎么样不叩头？”我吓一跳，连忙给他叩个头，并道一声大人恩典。

我笑了一笑，再问他：

我：汝就回家里去么？

孩：是，回到家里，一进门，我娘看货全都未卖，不问什么，把我拽倒就打！

我：是生身的么？

孩：不，是我爹再娶的，她说我只贪游耍，不顾生意，把些货都弄坏，折了本钱，要我赔她。

我：汝不把……

孩：我把早上被警察拉去告她，她说没有那样残酷的大人，道是我撒谎，就把我再打一顿。

我：打完亦就算了，汝为什么跑出来？他咽声。

孩：不不——她这样的那就好啦；奈她又说我游戏的够啦，肚子会饱了，可不用吃饭啦，赶我再去游戏，不容我在家里。

说罢望着我哭，我很可怜他，想了几番，倒亦没有甚法子可救他一救，要把钱给他买一顿吃，掏索自己身上却一个钱没有，乃问他：

我：汝爹爹呢？

孩：爹爹亦怕她，看我被她打骂，亦只好暗地里陪我淌泪。

我默默地看他只没有办法想。

唉，日头是要下去了，四下里乌黑起来，北风簌簌的响，夜气冷了，薄薄的裤子是耐不来了。我就殷勤勤地劝他。

我：小兄弟回去罢，他这回以后包管不再打汝。晚了，冷了，回家去的好。

他含着两眶泪，依依地沿着城脚走了，我心里迷惘了，看他去的远，终说一声：小兄弟——祝汝幸福无穷——

【编按】共二稿，本文采较完整者。与《僧寮闲话》收录在同本笔记中，故亦应为一九二三年作品。

## 尽堪回忆的癸的年

我初进学堂在十岁的年头，记得是癸卯之春初。当二十岁癸丑的首夏由医科毕业，到今年癸亥方始回家，从头一数已二十年了。那时代的少年朋友，死的有、不长进的亦有、得意成功的有、依人作活的亦有，大都是生疏及的，不似那骑竹马斗草儿的时代亲热了。因为人人各有了事做，聚首的时很少，且少时的事，什么人象我要再想起呢？

还有一件使我很伤感的，就是无识无忧时代那些老相好，那在中街之卖米糕的，打小锣子的，卖麦芽糕的，好说笑话的卖咸酸甜的潮州老，常在祖庙口的卖蔗翁，卖粉圆的担子，这几介老人家大半死了，死的不晓得再转生几世了。只有那小锣子腔腔的声，还时响到耳边来，粉圆亦再吃过好几次。

一天，他两人在祖庙口息下担子，因没有买卖，也就谈天起来。刚刚我亦闲着站在那边，看照里上的告白，听着他们说的高兴。也就向阶石上坐下，同他问答起来。

（\*我，○饴，△粉）

\*：记得我很少的时候，自我有了记忆，就看见你挑这担子，打着那小铜锣，砵砵地在街上卖，不知道今年有六十岁吗？敢没有儿子可替你卖？我问那卖麦芽糕的。

○：六十二岁了，我自少年就做这样不长进的生意，至今日有几个年头，也自记不清楚，觉在这条街上行走，所见人家的兴废变迁，总似前天一样啊”！小哥，我还记得汝曾把一个钱硬要我两插麦芽糕，和我闹个不了，现在亦做到先生啦！

赖和补入

儿子虽有两个，但他们有他们的事，我还会劳动，也不要出来赚些来去添头贴尾。卖麦芽糕的应。

△：不享几年福，何苦呢？

\*：有福可享，谁不要享呢？就是享不来，才出来受苦。

○：像——卖圆仔汤的！也有几个儿子会赚钱了，而且你也带着病，那不休息休息。

△：团仔赚不成钱，米柴官厅当口紧，不能不出来拖老命。

△：是啊！他曾打碎我的碗，求我别教他家里晓得，我亦可怜他禁不起打，亦就不说，他后来更说是碗不坚牢……

\*：现时比永过一定较好啊，以前一个钱的物，现在卖十几个钱。

○：唉！汝还是团子仔的见识，不懂世故。现在十几个钱，怎比得上先前的一个钱，讲起来就伤心，我们已没有性命再过那样的日子啦！永过的时代是真好，没有现时这样警官。卖麦芽糕的。

△：现在的景况，一年不好过一年了。单就疾病来讲，先前总没有什么流行症、传染病，我们若受些风邪，一服药就好了。现在有的病，什么不服西药更不会好啦，像我带这种病，每一发作，非注射不行，这样病全都是西医带来的？

\*：哈哈！难怪——汝们这样想吗？实在有好几种病是有了西医才发见的。——汝们的孩子进过学校没有？

○：进学校么，唉！讲来使人好笑。

\*：什么缘故呢？

○：我的大孩子很欣羨汝们做先生的赚钱多、做名好，小学毕了业，就想考进上级去，因我们是穷人，不是资产家，是不能栽培子弟成人的，我就不答应……

\*：没有这样道理，后来呢？

○：他竟偷去报考，竟然考进，当时我实吃惊不少。

△：汝颠了？这很可恭喜的事呢？

○：汝不晓得啊，这一起的学费，一月里要几十块，我这老骨头怎担得起这重担子。要不使他去，怕校里不答应，后来他说是考在官费生里，心才放宽一点。

\*：虽说官费生，一月里所用也要十来块钱。

○：是啊，我亦这样打算，到毕业至省亦要五、六百块，若他在家里帮做小

生意，这四、五年，亦可积下三、四百块，那么我们就是小富户啦。比到那先生们一月赚不上三十块，日日兢兢战战，把大丈夫的勇气壮心尽都忘掉，还可做个无忧无虑特立独行的男子，何等爽快。

\*：栽培子弟是不能和做生意一样，打算拿出多少本钱，要多少利息，究竟后来怎么样？

○：他总不懂我的话，一定要去，没有法子，我亦就艰难计较，克敛家里的所费<sup>①</sup>，使他进学校去。

\*：那就难得啦，现在几班<sup>②</sup>生了？

○：啊，白亏了我两百多块钱，到第三年头竟被革除了。

\*：为着什么缘故？

○：我欲详细问，他只是吞吞吐吐说不明白，但我信他坏事是做不来的，和他同时亦有许多人被退学，听说全是纯良学生，此中的原因很难解释。

\*：是是，我听过的，现在怎样？

△：他的孩子好啊，本来就是和顺的。从学校回来更加和气，日日在家里替他老子……

\*：那吗两百块钱，就不算白花了。

○：唉，汝没有看过他回来，更同阉割过的一样，毫无丈夫胆气。所以别人营三托四，再求进学校去。那样的教养法，实在不能感心，我亦不愿他再进去。

△：唉，汝这老头子，那样孩儿，汝还不足吗？若像我隔邻羊家那个东西，幸得他家里还过得去。要使我们生着，怕只条老命就……

△：我隔壁杨家那个儿子，毕业过三、四年了，考几次上级学校总不能及第，他的父亲亦就断念，说他不能上进，教他去店铺里学生理。去过几家，全被辞回来，听讲字且算无有一件，而且常常自己抬起毕业生身分，不愿去做粗重的工课，只能在家里和同他一样的朋友讲究穿吃嫖，一天到晚就是算街上的石头。

○：我早看透了一样，所以我两个困仔，已教他退学了，六年间记得几句用不着的日本话，也是好笑。

① 日常生活费用。

② 几年级。

赖和补入

\*：“怎用不着呢？”

\*：“怎用得着呢？”

\*：“在银行、役场、官厅，那一处不是不会讲国语不行吗？”

\*：“那一种的人自然有路用咯，不过像我们是用不着的，怎样？”

\*：“一个团仔要去吃日本头路，不是夹三托四，抬身抬势，那容易。自然那是无我们的份额。”

\*：“在家里，几时用到，只有等巡查来对户口时，用他一半句。”

\*：“而且汉文一字也不知道。”

\*：“恁想了错去了。”

△：是啊！我问汝？国语汝是学过的，学校里说的和外间有不同吗？

\*：什么缘故？

△：我的孩子五班生了，听说校里非国语不许说，先生教书亦是全用国语。那吗，国语该当是听的、说的全都懂的，什么一天我和他在路上，听两人说的好些一下，我问他，他俩说什么，他竟一句亦不懂，说和校里的不一样，可实……

○：巡查来了，——

\*：不要紧啦，这边没有防碍交通。

○：他是不容人理会的，人家若不走避，他就以为人不怕他，定把威风使起来，那就要吃亏。

说还未了，挑起担子走了——唉，他们把我当作什么样的先生呀？

【编按】可能作于一九二三年（癸亥年），与发表稿《归家》雷同。

## 归 家

赖云

一件商品，在工场里设使不合格，还可以改装再制，一旦搬到市场上，若是不能合用，不称顾客的意思，就只有永远被遗弃了。当我在学校毕业是怀抱着怕这被遗弃的心情，很不自安地回到故乡去。

回家以后有好几日，不敢出去外面，因为逢到亲戚朋友听到他们：“恭喜，你毕业了”的祝辞，每次都会引起我那被遗弃的恐惧。在先几日，久别的家庭，有所谓天伦的乐趣，还不觉有怎样寂寞，后来过惯了，而且家里的人也各有事做，弟妹们，较大的也各去学校读书，逗小孩子玩，虽然快乐，但是要我去照管起他们，就有点为难了，当那哄不止地啼哭的时，真不晓得要怎样好，就不敢对孩子负着责任来，逗他玩又常把他弄哭，这又要受到照管孩子的责任者埋怨，所以守在家里，已渐渐感到无聊。

十几年的学生生活，竟使我和故乡很生疏起来，到外面去，到处都似作客一样，人们对着我真是客气，这使我很抱不安，是不是和市场上对一种新出制品不信任一样吗？又使我增强了被遗弃的恐惧。

我虽然到外乡去读书，每年暑假曾回来一两个月，为什么竟会这样？啊！我想着①了，暑假所有学生尽都回来，在乡里的社会中，另外形成一个团体，娱乐游戏，尽有伴侣，自然和社会一般人疏隔起来，这次和我同时毕业共有五人，但已不是学生时代无责任的自由身了，不能常常做堆②，共作娱乐，而且又是踏进社会的第一步，世人的崇尚嗜好，完全是另一方面，便愈觉社会和自己的中间，隔有一条沟在，愈不敢到外面去，也就愈觉无聊。

在无聊得无可排遣的时候，我想起少时的朋友来，啊朋友！那些掷干

① 到。

② 在一起。



乐①、放风筝、捉蟋蟀、拾田螺的游伴，现在都怎样了？听讲②有的已经死去，死？怎便轮到我们少年身上，但是死却不会引起我什么感伤，这是无人能够幸免的，有的在做苦力小贩，这些人在公学时代③，曾有受过奖赏的，使我羡慕的人，有时在路上相逢，我怕他们内羞难过——在我的思想里，以为他们是不长进的，才去做那下贱的工作——每故意回避，不料他们反很亲密地招呼我，一些也无羞惭的款式，这真使我自愧我的心地狭小。还有几个人不知得着什么机会，竟挣到大大的财产，做起富户来，有的很上进，竟挤到绅士班里去，这些人在公学时代，原不是会读书的，是被看轻过的，但是他们能获到现在的社会地位的努力，是值得尊敬，所以在路中相逢，我曾去招呼他们过，很想寒暄一下，他们反冷淡地，似不屑轻费宝贵的时间，也似怕被污损了尊严，总是匆匆过去，这样被误解又使我自笑我的趋媚来。以外还有好些人不曾看见过，善泅水的阿波的英雄气概，善糊风筝的阿用的滑稽相，尤其是那“父亲叫阿爸”的，阿呆的恹恹，尚在我的回想里活现着。

在学生时代，每次放假回家，都怕假期易过，不能玩得畅快，时光都在娱乐里消耗去，世间怎样是无暇去观察，这次归来已不是那样心情，就觉得这世间，和少时的世间，很是两样了，顶变款④的就是街上不常听见小铜锣的声音，这使我想起那买豆花的来，同时也想起排个摊子在路边卖双膏润的，爱和孩子们说笑的卖咸酸甜⑤的潮州佬，常是排在祖庙口的甘蔗平，夜间那叫卖的声音，直听到里外路去的肉粽秋，这几人料想都死去了，总没有再看到，只有卖麦芽羹和卖圆仔汤的，犹还是那十几年前的人。

又有使我不思议的，就是在路上，不看见有较大的儿童，像我们时代，在成群结党地战闹着，调查起他的原因，是达到学龄的儿童，都上公学校去，啊！教育竟这么普及了？记得我们的时候，官厅任怎样奖励，百姓们还不愿意，大家都讲读日本书是无路用⑥，为我们所当读，而且不能不学的，便只有汉文，不意十年来，百姓们的思想竟有了一大变换。

我归来了这几日，被我发见着一个使我自己宽心的事实——虽然使家里

① 陀螺。

② 听说。

③ 日治时台湾人子弟读的初级学校。

④ 变样式、变款式。

⑤ 蜜饯。

⑥ 无用。

的人失望——就是这故乡，还没有用我的机会，合用不合用便不成问题，怀抱着那被遗弃的恐惧，也自然消释，所以也就有到外面的勇气。

市街已经改正，在不景气的叫苦中，有这样建设，也是难得，新筑的高大的洋房，和停顿下的破陋家屋，很显然地象征着廿世纪的阶级对立，市面依然是闹热，不断地有人来来往往，但是以前的大生理<sup>①</sup>，现在都改做零卖的文市<sup>②</sup>，一种圣化这恶俗的街市的人物，表演着真实的世相的乞食<sup>③</sup>，似少去了许多，几几乎似晓天的星宿，讲古场上，有几处都坐满了无事做的闲人。

这个地方的信仰中心，虔诚的进香客的圣域，那间妈祖庙，被拆得七零八落，“啊！进步了！怎样<sup>④</sup>故乡的人，几时这样勇敢起来？”我不自禁地漏出了赞叹声，我打算<sup>⑤</sup>这是破除迷信的第一着手，问起来才知道要重新改筑，完全出我料想之外。又听讲拆起来已经好久了，至今还是荒荒废废，这地方的头兄<sup>⑥</sup>们，真有建设能力吗？我又不惮烦地抱着怀疑，这一条路上，平常总有不少乞食，在等待烧金还愿的善男子善女人施舍，这一日在这路上，我看见一个专事驱逐乞食的人，这个人讲是<sup>⑦</sup>吃官厅的头路<sup>⑧</sup>，难道做乞食也要受许可才行吗！？

圣庙较以前荒废多了，以前曾充做公学校的假校舍，时有修理，现在单只奉祀圣人，就只有任它去荒废，又是在尊崇圣道的呼喊里，这现象不教人感到滑稽？但是一方面不重费后人轰废的劳力，这地方头兄们的先见，也值得称许！？

是回家后十数日了，刚好那卖圆仔汤的和卖麦芽羹的，同时把担子息在祖庙口，我也正在那边看墙壁上的广告，他两人因为没买卖，也就闲谈起来。讲起生理的微末难做，同时也吐一些被拿去罚金的不平。我听了一时高兴，便坐到庙庭的阶石上去，加入他们谈话的中间。

“记得我尚细汉<sup>⑨</sup>的时候，自我有了记忆，就看你挑这担子，打着那小铜

① 生意。

② （李南衡注）零售生意称文市，批发生意称武市。

③ 乞丐。

④ 怎么。

⑤ 以为。

⑥ 领导人物。

⑦ 听说是。

⑧ 职业、工作。

⑨ 年幼、小孩。

锣，𦉳𦉳<sup>①</sup>地在街上卖，不知今年有六十岁无？敢<sup>②</sup>无儿子可替你出来卖？”我乘他们讲话间歇时，向卖麦芽羹的问。

“六十二岁了，像你囡仔<sup>③</sup>已成大人，我那会不老，儿子虽有两个，他们有他们的事，我还会劳动，也不能不出来赚些来添头贴尾。”卖麦芽羹的扞一扞须，这样回答我。

“你！”我转向卖圆仔汤的，“也有几个儿子会赚钱了，自己也致着<sup>④</sup>病，不享福几年，何苦呢？”因为他是同住在这条街上，所以我识他较详一点。

“享福？有福谁不要享，像你太老才可以享福呢，我这样人只合受苦！”卖圆仔汤的答着，又接讲下去，“囡仔赚不成钱，做的零星生理，米柴官厅又当当紧，拖着老命尚且开勿值<sup>⑤</sup>，享福？！”

“现时比起永过<sup>⑥</sup>一定较好啦，以前一个钱的物，现在卖十几个钱。”

“啊！你讲囡仔话，现在十几个钱，怎比得先前的一个钱，永过是真好！讲起就要伤心，我们已无生命可再过着那样的日子了！”

“永过实在是真好，没有现时这样警察……”

“现在的景况，一年艰苦过一年，单就疾病来讲，以前总没有什么流行病、传染病，我们受着风寒，一帖药就好，现在有的病，什么不是吃西药竟不会好，像我带<sup>⑦</sup>这种病，一发作总着<sup>⑧</sup>注射才会快活<sup>⑨</sup>，这样病全都是西医带来的。”卖圆仔汤的竟有这样怀疑。

“哈！也难怪你这样想，实有好几种病，是有了西医才发见的，——你们孩子可曾进过学校无？”

“进学校？讲来使人好笑！”卖麦芽羹的讲。

“怎样？”

“我隔壁姓杨的儿子，是学校的毕业生，去几处店铺学生理，都被辞回来，听讲字目算无一项会，而且常常自己抬起身份，不愿去做粗重的工作，

① 打锣声。

② 难道。

③ 小孩。

④ 得着。

⑤ 人不敷出。

⑥ 以前，昔日。

⑦ 染上。

⑧ 得。

⑨ 舒服。

现在每日只在数街路石①。”

“我早就看透②，所以我的囡仔总不教他去进学校，六年间记几句用不着的日本话？”卖圆仔汤的补足着讲。

“就是进学校，也无实在③要教给我们会。”

“怎样讲用不着？”

“怎样用得着？”

“在银行、役场④官厅，那一处不是无讲国语勿用得⑤吗？”

“那一种人自然是有路用咯，像你，也是有路用，你有才情⑥，会到顶头⑦去，不过像我们总是用不着。”

“怎样？”

“一个囡仔要去吃日本头路⑧，不是央三托四⑨抬身抬势，那容易；自然是无有我们这样人的份额，在家里几时用着日本话，只有等待巡查来对⑩户口的时候，用他一半句⑪。”

“你想错去了，”我想要详细说明给他听，“不但如此，六年学校台湾字一字不识，要写信就着⑫去央⑬别人。”卖麦芽羹的又抢着去证明进学校的无路用。

“学校不是单单学讲话、识字，也要涵养国民性，……”

“巡查！”不知由什么人发出这一声警告，他两人把担子挑起就走，谈话也自然终结。

——刊载于《南音》创刊号，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

- 
- ① 指无业游荡。  
② 看破、看清楚事实真象。  
③ 不是诚心诚意。  
④ 日语，乡、镇公所。  
⑤ 不可以。  
⑥ 才气、能力。  
⑦ 上面。  
⑧ 给日本人做事。  
⑨ 到处拜托。  
⑩ 查对。  
⑪ 一言半语。  
⑫ 得。  
⑬ 拜托。

## 醉人梓舍之哀词（并叙）

他乃是在她，慈祥、好施、富有敬信心的祖母膝下，娇养长大来的。他没有甚学问，却晓读书的乐处，可是儿子总不爱读书，这是他的遗憾。生平不惜钱物，好交游，喜欢帮助人家，性质直不修边幅，不能容人，惯使酒骂座是其短处。

因他不善理财，兼受几家朋友拖累，巨万的财产，倾丧且尽，尚犹负债累累，所以他就烦闷忧郁，享受半年中的自己的理想生活，就到水远的安息了。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与《行入关仔岭》（一九二四年）诗稿同册。

## 斗闹热<sup>①</sup>

拭过似的、万里澄碧的天空，抹着一缕两缕白云，觉得分外悠远，一颗银亮的月球，由着浅蓝色的山头，不声不响地，滚到了天半，把它清冷冷的光辉，包围住这人世间，市街上罩着薄薄的寒烟，人家屋檐的天灯和电柱上的路灯，通溶化在月光里，寒星似的一点点闪烁着。在冷静的街尾，悠扬地几声洞箫，由着袅袅的晚风，传播到广大空间去，似报知人们，今夜是明月的良宵。这时候街上的男人们，似皆出门去了，只些妇女们，这边门口几人，那边亭仔脚<sup>②</sup>几人，团团坐着，不知谈论些什么，各个儿指手画脚，说得很高兴似。有一阵<sup>③</sup>孩子们，哈哈笑笑弄着一条“香龙”，由隘巷中走出来，绕着亭仔脚柱<sup>④</sup>，绕来穿去。

“厌人，”一妇人说，“到大街上玩去罢，那边较闹热。”

孩子们得到指示，嘻嘻啾啾<sup>⑤</sup>地跑去。

“等一等！”一个较大的孩子说：“我去拿一面锣来。”

“好，好，赶快来。”孩子们雀跃地催促着说。

丐弓！丐弓！丐弓！铜锣响亮地敲起来。

“到城里去啊！”有的孩子喊着。

“好好，去去啊！”“来来！”走在前头的孩子喊。

一阵呐喊的声浪，把他们一起卷下中街去。

过有些一回，孩子们垂头丧气跑回来，草绳上插的线香，拔去了不少，已不成一条龙的样子，铜锣亦没有声息，有的孩子不平地在骂着叫喊着。

“闹出什么事来？”有些多事的人问。

① (李南衡注) 一解为迎神赛会中，比赛哪一边热闹。一解为凑热闹。

② 骑楼下。

③ 一群。

④ 骑楼下支撑房屋的柱子。

⑤ 嬉闹声，高兴之意。

“被他们欺负了，他妈的！”孩子们回答着，“把我们龙的头割去！”

“汝们吵闹过人家罢？”有人诘责着说。

“没有！我们一些儿没有。”孩子们辩，“我们在空地上，他妈的不明不白的受过他们一顿骂！”“那边有些人，本来是横逆不过的。”又一人说。

“糟踏人！”又有人不平地说，“不当识他便宜。”

“孩子们的事，管他则甚？”有人不相关的说。

一时议论沸腾起来，街上顿添了一种活气，有人说：“十五年前的热闹，怕人都记不起了，再闹一回亦好。”有人说：“要命，闹起来怕就不容易息事。”

明月已渐渐斜向西去，笼罩着街上的烟，迷蒙地浓结起来，灯火星星地，在冷风中战栗着，街上布满着倦态和睡容，一丝丝的霜痕，透过了衣衫，触进人们肌肤，在成堆的人们中，多有了袖着手、缩着头、耸着肩、伸懒腰、打呵欠的样子了。议论已失去了热烈，因为寒冷和睡眠的催促，虽未见到结论，人们也就散去。

隔晚，那边也有一阵孩子们的行列，闹过别一边去，居然宣布了战争，接连斗过两三晚，已经因着“团仔事惹起大人代”<sup>①</sup>。一晚上一边的行列，被还一边阻挠着，因一边还都属孩子，挡不住大拳头，虽受过欺负，只有含恨地隐忍着。——像这样子，保不定不闹出事来，遂有人出来阻挡，闹热也就半路上结局了。

一边就以为得到了胜利——在优胜者地位，本来有任意凌辱压迫劣败者权柄。所以他们不敢把这没出处的威权，轻轻放弃，也就忠实地行使起来。可不识那就是培养反抗心的源泉，导发反抗力的火线。一边有些气愤不过的人，就不能再忍住下。约同不平者的声援，所谓雪耻的竞争，就再开始。——一边是抱着满腹的气愤，一边是“俭肠捏肚也要压倒四福户”<sup>②</sup>的子子孙，遗传着有好胜的气质。所以这一回，就闹得非同小（俗谓发狂）可（俗谓狗）<sup>③</sup>了。但无钱本来是做不成事，就有人出来奔走劝募。虽亦有过人反对，无奈群众的心里，热血正在沸腾，一勺冰水，不是容易能就奏功，各要争个体面，所有无谓的损失，已无暇计较。一夜的浪费将要千元。又因接

① 俗谚，意即因孩子的事，惹成大人的事。

② 谚语，喻穷人，尽其所能节省，也要与富户人家争一口气。

③ 疯狗。

近街的繁荣日，一时看热闹的人，四方云集，果然市况一天繁荣似一天。

在一处的客厅里，有好些个等待看热闹的人，坐着闲谈。

“唉！我记得还似前天，”甲微喟的道，“怎么就是十五个年。”

“岁月真容易过！”乙感叹着说，“那时代的头老——醉舍<sup>①</sup>，已经财散人亡，现在想没得再一个，天天花费三两百块，不要紧的哟。”

“实在无意义的竞争——胡闹，”丙喝过茶慢慢地说，“在这时候，大家救死且没有工夫，还有空儿，来浪费这有用的金钱，实在可怜可恨，究竟争得什么体面？”

“树要树皮，人要面皮，”甲兴奋地说，“谁甘白受人家欺负，不要争一争气，甘失掉了面皮！”

“什么是面皮？”丙论辩似的说，“还有被人家欺辱得不堪的，却自甘忍着，连哼的一声亦不敢，说什么争气，孩子般的眼光，值得说什么争面皮！”

“现时还算比较好些，”一个有年纪的人，阻断争论，经验过似的郑重说，“像日本未来的时，四城门的竞争，那就厉害啦！”

“什么样子，那时候？”一个年轻的稀奇地问。

“唉！”老人感慨地说，“那时代，地方自治的权能，不像现时剥夺得净尽，握着有很大权威，住在福户内的人，不问是谁，福户内的事，谁都有义务分担，有什么科派捐募，是不容有异议，要是说一声不肯，那快就不能住这福户内，所以穷的人，典衫当被，也要来和人家争个脸皮。”

“听说有一桩可怜可笑的，”乙接嘴着说。“西门那个卖小点的老人，五十块的老本和一圈豚，连生意本，全数花掉，还再受过全街的笑话。”

“实在也就难怪，”甲吐出一口饱吸过的香烟，在烟缕缭绕的中间，张开他得意的大口，“这回不是因得到胜利（他一人的批判），所以那边的街市，就发达繁昌起来，某某和某某，不是皆发了几十万，真所谓狗屎埔变做状元地<sup>②</sup>。”

“就说不关什么，”一位像有学识的人说，“也是生活上一种余兴，像某人那样出气力的反对，本该挨骂。不晓得顺这机会，正可养成竞争心，和锻炼团结力。”

“这回在奔走的人，”乙说，“不是有学士、有委员、有中等学校毕业和

①（李南衡注）头老，地方领导人。舍，对晋绅子弟或有钱人的尊称。

② 比喻原本无利用价值的土地，因某种原因而成为寸金寸土的状元地。



保证，不是皆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士，他偏说这种举动是无知的人所做的，要卖弄他自己的聪明。”

“听说市长和郡长，都很赞成，”乙说，“昨晚曾赐过观览，在市政厅前和郡衙前，亦放不少鞭炮，在表示着欢迎。”

“那末汝以为就无上光荣了？”丙可怜似的说。

“能够合官厅的意思，那就……。”甲说，“他妈的，看他有多大力量能够反对！”

“听说有人在讲和，可能成功吗？”老人怀疑地问。

“他妈的，”甲愤愤地骂，“花各人自己的钱，他不和人家分担，不赶他出福户去，也就便宜，要硬来阻闹人家的兴头，他妈的！”

“明夜没得再看啦！”才进屋子来的一个人说。

“什么被他劝说过吗？”丙惊疑地问，“听说某某的奔走，已不成功了，怎么样就讲和？”

“人们多不自量，”进来那人说，“他叩了不少下头，说了不少好话，总值不得市长一开口，他那么尽力，不能成功，刚才经市长一说，两方就各答应了。”

“怎么就这容易？”丙说，“实在想不到！”

“因为不高兴了。”那人道，“在做头老的，他高兴的时候，就一味地呐喊，现在不高兴了，就讲和去。”

“下半天的谈判，不是谁都很固执吗？”丙说。

“死鸭子的嘴巴①，”那人说，“现在小户人家已负担不起，要用到他们做头老的钱了。还有不讲和的，不过嘴里……”

“早几点钟解决，一边也就可节省几百块，”乙说，“听说路关钟鼓，已经准备下，这一笔钱就白花的了！”

“我的意见，”丙说，“那些富户家，花去了几千块，是不算什么。他们在平时，要损他一文，也是不容易，再闹下去，使劳动者们，多得一个卖力的机会，亦不算错。”

“汝还有算不到，”老人说，“只抵当宾客的使费②，在贫家，也就不容易，一块钱，现在不是糶不到半斗米？”

① 喻固执不认输。

② 花费。

“他妈的，老不死的混蛋！”甲总不平地骂。

闹热来到了，街上的孩子们在喊。这些谈论的人，先先后后，亦都出去了，室里头只留着茶杯茶瓶烟草火柴在批评这一回事，街上看闹热的人，波涌似的，一层层堆聚起来。

翌日，街上还是闹热，因为街的繁荣日，就在明后两天。——人们的信仰，妈祖的灵应，是策略中必需的要件；神輿的绕境，旗鼓的行列，是繁荣上顶要的工具——真的到那两天，街上实在闹热极了。第三天那些远来的人们，不能随即回家，所以街上还见得来往人多，一到夜里，在新月微光下的街市，只见道路上，映着剪伐过的疏疏树影，还听得到几声行人的咳嗽和猎猎的狗吠，很使人恋慕着前几天的闹热。

十一·十四

——原载于《台湾民报》八十六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 一杆“称仔”<sup>①</sup>

懒云

镇南威丽村里，住的人家，大都是勤俭、耐苦、平和、从顺的农民。村中除了包办官业的几家势豪，从事公职的几家下级官吏，其余都是穷苦的占多数。

村中，秦得参的一家，尤其是穷困的惨痛，当他生下的时候，他父亲早就死了。他在世，虽曾贖<sup>②</sup>得几亩田地耕作，他死了后，只剩下可怜的妻儿。若能得到业主的恩恤，田地继续贖给他们，雇用工人替她们种作，犹可得稍少利头，以维持生计。但是富家人，谁肯让他们的利益，给人家享。若然就不能成其富户了。所以业主多得几斗租谷，就转贖给别人。他父亲在世，汗血换来的钱，亦被他带到地下去。他母子俩的生路，怕要绝望了。

邻右看她母子俩的孤苦，多为之伤心，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就替他们设法，因为饿死已经不是小事了。结局因邻人的做媒，他母亲就招赘一个夫婿进来。本来做后父的人，很少能体恤前夫的儿子。他后父，把他母亲亦只视作一种机器，所以得参，不仅不能得到幸福，又多挨些打骂，他母亲因此和后夫就不十分和睦。

幸他母亲，耐劳苦、会打算，自己织草鞋、蓄鸡鸭、养豚，辛辛苦苦，始能度那近于似人的生活。好容易，到得参九岁的那一年，他母就遣他，去替人家看牛，做长工。这时候，他后父已不大顾到家内，虽然他们母子俩，自己的劳力，经已可免冻馁的威胁。

得参十六岁的时候，他母亲教他辞去了长工，回家里来，想贖几亩田耕作，可是这时候，贖田就不容易了。因为制糖会社<sup>③</sup>，糖的利益大，虽农民

① 《台湾新民报》写“秤仔”。

② 租耕，或长期租耕。

③ 糖公司。

们受过会社刻亏①、剥夺，不愿意种蔗，会社就加上租声②向业主争贖，业主们若自己有利益，那管到农民的痛苦，田地就多被会社贖去了。有几家说是有良心的业主，肯贖给农民，亦要同会社一样的租声，得参就贖不到田地。若做会社的劳工呢？有同牛马一样，他母亲又不肯，只在家里，等着做些散工。因他的气力大，做事勤敏，就每天有人唤他工作，比较他做长工的时候，劳力轻省，得钱又多。又得他母亲的刻俭，渐积下些钱来。光阴似矢，容易地又过了三年。到得参十八岁的时候，他母亲唯一未了的心事，就是为得参娶妻。经他艰难勤苦积下的钱，已够娶妻之用，就在村中，娶了一个种田的女儿。幸得过门以后，和得参还协力，到田里工作，不让一个男人。又值年成好，他一家的生计，暂不觉得困难。

得参的母亲，在他二十一岁那年，得了个男孙子，以后脸上已见时现着笑容，可是亦已衰老了。她心里的欣慰，使她责任心亦渐放下，因为做母亲的义务，经已克尽了。但二十年来的劳苦，使她有限的肉体，再不能支持。亦因责任观念已弛，精神失了紧张，病魔遂乘虚侵入，病卧几天，她面上现着十分满足、快乐的样子归到天国去了。这时得参的后父，和他只存了名义上的关系，况他母已死，就各不相干了。

可怜的得参，他的幸福，已和他慈爱的母亲，一并失去。

翌年，他又生下一女孩子。家里头因失去了母亲，须他妻子自己照管，并且有了儿子的拖累，不能和他出外工作，进款就减少一半，所以得参自己不能不加倍工作，这样辛苦着，过有四年，他的身体，就因过劳，伏下病根。在早季收获的时候，他患着疟疾，病了四、五天，才诊过一次西医，花去两块多钱，虽则轻快些，脚手尚觉乏力，在这烦忙的时候，而又是勤勉的得参，就不敢闲着在家里，亦即耐苦到田里去。到晚上回家，就觉得有点不好过，睡到夜半，寒热再发起来，翌天已不能离床，这回他不敢再请西医诊治了。他心里想，三天的工作，还不够吃一服药，那得那么些钱花？但亦不能放他病着，就煎些不用钱的青草，或不多花钱的汉药服食。虽未全都无效，总隔两三天，发一回寒热，经过有好几个月，才不再发作。但腹已很胀满。有人说，他是吃过多的青草致来的，有人说，那就叫脾肿，是吃过西药所致。在得参总不介意，只碍不能工作，是他最烦恼的所在。

① 刻薄待遇。

② 提高租谷。

当得参病的时候，他妻子不能不出门去工作，只有让孩子们在家里啼哭，和得参呻吟声相和着。一天或两餐或一餐，虽不至饿死，一家人多陷入营养不良，尤其是孩子们，犹幸他妻子不再生育。……

一直到年末。得参自己，才能做些轻的工作，看看尾衙<sup>①</sup>到了，尚找不到相应的工作，若一至新春，万事停办了，更没有做工的机会，所以须积蓄些新春半个月的食粮，得参的心里，因此就分外烦恼而恐惶了。

末了，听说镇上生菜的贩路很好。他就想做这项生意，无奈缺少本钱，又因心地坦白，不敢向人家告借，没有法子，只得教他妻到外家<sup>②</sup>走一遭。

一个小农民的妻子，那有阔的外家，得不到多大帮助，本是应该情理中的事，总难得她嫂子，待她还好，把她唯一的装饰品——一根金花——借给她，教她去当铺里，押几块钱，暂作资本。这法子，在她当得带了几分危险，其外又别无法子，只得从权了。

一天早上，得参买一担生菜回来，想吃过早饭，就到镇上去，这时候，他妻子才觉到缺少一杆称仔。“怎么好？”得参想，“要买一杆，可是官厅的专利品，不是便宜的东西，那儿来得钱？”她妻子赶快到隔邻去借一杆回来，幸邻家的好意，把一杆尚觉新新的借来。因为巡警们，专在搜索小民的细故，来做他们的成绩，犯罪的事件，发见得多，他们的高升就快。所以无中生有的事故，含冤莫诉的人们，向来是不胜枚举。什么通行取缔、道路规则、饮食物规则、行旅法规、度量衡规纪，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通在法的干涉、取缔范围中。——她妻子为虑万一，就把新的称仔借来。

这一天的生意，总算不坏，到市散，亦赚到一块多钱，他就先粿些米，预备新春的粮食。过了几天粮食足了，他就想，“今年家运太坏，明年家里，总要换一换气象才好，第一厅上奉祀的观音画像，要买新的，同时门联亦要换，不可缺的金银纸<sup>③</sup>、香烛，亦要买。”再过几天，生意屡好，他又想炊<sup>④</sup>一灶年糕，就把糖米买回来。他妻子就忍不住，劝他说：“剩下的钱积积下，待赎取那金花，不是更要紧吗？”得参回答说：“是，我亦不是把这事忘却，不过今天才廿五，那笔钱不怕赚不来，就赚不来，本钱亦还在。当铺里迟早，

① 腊月十六日称尾牙。

② 娘家。

③ (李南衡注)冥镪，烧给神的叫金纸，烧地鬼、死人的叫银纸。

④ 蒸。

总要一个月的利息。”

一晚市散，要回家的时候，他又想到孩子们。新年不能有件新衣裳给他们，做父亲的义务，有点不克尽的缺憾，虽不能使孩子们享到幸福，亦须给他们一点喜欢。他就剪了几尺花布回去。把几日来的利益，一总花掉。

这一天近午，一下级巡警，巡视到他担前，目光注视到他担上的生菜，他就殷勤地问：

“大人，要什么不要？”

“汝的货色比较新鲜。”巡警说。

得参接着又说：

“是，城市的人，总比乡下人享用，不是上等东西，是不合脾胃。”

“花菜卖多少钱？”巡警问。

“大人要的，不用问价，肯要我的东西，就算运气好。”参说。他就择几茎好的，用稻草贯着，恭敬地献给他。

“不，称称看！”巡警几番推辞着说。诚实的参，亦就挂上称仔称一称，说：

“大人，真客气啦！才一斤十四两。”本来，经过秤称过，就算买卖，就是有钱的交关<sup>①</sup>，不是白要，亦不能说是赠与。

“不错罢？”巡警说。

“不错，本有两斤足，因是大人要的……”参说。这句话是平常买卖的口吻，不是赠送的表示。

“称仔不好罢，两斤就两斤，何须打扣？”巡警变色地说。

“不，还新新呢！”参泰然地回答。

“拿过来！”巡警赫怒了。

“称花<sup>②</sup>还很明了。”参从容地捧过去说。巡警接在手里，约略考察一下说：

“不堪用了，拿到警署去！”

“什么缘故？修理不可吗？”参说。

“不去吗？”巡警怒叱着。“不去？畜生！”扑的一声，巡警把称仔打断掷

① 交易。

② 度目。

弃，随抽出胸前的小帐子<sup>①</sup>，把参的名姓、住处，记下。气愤愤地，回警署去。

参突遭这意外的羞辱，空抱着满腹的愤恨，在担边失神地站着。等巡警去远了，才有几个闲人，近他身边来。一个较有年纪的说：

“该死的东西，到市上来，只这规纪<sup>②</sup>亦就不懂？要做什么生意？汝说几斤几两，难道他的钱汝敢拿吗？”

“难道我们的东西，该白送给他的吗？”参不平地回答。

“唉！汝不晓得他的厉害，汝还未尝到他，青草膏的滋味<sup>③</sup>。”那有年纪的嘲笑地说。

“什么？做官的就可任意凌辱人民吗？”参说。

“硬汉！”有人说。众人议论一回、批评一回，亦就散去。

得参回到家里，夜饭前吃不下，只闷闷地一句话不说。经他妻子殷勤的探问，才把白天所遭的事告诉给她。

“宽心罢！”妻子说，“这几天的所得，买一杆新的还给人家，剩下的犹足赎取那金花回来。休息罢，明天亦不用出去，新春要的物件，大概准备下，但是，今年运气太坏，怕运里带有官符，经这一回事，明年快就出运，亦不一定。”

参休息过一天，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况明天就是除夕日，只剩得一天的生意，他就安坐不来，绝早挑上菜担，到镇上去。此时，天色还未大亮，在晓景朦胧中，市上人声，早就沸腾，使人愈感到“年华垂尽，人生顷刻”的怅惘。

到天亮后，各担各色货，多要完了，有的人，已收起担头，要回去围炉，过那团圆的除夕，尝一尝终年的劳苦，享受着家庭的快乐。当这时参又遇到那巡警。

“畜生，昨天跑那儿去？”巡警说。

“什么？怎得随便骂人？”参回说。

“畜生，到衙门去！”巡警说。

“去就去呢，什么畜生？”参说。

①（李南衡注）小记事本。

② 规矩。

③ 即谓拷打。

巡警瞪他一眼便带他上衙门去。

“汝秦得参吗？”法官在座上问。

“是，小人，是。”参跪在地上回答说。

“汝曾犯过罪吗？”法官。

“小人生来将三十岁了，曾未犯过一次法。”参。

“以前不管他，这回违犯着度量衡规则。”法官。

“唉！冤枉啊！”参。

“什么？没有这样事吗？”法官。

“这事是冤枉的啊！”参。

“但是，巡警的报告，总没有错啊！”法官。

“实在冤枉啊！”参。

“既然违犯了，总不能轻恕，只科罚汝三块钱，就算是格外恩典。”官。

“可是，没有钱。”参。

“没有钱，就坐监三天，有没有？”官。

“没有钱！”参说，在他心里的打算：新春的闲时节，监禁三天，是不关系什么，还是三块钱的用处大，所以他就甘心去受监禁。

参的妻子，本想洗完了衣裳，才到当铺里去，赎回那根金花。还未曾出门，已听到这凶消息，她想：在这时候，有谁可央托，有谁能为她奔走？愈想愈没有法子，愈觉伤心，只有哭的一法，可以少舒心里的痛苦，所以，只守在家里哭。后经邻右的劝慰、教导，才带着金花的价钱，到衙门去，想探探消息。

乡下人，一见巡警的面，就怕到五分，况是进衙门里去，又是不见世面的妇人，心里的惊恐，就可想而知了。她刚跨进郡衙的门限，被一巡警的“要做什么”的一声呼喝，已吓得倒退到门外去，幸有一十四来岁的小使<sup>①</sup>，出来查问，她就哀求他，替伊探查，难得那孩子，童心还在，不会倚势欺人，诚恳地，替伊设法，教她拿出三块钱，代缴进去。

“才监禁下，什么就释出来？”参心里，正在怀疑地自问。出来到衙前，看着她妻子。

“为什么到这儿来？”参对着妻子问。

“听……说被拉进去！”她微咽着声回答。

<sup>①</sup>（李南衡注）日语，工友。



“不犯到什么事，不至杀头怕什么。”参快快地说。

他们来到街上，市已经散了，处处听到辞年的爆竹声。

“金花取回未？”参问她妻子。

“还未曾出门，就听到这消息，我赶紧到衙门去，在那儿缴去三块，现在还不够。”妻子回答他说。

“唔！”参恍然地发出这一声，就拿出早上赚到的三块钱，给他妻子说：

“我挑担子回去，当铺怕要关闭了，快一点去，取出就回来罢。”

围过炉，孩子们因明早要绝早起来开正，各已睡下，在作他们幸福的梦。参尚在室内踱来踱去。经他妻子几次的催促，他总没有听见似的，心里只想，总觉有一种，不明了的悲哀，只不住漏出几声的叹息，“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若死了快乐。”他喃喃地独语着，忽又回忆到他母亲死时，快乐的容貌。他已怀抱着最后的觉悟。

元旦，参的家里，忽哗然发生一阵叫喊、哀鸣、啼哭。随后，又听着说：“什么都没有吗？”只银纸备办在，别的什么都没有。”

同时，市上亦盛传着，一个夜巡的警吏，被杀在道上。

这一幕悲剧，看过好久，每欲描写出来，但一经回忆，总被悲哀填满了脑袋，不能着笔。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觉这样事，不一定在未开的国里，凡强权行使的地上，总会发生，遂不顾文字的陋劣，就写出给文家批判。

十二月四夜记

——原载于《台湾民报》九十二、九十三号，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四日、二十一日。

【编按】作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夜。

## 新时代青年的一面

“汝也不是没有见识，怎么和那班人做那懵懂<sup>①</sup>事？”

“世间若是没有蠢人，机智的人们就不能得到便宜了。”

“这事在我总觉没有效果，反转会得到以上的痛苦，汝不是在开垦山野造林种樟？明年有几多的收成？”

“这事不能放在一起说，山林事业的成功，在数理上可以预定的。”

“是呢，我们的事业，不是也有理论可以推测吗？”

“我们的樟树一年长过一年，汝们的行程不是一步艰难一步吗？”

汝不听过人说吗？三千里的弱水外，不是有个仙山？人们死不了总有个会升仙的，可惜汝的肉眼怕不及见。”

“新闻不是在报大屯山有金矿，汝什么不就去开掘，况不能先把金块洗拣出来证明其确有，人们肯下锄吗？”

“虽没不能一下锄就掘到矿脉，有无限的埋藏那是确定，黄金不是闪闪在放光吗？”

“无奈不下起人们的注视。”

“现在有什么人，简直都是行尸。”

“汝奋激了吗？”

“还该说是死尸，他们不是被家庭的魔鬼□□役了自己，被社会的墓穴里埋葬了固性，被旧道德的符录压住了灵魂，还有什么活人，鬼都看不见。”

“他们不是自己在受亏吗？谁再来替他出力？”

“自己做的自己要负责任，要谁出力？”

“他的家族不是在困苦吗？谁能怜念他？”

“困苦不就是我们的三餐吗？要受人们怜恤的家里也不能生出像他的人，且这些事也不是为着自己（人格上，不是利益上），真值得怜恤吗？”

<sup>①</sup> 糊涂。

“虽然他不是为多数人们牺牲吗？”

“牺牲而得到报酬，那已是卖力了，值得说吗？”

“人类总死不了，汝这么样决心，我也不再说。”

“但是我不是受了所以委托替人来作说客，须不要误会。”

“岂敢汝自己多心，这样的说转使我要误会了。”

“汝是大学的毕业生吗？留学几年？”

“三年，前月才回来的。”

“毕业才回来的。”

“毕业才回来就扰乱着社会的安宁，汝学的什么？学的什么却单晓得社会的安宁。犯法的行动，是保持安宁的手段吗？”

“是现在犯到最大的罪的人才晓得真理，才抱有纯正的人格。”

“须规矩些，这是神圣的法堂，说话要谨慎。”

“在下级的官平常是没有知识的居多，他做错了事还要上司可训戒他，汝什么不诉之属的官长？”

“我认定官是不论属何阶级，总是同一体，难道官长是盲是聋，小百姓们若少忍不住非理的压迫干涉，汝们就以为是反抗叛逆，动下动就作为土匪处治，诉给谁？”

“那末汝以为像汝的行动，就可矫正她吗？”

“是要扑灭他的，这样还值得矫正？”

“暴力汝们不是以为极大的罪恶吗？”

“我不是要用暴力扑灭他们，是要把鲜血来淘洗他呢！”

“汝要牺牲也须择个对手，以大学生来和个下级巡惊<sup>①</sup>拼命，我替汝可惜，很不值得是吗？汝不后悔吗？”

“不后悔，我认定他的罪恶，不管的位置，在他所留下的罪恶。比到在高位的还更重大，用我一滴一滴的血，洗去多么大的罪恶，不是很光荣吗？”

“那末刺杀他汝是存意的了？”

“是，但是扑杀。”

“好，审问终结，按法第○条的规<sup>②</sup>，重监禁×年，服不？不服还能再上控。”

① 误字，应为“警”。

② 以下缺字。

“服，但在判词里须再批明写，我是屈××力的下面，不是受到法的制裁。”

“什么说！”

“现在你们所谓法不是你们做的保护你们一部分的人的吗，所谓神圣这样若是能无私地公正执行也还说的过去，你们在法的后面，不是还受到一种力的支配吗？你们敢立誓吗？你们能无污了司法的神圣吗？简直在服务罪恶的底下，所以我没有辩论，虽不服，不该服也不能服，所以也就服了。”

【编按】与《一杆“称仔”》同一稿本。写作日期不明。赖和另有一手稿《不投机的对话》一文，写于《台湾民报》用稿，与本篇雷同，兹录于下页。

## 不投机的对话

交

你原不是没常识的人，怎要和那一班人？做惘懂事？

世间若无一人，巧<sup>①</sup>的人就得不到便宜，世间怕要乱起来。

这事在我总觉得是无路用，不仅不能照你们所期，能有些改善，怕反转得到比现在以上的痛苦。

那末你是承认现在的痛苦少些？你可不是常喝酒？

你太过于嘲笑人，我自信还有知觉，未至神经麻痹，只不似你们过于敏锐。

是！我们全都是精神病者，所以要和世间隔离，需住到监狱中去。

【编按】未完成，创作日期不详。

---

<sup>①</sup> 聪明。

## 赴 会

“时间慢了，怕赴不着车①。”我心中这样想，脚步也自然加紧速度，走进停车场，还有五分钟，室里塞满了一堆人，好容易挤到了卖票处。车票买到了，改札口②却还未开放，一大堆搭车的人，被一个驿夫③挽来推去，在排整队伍，等待铰单④，我自负是个有教育的人，不愿意受这特别亲切的款待，只立在旁边等待着，因为争不到坐位，在我是不成问题。我恃着这双健足，可以站立三几点钟，所以很从容，得有观察这一大堆人的机会，在形形色色的人们中，特别是烧金客⑤惹目，而且众多，他们背上各背了一个“斗筒”，“斗筒”中满盛着金纸线香，还插有几杆小旗，每面旗各有几个小铃，行路时当当地发出了神的福音，似能使他们忘却了跋涉的劳苦。

这些烧金客，在我的观察是劳动者和种做的人⑥，占绝对多数，他们被风日所锻炼成的铅褐色的皮肤，虽缺少脂肪分的光泽，却见得异常强韧而富有抵抗性，这是为人类服务的忠诚奴隶，支持社会的强固基础。他们尝尽实生活的苦痛，乃不得向无知的木偶祈求不可知的幸福，取得空虚的慰安，社会只有加重他们生活苦的担负，使他们失望于现实，这样想来，使我对社会生了极度厌恶、痛恨、咒诅的心情，同时加强了我这次赴会的勇气。

我心里被这现象所刺戟，心里有些兴奋，不觉用着使旁人吃惊的力量攀住栏杆，跳进车里去。车厢里坐位却还空着多处，因为多数的烧金客皆搭南下的车要转赴北港。我是坐上北的车，所以还不甚拥挤。

我靠近车窗坐下，把眼光放开去无目的地瞻望沿途风景，心里却在想适

---

① 赶不上车。

② （李南衡注）日语，剪票口。

③ （李南衡注）日语，站务员。

④ 剪票。

⑤ 进香客。

⑥ 播种耕作的人，农民。

才所见的事实。会议时将用何种题目提出？迷信的破除吗？这是属于过去的标语。啊过去，过去不是议决有许多种的提案，设定有许多种标语，究其实在有那一种现之事实？只就迷信来讲，不仅不见得有些破除，反转有兴盛的趋势。啊，这过去使我不敢回忆。而且，迷信破除也觉得不切实际，使迷信真已破除了，将提供那一种慰安，给一般信仰的民众，像这些烧金客呢？这样想来，我不觉茫然地自失，漠然地感到了悲哀。又回想我这赴会的心境，不也同烧金客赴北港进香一样吗？

“喂，看！××协会在××开理事会。”

一个绅士风<sup>①</sup>的日本人，把新闻指给一个绅士风的台湾人。

“哈，在××，蔡某这个人真是会演说家。本善于吹法螺。”

“到底这个会的本体怎样？”

“我也不大明白，听说是在要求做人的正当权利。”

“台湾人？”

“没有只限定在台湾人的条文，所以若感觉到做人的权利有被剥夺的人，不论谁，一定是可以参加的。”

我在漠然无着的心情之下，突听到了这一番的谈话，又把我的精神紧张起来，很注意地把耳朵倾向这一边去。

“那么台湾人应该有多数的参加者，我想知识阶级必定全部加入。”那日本人又问。

“却也不见得是这样，有些人还以为是无事取闹，在厌恶他们，回避他们。”这是台湾人的回答。

“我可不信！”那日本人似有些失望。

“这是别有他的原因，那些人是绝对信赖官厅，以为到不可知的将来，官厅一定会把台湾人的地位改到完善美好，不用去请愿要求，阻挠着改善的进行，而且这些人若想要参加，恐怕失去了官厅的欢喜，会失现在所得的利益名誉。若不参加，明白地表示自己不是和一般民众站在同一立点上吗，可以讲是背叛民众，这样使那些人有点为难，也莫怪他们咒诅。”

“中小市民和农二大众怎样？”

“这方面似有些得到欢迎，因为这些民众，在生活上所受到的不平苦痛，蕴蓄的很久了，被他们替为吐露一点，自然是会信仰他们、倾向他们，以为

<sup>①</sup>（李南衡注）日语，风：样子。

他们会争来幸福赐给一般大众。不过，大众的知识还很低，不晓得政治是什么。他们所要望的只是生活较自由点，对这点不须多大施与，官厅可以不用多大的价值，便能得到很大的效果。这只要把对日常生活上的干涉取缔放宽一点，大众便满足了。”

“这样，他们一定热烈地干下去，有这大众为他们做背景。”

“却也不见得，那些中心分子，多是日本留学生，有产的知识阶级，不过是被时代的潮流所激荡起来的，不见得有十分觉悟，自然不能积极地斗争，只见三不五时①开一个讲演会而已。”

“悲悲——悲②！”那两个人的对话尚未完结，车已驶进驿里，同时传来一片喧闹的声音，我下了车后被其它的乘客挤出了出口。

要赴目的地须再换乘小火车，我走进小驿里碰到了一位同志，他是一等客③，我买的是三等票，只是几句寒暄便就分手。三等车里，眼见得满座多是劳动大众，没一个有似智识阶级者。我觉得有些失望，心想再没有像那日本人和台湾人一样的谈话可以听到，注意力一少涣散，便有些瞌睡的样子，凭住车窗，眼皮不觉自己垂了下来，朦胧中听见有些刺耳的谈话，眼皮又自扯开。

“横逆多无块④去讲，驶伊娘⑤！”

“你的有几甲？”

“壹甲四分外，开垦三年外，到今年稻仔才播得起。”

“你去问了怎样？那所在的人另有什么方法无？听讲农组⑥的人出来在奔走怎样？”

“犹还是无法度⑦、已经拂下给他们了，那容易就要取消！”

“不是讲还打下底作？”

① 台湾成语，偶而。

② 火车之汽笛声。

③ 日治时期，火车分三等。

④ 处。

⑤ 驶，御也，即奸他娘。

⑥ 农民组合。

⑦ 办法。



“那驶伊娘恶爬爬①，不时②来赶来迫，也不是害③？”

“不能向他们请求些开垦的费用？”

“讲多容易，他们还要催讨前几年的小作料。”

“有的不是闹到法院去，后来安怎④？”

“法院是有路用⑤?! 法是伊创的。”

“咱是应该做猪做狗，连一些可吃的，要不是被剥夺的精光，打算⑥伊是不甘愿的。”

“开山的痛都还未止，开荒的又在哀荷。”

“真正着⑦无法度？”

“有问那讲文化⑧的看？”

我睡觉朦胧里听着好多人杂然的谈话，只厌恨他们扰乱我睡眠，忽听到文化二字，突然清醒起来，也就把精神集注他们的谈话到。”

“讲文化的？若是抢到他们，大概就会拍拼⑨也无定着⑩。”

“他们不是讲要替台湾人谋幸福吗？”

“讲好听？”

“今日听讲⑪在雾峰开理事会。”

“阿罩雾⑫不是霸咱抢咱，家伙⑬那会这样大。”

“不要讲全台湾的幸福，若只对他们的佃户，勿再那样横逆，也就好了。”

① 凶巴巴。

② 经常。

③ 那还不糟糕。

④ 怎么样。

⑤ 用处。

⑥ 大概。

⑦ 就。

⑧ 指文化协会。

⑨ 拼命努力。

⑩ 也不一定。

⑪ 听说。

⑫ 雾峰旧名，意指雾峰林家。

⑬ 家产。

“阿弥陀佛，一甲六拾余石，好歹冬①不管，早冬②五，晚冬③讨百，欠一石少一斤，免讲。”

那些谈话，有的我听不懂他的意思，有听得懂的，也只有增添我的惭愧，我觉得很是无聊，也觉坐得好久，为什么还未到，遂把头伸出窗外，被野风一吹，精神分外清醒起来，驿头已看得见了。

我被案内④到室中，会议已进行很久了，现在所讨论的是民众教育问题，对于读书会、研究会的开设，意见纷纷，我也曾担当过设置责任，自信有些经验，实行上打算可供人做些参考，便向议长请到发言权，立了起来。

“对于我们的运动，一方面无所不施其干涉压迫，本来的法律不足供他们利用，便再施行那新法，来拘束我们的行动。由我的观察，这种事业不在他们指导下，至少这国语⑤普及的一条款，是不能没有。要得他们允准容认，而且我们要切实走向民众中间，去做些实际工作，外面是不能不少为妥协让步，在一种妥协形式之下，来遂行我们的计划。”

“议长！”一个人争到了发言，立了起来。”像这样的提议，吾人绝对不能赞成，吾人不应这样卑怯，至少亦应主张；须让吾人有普及汉文教育的自由，这是吾人所当做的义务。”

拍拍拍，拍手之声四起，这提议得到多数的赞成，遂成为一案。同时选出了实行委员。其次是罗马字的普及，也成为一案，也选出了实行委员，这一日的会议乃告终结。

次日的会议，显然现出了二派的争执，似有不能相妥协的形势，一派以社会科学做基础，主张阶级利益为前题，一派以民族意识做根据，力图团结全民众为目的。议案不能成立，一日便也了结。

会议宣告了终结，尚得有半日清闲，便走向仰慕好久的名园去瞻仰一回，即景随兴，得了诗三首：

十载闻名未一来 此来恰好看红梅  
溪山岂有欢迎意 特叫梅花为我开

① 年冬。

② 春收。

③ 秋收。

④ 日语，招待。

⑤ 这里所说的国语是指日语。

道义人心两已乖 圣言早被世疑猜  
娱亲自有人间事 戏彩还当笑老莱

诗人劫后易悲哀 合抱残篇洒草莱  
题碑尽有成名者 朽栋虽多是弃材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本文可能是在描述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十六日，文化协会于雾峰召开理事会的情形（参见《台湾民报》一〇一号）。

## 捕大人

懒云

“开门！开门！门口扫扫！”

还是个早上，家家户户都远把门闭着，多数人尚舍不掉甜美的梦境，留恋着温暖的被窝，在沉醉于夜的恩惠里。大概只有厨妇们，起来准备着早餐而已，由那从屋脊上升腾到冷寂的晓空中去的缕缕炊烟，可以说推想是不会错的。

一个补大人，在这个时候，就在督责人家扫除街道。想因为昨晚喝到半夜的酒，现在方再兴奋中，不然就是和他大人奶<sup>①</sup>吵过嘴，不许他睡到床上，才会这么早，就从宿舍出来，搅得家家睡梦不宁。

他行到自己的门外，看见比较别人家分外肮脏，也就仿着初学说土话的口吻，手打着门环，喊着说：

“开门！开门！门口扫扫！”本来法律是要百姓们遵守的东西，做官者原有例外，家族同时也就得到特别的庇荫。他母亲原不曾受到这样的督责，所以不疑惑那几声，“开门开门”就是在喊伊自己，使打门的补大人，连喊了几次总没有应过一声。想是补大人喊的嘴酸，打得手懒了，就带驾<sup>②</sup>带嚷的踢门。似有些生气了。他母亲谅被踢门的声响，所惊吓了，慌张张开出门来，看见是自己的儿子，伊的脸色忽安宁许多，同时又显出和悦的神情，说了：

“死囡仔！就是你，我以为是谁呢？”

方补大人在踢门的时候，街上的行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大概都停着脚步，在等待要看，霎时间竟推聚了一大群，听着伊说这几句，一齐拍手喝采起来，使得大人面皮红到耳根去。他也就有点气愤地，说：

“扫地！扫地！”

① 指补大人的妻子。

② 误字，应为“骂”。

“死团仔！扫地？帚就放在门边，你不会扫吗？”

伊也有些不自在的应他一句，旁边的人又一齐拍手喝采，有的还在喝好，补大人这时候觉得很失脸了，要保住威严已不能够，打算要赶紧离开，就匆匆地说。

“扫扫门口！听不见吗？”

“死团仔！替你娘扫一扫，就不当①吗？”

旁边的人又喝起彩来，他实在难堪了，又不好发作他的大人威风，只得忍耐着一百分的九十九，留将一分发泄出来说。

“恁恁！你啊！”

“死团仔裁！你讲些什么？”伊也已生气了。

唉！补大人失了神恹恹地站着，不晓得要怎么样才好，看他的脸色，比较被夺去了生命，竟似加倍痛苦。旁人又全不体谅他心中正在难过，皆哄哄地大笑，拍掌喝采。还有人似不晓得他俩是母子，或者是故意，在一边义愤不平地——又有些滑稽嘲笑似地说：

“侵犯做官的尊严，打嘴吧，打！该打！”

他竟受到催眠似的，服从那个人的号令，“拍的”一声，一掌打到他母亲的脸上去。

“夭寿死团仔！你敢无天无地！”伊气愤极了，话也有点震颤，嚷着说：“大家！看！看他在打母亲啦！”伊又一手把他前襟擒着，“和我来去讲给你的长官听。”扭着就走。

顶该死的，是这班旁边看热闹的人，不替伊们排解也就算了，偏又在助兴喝采，使伊们欲罢不能。但官吏的行动，本来没有所谓不当，原也不容许百姓们来干涉。且公务执行妨害的罪名，是不容易担当得起，也难怪旁关者袖手了。

“去！就去！难道我怕嘛！”他全个意识，已被职权尊严占领去，似望确是他的母亲，也就扭在一块，往警察衙去。看热闹的人，碰着这么一幕的好戏，大家高兴极了，不看到团圆，是不愿散去，还跟在后边，一路行去，参加的人数，便也增加起来。

到了衙门口，“无用之者不准进入”，所以这一班人只能在墙围外，窥探消息，一两人自以为不怕，之闯进内去，也只在“玄关”前徘徊，听不到什

① 不行。

么。衙门是做官的所在，众人在此围着，也似晓得有冒渎着他的尊严，且巡警大人是百姓们所顶怕的，看见有从里头出来的，大众也不待驱逐，兀自散开，等他进去，又复聚拢回来，还是不愿散归，很期望地在等待。作早点的人，忘了他的生意，扫地的人，犹把帚握在手中，也跟到这里，有些想是方在吃饭的人，竟忘记放下了箸，许多还未吃早饭的人，并也不见有感到饥饿的样子，人们的精神，完全注意到这件事来了。

过了好些一会，补大人的母亲，才从衙里出来，众人波涌似的围上去。伊不待人垂问，就如社会运动家，在路边演说一般，含辛带楚，向众人诉说伊的不平。

“大家！请听看咧，世间竟有这样道理？说在家里才是我的儿子，到衙门作一个什么狗官来，就是什么……就可用职权来打母亲了。你们听见没有？世间竟有这样道理！什么官吏的威严要紧，打母亲不算什么，噫！衙门竟会这样无天无地……”

伊一路回去，只是反复着这几句话。

——原载于昭和二年《新生》杂志第一集中。

【编按】本文由张良泽教授提供（《淡水牛津文艺》第五期，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页一三七—一四三）。

## 不如意的过年

懒云

查大人<sup>①</sup>这几日来总有些愤慨。因为今年的岁暮，照例的御岁暮<sup>②</sup>乃意外减少，而且又是意外轻薄。在查大人这些原不介意，他的心里，以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真的如此就有重大的意义了。实在，做官而使人民不怕，已经是了不得，那堪又被看不起？简直做不成官了！也难怪查大人所以愤慨。所谓什么民本主义啦，民众化啦，那只是口头上的话，实际所不能有。官之所以为官，只在保持他的威严。

查大人愤愤之余，似觉有恢复他的威严的必要，这是就这几日来对于“行商人取缔的峻严，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发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称仔’。”由这些行为，可以归纳出来。

查大人一面在努力于威严的恢复，一面又在考研人民心理变迁的原因。本来是绵羊一般地柔驯的，他用了一番思索之后，究竟具有聪明脑力的查大人，也就明白，完全的明白了。不错！这完全由那班自称社会运动家，不，实在是不良分子所煽动的。他们在讲台上说什么“官尊民卑，乃封建时代的思想，在了<sup>③</sup>宪政治下的现社会，容不得它存留”，又讲什么“官吏和农、工、商贾，是社会的分业，职务上没有贵贱之差，农民的耕种、工人的制作、商贾的交易，比较巡警的捕捉赌，督励扫除，不见得就没有功劳及于社会”、“法律是管社会生活的人，勿论谁都要遵守，不以为做官，就可除外，像巡警的乱暴<sup>④</sup>打人，也该受法的制裁。”有了这样的煽惑，所以人民的胆子就大起

① 查，巡查。大人，日治下台湾人对日本警察的尊称。

② （李南衡注）日语，年礼。

③ （李南衡注）笔误，应为“法”。

④ （李南衡注）日语，粗暴、蛮横、无法无天。

来，致使今年御岁暮，才有这样结果。于是乎查大人迁怒了，对着这班人，就特别地憎恶，应该的那是不良分子。

究竟查大人的推理，几日后自己觉到也有些不对了。人们受到他严酷的取缔，也如从前一样，很温驯地服从，不敢有些怨言，绝不能捉到反抗的表示。这足以使查大人失望！他有时候故意在他所憎恶的，就是社会运动家，所看得到眼睁睁的跟前，把羊一般驯良的人民，凶横地蹂躏给他们看。他们也不敢拿出在讲演会上所说的，公理人道正义，来抗议一声。这也使查大人心里，感到大大的不满足，因为不能罹置他们在公务执行妨害的罪名之下，可以警戒一下他们的愚蠢。

愤愤不平的查大人，几日来的努力，又使他感到不满。他心头的蕴怒，恰似着火的干茅，再泼上挥发油<sup>①</sup>一样，蓬勃地燃烧起来，幸喜有驯良的人民，可以消费他由怒火所发生的热力，不至把查大人自己烘成木乃伊。这可以说是社会的幸福，始得留着这样勤敏能干的行政官。

一天公务之暇，查大人犹自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别事可以劳他脑筋，自然他的思想里，就浮出御岁暮的影像来，这和人民本来有联带的责任，自然而然查大人又憎恨到人民的身上去。他想：这些狗，不！不如！是猪！一群蠢猪，怎地一点点聪明亦没有？经过我一番示威，还不明白！官长不能无些进献，竟要自己花钱吗？怪事，银行贮金，预计和这次所得，就可凑上五千，现在似已不可能了。哼！可杀，这猪，他唾一空口沫，无目的地把新闻<sup>②</sup>扯到眼前，忽地觉有特别刺眼的字：“纲纪肃正”，他不高兴极了。“拍”的一声打着桌子，敏捷地站起，愤愤之极，不觉漏出咒骂来：猪！该死的猪，真的被狗吠一样的新闻吓昏了吗？

“不景气，我现在才感觉到，”查大人想：“但只我们中间，你们这一群猪，有什么景气不景气？家家的烟筒，不是日日在吐烟，搬进来的番薯，仅由衙前经过，一天总有几十载，甘蔗一万斤也可以卖四十元外<sup>③</sup>。且现时米粟<sup>④</sup>是等便宜的时候，自然生活不会艰难，让一步便不景气风真也吹到你们中间？可是道路上还未见有饿死冻僵的人，生活不是还有余裕吗？是！我明

① 日语，汽油。

② 日语，报纸。

③ 余、多。

④ 谷。



白了。你们重视金钱过于生命，如此下去就能保得不死吗？猪！”查大人不断地在心里咒诅，因为赎金凑不上五千。

衙门的大玄关①，自昨夜里就交叉着插上国旗了，朝来在晓日的熙光中，懒倦地飘扬展卷，漾着微风的旗叶，似在告人今天是欢喜的元旦。

同化政策，经过一番批评以后，人为的同化，生活形式的括一，以前虽曾假借官威，来奖励干涉过，现在已经弛缓了，不复有先前的热烈。所以虽是元旦，市上做生意的人，还保持旧惯②，不随着做过年，依然熙来攘往，没有休息的劳动。有的人家并插也随忘记，一点也尝不到新年气味。只有几处真诚同化的人家，尚在结草绳树门松③，和那些以赌为生的人，利用奉行正朔的名义，已经在十字街路开场设赌，用以装饰些旧历化的新年气氛而已。

说到新年，既生为汉民族以上，无论谁，最先想到就是赌钱。可以说嗜赌的习性，在我们这样下贱的人种，已经成为构造性格的重要部分。暇时的消遣，第一要算赌钱，闲暇的新正年头④，自然被一般公认为赌钱季节，虽表面上有法律的严禁，也不会阻遏它的繁盛。且法律也是在人的手里，运用上有运用者自己的便宜都合⑤，实际上它的效力，对于社会的坏的补救，堕落的防遏，似不能十分完成它的使命，反转对于社会的进展向上，有着大的压缩阻碍成⑥力。因为法本来的作用，就是在维持社会于特定的范围中。“坏”、“堕落”，犹是在范围里，“向上”、“进展”，便要超越范围以外。所以社会运动者比较赌博人、强盗，其搅乱安宁秩序的危险更多。尤要借仗查大人用心监视，也就难怪十字路头赌场公开，兼顾不来，原属当然的事。

新年的查大人，也随和日月的更新，改变了旧来的查大人，想为心里头有点怒火在不断燃烧，所以发生有特种势力。本该休息的时候，平常总是万事不管，虽使⑦有人民死掉，若不是在办公时间内，要他书一个字以便埋葬，

①（李南衡注）日式住宅的前门或正门。

② 旧习俗，过旧历年。

③（李南衡注）日本习俗。新年家家户户门口都插有青松枝，关东配以青竹，京都辅以梅枝，称为“门松”。设于旧年十二月十七、八日，至一月六日晚上撤去，在元旦至六日之间，谓之“松之内”。松竹常青，取其吉利之意。新年家家户户的门上又挂着草绳，飘有白纸，称为“注连绳”。这注连绳源出神道教，用以区划内外净秽。

④ 过年期间。

⑤（李南衡注）日语，关系，方便。

⑥（李南衡注）笔误，应为威。

⑦ 即使。

那是不可能的。纵放任到腐烂生蛆，他也不顾。今天可就特别了。对于所谓安宁秩序，犹在关心。

他由官长那儿，拜过了新年，回到自己衙门去的路上，看见民家插旗杂乱不整，人民们一点也没有欢祝的表示，心中很不爽快。人民心理的变迁，确已证实了。这又使他重新忆起御岁暮的愤慨，便捉住一个行路人命令他说：

“喂，你仔①！唤保正②来。”

听见“喂”的一喝，在十字街路开赌的人，觉有些不对了。虽说本来默许的赌钱季节，也自不能安心，一哄地走散。查大人听到人们骚动的声，已明白近处有犯法的事。可是待他赶到现场，人已走空，只剩几个儿童欣羡似的立在那边，注视着来不及收，遗下的铜货银钹③和赌具。查大人捉不到犯人，随便拉一个儿童，玩笑似的问：

“喂！囡仔，什么人赌钱的？”查大人的威声，本可喝止夜啼的孩子，那个儿童不明白地被他拉住，当然吃不少惊。吃惊的儿童，总有他一定的表现方式，这是谁都晓得。啼哭，便只啼哭而已。不幸这个儿童，竟遇到这厌恶哭声的查大人。他曾说：啼哭是弱者的呼喊，无用者的祈求，顶卑劣的举动，有污辱人的资格，尤其是一等国民的面子。所以他就用教训的意义，轻轻地打他一掌说：“缄点着④！不许哭，赌钱的什么人？”很有效力，这一下子打，那儿童立刻止住哭声，偷偷地用手来摩擦着印有指痕、红肿的嘴巴。

这真是意外，世间的男子女人，不曾打过孩子的，怕一个也没有，打的意义虽有不同，打过总是实在。孩子原是弱者，谁都可以任意打他，他是不能抵抗的。在被打的儿童，使他自己感着是在挨打，也没有不啼哭，这也是谁都经验过的事实。现在这儿童大约不感觉着是挨过打，在他的神经末梢，一定感到一种爱的抚摩。所以对着查大人，只微微漏出感恩的抽咽，忘却回答他的所问。

“不说吗？到衙门去！”

查大人下他最后的命令。

“人皆有恻隐之心”虽是句考古的话，原也是普遍的真理，旁人不少在

①（李南衡注）日本人对台湾人的贱称。

② 保长。

③（李南衡注）铜银钱币。

④ 安静。

替那儿童抱屈。因为查大人很难说话，不敢就为求情，到这时候再不说，那就完啦，遂有一位似较有胆量的人，走向前去：

“大人！赌钱，他不……”

“猪！谁要你插嘴？”

唉！本来可以无事的那个儿童，被人们的同情心，拖累得更不幸了。在查大人的思想，官事一点也不容许人民过问，他本无为难这儿童的意志。但到现在就不能随便了事，怕被世间误解，以为受到抗议才释放他。这很有关碍做官的尊严。

查大人自己，也觉对这儿童有些冤屈，虽是冤屈，做官是还是官的威严要紧，冤屈只好让他怨恨他自己的命运。

做官的不会错，现在已经成为定理。所以就不让错事发生在做官的身上。那个儿童总须有些事实，以表明他罪有应得，要他供出事实来，就须拉进衙门取调<sup>①</sup>。这是法律所给的职权。

查大人为公心切，不惜牺牲几分钟快乐。因那儿童在路中一些耽搁，待归到衙门，早嗅着醺人的酒气。又听见后面适意的欢呼，办公的心志也被麻醉了。事实的取调，管他什么？那得工夫和这不知六七的儿童周旋，还是喝酒来得有意义。今天本是休假的日子，但是释放他吗？可有些不便当。哎！先教他跪一刻再讲，就喝令他跪在一边，自己到后头去。一时后面的欢声忽地增高起来。

时间不知过有多久，觉欢声已经静寂下去。查大人酒喝到可以的程度，梦腾腾地在自得乐趣的时候，复微微听见儿童的啜泣。忽又把眼睁开，似要翻身起来，无奈力量已消耗在快乐的时间中，手脚不接受脑的命令，只听见由他喉里漏出愤恨的咒骂：

“畜生！搅乱乃翁的兴头。”随后就被夜之神所捕虏，呼呼地斫在睡牢中，电光映在脸上，分明写出一个典型的优胜者得意的面容。

——原载于《台湾民报》第一八九号，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

【编按】作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sup>①</sup>（李南衡注）日语，调查，审问。

## 蛇先生

赖云

蛇先生在这几百里路内外是真有名声的人。他的职业是拿水鸡<sup>①</sup>，这虽是一种不用本钱的头路<sup>②</sup>，却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做得来的事，有时也有生命上的危险。

在黑暗的夜晚里，独自一个人站在旷漠野泽中，虽现时受过新教育的人，尚且忘不掉对于鬼的恐惧，何况在迷信保育下长大的人。但在蛇先生，他是有所靠而不惧，他所以大胆就是仗着火斗，他说火神的权威，在黑暗中是非常伟大，在他光明所照到的地方，能使一切魔鬼潜形，所以他若有火斗在手，任何黑暗的世界，也可独行无惧。可是这黑暗中无形的恐惧，虽借光明之威可以排除，还有生命上的大敌，实在的危险，不容许你不时刻关心，这就是对于蛇的戒备。

讲起水鸡，便不能把蛇忘掉，“蜈蚣、蛤仔<sup>③</sup>、蛇”称为世间三不服。蛇的大敌就是蜈蚣，蜈蚣又怕水鸡，水鸡又是蛇的点心。所以蛇要戒备蜈蚣的侵袭，常使在它支配下的水鸡去做缓冲地带，守护蛇洞的穴口。因为有这样关系，拿水鸡的人，对蛇自然有着戒备和研究，捕蛇的技俩，蛇伤的医治，多有一种秘传，蛇先生就是因此出名。

蛇先生的拿水鸡，总爱在暗黑的别人不敢出门的夜晚里，独自提着火斗，携着水鸡插<sup>④</sup>，带着竹笠，往那人不敢去的野僻的所在。凭着几尺火斗火射出来的光明，觅取他日常生活计。

黑云低压，野风箫飏，旷漠的野泽中，三更半夜，只有怪树的黑影，恍

① 青蛙。

② 职业，工作。

③ 青蛙。

④ 一种诱捕青蛙的器具。

似鬼的现形；一声两声的暗鹭，真像幽灵的叹息。在这时候常看到一点明灭不定的星火，青冶冶地闪烁着，每令人疑是鬼火，这就是蛇先生的火斗。他每蹲在火斗旁边，静听那阁阁的水鸡声，由这声音，他能辨别出水鸡的公母，他便模仿着水鸡公<sup>①</sup>勇敢的高鸣，时又效着水鸡母求爱吟声，引着附近的水鸡，争跳入他的竹筊中去，他有时又能敏感到被蛇所厄水鸡的哀鸣，他被惻隐之心所驱使。便走去把水鸡救出，水鸡就安稳地闪到蛇先生的竹筊中，虽然结果也免不了厨人一刀，可是目前确实由蛇的毒牙下，救出生命来。蛇先生虽不自诩，自然有收入慈善家列传的资格，且在水鸡自己，牺牲一身去做蛇的粮食，和牺牲给蛇先生去换钱，其间不是也有价值上的争差<sup>②</sup>吗？

蛇先生因为有他特别的技俩，每日的生活，就不用忧愁了。虽是他一夜的所获，仅足豪奢的人一两餐之用，换来的钱，供他一家人的衣食，却绰有余裕了，所以他的形像便不像普通拿水鸡那样野陋，这是他能够被称为先生的一件要素。

蛇先生所以被尊为先生，而且能够出名，还有一段故事，这要讲是他的好运？也是<sup>③</sup>他的歹运？实在不易判断，但是他确实是由这一件事出名。

在他隔壁庄，曾有一个蛇伤的农民，受过西医的医治，不见有药到病除那样应验，便由邻人好意的指示，找蛇先生去，经他的手，伤处也就渐渐地红褪肿消了。

在蛇先生的所想，这种事情一定不会被人非难。被蛇咬着的人，虽无的确<sup>④</sup>会死，疼痛总是不能免，使他疼痛减轻些，确属可能，纵算不上行善，也一定不是作恶，那知却犯着了神圣的法律。

法律！啊！这是一句真可珍重的话，不知在什么时候，是谁个人创造出来？实在是很有益的发明，所以直到现在还保有专卖的特权。世间总算有了它，人们才不敢非为，有钱人始免被盗的危险，贫穷的人也才能安分地忍着饿待死。因为法律是不可侵犯，凡它所规定的条例，它权威的所及，一切人类皆要遵守奉行，不然就是犯法，应受相当的刑罚，轻者监禁，重则死刑，这是保持法的尊严所必须的手段，恐法律一旦失去权威，它的特权所有者就

① 雄青蛙。

② 差别。

③ 或是。

④ 非必然，不一定。

是靠它吃饭的人，准会饿死，所以从不曾放松过。像这样法律对于它的特权所有者，是很有利益，若让一般人民于法律之外有自由，或者对法律本身有疑问，于他们的利益上便觉有不十分完全，所以把人类的一切行为，甚至不可见的思想，也用神圣的法律来干涉取缔，人类的日常生活、饮食起居，也须在法律容许中，才保无事。

疾病也是人生旅路一段行程，所以也有法律的取缔，医生从别一方面看起来，他是毁人的生命来赚钱，罪恶比强盗差不多，所以也有特别法律的干涉。

那个医治蛇伤的西医，受法律所命令，就报告到法律的专卖所去。凭着这报告，他们就发见蛇先生的犯罪来，因为他不是法律认定的医生。

他们平日吃饱了丰美的饭食，若是无事可做，于卫生上有些不宜，生活上也有些乏味，所以不是把有用的生产能力，消耗于游戏运动之里，便是去找寻——可以说去制造一般人类的犯罪事实，这样便可以消遣无聊的岁月，并且可以做尽忠于职务的证据。

蛇先生的善行，在他们的认识里，已成为罪恶。没有医生的资格而妄为人治病，这是有关人命的事，非同小可，他们不敢怠慢，即时行使职权，蛇先生便被请到留置间仔<sup>①</sup>去。

他们也曾听见民间有许多治蛇伤的秘药，总不肯传授别人，有这次的证明，愈使他们相信，但法律却不能因为救了一人生命便对他失其效力。蛇先生的犯罪已经是事实，所以受医治的人也不忍坐视，和先生家里的人，多方替为奔走，幸得钱神有灵，在它她之前××<sup>②</sup>也就保持不住其尊严了，但是一旦认为犯法被捕的人，未受过应得的刑罚，便放出去，恐被造谣的人所毁谤，有影响于法的运用，他们想教蛇先生讲出秘方，就不妨把法冤枉一下，即使有人攻击，也有所辩护。谁知蛇先生竟咒死赌活，坚说没有秘方。蛇先生过于老实，使他们为难而至生气了，他们本想借此口实开脱蛇先生的罪名，为钱神留下一点情面，蛇先生碰着这网仔隙<sup>③</sup>，不会钻出去。也是合该受苦。

他们终未有信过任何人类所讲的话。

“在他们面前，”他们说，“未有人讲着实在话。”所谓实在话，就是他们

① 拘留所。

② （李南衡注）疑为“法律”二字。

③ 漏洞。

用科学方法所推理出来的结果应该如此，他们所追究的人的回答，也应该如此，即是①实在。蛇先生之所回答不能照他们所推理的结果，便是白贼②乱讲了，这样不诚实的人，总着③做戒，做戒！除去拷打别有什么方法呢？拷打在这二十世纪是比任何一种科学方法更有效的手段，是现代文明所不能梦想到的发明。蛇先生虽是吃亏，谁教他不诚实。他们行使法所赋与的职权，谁敢说不是？但是蛇先生的名声，从此便传遍这几百里内外了。

蛇先生既出了名，求他医治的人，每日常有几个，但是他因吃过一回苦，尚有些惊心，起初总是推推辞辞不敢答应，无奈人们总为着自己的生命要紧，那管到别人的为难，且因为蛇先生的推辞，屡信他秘方灵验，屡是交缠不休，蛇先生没法，在先④只得偷偷地秘密与那些人敷衍，合该是他时气透⑤了，真所谓着手成春，求医的人便就不绝，使他无暇可去卖水鸡，虽然他的生活比以前更觉丰裕快活，听说他却又没有受人谢礼。

蛇先生愈是时行⑥，他愈觉不安，因为他的医生事业是偷做的，前回已经尝过法律的滋味，所以时常提心吊胆，可是事实上竟被默认了，不晓得是他的秘方灵验有以致之，也是还有别的因由，那是无从推测。但有一事共须注意，法律的营业者们，所以忠实于职务者，也因为法律于他们有实益，蛇先生的偷做医生，在他们的实益上是丝毫无损，无定着⑦还有余润可沾，本可付之不问，设使⑧有被他秘方所误，死的也是别人的生命。

在一个下午，雨蒙蒙下着，方是吃过午饭的时候，蛇先生在庄口的店仔头坐着。

这间店仔面着大路，路的那一边有一口鱼池，池岸上杂生着菅草林投，大路这一边有一株大黄槎，树叶有些扶疏，树枝直伸到对岸去，树下搭着一排瓜架，垂熟的菜瓜长得将浸到水面，池的那边尽是漠漠水田。店仔左侧靠着竹围，右边是曝粟⑨的大庭，近店仔这边有几株榕树，树荫下几块石头，

- 
- ① 才是。  
 ② 说谎。  
 ③ 得。  
 ④ 起初。  
 ⑤ 走运。  
 ⑥ 风行，受欢迎。  
 ⑦ 说不定。  
 ⑧ 假使。  
 ⑨ 晒谷。

是当椅坐着，面上磨得很光滑，农人们闲着的时候，总来围坐在这店仔口，谈天说地消耗他们的闲光阴，这店仔也可说是庄中唯一的俱乐部。

雨蒙蒙下着，蛇先生对着这阵雨在出神，似有些陶醉于自然的美，他看见青苍的稻叶，金黄的粟穗<sup>①</sup>，掩映在细雨中，觉得这冬<sup>②</sup>的收成已是不坏，不由得脸上独自浮出了微笑，把手中烟管往地上一扑，扑去不知何时熄去的烟灰，重新装上烟擦着火柴，大大地吸了一口，徐徐把烟吐出。这烟在他眼前绕了一大圈，缓缓地由门斗穿上檐端，蛇先生似追随着烟缕神游到天上去，他的眼睛已瞌了一大半，只露着一线下边的白仁<sup>③</sup>，身躯靠着柜台，左手抱着交叉的膝头，右手把住烟管，口微开着，一缕口涎由口角垂下，将绝不断地挂着，烟管已溜出在唇外。一只阉鸡想是起得太早，缩上了一只脚，头转向背上，把嘴尖插入翼下，翻着白眼，瞌睡在蛇先生足旁。榕树下卧着一匹耕牛，似醒似睡地在翻着肚，下巴不住磨着，有时又伸长舌尖去舐它鼻孔，且厌倦似地动着尾巴，去扑集在身上的苍蝇。驯养似的白鹭丝，立在牛的颌上，伸长了颈在啄着黏在牛口上的余沫。池里的鱼因这一阵新鲜的雨，似添了不少活力，泼刺一声，时向水面跃出。儿童们尚被关在学校，不听到一声吵闹。农人们尚各有工作，店仔口来得没有多少人，让蛇先生独自一个坐着“督龟”<sup>④</sup>，是一个很间静的午后，雨蒙蒙下着。

冷冷冷，忽地一阵铃声，响破了沉湿空气，在这间静的空间搅起一团骚动，赶走了蛇先生的爱困神<sup>⑤</sup>，他打一个呵欠，睁开眼睛，看见一乘人力车走进庄来，登时面上添了不少精神，在他心里想是主顾到了，及至车到了店仔口停下，车上的人下来，蛇先生的脸上又登时现出三分不高兴，因为不是被蛇咬着的人。虽然蛇先生也格外殷勤，忙站起来，险些踏着那只阉鸡，对着那个人掷<sup>⑥</sup>头行礼，招呼请坐。这个人是在这地方少有名声的西医。

“店仔内谁患着病？”蛇先生问。

“不是要来看病，西医坐到椅上去说，我是专工<sup>⑦</sup>来拜访你，凑巧在此

① 谷穗。

② 这期作。

③ 眼白。

④ 打瞌睡。

⑤ 睡。

⑥ 点。

⑦ 专程。



相遇。”

“岂敢岂敢，”蛇先生很意外地有些慌张说：“有什么贵事？”

“不是什么要紧事，听讲你有秘方的蛇药，可以传授给我吗？对这事你可有什么要求？”

“哈哈！”蛇先生笑了，“秘方！我千嘴万舌，世人总不相信，有什么秘方？”

“在此有些不便商量，到你府上去怎样。”西医说。

“无要紧，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件。你是高明的人，我也老了，讲话你的确①相信。”蛇先生说。

“是！蛇先生本不是和‘王乐仔’②一样，是实在人。”蹲在一边的车夫插嘴说。

这时候雨也晴了，西斜的日露出温和的面孔，池面上因为尚有一点两点的余雨，时时漾起一圈两圈的波纹。庄里的人看见西医和蛇先生在一起讲，以为一定有什么意外事情，不少人围来在店仔口，要想探听。有人便顺了车夫嘴尾③说：

“前次也有人来请先生把秘方传给他，明讲先生礼④两百四，又且在先生活着的时，不敢和他相争赚食⑤。”

“二百四！还有添到六百银的，先生也是不肯。”另外一个人又接着讲。

“你们不可乱讲，”蛇先生制止旁人的发言，又说：“世间人总以不知道的事为奇异，不晓得的物为珍贵，习见的便不稀罕，易得的就是下贱。讲来有些失礼，对人不大计较，便有讲你是薄利多卖主义的人，对人轻快些，便讲你设拜坛在等待病人。”

“哈哈！”那西医不觉笑起来，说：“讲只管让他们去讲，做人那能使每个人都说好话。”

“所以对这班人，着须弄一点江湖手法，”蛇先生得意似的说：“明明是极平常的事，偏要使它稀奇一点，不教他们明白，明明是极普通的物，偏要使它高贵一些，不给他们认识，到这时候他们便只有惊叹赞美，以外没有可

① 一定。

② 走江湖的。

③ 跟着某一个说话的人的语气说下去。

④（李南衡注）束脩礼。

⑤ 赚食，诗生活。相争赚食，即竞争生意。

说了。”

“哈哈！你这些话我也只有赞叹感服而已，可是事实终是事实，你的秘方灵验，是谁都不敢否认。”西医说。

“蛇不是逐尾<sup>①</sup>有毒，虽然却是逐尾都会咬人，我所遇到的一百人中真被毒蛇所伤也不过十分之一外<sup>②</sup>，试问你！医治一百个病人，设使被他死去了十几人，总无人敢嫌你咸慢<sup>③</sup>，所以我的秘方便真有灵验了。”蛇先生很诚恳地说。

“这也有情理，”西医点头说：“不过……”

“那有这样随便！”不待西医说完旁边又有人插嘴了：“那一年他被官厅拿去那样刑罚，险险仔<sup>④</sup>无生命，他尚不肯传出来，只讲几句话他就肯传？好笑！”

“哈哈！”西医笑了。

“哈哈！”蛇先生似觉旁人讲了有些不好意思，也笑着拦住他们说：“大家不去做各人的工，在此围着做甚？便又向着西医说，来去厝<sup>⑤</sup>里饮一杯茶！”

“那好去搅扰你。”西医也觉在此讲话不便，就站起来。

“茶泡好了，请饮一杯！”开店仔<sup>⑥</sup>也表示着好意。

“不成所在，座也无一位<sup>⑦</sup>可坐。”蛇先生拭着椅条<sup>⑧</sup>，客气地请坐。

“建筑得真清爽，这间大厅也真向阳。”西医随着也有一番客套。

饮过了茶，两方都觉得无有客气的话可再讲，各自缄默了些时，那西医有些吞吐地说：

“蛇先生！无论如何，你的秘方总不想传授人吗？”

“咳！你也是内行的人，我也是已经要死的了，断不敢说谎，希望你信我，实在无什么秘方。”蛇先生说。

“是啦！同是内行的人，可以不须客气，现时不像从前的时代，你把秘方

① 每一条。

② 余。

③ 差劲。

④ 差一点就。

⑤ 家、屋。

⑥ 这家店主人。

⑦ 一处。

⑧ 长条板凳请坐。

传出来，的确不用烦恼利益被人夺去，法律对发明者是有保护的规定，可以申请特许权，像六〇六的发明者，他是费了不少心血和金钱，虽然把制造法传出世间，因为它有专卖权，就无人敢仿照，便可以酬报发明研究的苦心了，你的秘方也可以申请专卖，你打算怎样？”西医说。

“我已经讲过了，我到这样年纪，再活有几年，我讲的话不是白贼。这地方的毒蛇有几种你也明白，被这种毒蛇咬着，能有几点钟生命，也是你所晓得，毒强的蛇多是阴瘡<sup>①</sup>，咬伤的所在是无多大疼痛，毒是全灌入腹内去，有的过不多久，并齿痕也认不出来，这样的毒是真厉害，待到发作起来，已是无有多久的生命，但因为咬着时，无甚痛苦，大多看做无要紧，待毒发作起来，始要找医生，已是来下及，有了这个缘故，到我手里想是被那毒不大厉害的蛇所咬伤，这是所谓阳瘡<sup>②</sup>的蛇，毒只限在咬伤的所在，这是随咬随发作，也不过是皮肉红肿腐烂疼痛，要医治这何须什么秘方？”蛇先生很恳切地说。

“是！我明白了。”西医有所感悟似地应着：“不过你的医治真有仙方一样的灵验，莫怪世人这样传说。”

“世间人本来只会‘罕吡’<sup>③</sup>，明白事理的是真少。”蛇先生说。

“也是你的秘方，太神秘的缘故。”西医的话已带有说笑的成分。

“不是这样，人总不信它有此奇效，太随便了，会使人失去信仰。”蛇先生也开始讲笑了。

在这时候有人来找蛇先生讲话，西医便要辞去，话讲得久了，蛇先生也不再攀留，便去由石臼里取出不少捣碎了的青草，用芋叶包好送与西医，说：“难得你专工来啦，这一包可带回去化验看，我可有骗你没有？”

那西医得了蛇先生的秘制药草，想利用近代科学，化验它的构成，实验它的性状，以检定秘药的效验，估定治疗上的价值，恰有一位朋友正从事于药物的研究，苦于无有材料，便寄给他去。

岁月对于忙迫于事业的人们，乃特别地短促，所预计的事务做不到半份，预定的岁月已经过去尽了。

秘药的研究尚未明白，蛇先生已不复是此世间的人，晓得他的，不仅仅

① 阴毒。

② 阳毒。

③ 随意乱讲，起哄。

是这一里路内外，多在叹气可惜，叹惜那不传的灵药，被蛇先生带到别一世界去，有些年纪的人，且感慨无量似的说：

“古来有些秘方，多被秘死失传，世间所以日坏。像腾云驾雾那不是古早就有的吗？比到今日的飞行机、飞行船多少利便<sup>①</sup>，可惜被秘死失传去！而今蛇先生也死了！此后被蛇咬的人不知要多死几个？”

“听讲这样秘方秘法，一经道破便不应验，是真吗？”旁边较年轻的人，发出了疑问，有年纪的人，也只是摇头叹气。

恰在这时候，是世人在痛惜追念蛇先生的时候，那西医的朋友，化验那秘药的药物学者，寄到了一封信给那西医，信中有这一段：

……该药研究的成绩，另附论文一册乞即详览，此后要选择材料，希望你慎重一些，此次的研究，费去了物质上的损失可以不计，虚耗了一年十个月的光阴，是不可再得啊！此次的结果，只有既知巴豆，以外一些也没有别的有效力的成分……！

——刊载于《台湾民报》二九四、二九五、二九六号；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十一日、十八日。

---

<sup>①</sup> 方便。

## 雕古董<sup>①</sup>

甫三

懒先生当他自家有点事，方在烦恼的时候，接到了一封意外的信，懒先生很觉得奇怪，也就偷了一刻工夫，把信拆开来看，还未读下去，便觉有点不高兴了，因为在信笺的尾端黏着一张三点邮票，这是要他必须回答的命令。在他的意思中：答复人家一张信，那三点钱的邮票，原不是问题，所要紧的是那写信的时间和在那时间里所消耗的脑力，这两项价值，在现代的数学知识里，是不易计算得来，仅仅三点钱的邮票，在懒先生已是受到侮辱似地愤然了，虽然他却并没有把信撕碎掷掉的勇气，“这是为着什么呢？”他对那封信发出了疑问，也就迅速地翻读下去，随读他口边也随之露出了微笑，是褒奖呢？是勉励呢？是毁骂呢？是警告呢？无论如何总是信中有投合他的脾气的所在，他才欢喜，这是由他得意的样子可以推究出来。

懒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懒先生是一个医生，是由学校出来的西医，当然不是汉医，所以也好讲是现代人物，不是过去时代的人物，他的医道高明也<sup>②</sup>庸劣，似不大听见人家讲及，可是他的时气透<sup>③</sup>，医生时行<sup>④</sup>，结局就是大赚钱，还有听见被欣羨的时候。

懒先生是西医，是现代人物，不知是什么缘故，大概是遗传性的作祟罢！也有点遗老的气质，对汉学曾很用心过，提起汉学自然会使人联想到中国的精神文明，懒先生虽不似卫道家们时常悲世叹人，也似有倾向到精神文明去的所在，对现代人的物质生活，却不敢十分赞同，所以被人上了“圣人”一

① 台湾俗语，愚弄、作弄、开玩笑。

② 或。

③ 走运，运气好。

④ 流行，受欢迎。

个尊号（假性）。几年前曾在所谓骚坛之上，露过面目，对于做诗也受过老前辈的称许，但在别的一时候却很受到道学家们的非难，谓他侮辱圣贤，这又不知是什么缘故，真性迸发呢？假面揭穿呢？或者是受到恶思想的淘化呢？竟没有人对他心理下过分析的工夫，他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还值得因他空费时间？只有让他自己去变相<sup>①</sup>。懒先生变了相，奇怪的依然是品方方正，没有什么可诛的事迹——里面的生活是不易看得出，笔者不敢保障——只是不再见他大做其诗，反而有时见其发表一篇两篇的白话小说。又且他无事时聊当消遣的《玉梨魂》、《雪鸿泪史》、《定夷笔记》，已由案头消失，重新排上的却是《灰色马》、《工人绥惠洛夫》、《噫！无情》<sup>②</sup>、处女地等类的小说。

变了相的懒先生，也还没有抛弃他费人生命来赚钱的医生而不做的勇气，因为这是在现时社会上一种很稳当的生活手段，可以说懒先生是医生而爱弄些不三四两的文墨的一类人。

懒先生也是人，（虽曾受过圣人的尊称，那是可以捉弄的蠢直人的谥号），也还有名誉心，也爱人“荷老”<sup>③</sup>，关于医业上的荷老，人家总是欣羡他的赚钱，他似不高兴承受，而且有点厌腻，只有关于他所弄文字的荷老，会使他高兴，因为这些人多少有点文艺知识，可以互相切磋，不似那些人只因为要荷老而荷老。听着还不至起“鸡母皮”<sup>④</sup>。

照这款<sup>⑤</sup>性质推究起来，那封意外的信，一定是来荷老他发表过的小说，他不是受到讥笑辱骂，反能欢喜的一类人。

懒先生读完那封信，得意中又似有不思议<sup>⑥</sup>的神色，片刻沉思之后，遂将信收在屉仔底<sup>⑦</sup>，又忙着去做家里的事。

不知过了有几日，大约是家里的事清楚了，懒先生又想起那封信，便抽开屉仔，把信检出来重读。

① 比喻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因为某些原因，突然有很大的转变。

② 雨果《悲惨世界》的日译名。

③ 夸奖。

④ 鸡皮疙瘩。

⑤ 这样、这种。

⑥ （李南衡注）日语，难以想像，怪异的。

⑦ 抽屉里。

懒先生！请你原谅，恕我唐突地寄给你这么一封信，我本不认识先生，……我是一个半工半商的青年，没有受过甚么教育，……对文学不用说是门外汉，……工作的余暇，却也不甘自弃地看了些杂志，因此渐渐引起我读书的意识……尤其对于白话文，我自己觉得特别感到兴味，——这也许是我没有受过教育，而白话文比较地易于了解的缘故吧？……

我在极平常的生活中，居然也碰到了一桩很值得使人纪念的事，我不忍把它轻轻忘却去，便把它记在一本册子，后来把册子仔细再看时，觉得很有一点可供做小说的材料，因此我便将它略加修改，……每想就正于高明，……不知先生肯为指导吗？……

懒先生读了信，歪一歪头，想：“这是一个好学的肯向上的青年，由字迹语意推察起来，当然不是来和我开玩笑的，不过署名有点可疑，为什么他不写真名字呢？怕被我置之不理，被人所笑吗？不敢信赖我，为什么又写这封信来呢？”懒先生真有点迷惑，暂时考虑之后，决定回信给他去，懒先生的意思，以为这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当然的义务，况且又附来三点钱邮票，若说奖掖后进，懒先生的确没有丝毫这样僭越的居心。

懒先生专心致意在写着回信，忽听见背后有人将它朗读起来：

“××先生！我虽这样称呼，总觉得这名字不像真的。”

懒先生着了一惊，忙回头过去，把笔搁下，说：

“唉！你几时来，我乃<sup>①</sup>没有觉到，你真有做贼的工夫。”

来的原是他的朋友，特地来邀他去赴宴会，那当儿懒先生的精神方集注于写回信，遂被他偷读去。

“写好未<sup>②</sup>？”

“就好啦，坐一坐待我写完。”

“那写好的一张先给我看，这信似有些跷蹊。”

“不许朗读！”

那朋友偏大声读下去：

① 读成连音：怎会。

② 写好了吗。

‘对你这封来信，我实在着惊<sup>①</sup>不小，我所写的文字竟也有人留意，’……

无应这款啦！

‘我自己对于文艺，本来就是门外汉，我没有学习过文艺，不晓得文艺是什么一种东西，对人生有什么意义影响，我的爱好文艺，不，只是爱读小说，原为消遣自己无聊的光阴，因为没有像别人以妇人美酒为消遣的才能。’

这是为着什么事情？另一张还写未好吗？”

“写不来了！被你这样吵闹。”

“写不来吗？我替你写！”

便伸手去把那一张写未完的也拿来。

‘自己虽然有时也写些东西，也是无聊的结果，自己排遣的方法，不是被什么创作冲动所驱使，设使<sup>②</sup>所写的有点足使人留意，这也是自然的材料，所构成的事迹，不是我的脑力产生出来。’

太客气了，你也学到会谦逊了吗？

‘……所以我对文艺，是没有批评的知识和鉴赏的能力，只有消遣的兴趣，倘若你的创作不嫌被我所辱没，请即寄下，我目下也正在无聊，在这无聊的生活里，能得有几分生的兴趣，全是你的赐贻。’

那个朋友读到此就在贻字下写下一字“了”字，说：

“你思想的源泉枯竭了，我替你写好，可以教人寄出去，来信呢？我看！”

“看！”懒先生把来信给他。

但是这一句“看”说得很有力，话中像含有我是这样被人尊崇着的自负的意味在，那朋友笑一笑伸出手去，这一笑也笑得有些特别，分析起来，当能检出否定两字的成分，那朋友还是笑着将另一手由衣袋里抽出一张纸给懒先生，也讲一声“看”！懒先生便把纸展开来。

“儿子原来是耍愚。着<sup>③</sup>！真着！会出主意的总不是孝顺的儿子，喂！所以我讲；像吴某那样做儿子，他老子常夸奖他怎么规矩，我还是觉得被人称

① 受惊。

② 假使。

③ 对。



作败家子弟的杨家弟兄来得可爱些，因为他们还有一面的个性，卵核①还未有被阉割去。”

“是啊！你原是叛逆者的党徒，不是吗？”

哈哈！这是两人的笑声。

“‘而今太息亲权坠，要杀偏教不可能，’好好好！这真足以气死那班父权论者，那顽固老头儿气得嘴须② 渍的渍的模样，被你活画出来。”

当……时钟打了七下。

“时间到了，要去不？宴会。”

“去，有酒喝怎么不去。”

“那封信？！”

懒先生遂在信封上写了住所氏名，贴上那张三点的邮票，便一齐出门。

过有两天，在过午懒先生方吃饱了饭，坐在诊察桌前，摩挲着他那被食物所涨满的便腹，而病人又不来，正苦于无可消遣这闲时光，遂使他想起那个青年的创作，“大概今天会寄来罢？”他心中方在推测……

“郵便③！”随着扑的一声，一封信件投掷在应接室④的桌上。

“是了，”懒先生心中无限地欢喜，自信他的无聊将有所消遣了，便自己走去把信拿起。

“哈哈！雕古董，”他突然这样叫喊出来，原来是他的回信退了回来，信面粘着一张受信人不明的付笺，他不自禁地重复着说：

“哈哈！雕古董。”同时他又想起他那朋友的一笑。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一二、三一三、三一四号，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十七日、二十四日。

【编按】作于一九三〇年四月三十日。

① 卵丸。

② 胡须。

③ 日语，信件。

④ 日语，客厅。

## 棋盘边

赖云

这是一间精致的客厅，靠壁安放一张坑床，两边一副广东制荔枝柴<sup>①</sup>的交椅，厅中央放着一只圆桌，围着圆桌有五六只洋式藤椅，还有一只逍遥椅放在透<sup>②</sup>内室的通路上的。中央粉壁上挂着四幅在他死后才被世人珍重的鲁古先的墨竹，旁边一对联是老鲁古写的，书法像是学怀素，写得真是苍劲鲁古，联文有些奇怪。

第一等人乌龟老鸩  
唯两件事打雀烧鸦

本来是忠臣孝子，却偏写做乌龟老鸩，本来是读书耕田，却偏偏写做打雀烧鸦，这就使人难解了。又把它挂在众目所视的地方，竟惹了不少人的疑惑。

主人不见得是特别好客，但是这客厅里，却时有四五人在座。卜<sup>③</sup>水烟，哈烧茶<sup>④</sup>，讲那十三天外<sup>⑤</sup>的话，到了晚上，人们应当休息的时候，就更闹热<sup>⑥</sup>了，可见这些人是不感到有休息的必要。

这一间客厅，因主人的大量<sup>⑦</sup>，在不知不觉间，遂成为这一群人的消遣处。所以备有消遣工具的棋盘，文武<sup>⑧</sup>皆备，人到了便各随所好开始战争。

① 木。

② 通。

③ 抽、吸。

④ 品热茶。

⑤ （李南衡注）喻不着边际。

⑥ 热闹。

⑦ 大的肚量。

⑧ （李南衡注）文棋指围棋，武棋指象棋。

毕竟是汉族的遗民，重文轻武，已成天性，每夜都是文的比较盛况，武的多不被顾及。

还有一件事，须特别记载，那是被现代人所欢迎的麻雀①，竟飞不进这间客厅，也可见这些人至少是比这时代慢有一世纪的人物。

时候还是暗头②，人们方在吃饭，所以这客厅竟有些冷清清，只有煎滚水③的酒精炉上那只铜茶古④，在“恰恰”地吐出白烟，冲破这瞬间的沉寂。

‘嘎嘎’，一个人拼着浅拖⑤行入客厅来，这人有些褴褛相⑥，衫仔钮顶头二粒皆开放着，露出一部胸胴，衫裤满是皱痕，想见他起卧都是这身躯，可以推定他是阿片⑦吸食者，这人是老许。他看见厅里无人，滚水又在沸腾着，他便自己动手，泡一泡茶，然后由衣袋里取出敷岛⑧，点上一支徐徐吸着。待茶出味了，乃倒了一瓯哈着吸着，好久尚没有人来，便倒在逍遥椅上，把烟嘴掷到槟榔汁桶，两手抱住头壳⑨，双脚向地一搐，身躯椅子便一齐摇荡起来。

停有斗久仔⑩，复有两人互相说着笑，走进这客厅。看见老许睡着，话忽停住，两人使用举动来表示意见，一个人便在烟筒里拈出一撮条丝，散放在老许张开的嘴里。酣睡的老许方在吸一下深深的气，忽然要窒息似的喉头咯噜咯噜，气透不出来，禁不住苦闷，一慌忙坐起，随着“哈呛”便联珠似的一叠打出来。

“看见鬼！”一个人在咒骂。

“哈哈！”一个人在笑。

老许打完了“哈呛”，磕尽了烟丝，复走去倒一瓯茶嗽净了嘴：

“好好！着⑪给我记得！”老许有些恨恨，犹频拭着嘴。

① 麻将。

② 黄昏。

③ 烧开水。

④ 茶壶。

⑤ 拖鞋。

⑥ 邋邋相。

⑦ 鸦片烟。

⑧ 《李南衡注》日治时期香烟牌名。

⑨ 脑袋。

⑩ 一会儿工夫。

⑪ 可、得。

“什么？谁捉弄你？着①要认清！”

“再有谁！记得着②好！”

“什么事？”

“恰好，请保正判断罢。”主人出来，保正也恰好来了。

“偌大汉啦③，还要时时取闹；巧乖咧④！”保正，真正是保正，有些威严。

“后车路的便所⑤溢出来了，保正敢吃饱啰？”甲便回报他一句。

“老许今日这场试验，你去赴考无？”乙无端发出这样质问。

“秀才拿过手了，去考童生做甚？”甲替老许答复着。

“啊！×××⑥真要幸福了。”老许赞叹着。

“难道×××现在是不幸吗？”乙又有了反问。

“你讲幸福着⑦幸福！”老许似厌着辩论。

“为什么真要？”乙又紧迫一句。

“你无目啁⑧也有耳仔，政治已在顺从民意了，难道你尚在瓮底？”老许有点子奋然。

“哼！你在眠梦⑨是么？”

“唉！你听不见××⑩要再××⑪，今日不是在戏园试验“沅头”⑫？”

“试验‘沅头’是怎样？”

“这是民本政治的一种表现，就是尊重民意，这是始政⑬以来第一件的善政。”

① 可、得。

② 就。

③（李南衡注）大汉，长大成人。这么大了。

④ 正经些。

⑤ 厕所。

⑥（李南衡注）疑为“台湾人”三字。

⑦ 就。

⑧ 眼睛。

⑨ 做梦。

⑩（李南衡注）疑为“鸦片”二字。

⑪（李南衡注）疑为“开放”二字。

⑫ 沅头，瘾头。指鸦片烟瘾头。

⑬ 日本首任总督桦山资纪及总督府主要干部，于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在台北总督府办公室举行所谓“始政式”（开始庶政的典礼）。日本当局后来规定这一天为台湾总督府的“始政纪念日”。

“哼！你讲××<sup>①</sup>是幸福？”

“是！我讲×××<sup>②</sup>的无一个无幸福。当他过足了”怗头”的时候，他们都觉得他的室顺是世上无比。”

“×××<sup>③</sup>是民意？”

“为什么不是民意？你晓得出愿者有多少了？免着惊<sup>④</sup>！三万几千人。那文化会的人年年所做的把戏，什么请愿运动，盖印署的也不过是千余人，就讲是民意，难道三万多人的愿望，就不成民意吗？”

“是老许讲去真着<sup>⑤</sup>，这是现代最文明的政治，你看澳门、爪哇那些泰西先进诸文明国，不仅××<sup>⑥</sup>公许，就是赌场也是公开，政府还多一种税收，可惜这一层还不见计及。”忽由甲表出十分的同感和不足。

“呵！这一层在不远的××××××。”老许似很有自信。

“唉！保重！你利用现在的地位。紧<sup>⑦</sup>去××<sup>⑧</sup>，若得××××<sup>⑨</sup>，不须半年就成富户了，‘当官’是稳做的。”

“哈哈！着<sup>⑩</sup>！运动<sup>⑪</sup>去！”

“运动什么？有什么好空<sup>⑫</sup>的？”这时忽又进来几个人。

“闲话无应讲啰！”主人制止着大家的议论，把棋盘上尘埃拭去，把白子推给保重。

“来！对局！”一时大家便又围到圆桌边去。

两方的战斗正在激烈的时候，忽又走进一个人来；众人的注意皆集在黑白子之间，对于这个人的进来，并未觉察及。他便向老许的肩上一拍：

“你也没晓得<sup>⑬</sup>，和人看什么？”

- 
- ①（李南衡注）疑为“开放”二字。  
 ②（李南衡注）疑为“抽鸦片”三字。  
 ③（李南衡注）疑为“抽鸦片”三字。  
 ④ 别吃惊。  
 ⑤ 说得真对。  
 ⑥（李南衡注）疑为“鸦片”二字。  
 ⑦ 快。  
 ⑧（李南衡注）疑为“活动”二字。  
 ⑨（李南衡注）疑为“吸食特许”四字。  
 ⑩ 对。  
 ⑪ 活动，行贿。  
 ⑫ 好消息。  
 ⑬ 不懂。

“哦！阿憨舍！恭喜！你一定高中呵。”老许看是阿憨舍，便和他拜候。

“××会去一百，××所去五十，不用考亦××××。”有个人替他答应着，但是微有不敬。

“讲无空的，试验官是×里派来，不是‘忤头’十足，那会入选。”阿憨舍颇有些自负。

“到底是怎样考？讲些来听！”

“讲来真是好笑，四五百人聚在一起，当大家‘忤头’发作的时候，真是怪态百出，可惜忘记请写真师①，摄一个纪念影②，真可惜！”阿憨舍竟答不对题。

“你看那一种人多？”

“我看闲的人，有钱的人，和流氓一样的居多，手面趁食③的就真少啦。”

“我想这次新××发出来，那一批失业的人，要怎死呢④？”有人把话的方向移转。

“官厅那会和百姓相争赚吃⑤？那有生出失业者的道理？”有人有些不相信地反问。

“不会有失业者？那×××⑥输入的人，又且旧××⑦者中很多自己不吃，把自己公然所能到的，卖与密吸者那样人，我想虽不上万，也当有几千人。”

“那一批吗？××会给他们补偿金和安稳的衣食住。”

‘什么？你对⑧那方面听来？’

‘难道××就会较输善养所吗？’

“听见‘忤’死一个，有无有？”

“我也只听见人讲，讲是城隍庙口的人，我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却亲见一个‘忤’倒的人。”

①（李南衡注）日语，写真，照片。写真师即摄影师。

② 纪念照。

③（李南衡注）趁食，讨生活。手面趁食，即谋生仅足糊口。

④ 要怎么办。

⑤ 争这碗饭。

⑥（李南衡注）疑为“鸦片烟”三字。

⑦（李南衡注）疑为“特许”二字。

⑧ 从。

“怎么会①倒！谁？”

“讲是②赌博乞仔的牵手③，她太老实，她入场的时候，受到巡查的注意，便把带来的解‘忤’头的药丸全部交出去。她的身体看来本有些较软弱，禁不起大‘忤’头便倒下去了。”

“哈！后来怎样？”

“后来经医生注射，无赖久④也就精神⑤起来。”

“哈哈！发榜时第一名一定是她了。”

“静！静！顾⑥听你的讲话，害我这一子应错。”保正有些着急而且怨恨。

“真好！真好！大家总要你输。”

“请茶！茶捧出来了，大家争先。”保正只顾着下子，他的份额被别人吞去。

“我没有吗？”保正觉到要茶的时。

每人各有一瓿⑦，“你再要吗？请等斗久⑧啊，水就滚啦！”

“拍拍拍”，棋子不断地敲着棋盘。战争又依然激烈地接续下去。

——原载于《现代生活》，日期不详。收录于《台湾小说选》，李献章编，原预定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版，印刷中被禁止发行。转载自《赖和先生全集》，李南衡编，明潭，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

【编按】作于一九三〇年十月。

① 疑缺“忤”。

② 听说是。

③ 老婆。

④ 没多久。

⑤ 醒。

⑥ 专注于。

⑦ 杯。

⑧ 一会儿。

## 辱!?

甫三

是注生娘妈生①的第二日了，连太阳公生②，戏已经连做三日。

日戏煞鼓③了，日头也渐渐落到海里去。卖豆干的拖长他的尾声，由巷仔内卖出来，担上已剩无几块；卖豆腐的也由市仔尾倒返来，担上也排无几角④。电火局⑤也已送了电，街灯亮了，可是在余霞满天的暮空之下，也放不出多大光明。

戏台上尚未整⑥火，两平⑦街路边的点心担，还未上市，卖点心的各蹲在担脚吃晚饭。

戏离起鼓⑧的时候虽然还早，但戏棚前一直接到庙仔口，已经排满了占位置的椅条⑨、椅头仔⑩。一些较早的团仔，有据在他们先占的位置上，吃甘蔗，吃冰枝，讲笑相骂的；有用甘蔗粕相掷的，有因争位置揪着胸仔相打的，有查浦团仔⑪在挑弄查某团仔⑫的，比做戏更闹热更有趣。

一个卖鲁面的吃饭饱，立在担边，用番仔火枝⑬托⑭着嘴齿⑮，对着并

- 
- ① 注生娘娘生日。  
② 生日。  
③ 停止敲鼓，即演完。  
④ 块。  
⑤ 电力公司。  
⑥ 点燃。  
⑦ 两旁。  
⑧ 开始敲鼓，即开演。  
⑨ 长条木板凳。  
⑩ 圆凳子。  
⑪ 男孩。  
⑫ 女孩。  
⑬ 火柴棒。  
⑭ 剔。  
⑮ 牙齿。



排的卖圆仔汤的，讲：

“驶伊娘①！那班文化会，都无伊法，讲去乎人干②！今日又出来乱拿③，叫去罚五十外④人。”

卖圆仔汤的手不断地搓着圆仔，掷入滚汤中去，嘴也答应着：

“讲乎人干⑤，都也有人爱去听。三句半就中止⑥，加⑦讲一声，就扭下去，跔、拍，多不惊死。”

一个吃圆仔汤的劳动者风⑧的青年，嘴里还含着不易吞下去的烧圆仔，有些含糊地：

“这号⑨，只好从讲台顶⑩，一个一个，扭落⑪来搥个半死才好，害大家。”

“着⑫！伊正要大家自己去相残。”忽然立在面担边一个拿着乌竹仔烟吹⑬掌柜风的人，听了不知怎样，突发出这惊人声响的有些疑问的赞意。

“实在做小生理⑭的真是有苦无块⑮讲，随在伊，要旅费就拿去罚。”

“是谁讲的？罚做旅费。”

“总是内里⑯的人，谁晓得这消息？伊讲每回讲演会，因为取缔上都要召集多数警察，这项费用就是由罚金支出，所以每次讲演了⑰的翌日，就出来大拿⑱。”

① 驶，御也。即奸他娘。

② （李南衡注）讲它干什么。

③ 捉拿。

④ 多、余。

⑤ （李南衡注）讲那干什么。

⑥ 在演讲中有过激或用辞不当，在现场监视的警察立刻发出“中止”警告，中止三次就得下台。

⑦ 多。

⑧ 样式。

⑨ （李南衡注）这样。

⑩ 上。

⑪ 下。

⑫ 对。

⑬ 烟筒，烟斗。

⑭ 小生意。

⑮ 处。

⑯ （李南衡注）指派出所里。

⑰ 完毕、结束。

⑱ 规模庞大的缉捕行动。

“伊是惯讲虚辞，伊要咱大家自己去相残，所以故意这样宣传。”

“驶伊娘咧，只会处治咱这做小生理的，只好像那……”

“激着①也就有人敢配伊②。免讲啥③，前日新闻刊着有一个小贩，一日被告发七次，也就忍不住了。内山④有一个卖鱼的，一日被罚三次，到第三次无钱可缴了，便恚⑤着他的某圉⑥要去关。他说：“无钱可缴只好去关，关我一人便饿着一家，拢总⑦去关还有便饭可吃。”到这时候，警察不知是真正可怜他也⑧怎样？反劝他恚返去⑨；若敢死敢去关，我看伊也是无法度。”

“敢死敢关！讲容易？××⑩人现在只会打算利害，只有图利的心，都无一点子勇气；并一些血性也都消失尽，×，关，讲容易。”这是一个看见他们在议论围近来的像是境遇较好的中年人的反驳。

“这也是实在。”却也有同感的人：“像这款〇〇，少有血性的人是忍他不住；你看大家只晓得叹气，以外的人因为不是自己的事，多漠不关心，那些绅士像黄议员竟讲是应该的，拿不惊。”

“这驶伊娘！官厅的屎，伊也讲是香的。”

“文化的⑪也有去抗议。”

“抗议了多倒害⑫，这几日下是更大展威风？”

“文化的也是一款⑬，他们的讲演被中止，或者被他们拿去，也不敢〇〇一下看。”

“伊是有法律做靠山。”

“讲就好笑，敢⑭不是因为有这不合理的法，才起来运动讲演？”

① 被激怒了。

② 和他同归与尽。

③ 别说其它的，就举这个例子。

④ 山地。

⑤ 带。

⑥ 老婆、儿子。

⑦ 全部。

⑧ 或。

⑨ 带回家去。

⑩（李南衡注）疑为“台湾”二字。

⑪ 指文化协会。

⑫ 反而糟糕。

⑬ 一样。

⑭ 岂、可。

“无！驶伊娘，咱都未曾看见有人这样凶死，叠着大家都叫不敢。”有人把话拖到旁边去。

“这干伊娘！实在真凶死，连文化也有人怕他，缩脚起来。”

“哈呀！正当防卫，对这时候不知有适用无？像这样打死也无的确①。”

“打死做你给鬼讨无命，法是要百姓去奉行的，若是做官的也要受到拘束，就不敢创这多款出来了啊。”

快快快！锣声响了。

这几人的讲话，便被这声浪淹没下去。戏棚上已经整火，现在已开始闹台②；棚下人也已堆满，街路有些狭仄起来。

戏是做侠义英雄传，全本戏，日夜连台，看的人破例地众多。我想是因为在这时代，每个人都感觉着：一种讲不出的悲哀，被压缩似的苦痛，不明了的不平，没有对象的怨恨，空漠的憎恶；不断地在希望着这悲哀会消释，苦痛会解除，不平会平复，怨恨会报复，憎恶会灭亡。但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这样力量，只茫然地在期待奇迹的显现，就是在期望超人的出世，来替他们做那所愿望而做下到的事情。这在每个人也都晓得是事所必无，可是也禁不绝心里不这样想。所以看到这种戏，就真像强横的凶恶的被锄灭，而善良的弱小的得到了最后的胜利似的，心中就觉有无上的轻快。有着这种理由，看的人就难怪他特别众多，不过弄奘仔的做去好③，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理由。

戏正做得热闹，棚前几百个头壳，动也不动地仰对着棚顶；连卖点心的也不小忘去他的生理，抬着头看到入神。忽然一阵惊慌的叫喊，一阵奔走的声浪，由车路口汹涌地撼到；杂着“拿点心担！拿点心担！”的喊声。卖点心的大家慌张起来，担头轻可④的挑起就走，有的仓惶地搬到民家的厅里去；卖油汤的把滚汤泼到满手，烫伤也不觉得痛。甘蔗节落到满地，卖冰枝的因为车子笨重，尚搁在路边，便被拿去三四个；另外还叫去许多人，随后戏也被挡煞。

经这一场骚乱，怕事的看客走了一大半，有的扞不着头脑，不甘散去，

① 说不定。

② (李南衡注) 开锣。从前演戏开始之前，必先敲打一阵锣鼓，叫闹台。

③ 演得好。

④ 轻便。

想要探听什么因由；有的也在议论，不过讲话中叹气的声听见比较地多，有的人却在称赞做官的认真，这时候也出来整理交通。

挡煞了戏，那一行拿人的人，增大了许多威风似的，雄雄纠纠，摆摆摇摇，冲进一处医生馆<sup>①</sup>去。那医生本也是文化的一派，也曾在演讲台上讲过自由平等正义人道；现时不常见他再上讲台，想是缩脚中的一个。未走散的民众，看见他们走进医生馆，有的在替那医生担忧，因为医生和他们对头，有的想看看什么究竟，也就围到门口来。不见他们出来追赶，愈围也就愈多，人多噪啰叫，医生和他们在讲什么听不清楚，有人只听到以下几句对话：

真劳苦，这样暗<sup>②</sup>也出来，较忙罢？

哈哈！不平吗？抗议去！课长无路用<sup>③</sup>，找局长去！

那，好？叫我去报告你的功劳，贴多少旅费？

呜呜<sup>④</sup>！明白对你讲，我是觉悟着，觉悟在恁地方被剗<sup>⑤</sup>的。

我敢给你保险。

不是讲野蛮的手段，还有文明的方法。

我敢确保你指日高升。

哈哈！

他们出去了后，有些人争向那医生探问事情，那医生竟讲不出话来，只有苦笑，是含有无限苦痛似的苦笑。

在街上却又有这样的评论，由人堆里生出来。

滥肆权威之后，到讲正义人道的人的面前去显一显威风，真是称心的事情，痛快无比。

真光荣？他们也去拜访他。

侮辱，这是很大的侮辱，横暴只管是横暴，看讲正义的人，有法度无？

——刊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四五号，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收录于

① 诊所、医院。

② 晚。

③ 没用。

④ 日语，得了吧。

⑤ 杀。

《台湾小说选》。

【编按】作于一九三〇年十月。

## 浪漫外纪

甫三

“来啦，一大阵①！”众人正睹得兴热，忽听着看头②的警报，大众匆惶起来，有人收拾自己的现钱，有人毁弃赌博的证据、赌具。

“对③那方面？”

“有多少人？”众人杂乱地问。

“约有十外④人，由大路。”

“快！散开，各到溪边去聚集，设使有人被捉，着⑤受得起打蹠，一句话也不许讲！不然，看伊有双条生命？”这是一个像是这一伙中的首领发出的命令，众人便四散地由畑⑥里由小径僻路走开，向菅草杂树中去。

这一伙赌徒，预先戒备着警察的检举，聚在这偏僻的野外较输赢，是在一片圯漠的畑圃，处处有砂仑，砂仑上生满林投菅草而且处处还有乱草杂树，丛簇成林，是容易藏匿逃走的一个所在。二条大溪环流北方，过溪去是另一行政区域，溪面虽阔，水却不甚深，虽有渡人的竹排，为着节省几个钱的起见，往往看见有行人徒涉。

警署受到密告，紧急編集了一队，分成几方面，包围到所指示的所在，已不见一人，只认取些散乱足迹，获得曾有许多人聚集过的证据而已。

这一伙是出名的鲈鳗⑦，警察法律，一些也不在他们眼中，高兴做什么便做，一些也不愿受别人干涉拘束，在安分守己的人看来，虽有扰乱所谓安

① 一大群。

② 把风。

③ 从。

④ 余。

⑤ 得。

⑥ 日语，田地。

⑦ 流氓。

宁秩序，但快男儿不拘拘于死文字，也是一种快举。而且他们也颇重情谊，讲这样便这样，然诺有信，勇敢好斗，不怕死而轻视金钱，这一点殊不像是台湾人定型的性格。但是也有些缺点，不然就是古之侠客了。他们容易感恩，受到人家一些好意，便念念不忘，报必过其所受，所以容易笼络，他们的判断力也似较弱些，以致趋于被那守分的人所厌恶的方面较多。

警察队在砂仑下调查了一遍，便又分作几队再去搜索。

是日头要暗的时候，有两个团仔赶一阵牛，在林投巷里和两个私服<sup>①</sup>的警察相遇。

喂！有看见一阵人，走向何处去无？两个团仔，突听见这带有日本子腔的台湾话，一时惶惑，也有些惧懼怕，答不出话来。

“团仔！有看见么？”这一句声音有些柔和。

“溪边有二人在等待着竹排。”团仔回过头指着他来的路。

“二人？”团仔点一点头便自赶着牛去了。

“是你！哈哈！”

“不认得吗？”

“认得咯。”

“认得就好。”

“跟我们来，免再费……”

“要相请吗？”

“是咯，自鹿酒<sup>②</sup>。”

那两个人，坐在溪边石头上的两个人，看见私服警察把手插进衣袋里，便立了起来，看他把警笛衔上口中，急把它抢下掷向溪里去，同时四个人便开始格斗，由菅草中复跳出几个人，加入这格斗中，不多时便有两人被击倒在地上。

“捆起来！”有人这样喊。

“掷入溪里去饲鱼。”有人这样喊。

“抬到菅草中去，把脚露现出来，给人较容易发见，快！”有人又这样指挥吩咐，随后这一伙便匆匆地潦<sup>③</sup>过溪去。

①（李南衡注）日语，便衣。

②（李南衡注）日本清酒牌名。

③ 涉水。

两个被难的警察，被发见的时候，大地已被黑暗所占领所统治了。

那一伙鲈鳗，是警察侦探的对头冤家，是监狱的顾客，也是一般民众的讲古资料——英雄好汉。警察队搜不出一人，还受到侮弄，即时布下非常线①，警戒、搜索、检查，到翌日只拿几个无辜的行人，去拷打一番，稍稍出气而已。

“先生！真对不住，这样暗②来吵你。”

“无要紧，我本来都是暗困③。”

“我是×××。”提出名刺④。

“你就是×××。”接受名刺，那先生突然着一大惊，虽极力装做镇静的样子，不安的情状，已不能掩饰。

“哈哈！久仰久仰。”

“突然来惊扰着你。”

“不，无相干。”

“先生不是刻薄的人，这是大家所知，不是我当面奉承。实在是不敢来扰乱着你，因为有些紧急事，又想不出别的方法，晓得先生是否认一切，道德法律一概下信赖它，对我们的行为一定不去报给官厅，假借有权者的力，来和我们为难，是你所不为，所以敢来和你相量。”

“是缺钱用不是？”

“是，要借多少来去⑤用，哈！对先生讲借有些不应该，要讲唠喧⑥似较实在。”

“岂敢，我身上本不常带钱，我扯开衣袋给你看。柜里不知存有多少，你和我来！我开锁给你看。”

“不用这样咯！”

“我去。”

“……”

“哈！有，要多少？”

①（李南衡注）日语，紧急线。

② 晚。

③ 晚睡。

④（李南衡注）日语，名片。

⑤ 去。

⑥ 唠味。



“看有多少?”

“〇〇元足吗?”

“若是只有那数目，也是可以。”

“以外还有零星①的。”

“就〇〇元可以了。”

“……”

“惊扰着你，真对不起，又蒙你不拒绝，真多谢，钱入手我就要去了，后日不一定能奉还。”

“不相干，朋友。”

“恁②几人先去避几日，这些钱做旅费也还有余，机会是在人的本领，恁往来的中间，这案件大概解决了。”

“恁二人是被认识的，有旧案底，现在也是恰好去休息的时候，不寒不热，蚊虫也较少。——这些钱去做本，看恁的字运③，去邀那班不知耻的无赖——要作恶又不敢负责任的那些人，去痛痛快快赌一回，着④要被检举去，咱的目的才会达，那时候须要善转变，有了共犯者前案自然抹消，这一层是恁要做的，着细心斟酌！关系是不小。

余者还都是良善的人，不用另外费心神，各人去赚钱好！不过赚有吃⑤，须各提供多少出来！

“我还有别项事，各人可以散了。”

“前夜的事情，怎样叫那个人去，禁不起拷打，现在不是把委托咱的人，也讲讲⑥出来，后日咱的事要怎样干，再有人敢来委托咱吗？”

“不相干，一样钱一样货，我和伊们是当面议价过的，伊出不起大价数，无法度，而且那样人，也不值得替他出死力，为的也是私人间的利益关系而已。”

“但是，劊⑦也劊无死。”

① 零钱、零头。

② 你们。

③ (李南衡注) 八字运气。

④ 得。

⑤ 赚到了钱财。

⑥ 讲。

⑦ 杀。

“这个人也无做到什么坏事，他们两人原是一样。我们只因钱的使命，教他吃亏，已有些过意下去，若不是现在真缺钱用，像这样事是不该承受。”

“现在有消息无？”

“不相干，还不至打坏，下手人的罪比教唆者会轻一些吗？”

“讲啥？我们只做我们的事，管它什么罪，法由他们定，罪也是由他去罚。”

“钱呢？”

“彼所应得的，已经给他家里去，一部分还要还人，你缺用不是？”

“我用得它吗？”

“我自己有一些可以用。”

“那末喝一杯酒去！”

“有什么不爽快？”

“心内<sup>①</sup>不晓得怎样，只是烦闷。”

“因为太闲了，须找一点事做，——去，到何处？”

“醉太平去。”

“恁看这一首好诗！”

自君一去两年余，

田里杂草全无除。

接信若不返乡里，

明年贖人种番薯。

一人由壁上念下来，许多人的视线都集注到题有那首诗的壁上去。

“好！是一首真的诗。”

“啊！抄来寄给张先生，这在他的喷饭集里，还占得重要的位置。”

这些风雅人，方在谈笑忘我的中间，突听见：

“哎！你是怎样？”这是妓女被欺负的不平。

“怎样？拍<sup>②</sup>一下有什么相干，不愿<sup>③</sup>？去叫警察！”

“拍”又是一声肉的声响。

“哎哟！斩头……”

① 心里，心情。

② 打。

③ 不甘愿。

“痛是么？”

“朋友！请坐啦，大家请坐，是怎样得罪着恁①？”

“怎样？你道可恶不可恶呢？我们叫伊陪酒，伊竟不肯，反走来陪伴恁。”

“啊！这是冤枉，伊自早就在此陪酒。”

“放屁，我们起来的时候，伊还请我们的烟，敢②是你们的钱较大？”

“请不用生气！可缓缓来讲，伊肯请恁的烟咯，要钱给伊赚，那会不肯，是因为我们叫伊在先，这点请勿误会。”

“恁要庇护伊不是？要替伊出力不是？”

“实在是这样，我们替伊剖明，敢有相干？”

“有相干。”

“伊的局是我们先叫的，论情理原不该……”

“情理，干吗？”

“朋友！何用着这样猛？”

“猛，你们不曾看过吗？”

“朋友！你是欺我们不会相拍③吗？”

“相拍，好，就来！”

乒乒K施洒，椅桌跌倒声，碗碟破碎声，骨头皮肉的击撞声，混着女性惊骇痛楚的悲鸣，奏成一曲交响乐，和着酒神的跳舞。

“有听见吗？未免太凶一点。”这是隔壁室人客④的评论。

“闹得太无理由，怕其中还有别的原因。”这又是另一个人客的推想。

“欺负这些不会撕打的人，实在卑怯。”

“你听！电铃不是在响？警察怕就要来了。”

“楼主打电话去？不怕他们闹得更凶吗？”

“不会，狗见着主人，总会摇尾的。”

“警察来这些斯文人怕更不方便，他们和警察不是常在冲突？”

“等待看！看怎样对付。”

“警察！”走桌⑤的起来向扰闹着人们通报。

① 你们。

② 岂，可。

③ 打架。

④ 客人。

⑤ 跑堂。

“警察，怕什么？”那几个恶凶凶的人便退出室外，“好！要输赢后日再来。”留下一句威吓，由别一边的楼梯走下楼去。

“什么人在此扰乱？”警察大人在寻问着。

“……”

“喂，怎样不答，啥人？”

“问头家去！晓得啥人？”

“拿买意气①，你啊！”

“讲什么？”

“几点钟啦，你晓得么？”

“几点钟是怎样？”

“时间外不许再大声扰闹，不知规矩吗？”

“什么人扰闹？”

“拿买意气哪，你……”

“大人！鲈鳗走了，请楼下吃茶。”主人很殷勤地招待警官到楼下去。

“这一幕戏演得不甚当行出色。”隔壁室的人客又在评论。

“还有呢？次一幕当更热闹更好看。”

“怎样？”

“你探头到窗外瞧一瞧！啊！那一伙还在那边，是吗，警察出去未？”

“刚出去，和那一伙打招呼呢，啊！再进来……”

“呜！恁也着②靠警察，恁不是常在攻击官厅，讲他怎样横暴，这时候恁也着求伊来横暴一下，哈哈！恁这鸡规先③。”

“……”

“恁有情理好再讲无？”

“鸡规先！恁平日笑人无胆识，怕警察像后叔公，恁怎不敢和他们抵抗一下看，只教人去死。”

“你看伊在演坛上讲得口涎乱喷，一声中止，就乖乖爬落④来，这样顶有胆。”

①（李南衡注）日语，傲慢神气的音译。

② 得。

③（李南衡注）骂人的话，意即吹牛皮。

④ 下。

“恁这一班，不知害了多少不认分的人去受亏。”

“也着去求警察，好嘴叫一声不敢，我们也是饶恁，拍①恁这样人，秒手。”

“奢盘②做什么？拍死好！”

你一句，我一声，那一班较斯文的人，被侮辱得无可辩解，也不能辩解。

“横逆也须有程度！”突由隔壁室走出一人，向那一伙恶凶凶的人，发出一声警告，不意的袭击，那一班人也有些惊愕，暂时对视之后，便又开始斗口。

“横逆？干娘的！横逆干你什么事？”

“听来会打折我的耳孔毛③，所以教恁温驯些。”

“娘的！你要替伊出力？晓得你爸的拳头正无着处，皮痒你就来！”

“目瞟毛④须扯开些⑤！”

“哼！”

“痛不是？”

“到楼下去！”

“死鲈鳗！认得人吗？”隔壁室又出来一人。

“呼！是你，你道较⑥大尾⑦，人就怕你不成。”

“死鲈鳗！恁只会欺负这良善的懦弱的，这狗根性总是拔不去。”

“要输赢，到楼下去！”

“须不要走才算好汉。”

“走，就是狗养的。”

这时候那一班恶凶凶的人，不知什么缘故，有的已先自走下楼去，还在斗口的也渐渐退到梯头。

“紧⑧回去，省得丢脸。”

一阵梯声过后，楼上顿觉沈寂，楼主料想无有事了，也就上楼来，那班

① 打。

② (李南衡注) 斗嘴。

③ 耳毛。

④ 眼睫毛。

⑤ 眼睛放亮一点。

⑥ 就比较。

⑦ 即大流氓。

⑧ 快。

被侮辱的人也走出室来，那两个人尚立在步廊剥瓜子，若无其事似地谈笑着。

“难得恁二位，若无，不知要闹到怎样？”这是楼主满含谢意的言辞。

“实在真无理。”那斯文人中的一个，像要取得同情似地也向他们申诉。

“现在的世界，那有理好讲。”一人吹出了瓜子壳，随嘴应着他，又转向楼主问道：“你怎要去唤警察？不晓得这伙多是他们的爪牙，有什么用处？”

“本来一看到警察，他们也就散去，不知这次怎会更加横逆？”

“因为这几位常攻击官厅，打算法是不能保护到他们，所以才敢如此。”

“我料定有人教使，不然这几人断下敢这样凶暴。”

“就是××，你不晓得？他被×样<sup>①</sup>在报上攻击过，就放声放影<sup>②</sup>要和×样输赢，恁入门的时候，恰被他看见，就打电话去招集他的手下。”

“怎样不通知一声？”

“我被绊住，不能离身。”

“好！这驶伊娘。”

“还是煞去<sup>③</sup>好，相拍恁是不会，要用暴力行为告他吗？试问——指着楼主——他敢给你做证？一定不能起诉，且要罚一场无趣。”

“真横逆！”

“现今是这样世界呀！”

——刊载于《台湾新民报》第三五四、三五五、三五六号，一九三一年三月七日、十四日、二十一日。

① 日语，先生。

② 扬言。

③ 算了。

## 可怜她死了

安都生

一间矮窄的房子里，点着一个五烛的暗淡的电灯，两个约莫四十岁前后的夫妇坐在室的左旁的床上，夫妇的中间睡着一个约十一、二岁的女孩儿，由他们的身上推想起来，可以知道是一个贫穷的劳动者的家庭，暂时静默之后，那垂着头的男人，才慢慢地抬起他的头向那病后才回复起来的他的妻儿说道：

“阿琴！昨日由保正那里分来的那张红单，是这期的户税么？我记得几日前曾纳了什么税，怎么这回又要再纳，唉！像咱这样的贫困，怎样担得起呢？你去拿来看看，这期是多少钱呢？”

阿琴也就移着她病后的孱弱的身，转入房内拿出来递与她的丈夫。他见了便嘘一口气叹道。①

默默地在想什么似的阿琴忽又再开口说道：

“唉！这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病中将所有粒积②些的金钱开销所致，要不然定不会弄到如此穷困的地步！在我的意思不如将阿金来卖。”

他正在沉思默想之间，忽然听了阿琴这样说，不觉两行泪珠滴滴地滚将下来，过了许久，才揩着他的眼泪道：

“卖！将阿金来卖！唉！卖子原是贫人的事，但是咱也只有阿金一个，而且这样大了，虽则我们舍得卖，恐阿金也未必肯去，纵使这一期户税不纳，也不是就要拿去刨头③，何至着要④卖子。”

“啊！若是刨头就快活啦！‘一死万事休’，像阿德哥那样弄得落花流水，

① 以下空白二十三行。本文刊登时被日本殖民政府的新闻检查人员挖了天窗。

② 储蓄。

③ 杀头。

④ 就得。

是你所亲见的，又像慧九嫂，不是因为慧九兄什么科料金不能缴被拿去关，趁吃人①无趁无得吃，不忍听着大细②的啼饥叫饿，她才去乞食，在慧九嫂那有料想到现在要做乞食也要官厅应准③，求乞没有几日就碰着警官，被打到那样你也是晓得，不是因此伤心不过才去上吊，你若是被拿去关，我饿死是不相干，阿金要怎样？因④是我生的，我岂会比你更忍心？”阿琴讲到此，也自抽咽起来。

“卖了以后若会受人家怜惜，倒也没有什么坏处，万一遭了凶恶人家，受到虐待，那时却待怎样？……”言毕也自唏嘘得欲哭。

“这是在咱的留心，我昨儿听着隔壁阿狗嫂说上街阿跨仔官⑤，有一个儿子已经十四、五岁，还没有头对⑥，她想在这时候份⑦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儿，一来可以帮些家事，二来将来也好做自己的儿子的媳妇，所以自二、三个月前就往各处探听，但是至今还没有当意的人，在我的心意，是趁此机会将阿金来卖她，或者将来于阿金的身上有点幸福也未可料，阿跨仔官你也识的，她的丈夫还良善，她的儿子也还清秀，你想想看。”

他们夫妻俩商量的结果，因阿跨仔官是个慈祥的妇人，家里也过得去，就决定要将阿金卖给她。但是娇小可爱的阿金那里会知道她的双亲不久就要与她分离呢！唉！这个小孩子的命运是多么可怜啊！

今日是阿金要离开她的双亲的日子，她的母亲自早就忙得甚么似的，走来踱去，脚乱手忙，可是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忧苦的神情，她虽不表现于言语，但谁都会显然地看得出来。一方面阿金，那命薄的阿金，仍是活泼地，跳来舞去，丝毫不感觉着要与慈爱的两亲生离。

是午前十点多钟的时候，阿跨仔官照约带着自己的儿子，满面春风进入室内，阿琴也笑迷迷的欢迎着，各道了些客气话，随后便搬出午餐来，此时阿金仍旧在她的母亲的面前撒痴撒娇地现出烂漫的天真来，阿跨仔官看见阿金如此可爱，也很得意，她想美恶可勿论，只这温驯的样子也就值得人怜惜

① 干活的人。

② 大人小孩。

③ 准许。

④ 女孩。

⑤（李南衡注）对女士或长上的尊称。

⑥ 对象。

⑦ 养。



了。为此也就不惜金钱，一五一十算交阿琴了。

当阿金要离别她的两亲的那一天，她的母亲阿琴用尽安慰的言辞对自己的女儿说道：

“阿金！我的乖乖的阿金！你好好的与这位阿姆<sup>①</sup>去吧，我们答应了她，把你雇给她家了，你乖乖地去帮做些事，可以换三顿吃，省得在家里饿，若是不惯，再二、三日后我就会来接你回来，阿姆那里不论穿的、吃的，都很好呢！去吧，我的乖乖……”

阿金起初仍是不肯，以为被卖了，死也不肯去，后来拗不过她母亲的劝解，也就渐渐不再执拗，也因为听说是去就佣，她的小小的心，是容易瞒骗的，于是她才拭着眼泪随着阿跨仔官去了。

阿金是被人带去了，她的母亲还惘惘然怅立门外，望着自己可爱的女儿，不再归来的背影。<sup>②</sup>

阿金初到阿跨仔官家去，很是悲伤而又恐惧，离开慈爱的父母，要去伺候别人，不知要受到怎样待遇。她是怀着很大的不安，但是她不敢怨恨父母，她晓得父母的艰难，她还以为是被佣来的，是来帮她父母多挣几个钱，以准备纳税，她原谅她的父母，她小小的心也还灵敏，她想：要赚人家的钱，总要听人呼唤驱使，要从顺勤劳，因为她抱着这样存心去做事，所以还得到阿跨仔官一家人的怜惜。况阿跨仔官，又是个慈祥的妇人，家境又过得去，现在的阿金实比在她父母的膝下较幸福，可是阿金还是念着她的父母，有时到街上买东西的时候，常偷空走回家去看看。阿金的父母，想是不忍再见这和自己绝缘了的可爱的女儿，不久以后便哄着阿金托故搬向别地方谋生去，这使阿金伤心到身体消瘦，不知背着人流了多少眼泪。

过后到被阿金发现着自己是被卖做媳妇仔<sup>③</sup>的时候，阿金已和环境习惯了，年岁也少<sup>④</sup>长了，看见将做自己的夫婿那个人，强壮活泼，也自欢喜。

光阴迅速，不觉过了五、六年，现在阿金已是十七岁了，阿跨仔官正要择个好日将阿金与自己的爱儿配合，想早享些暮年的快乐，弄孙过日子，可是好事多磨，天是不肯容易便从人愿，日还择未就，她的丈夫所从事的工场，

① 伯母。

② 以下空白十行。本文刊登时被日本殖民政府的新闻检查人员挖了天窗。

③ 养女，童养媳。

④ 稍。

发生了罢工的风潮，她丈夫因为被工人们举做委员的关系，在占领工场的斗争那日，被官厅捉去，她的儿子也同在这工场做工，看见父亲被捉，要去夺回，也被警察们打伤，回到家里便不能起床，发热呕血，不几日便死去。工人们虽怎样兴奋怒号奔走，死已经死去了，有什么法子，奸容易等到她丈夫释放出来，但是受尽打踢监禁，伤残了的身心，晓得儿子受伤致死，如何禁得起这悲哀怨愤？出狱不到几日，也便缠绵床褥间了。在先<sup>①</sup>还有热心的工人来慰问，不觉到十分寂寞，及至罢工完全失败了后，大多数无志气的工人皆无条件上工去，一些不认份的工人，不愿上工，也不耐得饿，皆散到四方，去别求生活了，阿跨仔官的丈夫，好久不再接着探问的人，才晓得这消息，这惨痛的消息，使他的病益加沉重，他不愿再活了，其实也是不能活了，不久便结束了他苦闷的生活。本来他所有粒积的金钱，因病因死，开销欲尽，已不是昔日之比，生活落到困难的境地了，阿跨仔官也因为烦恼过度，身体也就渐渐衰弱下去，常带有笑意的面容，平添了无数皱纹，眉头常是蹙蹙着，终日如坐在愁城。

有一天先前替阿金做媒的阿狗嫂，突然来找寻阿跨仔官，她自丈夫死后，觉得已被所有相知的人忘记了似地，好久没有人来访过她，今日接着阿狗嫂真是意外，见面之后，免不了一些客套，接下去阿跨仔官便诉说她好久无可告诉的苦哀，阿狗嫂觉得她说话的机会到了，用那含有同情的口吻问道：

“哦，那末日常的所费<sup>②</sup>呢？”

“啊！幸亏阿金受债<sup>③</sup>，编草笠、洗衣服，赚些来相添，虽然也常趁<sup>④</sup>不着三顿。”

“难得阿金这孩子，我当给她留意一个好的少年，招赘人来，也好养活你老人家半世。”

“唉！那有好子弟肯给人招，我们这样苦人，谁肯？”

“这也实在，招的多无有好结果。”阿狗嫂碰到好的转接，讲话语气便一变：

“我想贖给人，像阿金这样子，一定有较好的利益，不过须要阿金肯。”

① 起初，原先。

② 开支、费用。

③ 勤俭。

④ 赚。

“阿金肯不肯尚撇一边，我现在是下忍和她离开，没有她我宁……”说到这里阿跨仔官有些悲凄，话便讲下下去。

“总是你再想想看，守在一处受苦，也不是了局。”阿狗嫂再添加了这一句，觉无有别的话可说，也就辞了回去。

遭了这层层的变故，阿金已是失望了，她以为自己的命运生来就呆<sup>①</sup>，并累及她的夫婿，她很伤心，只是伤心，不晓得要怎样，才能跳出这困苦的包围。又且看见阿跨仔官那愁苦的脸儿，她连叹一声气也不忍，怕又增加她的伤心。阿狗嫂来访这一日，阿金原在里面，她两人所讲的话，虽只听到一二，意思她已推想得到了，这使阿金又添了不少悲苦和不安。以后阿狗嫂又再来了几次。“现在虽不忍把自己卖去，保不住几时要被说动。”这样想来，阿金又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容易又过了一年，阿金觉得生活更不如前了，似只靠着她自己劳力的所得，来买柴炭米，是不够用的，兼之阿跨仔官的粒积已经是一无所有了。阿金每想，像自己这样劳力，要养活她，啊！这不敢自信，然则有别的法子吗？想来也只有伤心而已。

有一日当阿狗嫂来过之后，阿跨仔官便对着在编草笠的阿金说，话有些凄咽而振颤。

“阿金！要和你相量一层<sup>②</sup>事……”说未完泪已先滴下来。

阿金早已有了觉悟，她是失望了，她已晓得她的沦落是不能幸免，她只怕再被卖掉，她听见阿跨仔官的话，以为末日将到了，也自呜咽起来，说：

“阿母！只求你勿把我卖……”

“卖！不，就是我会去做乞婆，也不忍卖你。”

阿金还是呜咽。

“方才阿狗嫂来讲，阿力哥要再娶一个小的，她把你说给他，他也还当意，又说若我离不开你，也可以包养在咱们家里，现在做小的算不是什么不体面，又况是在自己家里，你想想看！阿力哥你也识的，就是本街<sup>③</sup>的富户。”

“……”

① 歹，即坏。

② 桩。

③（李南衡注）本镇。

“你细细想看！你若是不愿意，我也好回复阿狗嫂，她明日要再来。”

“……”

“现在虽艰苦，靠着你还不至去做乞食<sup>①</sup>，只是我累了你去拖磨<sup>②</sup>，本想给你招赘一个，但是少年多靠不住，教你去学那样生意，我宁愿自己去做乞婆。像阿狗嫂所讲这样，还不使你困苦，你想想看！”

阿金虽只是十八岁的妙龄的女儿，但她是聪明的，她明白了她母亲阿跨仔官的言语，不是假好听的，她自己想，自己劳力的所得是不能使她的母亲享福，可是除了一个肉体之外，别无生财的方法，不忍使她老人受苦，只有牺牲她自己一身了。但在此万恶极了的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达到了极点的现在，阿金终是脱不出黄金的魔力，这是不待赘言的。

阿金虽觉悟要牺牲自己一身，但一方因为羞耻，一方也因为缺少勇气，还没有明白回复她的母亲，阿狗嫂大概是烦忙罢，也还未来催讨回答。

有一天，大约是阿力哥等得不耐再等了，自己走来和阿跨仔官相量。当阿金洗完了衣服，悄悄地回到家里的当儿，忽见厅上有一个约略四十余岁的中年人，胖胖的具有一身肉，头发微秃，面团团两脸儿的肉肥到几欲坠下，眼睛很小，笑的时候只剩得一缝，正与她的母亲在说着什么似的，咿咿唔唔地一问一答。阿金见此情状，虽不知详细，也略知其存意了，他正是阿力哥。她装着毫不知道的态度从容地跑入去，正要进入后面，忽听着她的母亲喊道：“阿金！你去倒茶来！”的声音。阿金此时虽是不愿意，但是也不敢拗，也就不好意思地捧了两杯的开水出来。当阿金捧茶出来的当儿，那来客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阿金，使阿金不得不害臊起来，于是一翻身跑入房内去了。不一霎时她的母亲送那来客出门，随步踏入阿金的卧房对阿金说道：

“阿金！刚才你见过的那个人，就是阿力哥，他常由门前经过，你当然也曾看见认识的，他有的是钱、势力，我前日向你说过，你曾想想看无？他说咱家里的费用，他都要全部负责呢，我要问一问你的意见，所以约明日回他的消息，阿金！你想怎样，今晚想想看吧，你若不愿意，明日也可以回答他。”

阿金早就决意，要牺牲了自己一身，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心意竟有些纷乱起来，她母亲教她想想看，她不晓得要怎样想法，一时，那过去的回忆，

① 乞丐。

② 拖累、受苦。

未来的想像，同时都由她的脑里生了出来。她想起不知消息的生身父母，她想起某家姨太的得意，又想起受到本妻虐待的某姨太的凄惨，这一条路是连到自由幸福呢？是坠入火坑呢？她不能判断，她恨阿狗嫂，同时也恨金钱，这样闲思杂想使阿金此夜不能安眠，时钟打了二点，阿金还是眼睁睁地在沉思，这些过去的未来的残像幻想，使她头痛不安，恐惧伤心，最后便只有流泪了，流出了眼泪，心头便觉有些轻松，脑袋也有些轻快，便自沉沉地睡去。

次日阿金仍旧一早就起床，但是不像往日活泼，脸上带着一种忧愁的神情，昨夜的幻想使她心绪不安，煮好了早饭，正坐在房中，呆呆地发呆，她的母亲飘然进入房来，开口就问道：

“阿金！你怎样呢？还不梳头，时候也不早了，昨日讲的话，你可想过无？大概十点钟，他会再来，要怎样回复他？”

阿金这时候，喉咙好像给些甚么塞住，总是说不出话来，过有些时，才以带着悲凄的声调说道：

“噢！阿母！总是你主意就是。”说完似含着无限的哀愁，险些儿就哭出声来。

她的母亲看到这样也自不忍，她想，阿金应不是不愿做人的小的，大约是阿力哥的人物，太不当人意罢<sup>①</sup>，便说：

“不愿意？我去托阿狗嫂，教他不用来，在我看阿力哥也有些老。”

阿金本有了决心，得到阿跨仔官这样体贴，反使她不安，当阿跨仔官转身要出房的时，便唤住她说：

“阿母！不，不用去。”阿跨仔官看着这种情形，竟也滴下泪来。

十点多钟，那老不知羞的阿力哥果真来了，得到阿跨仔官的回复，欢喜的满面春风，很得意地露出笑来，他想，自己现虽有两个小的，都是少年时讨的，现在有些老了，不称意，阿金很年轻很娇媚，而且困苦惯了，当然不会怎样奢华，所费一定省，比较玩妓女便宜到十倍，他越想越得意，便取出几张纸币给阿跨仔官笑着说：“可先把厝<sup>②</sup>里整顿整顿，我过几日再来。”约好了期日便自去了。

光阴迅速，阿金和阿力哥同居，倏瞬已过了五、六个月，近来阿力哥竟常发脾气，阿金不能如前使他欢喜了。不仅不能使他欢喜，甚至使他有些厌

① 吧。

② 家、屋。

恶。在先阿力哥岂真正爱着阿金吗？不，他所以要包养阿金，是因他家里的妻和妾，不能满足他性的快乐。有钱人所要求的性的快乐，尤其是在那三妻四妾的人们，不仅仅是接触着异性，使“内在的性势力的紧张”，弛缓一些便能满足，在那些人们性的势力，因为过于放纵，多完全失去了紧张，只和异性接触，一些儿也不能得到快感，他们所需要的是“能格外满足兽欲的一种性的技能”，阿力哥当然也是在这样需要之下，始肯包养阿金。

阿金呢？她是穷苦的女儿，在朴实的劳动者家庭里长大的，她只能贡献所具有的女性的肉体，任阿力哥去蹂躏，她没有那消魂荡魄的手段，蛊惑狐媚的才思，她不能使阿力哥得到比较以上的快乐，所以过不多久，处女所具有的好处消失，便被厌弃了。这事情，阿跨仔官也略感觉到，她只觉到阿力哥不似以前一样欢喜阿金，但一方面观察阿金，仍是和往日一样温柔静淑，外观上不见有能使他不欢喜的所在，这教阿跨仔官奇怪而且烦恼，况且这几月来阿金的腹部渐见涨大起来，照医生的诊察，说已经妊娠了有五个月，这使阿力哥又加一层不欢喜，在他原不缺乏子嗣，他不料阿金会这样快就妊娠，他有些懊恼，遂不常到阿跨仔官家里去。

阿金不过是十七岁<sup>①</sup>的少女，童心还未尽除，那晓得有做母亲的责任，不过在生理上觉得有些异样而已。

她看见阿力哥近来对于自己，渐渐疏远起来，有时竟不来，她反有些自得，因为可以暂时由他兽性蹂躏之下解放。

阿力哥不常到阿跨仔官家去，自有他的计较，他想，趁这孩子还未出产<sup>②</sup>，若不与她分开，一旦生出世来，所费加多些虽不相干，只有以后的事是很难为的。孩子不能不承认，承认了他，自然他有取得财产的权利，我已这样年纪了，阿金还那么年轻，后来怕我不出钱给她赔嫁，做个死乌龟。他愈想愈不安心，自然就不常到阿跨仔官家去，有时候去，也使性使癖，教阿金难堪，阿跨仔官所仰他供给的生活费，也故意延缓不给，在先还托阿狗嫂去向他要，一、二次之后，阿狗嫂也不再替她奔走了。阿力哥的家，阿跨仔官又不敢去，那末生活费呢？阿金虽要再劳动，一时也寻不到托洗衣服的人家；放笠仔草的人也以为阿金现在快活了，不再赚这样钱，多不过问，而且阿金已有了身孕，也不能怎样劳动，所以生活比较以前更艰难了。以前原是

①（李南衡注）根据小说情节的描述，阿金这时应为十九岁。

② 日语，分娩。

困苦惯的，过了这半年来较快活些的生活之后，那困苦转觉难耐得多，自然免不了怨叹，这叹声竟传到阿力哥耳孔内去。

一日阿金正在庭里披曝衫裤，忽见好久不来的阿力哥带着怒气走进门来，便向阿金问道：“阿跨仔官在家吗？”阿跨仔官方在灶下，听见阿力哥的声音，很欢喜地走出来：“啊！阿力哥怎样好久不……”

“阿跨仔官！”阿力哥截断她的话，说：“我对你讲，我不是像恁<sup>①</sup>终日坐在家里等饭食，事情是很多，身躯也很忙，偶有几日下来，便讲东讲西，钱，有时慢几日给恁，敢<sup>②</sup>真正就会饿死？便央三托四<sup>③</sup>，实在一些也不顾着我的体面……。”

“阿力哥，这是怎样讲？冤……”不许她说完，阿力哥便又接下去：

“结局，这样实在是无好结果，而且这身孕我也有些可疑，明白讲我是厌了，这壹百圆再给恁，以后我不管了，自己打算好！”

“唉！阿力哥！……”不等她说，阿力哥竟自走出门去。

这时候阿跨仔官不知是欢喜、是悲伤、是怨恨？眼睁睁地望着阿力哥的去影，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披完了衫裤的阿金，也已来立在阿跨仔官背后，听见阿力哥的话，也自惘然，阿跨仔官一回头看见阿金不觉哭出声来。

“阿母！不用伤心！”阿金只在劝着她的母亲，但阿跨仔官仍是唏嘘地哭着。后来有人教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慰借料<sup>④</sup>，但是辩护士<sup>⑤</sup>要钱，法院印纸<sup>⑥</sup>要钱，她没有这么多的钱，且法律会保护到她们吗？她不敢信任，也只有自己怨叹而已。

阿金遭受了厌弃，同时受到世人的鄙视，但是在她自己反更泰然，一些儿也不悲恻，因为阿力哥所给与她的原不是幸福，只有些不堪回忆的苦痛烦闷，一旦解除了，自然是快乐的。所以阿跨仔官常在悲伤咒诅，她总是劝慰她，她不愁此后的生活，她是困苦惯了，她自信还能够劳动，还能养活阿跨仔官。可是腹部已经很大了，似将要分娩的时候，胎儿时时在颤动着挣扎着，像忍不住这拘禁，要破开肚皮跳出似的。这胎动给与阿金很大的不安。她想：

① 你们。

② 难道。

③ 到处拜托他人来寻问。

④（李南衡注）日语，赡养费。

⑤（李南衡注）日语，律师。

⑥（李南衡注）日语，印花，指诉讼费用。

“一旦有了孩子，自己负着抚育的责任。到那时候还有时间去劳动吗？不更拖累了她老人？”阿金不能不别想办法，她觉得有了孩子，是使她老人家愈走到不幸去。

是一个月明幽静的夜里，阿金因为早上腹部有些痛，衣服不曾洗，晚来少觉轻快，要去把它洗完，便自己一个人从后门出去，走向荒僻的河岸来，不一刻已看见前面有一条小河，河水潺潺作响，被风吹动，织成许多绉纹，明月照落水面，闪闪成光，空气很是清新，没有街上尘埃的气息，胸中觉得清爽许多，便蹲下去把往常洗衣时坐的石头拭干净，移好了砧石，把衣服浸入水里，洗不多久腹里忽一阵剧痛，痛得忍不住，想回家去，立了起来，不觉一阵眩觉，身体一颠竟跌下河去，受到水的冷气，阿金意识有些恢复，但是近岸的水虽不甚深，阿金带了一个大腹，分外累坠，要爬竟爬不起来，愈爬愈坠入深处去，好容易把头伸出，想开口喊救，口才开便被水冲了进去，气喘不出，喊亦不成声，被波一涌，又再沉下去了，那个瞬间阿金已晓得自己是会被淹死的，很记挂着她的阿母，记挂着将要出世的孩子。此时天上皎皎的明月一切于吾无关似的仍是展着她的笑脸，放出她的万道金光，照遍沉沉无声的大地，只有河边的秋虫在唧唧地悲鸣着，好像为她唱着挽歌。

有一日，阿力哥又再托阿狗嫂替他物色一个可以供他蹂躏的小女的时，阿狗嫂有些伤感似的向他说：唉！阿力哥！你可晓得吗？可怜阿金死了！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六三号、三六七号，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十六日、二十三日、三十日、六月六日。



# 丰作

甫三

“发育这样好，无二十五万，二十万准有。”添福兄心里私自揣测着，“农会技手①也来看过，也奖赏我栽培去②好，会社也来计算过，讲无定着③一等赏会被我得来。”想到一等赏，添福兄的嘴角，就禁不住要露出欢喜的微笑来。他一面私自笑一面还在继续着想，“粟④现在虽然较起⑤，也即四十元左右，甘蔗一等五十四、二等五十二，甲当⑥，准⑦二等算，十八万、十八万五十二元，这就有九百三十六元，粟一甲六十五石，四十二元，也即二百七十二元，除去头家⑧的租金⑨，还有六百六十四元，豆粕⑩八十块，磷酸十二包，共要一百五十多元，蔗种三万五，会社虽未发表，一种准五厘算，共一百七十五元，踏种自己的工可以勿算，除草三次，除去自己以外，尚要五十工⑪，一工五角共二十五元，防风的设备，竹、铅线，啊！这一项竟开⑫去三十二元外，自己二人还做去二十四工，水租八元半，采伐的时候，另要割蔗根的工钱，一万大约二元，一甲就要三十六元，这样算起来一甲还有三百元长⑬，我做这一笔二甲零，任他怎样去扣除，至少也有五百元赚，年终

- 
- ① 日语，技术员。  
 ② 得。  
 ③ 说不一定。  
 ④ 稻谷。  
 ⑤ 起价，涨价。  
 ⑥ 每甲以……计。  
 ⑦ 当作，以……计。  
 ⑧ 老板、地主。  
 ⑨ 以每甲地种稻谷的收成量计算地租。  
 ⑩ 豆粕。  
 ⑪ 一人一个工作天，叫一工。  
 ⑫ 花、费。  
 ⑬ 好处、利润。

要给儿子娶媳妇的钱都便便<sup>①</sup>了。”想到这里，添福兄的心内真是得意到无可形容。

“哈哈！侥幸！今年的蔗价，在年头就发表，用旧年<sup>②</sup>的粟价做标准，所以定得较好，以前逐年<sup>③</sup>都被会社赢去，做田人总了钱<sup>④</sup>。哼！今年，今年会社准输，糖现在讲又落价，哼！”添福兄犹自一个人坐在店仔头，嘴咬着烟管，想到他的甘蔗好，价格也好，准赚钱，真像报复了深仇一样的畅快，嘴角不时笑到流下口沫来。

看看甘蔗的采伐期到了，蔗农们忽然大家都不安、都骚动起来，因为会社发表了新的采伐规则，在这规则里最要紧的是：

凡甘蔗有臭心的皆要削掉。

凡要纳入的甘蔗，蔗叶蔗根并附着的涂<sup>⑤</sup>，须要十分扫除。

凡被会社认为扫除不十分的甘蔗，应扣去相当斤量，其应扣的重量，由会社认定。

蔗农们议论纷纷，总讲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样地在讲会社起拗蛮。因为今年的粟价较有些低落，蔗价在年头定了有较好些，看见农民得有些利益，会社便变出脸来。蔗农们大家都不愿。不愿虽然在不愿，却不知道要怎样，才能争回他们的利益，这时候专门扰乱社会安宁的不良分子，献身于农民运动的人，便乘着这难得的机会，出来活跃煽动，一些较不安安的农民，平时对会社就抱着不满，与及前年因为被强制插蔗，亏去了做息本，希望着今年要挣回些少本钱的农民，听讲有法度好计较，大家都走到他的指导下去。

会社也饲<sup>⑥</sup>不少爪牙，关于这起事，早就在注视蔗农们有什么举动，这规则会引起他们的不平反对，会社在先就有觉悟，所以也准备好对付的方法在等待着。

① 现成的。

② 去年。

③ 每年。

④ 亏钱。

⑤ 泥土。

⑥ 豢养。

忽一早起①，会社方在开始办事的时间，有一大群蔗农拥到事务室②去，会社虽然自早就在注意，但是这一举竟为爪牙嗅不到，出乎他们意料外，所以也就狼狈起来，有几个像是被推举的代表，进事务室去，要求工场长③会面，这时候他尚未出勤④，事务员便有所借口，暂时让代表们在应接室⑤等待，便赶紧去告急，在惶急的时候，虽只一些时间，在他们已有重大的效用。

添福兄听着会社新定的采伐规则，也真不平，但是他却还自信他的蔗种去⑥好，农会的技手、会社的技师，都讲他会得到奖励金，设使被会社怎样去扣除，当然不会扣至十八万以下，所以在添福兄自己，并不怎样失望，大家要去包围会社的时，他也不敢去参加，他恐惊⑦因这层事，叛逆会社，得奖励金的资格会被取消去，他辛辛苦苦，用比别人加⑧三、四倍的工夫，去栽培去照顾，这劳力岂不是便成水泡，所以他总在观望，在等待消息，他的心理也在祝祷这次交涉，能得有好结果。

等到过午才看见一大群人返来，问起结果怎样，大家也不知道，他们是被解散被驱逐，像羊群一般被几个大人⑨押返来的。

“啊！竟劳动到官厅起来，”添福兄看见这款式，不禁在心里骇叫着，身驱也有些颤战，他本能地回想起二林事件⑩的恐惧。

“代表们怎无返来。是被检束⑪去不是？”

“怎样便会被检束？”这句应答，带有鄙笑意。

“无？怎无看见？”

“还在和工场长交涉。”这句话才使添福兄惊惧的心，小可⑫镇定。

“以前是在奖励期中，会社不要怎计较，所以量约⑬，但是这几年来，会

① 早晨。

② (李南衡注) 日语，办公室。

③ (李南衡注) 厂长。

④ (李南衡注) 日语，上班。

⑤ (李南衡注) 日语，会客室。

⑥ 种得。

⑦ 恐怕。

⑧ 多。

⑨ 日治下台湾人对警察的尊称。

⑩ 系指一九二五年十月彰化北斗郡二林的蔗农事件。

⑪ 日语，逮捕，拘留。

⑫ 稍为。

⑬ (李南衡注) 只量大约的数，没有斤斤计较。

社真亏本——是亏到配当①去，每年配当总有二十成——所以就较认真一点，这是极当然的，譬论恁大家去买物，要买好的也②要买坏的？削去臭心，扣除夹杂物，不是极应该的吗？不过凡事可以商量，恁大家若讲这法度不好，也可讲究别的方法，照恁永过③的惯例，大家来分糖也好，看恁怎样？”

这是在公正的官厅立会之下，被认为最合理的回答，也是代表们带返来给大家的，这次交涉的结果。

“分糖？这样糖价的时候，会社才讲分糖，分来要去卖给谁？不敢和他们辩论一两句？当代表干什么呢！”因为交涉是失败了，便有人骂起代表的无能来。

“干么！替恁去当西虏，在会社个个都恶爬爬④，下认恁要加⑤讲几句，哼！你就晓得。恁较能干，何不做头前，闪在后面讲凉腔话⑥。”这也难怪做代表们的愤慨不平。

“干！拢是那些人的变鬼，叫人去死，自己一点也不敢露出头面。”又有对指导者发出攻击的毒矢。

“讲起来拢是组合⑦的人不好，都无奈人何，偏要出来弄鬼。险惹出事来，像二林那一年，不知害着多少人。”欠训练的民众，尤其是无理解的农民，讲话却似乎真有情理。

添福兄总是不失他的旁观态度，也不发表他个人的意见，他深信他会得到奖励金，自然他不愿去和会社分糖，他是承认了新定的采伐规则。结局这规则不仅添福兄一人承认，到后来也不见有一个人讲要去和会社分糖。

这一场小骚动，算会社善于措置，只一些时便平静下去，过不几日会社便动起工来，新闻纸上也看见这样记事。

××制糖××工场，自×月×日开廓，C区T区现在已经采收完了，其成绩去推定不远，产糖的步留⑧亦佳，举以前未有的成绩，增加约有二成半。

①（李南衡注）日语，分红。

② 或。

③ 从前。

④ 凶巴巴。

⑤ 多。

⑥ 风凉话。

⑦ 蔗农组合。

⑧（李南衡注）日语，步止或分留之误。成品利用率。

但和这记事发表同时，C区和T区的农民，又很不平地呼喊起来，因为采收所得的结果，蔗作的成绩，和推定产额差去很远，约减有五分之二。平素是替会社奔走的甘蔗委员，这时也怀疑起来，“虽怎样去折扣，减去百分之五，已经是大大的影响了，何况减要①对半，岂有此理，削去臭心也不会削去那么多，这的确是磅庭在作祟，秤量不公道。”他们不惜工夫，将另外一台甘蔗详细量过，暗做记号，和别的一齐给运搬机关车牵走去。经过磅庭，领出甘蔗单，这一意外，使两个甘蔗委员也惊到吐出舌来，差他们量过的约四千斤，那个种蔗的人看到这款式，不待委员的指示，便去请警官来立会，要求重再磅看。再磅的结果和单上所记的斤量，依然一致，立会的警官面便变起来，那个种蔗的人却惊得面色死白，两个委员着实也不可思议，便去讲给那警官听：

“这一台我们预先秤量过，确差有四千斤。”

“马鹿②，你无看见，再磅的不是同样？”

“所以奇怪，我们是真详细量过，你看！这样一台向来总是在一万斤以上。”

“今年的甘蔗大概是较无糖分，所以较轻。”

“不是，到今日的成绩，步留讲增加有二成以上，糖分那会较少，而且臭的通通削掉。”

“敢③是这秤量器有故障？”

“不一定，我们来试试看。”

两个甘蔗委员，和一个警察大人，便同时立到磅台上去，警察大人看到所量的结果，自己也好笑起来，三个人共得二十七斤。这时候他的先见已经证实，随时④去和会社商量，这磅庭便临时停止使用，所有未磅过的一概移向别的磅庭，别的蔗农不知为什么缘故，要多费这一番手脚，多在埋怨，来到会社的农民，他们所最注意的，是蔗单和食券，磅过甘蔗的，各个人都在争先领取，食过中午，要赶紧返去做下半晡⑤的工作。在面店仔食中午的时

① 减得将近。

② (李南衡注) 日语，糊涂，混蛋。

③ 难道。

④ 立即。

⑤ 下午。

候，各个蔗农所谈论的一样是关于今年的甘蔗，怎会这样无重量的问题，讲各人虽然都晓得讲，却无一个人要去根究它无重量的原因。

添福兄的甘蔗已经全部采收了，他是极信着会社，领到蔗单，他自己不识字，却也不去请教别人看，待到要发钱的时候，始提到事务室去换手形<sup>①</sup>，他接到手形和一张计算书，忽然好胆<sup>②</sup>起来，很恭敬地对着那事务员问：

“奖励金有在内么？”

“奖励金是另外授与的，你的单我看！”看过单，那事务员便又对添福兄讲，“你的蔗，甲当尚不上十八万，那会有奖励金？”

“啥货<sup>③</sup>？不上十八万？在品评的时，农会和会社的技手，都讲我的蔗种去真好，推定生产量当有二十五万，一等无的确<sup>④</sup>，二等是允<sup>⑤</sup>有，怎样甲当下上十八万？”

“哦！这我就不知道，你返去问恁区委员。”那事务员笑着回答他，这笑使添福兄惶惑起来，不知道是笑他憨想，也是笑他什么，他已失去再问的勇气，面红红走出事务室，并那张手形是记有多少钱也没问明白。

“前借金七百四十元，”添福兄去拜托人给伊看计算书时，听见念着这一条，便一面想一面应答。

“这一条，有。”

“肥料代<sup>⑥</sup>二百七十六元。”

“这一条，也有。”

“种苗代二百五十元。”

“啊！横逆！一种正实算五厘。”

“利息共七十五元六角六。”

“怎么算？利息竟会那么多！”

“不知道！这单上所记的就是这款。”

“总共千三百四十一元六角六，甘蔗三十六万二千四百斤。价格千八百八十四元四角八，你领多少出来？”

①（李南衡注）日语，票据。

② 提起勇气。

③ 什么。

④ 不一定有。

⑤ 稳，绝对。

⑥ 费用，代价。

“五百四十二元八角二。”

“着①啦，无差错。”

添福兄带着钱要去算还头家晚冬②的租金和米店的账，杂谷店的豆粕钱，一路上私自计算着，三七尾廿二石，一车廿二元算，须要一百七十六元四角六，豆粕说还要九十多元。

“啊！”他这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被骗了，他想起委员来劝诱他加入竞作时讲的话，“肥要加下些，会社配出来的不够，要二十万以上的生产，要加下些”，“加下”？现在不是加了工竞加了③钱？但是也觉得这时反悔已经无用，也就不去想它，复算起他的账来，米店虽只二十外元，三条总共已经二百八十元，扣除起来，只剩有二百六十元，后冬④二甲余地的肥料粟种，掘蔗头、犁、驶手耙、刈耙，自己的工可以免算，播稻、除草，尚有到收成时，这五个月的春粮所费⑤呢？替儿子娶媳妇？啊！伊娘咧！添福兄想到这所在，摸摸带着的钱，就不忍便去算给别人，翻着头向他自己家里返去。

“添福兄！好空⑥啦！领有一千多元无？”保正伯兼甘蔗委员晓得他领钱回来，便来收取自动车⑦的寄附金⑧。

“看见鬼！一千？也无五百。”

“怎样无？你的蔗敢⑨不是有五十多万？”

“是咧！大家都讲有，怎样采收起来只有三十外万？”

“嘿！着⑩奇怪咯，是什么缘故？”

“都不知咧，伊娘咧！会社抢人！”

“现在我也不管怎样，那一条寄附金，你讲领了蔗金就要缴，也着⑪来完⑫咯。”

① 对。

② 秋收。

③ 多亏损。

④ 下季。

⑤ 日常费用。

⑥ (李南衡注) 走运，有钱。

⑦ (李南衡注) 汽车。

⑧ (李南衡注) 捐款。

⑨ 难道。

⑩ 这就。

⑪ 得。

⑫ 付清。

“那一条？自动车的寄附金是么？你自己记落<sup>①</sup>去的，我不知道，我自早就同你讲没有钱。”

“不好这款，仅仅十元，你的甘蔗那样丰收，只提<sup>②</sup>你奖励金的十分一。”

“看见鬼，那有奖励金？”

“怎样？无？”

“奖励金？给你害到要去做乞食，奖励金？”

——刊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九六、三九七号，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九日。

【编按】本文曾由杨逵先生译成日文刊载于东京出版的《文学案内》二卷一号（新年号），一九三六年一月。

---

① 下。

② 拿。



## 惹 事

懒云

一个二十左右的青年，虽使他有一个由恋爱结合的妻，无事给他去做，要他安安守在家里，我想一定是不可能，况且又是未有娶妻的人。在这年纪上那些较活泼的青年，多会爱慕风流，去求取性的欢乐。但是我所受的道德教训，所得的性格熏陶，早把我这性的自然要求，压抑到不能发现，不仅仅是因为怕被笑做坠落青年。

不用讲不能去做那有益人生的事业，只是利益自己的事，也无可做。处在这样环境里，要消遣这无聊的时光，只有趁着有闲阶级寻求娱乐，打球麻雀①是最时行②，要去和他们一较输赢，却自缺少勇气。市街庙院、村庄郊野，多已行过，别无值得赏玩的去处。那末帮做家里的工作？这却又非所能，曾试挑过小时常挑的水桶水，腰竟不能立直，便不敢再去试试较粗重的；小弟妹常被我弄哭，多不亲近我；寻朋友去闲谈，谈得来的朋友，有谁像我闲着？看小说，尚在学校的时代，被课程所迫，每恨没有时间，常藏在衣袋里，带进教室去，等先生注意不到，便即偷读，现在时间余裕得过多，小说也看着到起厌。唉！真是无可消遣？——啊，打猎钓鱼，是，这不用去招伙伴，真是自由的消遣法。不过拥护人类权益的铳③器，我已失去所持的自由，而且平时没有习过，也使用它不来，只有钓鱼于我较合适。

啊！是，钓鱼去。

准备好钓竿靠架，便自己动手去炒香糠，钓的器具算备齐了，携着也就出门，却无带着鱼筐，这有点醉翁之意不在乎酒的做作。出了门不知到什么

① 麻将。

② 流行。

③ 枪。

所在①去好，一下踌躇便行向愚村方面去。在街的末端流着一条圳沟，这所在是东面诸村庄入街的咽喉，市声步履，嚣然杂踏，脱出这扰攘的包围，便看见竹围田圃，在竹围里一口池塘贮满着水，微风过处池水粼粼荡漾，反射着西斜日光，似呈着笑脸在欢迎我。这鱼池的主人，与我有面识，也就不怕嫌疑，走向池岸上，在竹荫中寻一个较好下钓的所在，移来几粒石头，铺好一个坐位，安好靠竿的架子撒下香糠，钩上香饵，就把钓丝垂下去坐等鱼来上钓。正是炎暑的夏天，风来水面时凉，比食冰西瓜更快意，虽钓不到鱼，也足借以避暑。

“喂！这鱼池不许钓。”

……

“喂！臭耳人②甚③？这鱼池不许钓！”

“怎样？不能钓？”

“不许钓就不能钓！怎样？”

“团阿兄④！那用⑤恶⑥到这样？”

“你的主人啊？主人干吗？”

“我就是主人，要怎样？这鱼池已经贖给我们养鱼。”

“你无有禁钓的告示，谁都好钓。”

“讲笑话，我就不准你钓。”

“你没有告示，我已撒下香糠，不许钓？你不是骗人来给你饲鱼？”

“讲恁话？谁叫你撒？”

“我要钓鱼啊。”

“我不许钓！”

“我偏要钓。”

“我就敢给你戽水⑦。”

“试试看！你不怕到迤里去喝水？”

① 地方。

② 耳聋。

③ 是不是。

④ 小兄弟。

⑤ 何必。

⑥ 凶。

⑦ 泼水。

“放屁！”

“试看咧！”

泊泊泊，开始有泼水的飞溅声。

“好！你真要。”继之有愤怒的叫声。

“唉，啊！”惊喊声。

扑通，重物的坠水声。

“娘的！好，看你敢淹死我？”是复仇的狂喊声，拍拍拍，肉的搏击声。

扑通，再一次的坠水声。

“啊啊！娘的，死鲈鳗<sup>①</sup>！着<sup>②</sup>不要走！”这是弱者被侮辱时，无可奈何，聊以泄愤，带着悲鸣的威吓。

“哈哈！好汉！怎也会哭？”嘲笑之后又有“喂！不要哭！拿几点钱去买饼吃！”的轻蔑。

“死鲈鳗。”

当这喜剧要开幕时，因为也有吵嘴的闹台锣鼓，所以围来不少观客，看看要动起真刀真枪的时候，有的观客便来劝阻，有的却兴高彩烈在拍手欢迎，武剧终于扮演下去，等到闭幕观客还不散去，随后便有评戏的议论，有的讲那团仔演得不错，这就是在讥消我演了有些不应该，有的却直接在讲我的横逆，这也难怪，人的心本来是对于弱者劣败者表示同情，对于强胜者怀抱嫉妒和憎恶，对于理的曲直是无暇去考察，可是在这“力即是理”的天下，我真是受了不少冤枉，有几个认识我的，便在我难于下场的时带着不可思议的面容，来劝我回去，我也就很扫兴地把钓具收起。

是将近黄昏的时候，我家里忽然来了一个访客，这访客像是带来很重大的事情，所以同时跟来不少好事的人，把门口围绕着，在等待看有什么值得他们开心的事发生。

“请问咧！这里不是有一个叫做丰的？”

“有什么贵事？那就是小犬。”父亲不晓得什么事由，看见这款式，很有惊疑不安的脸色，虽然却也很从容地应答着。

“我也听讲是你的公子，所以专工<sup>③</sup>来诉给你听，这事情不知道他有什么

① 死流氓。

② 就。

③ 专程。

道理好讲？”这访客具有强健的身躯，没有被袖管遮去的两臂，露出很有气力的筋肉，讲话时两个拳头握得要流出汁来。

“哦！去得罪着你吗？我完全不知道，他是回来不久，罕①到外面去，……”

“他去钓我们的鱼，我那个十三岁的团仔去阻止，他竟把伊推落池里去。”

“嘎！真有这样事？你怎这样乱来？”父亲带着微怒而又不相信似的声音转向我。

“他就是你的孩子吗？”我看见事情不是小可，便抱定觉悟，面对着那访客，反问起他。

“你怎把他推落池里？”这句话很充分地含有问罪的口气。

“他泼我一身躯②泥水，你自己没有问问看？”我也反问起他的责任。

“难道你以为打得过他，就把他推下去吗？”

“我替你教示③，你不喜欢吗？他那样乱来，没有教示，若是碰到别人，一定要受着大大的吃亏④。”听着这句话，父亲似着了一惊⑤，但是我却看见他在抑制着口角的微笑，一方那访客竟握紧着拳头立了起来。

“多谢你的教示，两次落到水里去，喝了一腹肚水⑥，你还以为不是吃亏吗？”看到形势这样紧张，围在门口的闲人中，忽钻出了几个人，竟自踏进我的厅里来，这几人是和我家较有交陪⑦的，万一相打起来，很可助我一臂的健者，我的胆也就壮了许多。

“还不至淹死，有什么相干。”

“呸，乱来，给我进去！”父亲也再不能放任，也再不能没有一些教训的表示了。

“你不是读书人？你以为打得来就算数？”

“你的儿子无礼，你总不讲。”

① 少。

② 满身。

③ 教训。

④ 吃亏。

⑤ 吃了一惊。

⑥ 一肚子水。

⑦ 交情，交往。

“你不来告诉我？”

“你没有预先告示，我怎会识得他是你的儿子。”

“给我进去！”父亲又有了责任上的训话。

“你实在有些横逆，若碰到和你一样的人呢？”

那访客的气势，到这时候似有些衰落，话的力量已较软和。

“若会把我推下水去，也只有自认晦气。”

“不许开嘴<sup>①</sup>！给我进去！”父亲真有点生气了。

“看我的薄面，不用理他，对令郎我总要赔个不是。”

“是咯，这样就可以了，恭叔也在责骂他。”几个闲人，便也插下嘴，给我们和解。

“他还以为我是可以欺负的。”

“少年人不识世故，休去理他，恭叔自己要教责就好了。”又是闲人的劝解。

“既然是相痛疼<sup>②</sup>，总看我的薄面。”

“是咯！算了罢！”不管那访客怎样，几个闲人便硬把访客挽了出去。

“不过我不能不来讲一声。”那访客留了这最后的一言。

“劳烦大家，真多谢。”父亲也向着人们表表谢意。这一次累到他老人家赔了不少不是，而我也受到教母亲去代承受的叱责，我晓得免不了有一番教训，就早便闪到外面去，所以父亲只有向着我的母亲去发话。

“哟—号—哟，咬—咬—”种菜的人拍手掷脚在喊鸡。

“娘的，畜生也会傍着势头来糟蹋<sup>③</sup>人。”喝喊既吓它不走，随着便是咒骂。

一群鸡母鸡仔在菜田里觅食，脚抓嘴啄，把蔬菜毁坏去不少。这时候像是听到“咬”的喊声，有些惊恐的样子，“咯咯咯”，鸡母昂起头来叫两三声，似是在警告鸡仔。但是过了一少<sup>④</sup>时，看见没有危险发生，便又囫囵地招呼鸡仔去觅食。

“畜生！也真欺负人！”种菜的看用嘴吓不走，便又无可奈何地咒骂起

① 讲话。

② 互相疼爱。

③ 欺负。

④ 些。

来，愤愤地放下工作，向鸡群走去，却不敢用土块掷它，只想借脚步声要把鸡吓走。鸡母正啄着半条蚯蚓，展开翅膀咯咯地在招呼鸡仔，听到脚步声，似觉到危险将要发生，放下蚯蚓，走向前去，用它翅膀遮蔽着鸡仔，咯咯地要去啄种菜脚。

“畜生！比演武亭鸟仔更大胆。”种菜的一面骂，一面随手拾起一支竹荊，轻轻向鸡母的翅膀上一击，这一击才挫下它的雌威，便见他向生满菅草的篱下走入去，穿出篱外又咯咯地在呼唤鸡仔，鸡仔也吱吱叫叫地跟着走。

“咬！”种菜的又发一声泄不了的余愤。

这一群鸡走出菜畑，一路吱吱叫叫，像是受着很大的侮辱，抱着愤愤的不平，要去诉讼主人一样。

大家要知道，这群鸡是维持这一部落的安宁秩序，保护这区域里的人民幸福，那衙门里的大人①所饲的，“拍②狗也须看着主人”，因为有这样关系，这群鸡也特别受到人家的畏敬。衙门就在这一条街上，街后便是菜田，透③菜田内的路，就在衙门边；路边，和衙门的墙围相对，有一间破草厝④，住着一家贫苦的人，一个中年寡妇和一对幼小的男女，寡妇是给人洗衣及做针黹，来养活她这被幸福的神所摒弃的子女。

这群鸡母鸡仔走到草厝口，不知是否被饭的香气所引诱，竟把愤愤的不平忘掉，走入草厝内去，把放在桌下预备饲猪的饭，抓到满地上。鸡母咯咯地招呼鸡仔，像是讲着：“这是好食的，快快！”但是鸡母又尚不满足，竟跳上桌顶⑤，再要找些更好的来给它可爱的鸡仔食。桌的边缘上放着一脚⑥空篮，盛有几片破布，鸡母在桌顶找不到什么，便又跳上篮去，才踏着篮边，篮便翻落到地面去，鸡仔正在这底下啄饭，凑巧有一只走不及，被罩在篮内，这一下惊恐，比种菜的空口喝喊，有加倍效力，鸡母由桌顶跌不来，拖着翅膀，囔囔地招呼着鸡仔，像是在讲：“快走快走！祸事到了。”匆匆惶惶走出草厝去。

① 日治下台湾人对警察的尊称。

② 打。

③ 通往。

④ 茅屋。

⑤ 上。

⑥ 只。

大人正在庭里澆<sup>①</sup>花，看见鸡母鸡仔这样惊慌走返来，就晓得一定是有事故，赶紧把鸡仔算算看，“怎样？减去<sup>②</sup>一只？”他便抬起头看看天空，看着不着有挟鸡仔的飞鸢，“那就奇，不是被种菜的扑死了吗？”大人心里便这样怀疑起来，因为这一群鸡常去毁坏蔬菜，他是自前<sup>③</sup>就知道的，而且也曾亲眼看过。一面他又相信伊所饲的鸡，一定无人敢偷拿<sup>④</sup>去，所以只有种菜的可疑了，“哼，大胆至极，敢扑死我的鸡！”大人赫然生气了，放下水漏，去出衙门，向菜田去。

“喂！你仔<sup>⑤</sup>，你怎样扑死我的鸡仔？”

“大人，无，我无。”受着这意外的责问，而且问的又是大人，种菜的很是惊恐。

“无？无我的鸡仔怎减去一只？”

“这！这我就不知。”

“不知？方才那一群鸡，不是有来过此处？”

“有……有，我只用嘴喊走它，因为蔬菜被毁坏得太多，大人你看！所以……”

“你无去扑它或掷它？”

“实在无，大人。”

“好，你着仔细<sup>⑥</sup>，若被我寻到死鸡仔。”大人像是只因为一只鸡仔，不大介意，所以种菜的能得着宽大的讯问，虽然不介意，也似有些不甘心，还是四处找寻，粪窖、水堀、竹荪内、篱笆脚，总寻不见鸡仔的死体。

“老实讲，弃在何处？”大人不禁有些愤愤。

“大人！无啦，实在无扑死它。”

“无？好。”既然寻不到证据，哼！“扑死更灭尸”，大人只气愤在腹里。

大人离开菜畑，沿路还是斟酌，到那寡妇门口，被他听见鸡仔的喊救声，“嘎，这就奇，”大人心里很是怪讶，鸡仔声竟由草厝里出来，“出来时专想要去责问种菜的，所以不听见吗？”大人自己省悟着，他遂走进草厝内。厝内

① 浇。

② 少了。

③ 本来，以前。

④ 偷捉。

⑤ （李南衡注）日本人对台湾人的贱称。

⑥ 得小心。

空空，并无人在，鸡仔在篮底叫喊，这一发见，使他很是欢喜，他心里想：“这寡妇就是小偷，可见世人的话全不可信，怎讲她是刻苦的人，自己一只手骨①在维持一家，保正甚至要替她申请表彰，就真好笑了。”他又想到有一晚，自己提出几块钱要给她，竟被拒绝，险至弄出事来，那未消的余愤，一时又涌上心头。“哈，这样人乃会装做，好，尚有几处被盗，还未搜查出犯人，一切可以推在她身上。”大人主意一决，不就去放出鸡仔，便先搜起家宅，搜查后不发见有什么可以证明她犯案的对象，“大概还有窝家，这附近讲她好话的人，一定和她串通。”大人心里又添上一点怀疑，“不相干，现在已有确实的物证，这一只鸡仔便充足了”，他心里还不失望，就去掀开倒罩的空篮，认一认所罩是不是他的鸡仔，认得确实无错，才去厝边②问那寡妇的去处，既晓得是去圳沟洗衣，同时也就命令她厝边去召唤。

那寡妇呢？她每日早起就有工课③，料理给八岁的儿子去上学校，料理给九岁的女儿去烛仔店做工，两个儿女出了门，她才捧着一大桶衫裤去圳沟洗，到衫裤洗完已是将近中午，这时候她才有工夫吃早饭，她每日只吃两顿，俭省些起来饲猪，因为饲猪是她唯一赚钱的手段，饲大猪是她最大的愿望。

今早她照向来的习惯，门也不关就到圳沟边去，她厝里本没有值钱的物，而且她的艰苦也值得做贼仔人同情，所以她每要出去，总没有感觉到有关门的必要。当厝边来唤她时，衫裤还未洗完，又听讲是大人的呼唤，她的心里很徨惑起来。

“啥事？在何处？”她想向厝边问明究竟。

“不知，在你厝里。”厝边也只能照实回答。

“不知——是啥事呢？”她不思議地独语着。

“像是搜查过你的厝内。”厝边已报尽他的所知。

“搜查？啊？有什么事情呢？”她的心禁不住搏跳起来，很不安地跟厝边返去，还未跨入门内，看见大人带有怒气的尊严面孔，已先自战栗着，趋向大人的面前，不知要怎样讲。

“你，偷拿鸡有几摆④？”受到这意外的问话，她一时竟应答不出。

① 手。

② 邻居。

③ 工作。

④ 几次。



“喂！有几摆？老实讲！”

“无！无，无这样事。”

“无？你再讲虚词。”

“无，实在无。”

“证据在此，你还强辩，”拍，便是一下嘴巴的肉响，“篮掀起来看！”这又是大人的命令，寡妇到这时候才看见篮翻落在地上，篮里似有鸡仔声，这使她分外恐慌起来，她觉到被疑为偷拿鸡的有理由了，她亦要看它究竟是什么，赶紧去把篮掀起。

“啊！侥幸<sup>①</sup>哟！这是那一个作孽，这样害人。”她看见罩在里面是大人鸡仔，禁不住这样惊喊起来。

“免讲！鸡仔拿来，衙门去！”

“大人这冤枉，我……”寡妇话讲未了，“拍”又使她嘴巴多受一下亏。

“加讲话<sup>②</sup>，拿来去！”大人又气愤地叱着。她绝望了，她看见他奸滑的得意的面容，同时回想起他有一晚上的嬉皮笑脸，她痛恨之极，愤怒之极，她不想活了，她要和他拼命，才举起手，已被他觉察到，“拍”，这一下更加凶猛，她觉得天空顿时暗黑去，眼前却迸出火花，地面也自动摇起来，使她立脚不住。

“要怎样？不去？着<sup>③</sup>要缚不是？”她听到这怒叱，才觉得自己的嘴巴有些热烘烘，不似痛反有似乎麻木，她这时候才觉到自己是无能力者，不能反抗他，她的眼眶开始着悲哀的露珠。

“看！看！偷拿鸡的。”儿童惊奇地在街上呼喊噪着，我也被这呼声唤出门外。

“奇怪？怎这妇人会偷拿鸡？”我很不相信，但是事像竟明白地现在眼前，她手里抱着一只小鸡，被巡查押着走，想是要送过司法。我脑里充满了怀疑，“不是做着幻梦吗？”一面想把事实否定，一面又无意识地走向她的厝去。她的儿女还未回家，只有几位厝边各现着不思议的面容，立在门前谈论这突然的怪事。

“是怎样呢？”我问着在门前谈论的厝边。

① 可怜、不幸。

② （李南衡注）多话。

③ 得。

“讲她把鸡仔偷拿去罩起来。”有人回答我。

“是怎样罩着？”

“讲是用那个篮罩在厅里。”

“奇怪？若是偷拿的，怎罩在这容易看见所在<sup>①</sup>，那会有这样道理？”

“就是奇怪，我也不信她会偷拿鸡。”

“这必有什么缘故，鸡仔当不是自己走进篮去。”

我因为觉得奇怪，就走进厅里看看是什么样，厅里那个篮还放着，地上散着几片破布碎，地面也散有不少饭粒，篮里也还有布屑，桌面上印着分明的鸡脚迹，由这情形，我约略推想出鸡仔被罩住的原因，我便讲给她的厝边听，大家都承认有道理，而且我们谈论的中间，有一个种菜的走来讲他的意见。他讲：

“这样事，实在太冤枉了。”

“怎知道她是冤枉？”我反问种菜的。

“这群鸡先是在我的菜园觅食，蔬菜被踏死得很多，所以我把它赶过去。”

“你看见鸡走进她厝里？”

“鸡走了我就不再去注意，但是大人失去了鸡仔，疑是我扑死它，曾来责问我。”

“你报给他鸡走进这厝里来吗？”

“没有，这是他自己看到的，但是那寡妇去洗衣是在先，鸡仔被我赶过去尚在后。”

“你确实知道吗？”

“她去洗衣是我亲见过的。”

由这证明，愈坚强我所推想的情形，是近乎事实的信念。

“对于事情不详细考察，随便指人做贼。”我一面替那寡妇不平悲哀，一面就对那大人抱着反感，同时我所知道这几月中间他的劣迹，便又在我脑子里再现出来，“捻灭路灯，偷开门户，对一个电话姬<sup>②</sup>强奸未遂的喜剧，毒打向他讨钱的小贩的悲剧，和乞食撕打的滑稽剧”。这些回想，愈增添我的憎恶。“排斥去，这种东西让他在此得意横行，百姓不知要怎受殃。”我一时不知何

① 地方。

②（李南衡注）日语，小姐。

故，竟生起和自己力量不相应的侠义心来。

“排斥？”怎会排斥他去，我一时想无好的方法，“向监察他的上司，提出告诉。”这能有效力吗？他是保持法的尊严的实行者，而且会有人可以做证吗？现时的人若得自己平安就好，谁要管闲事？况兼这又是带有点危险，诬告诬证这个罪名，还容易担得么？投书？这未免卑怯，想来总想不出好方法。

已经是隔日了，我们的保正奉了大人的命令，来调集甲长会议。“啊！这不是可以利用一下看？”我心里有了主意，便对着保正试试我的说辞。

“保正伯！那寡妇的事情，你想敢①是真的！”

“证据明明，敢会是冤枉？”保正是极端信赖官府，以为他们的行为，就是神的意志，绝无错误，但是由这句话的语气，我已觉到保正对这件，也有点怀疑。

“在我想，鸡仔不上半斤，劊②来也不能吃，卖来也不值钱，她偷拿去有什路用，而且大家都晓得是大人饲的鸡仔，她那会有这样大胆。”

“你讲得都也有点理气，但是……”

“这不单是推想的，还有确实的证据，昨早我曾去她厝内，看是怎样情形，看了后，我就晓得篮是放在桌顶，被鸡母跳翻落来，下面的鸡仔走不及，被罩住的。”

“事情怎会有这样凑巧？”

“菜田的种菜的可以做证。”

“现在已经无法度③啦，讲有什么用？”

“讲虽然无用，但是这种人让他在，后来不知谁要再受亏呢？我自己也真寒心。”

“已经是碰到他，算是命里注定的……”

“不好来把他赶走吗？”

“赶走他？”

“是！”

“要怎样去赶走他？——他很得到上司的信任，因为他告发的罚金成绩占第一位。”

① 岂、可。

② 杀。

③ 没办法。

“我自己一个人自然是没有力量，你们若要赞成，便有方法。”

“什么方法，不相干？”

“不相干！只要这次的会议，给他开不成，允当①就可以赶走他。”

“上司若有话说的时候呢？”

“这可以推在我的身上。”

“不会惹出是非来？”

“是非？那是我的责成。”

“要怎样才开不成。”

“就用这理由，讲给各人听，教他不用出席……。”

“别人不知怎样呢？”

“我去试看怎样，若是大家赞成，就照所讲的来实行。”

“这里很有几个要讨他好的人，若被漏泄，怕就费事。”

“自然，形势怎样，我总会见机。”

这次活动的结果，得到出乎预期的成绩，大家都讲这是公愤，谁敢不赞成？而且对于我的奔走，也有褒奖的言辞，这很使我欣慰，我也就再费了一日的工夫，再去调查他，我所不知的劣迹，准备要在他上司的面前，把一切暴露出来。

一晚——这是预定开会的一晚，日间我因为有事出外去，到事办完，就赶紧回来，要看大家的态度如何。跨下火车，驿里②挂钟的短针正指在“八”字，我不觉放开大步，走向归家的路上，行到公众聚会所前，看见里面坐满了人，我觉得有些意外，近前去再看详细，我突然感着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失望羞耻，有如堕落深渊，水正没过了头部，只存有朦胧知觉，又如赶不上队商，迷失在沙漠里的孤客似地彷徨，也觉得像正在怀春的时候，被人发现了秘密的处女一样，腴腆，现在是我已被众人所遗弃，被众人所不信，被众人所嘲弄，我感觉着面上的血管一时涨大起来，遍身的血液全聚到头上来，我再没有在此立脚的勇气，翻转身要走，这时候忽被那保正伯看见了，他便招呼我：

“进来！进来坐吧，你有什么意见？”他们正通过了给大人修理浴室及总

① 一定。

②（李南衡注）日语，车站里。

铺①的费用，各保的负担分费，尚未妥当，这保正伯是首先和我表同意的，我听见他的招呼，觉得了很大的侮辱，一时兴奋起来便不管前后，走到聚会所的门口，立在门限上讲起我的意见来，我满腹怒气正无可发泄，便把这大人的劣迹横暴一一曝露出来，连及这一些人的不近人情、卑怯骗人也一并骂到，话讲完我也不等待他们有无反驳，跨下门限，走回家里，晚饭虽不曾吃过，这时候也把饥饿忘却去，钻进自己的床中乱想了一夜。

翌早我还未吃饭，就听见父亲唤声（因为昨夜失眠，早上起来较晏），走厅里一看，那保正伯正在和父亲对谈，看见我便笑着问：

“你昨晚饮过酒么？”

“无，无有酒。”由这句问话我已晓得保正的来意了。

“你讲过的话，尚还记得？”

“自己讲的话，那便会忘记。”

“大人很生气，我替你婉转，恐怕你是酒醉。”

“我怕他！”

“你想想看，大人讲你犯着三、四条罪，公务执行妨害、侮辱官吏、煽动、毁损名誉。”

“由他去讲，我不怕！”

“少年人，拢②无想前顾后，话要讲就讲。”父亲愤愤地责骂起来，以为我又惹了祸。

“你返来以后，我们大家和大人讲了不少话替你讲情，大人才……不过你须去向他陪一下不是。”保正伯竟然不怕被我想为恐吓，殷殷地劝说着。

“我不能，由他要怎样。”

“你不给我去，保正伯和你一同。”父亲又发话了，似有一些不安的样子。

“……”

“少年人，不可因了一时之气。”保正伯又是殷勤劝导。

“总不知死活，生命在人手头。”父亲又是骂。

我觉得这款式，对于我很不利，恰好关于就职问题，学校有了通知，我

①（李南衡注）床铺。

② 都。

想暂时走向岛都<sup>①</sup>，遂入里面去向母亲要些旅费，不带行装，就要出门，来到厅里，父亲和保正伯尚在商量，看见我要出门，父亲便喝：

“要到何处去！”

我一声也不应，走出门来，直向驿头，所有后事，让父亲和保正伯去安排。

——刊载于《南音》一卷二号、六号、九、十合刊号，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四月二日、七月二十五日。后半段收录于《台湾小说选》。

---

<sup>①</sup>（李南衡注）指台北。

## 善讼的人的故事<sup>①</sup>

赖和

所谓善讼的人，有他一个特别的名称，便是世俗所谓讼棍；但是讼棍是专靠诉讼来赚钱，诉讼就是职业，有点像现代的辩护士<sup>②</sup>。不过被称为讼棍的人，多不是好人，他所以爱诉讼，就是诉讼于他自己有利益，可以赚钱，不是要主张公理，或维持正义；甚至颠倒是非，混乱黑白，若于自己有益，也是在所不计。

我所要讲这故事的主人，虽然也善讼，我却不忍称他为讼棍，因为他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去兴起诉讼的。

虽然任你怎样善讼，也须是正理有威严的时候，才能得到公平的判决；若是在武力或金钱支配着一切的世界里，纵怎样善讼，也不能使是非明白。这故事里的主人，会得为后世的人所感念，犹幸是生在正理尚有些威严的时代；不然，我想不仅仅徒劳无功，且要负担着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名，去受刑罚。

讲起善讼的人，在我们地方很有几位。第一个要算詹典嫂告御状。这故事已被编为戏剧，每次上演都吸引不少观众。虽然所编成的纯是旧剧，且加入一些无稽的迷信的事迹。也真会使观众感动。

这故事里有几句话可以特别提出来讲，就是皇帝亲自问詹典嫂“父与夫孰亲”。她所应答的是，“穿衣见父脱衣见夫”。这句话和“人尽夫也父一而已”的古人之言，成为真好的对照。这故事到现在虽然经过不甚久，竟有一点神话化，本地方的少年人，多有不知道的。但是不相干，现时已不复是那样时代了，任她失传也无关系。

其次有所谓陈图告林品的事，这故事的主人，虽然他们住在和我们地方

① 本版本为一九四七年版，叶陶发行。

② 日语，律师。

同一行政区域里，根本不能说是我们地方的人；不过这故事流传去真普遍，无论大人、孩子、妇人、女子，大家都知道；虽讲大家都知道，其实大家所知的只是一小部分，及至全般大家都不知道。听讲林品是风的名所的钱财武力俱足的土豪，陈图是惯食蕃薯的海口兄。他们诉讼是因为什么事？结局怎样？讲的人也都不知，大家只是流传陈图所讲的话，“明知无伊法，偏要告厚伊衰。”<sup>①</sup>这句话现在已成为不服气的典故，陈图、林品也就跟著名传不朽了。这故事究竟只是一种开玩笑，因为陈图敢吐出弱者的不平，为大众所共感，所以就流传为故事。

再次我所要讲的，请让我把他们的姓名隐住，因为故事里的主人，现在尚有繁盛的后裔，讲着他先人的长短，一定不放你干休，所以只好把他隐住了。

我们这地方。市街的东面，就靠着一带矮山，这山在我们的所在，是比新高富士，更被一般的人所熟知，是真有名声。这座山永过<sup>②</sup>是归属一个人的所有；是被他所占有，或是应该属他所领有，在当时就已分不清，何况经过了好久的现在，只要晓得曾经是一人所私有就好了。既为个人的私有，就不容许别人侵害；凡是拾他一枝柴，割他一丛草，皆视做盗贼，拿着便被送到官去，牧羊放牛无论是不许的了，比较现代的保安林更严厉，因为所有者和官府有结托。

我们的社会，不知由那一时代起，个个都有风水的迷信，住的厝宅不用说，掩臭的坟墓，讲也会致荫<sup>③</sup>人，做官发财，出好子孙，吃<sup>④</sup>长寿数，都由风水而来；所以一块真龙正穴，值得千金万金。这样事是限在富户人才做得到，贫的人虽提不出这样价钱，逐个都有侥幸之心，像买天财票一样，提出小小成本，抱着万一的希望，想得着大大的天财。而且死了的人，也不能不扛去埋葬，掩去难于保存的尸体，同时也可借此来致荫自己发达，这样事谁不肯为？不幸家里没有死者可葬的人，他就别想方法，洗骨迁葬，把失去了的希望，重再拾了起来。所以这座山的所有者，单只卖风水的收入就难以计算了。

① 明知拿他没办法，偏要告到让他倒霉。

② 从前。

③ 庇荫。

④ 吃到、活到。



听讲一门风水，普通卖五钱银。那时代因为尚没有银角仔，用银皆称分声，一门五钱银，比现时一坪地拾元，虽便宜得多，但是在那时代一钱银可以耀一石外米，也就不能算是便宜了。

世间的人，不是个个都有春钱①，原是穷苦的居多，而且人是不能不死的，死者当然要埋葬，弃尸是有犯法律，营葬当然要用钱，但穷苦的人，那穷的程度，苦的状况，不是那吃便饭②、使便钱的人，所会想像得到。富户人甘愿③讲千讲万，提④去供献厚⑤有权势的人，对穷苦的人不肯“拍损”⑥分毫。穷苦的人，不仅是五钱银提不起，五文钱也提不出来的原不稀罕，所以要埋葬一个尸体，就不是容易的事。

这故事也就是因为世间有穷苦的人，才会生出来。穷苦的人，吃穿困⑦——人生的三大要件，一项都不充足，身体当然就不会勇健，就较快耗去生的能力，死的就较多了。

这故事的开场是这样：

“先生！可怜咧，求你向志舍⑧讲一声，实在是真穷苦，也是先生所素知的；一具薄板仔⑨，亲叔间已经是艰苦负担，散人⑩本无富户的亲戚，志舍这样家私⑪，少收五钱银是不关轻重，求你做好心，替我讲一声。”

“你我只隔一竹围，你的事情我那有不知，不过头家有些脾气，我是他所用人，还是你去托一个相当的人来讲，五钱银，他几嘴阿片就烧去了，应当是会允许。”

“林先生，除起你，还有什么人可拜托？草地人到这所在，不是有你在此，跨过户碇⑫都不敢，和他相当的人，要去拜托谁？总是求你做好心咧！”

- 
- ① 存钱。  
 ② 开口就有饭可吃。  
 ③ 宁愿。  
 ④ 拿。  
 ⑤ 给。  
 ⑥ 损失。  
 ⑦ 食衣住。  
 ⑧ 为措绅子弟之称，犹言舍人也。  
 ⑨ 棺材。  
 ⑩ 穷苦人。  
 ⑪ 家产。  
 ⑫ 门槛。

“头家现在又正在困‘中逗’<sup>①</sup>，我又不能主意，你下哺<sup>②</sup>再来，我替你讲一声看。”

“人是昨日<sup>③</sup>就死去了，不能再放置下去，总求先生给管山的讲一声，让我们先去安葬，志舍醒来时若说不肯，总算让我欠一些时，我当‘拍拼’<sup>④</sup>来清还；虽赚不到钱，儿子也须卖来还他，一定不连累到先生。”

“啊！”林先生叹一下气，说：“无法度！好，我写一张字你提去给管山的看，待头家醒来，我替你讲，不过这是无一定，钱，你也着<sup>⑤</sup>去设法！”

林先生是被雇在志舍家里，替他掌管帐目，和办理一切事务；听说是番社庄人，是不是生蕃的后裔，现在没人晓得，但是他的性质却真率直果敢，不像承受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人，那样会用狡智、顾利忘义。当他遣走了来央求他的邻人之后，心里甚是不安，总在门前厝内，行来行去。他想起头家对他所讲的话来：“在有钱人的面前，因为想得到些怜悯赏赐，人是什么都敢装做的。”他觉得这次的主意，在这款<sup>⑥</sup>主人之下有些不妥，同时又对主人唯利是图的行为生起反感。

“现今是钱的天下，有钱也就有名誉幸福，但是也须有无钱的人，才见得钱的威光；无钱的人，是要使有钱的人享福快乐，才有他们生存的目的，神是为着有钱的人，才创造他们的。”想到主人这样自鸣得意的态度，又勾起林先生不少的憎恶。觉得他在这样主人之下服务，是真无趣，因为他自己也是无钱的人。但再一反想，为着生又不能就舍弃头路<sup>⑦</sup>，这样想来想去，林先生也自己惘惘然，不知要怎样了。

“喀喀喀”。

林先生惘惘然的意识，突被这咳嗽的声惊醒，他知是主人午睡已足，现在正发阿片的瘾头，他心里愈觉不安，方才那件事，要怎样向主人讲起，尚想无定见。

“林先生！过午听讲有一个草地人，来求免收他墓地的钱，你答应他了

① 睡午觉。

② 下午。

③ 三天前。

④ 拚命。

⑤ 得。

⑥ 这种。

⑦ 工作。

吗？”志舍阿片过了瘾，出来外面，不待林先生讲起，就先问起来，因为早已得到家里的人的报告。

“是，因为你尚在睡眠中，不敢去搅醒你，我答应他先去埋葬，但又吩咐他钱随后就要设法提来交；不过我曾对他讲，头家是真有度量的人，我替你求情看，若头家欢喜，怜悯你穷苦，不收你的钱也不一定。”

“葬下去罢？”

“不知道，大概葬下去了。”

“这样，头家让你做就好啦！”志舍显然有些不悦了：“怜悯？世间不是被这样虚伪的道德，弄到不像样？怜悯，狗才有这心情！”

“志舍！不要生气，我没有答应他不收钱，曾吩咐他下哺再来。”

“吩咐他带钱来吗？”

“是！”

“不带来要怎样？”

“让他欠一些时，他当会设法来清还。”

“你有记帐的工夫，我却没有设帐费用！”

“要是没有提来，我当代为赔出。”林先生也有些不服气了。

“你既然有钱可代赔，就不须来吃头路<sup>①</sup>了。”志舍也真正生气起来。

“这头路，谁稀罕？”

“哼！不稀罕？不稀罕就须走啊！”

“走，有什么关系。”这时候林先生已经忘记着<sup>②</sup>家里有待他生活的人。

“不再央三托四<sup>③</sup>，才算好汉。”

“哈！哈，笑话！”志舍在林先生的眼里，已经失去头家的尊严了，“我现在要问你，你靠什么能力，要占……有这一带山地？”

“嘻！你疯了，因为失去头路？”

“好头路？你的好抬举？闲话可以免讲！你若是不看破，不把山地舍弃，你总不会平安过日子！”

“你要吓谁呢？”

“你自谓有钱什么都不怕？好！试看姓林的手段！”

① 工作。

② 了。

③ 到处拜托。

“狗屁竟也放得这样响。”

“空空斗嘴是无路用！我的薪水还有些未算，这是我的劳力所换来的，不是你的施与，我要同时提来去。”

以上是这故事的第一场面。

“林先生！这几日怎不见来？”

“前几日较有事情，此后就可以常来了。”

“较闲了吗？敢①不是要收冬啦？”

“我已经被辞退了。”

“怎样？志舍怎会辞去你？”

“因为一点点气，我也不高兴了。”

“富户家的头路，本不易办；呼爷称舍，你也是唤不顺嘴，依原②去开‘子曰店’③较实在。”

“朋友预断我干不上四个月，但是也勉强延到年外④。”

“是因为什么事？”

“因为墓地。”

“我的心中也是料想为着这层。实在每门墓地要五钱银，贫苦的人是提不起。”

“所以我要来替他们出点力。”

“你有方法？”

“不过须要拜托你帮帮忙。”

“我那有这能力？”

“就是有，所以要拜托你，详细我慢慢对你讲。总是求你方便，暂借你禅房住几日。”

“这有什么关系！只管住下去，不过，我想提起官司是万万无伊法⑤。”

“哈哈！你免惊⑥，我无那样蠢。现在官司是看钱的面上，靠官那有情理好讲，须借仗大众的力量。”

---

① 可。

② 还是。

③ 书塾。

④ 一年多。

⑤ 拿他没办法。

⑥ 不用担心。

“怎样讲呢？”

“因为受到艰苦的全是提不起五钱银的人，世间富有的有几家？听到有人出来计较，大家一定会同情。”

“也有些理由，但是我总替你不安心。”

这两个对话的人，一个当然是林先生，一个是和尚，地点是观音亭的禅房里。

观音亭，恰在市街的中心，观音亭口又是这县城第一闹热的所在。就这个观音亭也成为小市集。由庙的三穿进入两廊去，两边排满了卖点心的担头①，“咸甜饱巧”，各样皆备，中庭是恰好的讲古场；叹服孔明的人，同情宋江的人，赞扬黄天霸的人，惋惜白玉堂的人，常挤满在几条椅条②上；大殿顶③又被相命先生的桌子把两边占据去。而且观音佛祖又是万家信奉的神，所以不论年节，是长年闹热的地方。后殿虽然也闹热，却与前面有些不同，来的多是有闲空的人，多属于有识阶级，也多是有些年岁的人，走厌了娼寮酒馆，来这清净的地方，饮着由四方施舍来的清茶，谈论那些和自身不相干的事情。而且四城门五福户的总理，有事情要相议，也总是在这所在，就是比现时的市衙更有权威的自治团体，所谓乡董局也设在这地方。所以这所在的闲谈，世人认为是重大的议论，这所在的批评，世间就看做是非的标准。但是来这所在的人，虽然是具有智能的阶级，却是无财力的居多，因为有财力的乡绅，自有他妻妾的崇奉，不用来这所在消耗他的闲岁月。因为这关系，这所在的舆论，无形中被非富户的一群所支配，这些事情对于林先生的故事，也是真有影响。

志舍自林先生走后，就添了无数烦恼。这烦恼虽不是林先生作弄出来的，但以前确是未曾有过。怎样④一时百姓会不驯良起来？本来是交了钱，才敢去做风水，现在死人埋下去后还是不交钱，管山的虽然去阻挡，大家就是不听，甚至有时还受到殴打。像我们这地方，有几万人家的城市，一日中死的是不少人，全都是扛到山顶去埋葬，这是志舍一个真大的财源。现在看将要失去了，他怎会甘心，就仗着钱神的能力，去要求官府的保护。不先不后，

① 摊子。

② 长条板凳。

③ 上。

④ 怎么。

同这时候，林先生也向官府提出告诉去，告的是：志舍不应当占有全部山地做私产。他的状纸做得真好，一时被全城的百姓所传诵。但是现时的人，已经记不起全文，不知县志里有无抄录起来，大意是讲：

“人是不能离开土地，离去土地，人就不能生存。人生的幸福，全是出自土地的恩惠，土地尽属王的所有？人民皆是王的百姓，所以不论什么人，应该享有一份土地的权利，来做他个人开拓人生幸福的基础。现在志舍这人，没有一点理由，占有那样广阔的山野田地，任其荒芜墟废，使很多的人，失去幸福的基础，已是不该。况且对于不幸的死人，又征取坟地的钱；再使穷苦的人弃尸沟渠，更为无理。所以官府须把他占有权利夺起来，给个个的百姓，皆有享用的机会，又可以尽地之利，是极应当的事，官府须秉王道的公平，替多数的百姓设法。”

这张状纸会被这样多数的人所传诵，就因为这意见是大家所赞成的，不单止是城市里的人，就是村庄的做息人<sup>①</sup>，听着这事，也都欢呼起来；多数的人，可以讲除起志舍一派以外，多在期待着这风声，能成为事实。同时林先生也就为大家所爱戴了。

本来百姓的愿望，不能就被官府所采纳，因为百姓有利益的事，不一定是做官人的利益，像林先生所提起的告诉，虽然是为无钱的百姓们的利益，又不和官府的利益相冲突，但是做官人完全得不到利益，做官的是不缺少五钱银买坟地的钱，甚不以林先生的告诉为是。一面志舍又在要求保护他的利益，究竟还是钱的能力大，所以官府把百姓们不遵向来的惯例，不纳志舍的钱，便讲是林先生煽动的，用那和谋反一样重大的罪名，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加到林先生身上，把林先生拿去坐监<sup>②</sup>。百姓们听到这消息，可就真正骚扰起来了，尤其是大多数无钱的人，更较激昂。

“为着大家的事，把林先生拿去坐监，这是什么官府？”

“吃我们大家的俸禄，却专保护志舍一家，吃钱官！”

“打！打到志舍家里去！”

“打！打到县衙去！”

“打！打！打去！”

这喊声由观音亭口喊起，到县衙口已经是聚了好几百人，有的冲进县衙

① 农人。

② 坐牢。

把鼓乱撞起来，县大老爷原有些手腕，问到拨扰的因由，也不胆怯，随时升堂。

“放出我们的林先生来！”

“还我们林先生来！”这些人看见大老爷坐堂，便一齐这样喊起来，形势真有点紧张。

“这公堂的地方不许大家喧哗！”二爷把大老的话译给大家听，教大家肃静些。

“有什么事情，可推举几个人来商量，大家这样喧哗是办不成事。”

对大老这样的要求，大家一时失了主意，一时转觉静默，有几个人便自以为首事，走上公堂去。

“事情可以和这几位为首的人商量，大家请散回去！等待回复就好了，大家在此反有碍公事。”二爷又替大老来教大家散开去。大家虽不愿意，但受不住衙役的催赶，便一齐退出县衙，又再聚集到观音亭口去。但是等了好久，总不见那几个自以为首的人出来；使几人去看什么形势，回来的报告讲：“县衙已经关起了大门，里面不听见有什么人声。这分明那几个为首的人，也被关起来了。”百姓们得到这消息，更加激愤，有的人便走进观音亭内，去讲究和县大老爷计较的方法。

隔日不单是城市的人，村庄的穷百姓也成群结队集到观音亭来，这条街直达到衙门口，尽被人塞满了；个个人的面上，都现着兴奋紧张的样子，真亲像①战争就要开始一款②。在这人群喧喧闹闹的中间，突然有：“罢市！不关门的先抢伊！”的喊声喊起来，不一时由街头传到街尾去，“乒乒乒乒”，霎时间全街面的生理店③皆把门上了锁。“打！打进衙门去！”喊声一起，县衙的大门便被撞开了。古早的百姓真是凶蛮，大概因为开化未久，尚有蛮性的遗留，不像现代的人，受到文明的惠泽，这样驯良，动不动就直接行动起来。永过的官也怕惹动了百姓，因为永过的做官人就视做官和做生理一样，总想由做官来赚钱致荫子孙，多做几年官就可多赚些钱，所以常怕顶戴被摘去。像这样民众的骚动，已经不是几个衙役可以镇压得住，要去求协台派出兵队来，那问题就大了。地方有了反乱，是有关碍地方官的前程，这时候要

① 真像是。

② 一样。

③ 商店。

保住做官的顶戴，只有对百姓让步，别无他法了。

林先生和那几位为首的人，虽然被众百姓的热情所解救，恢复了自由的身躯，但是他所提起的告诉，一些也没有结果。一面林先生看见志舍雇来不少民壮，时时在巡视山场，没有纳他的钱，绝对不许埋葬；甘心把钱供给流氓罗汉，不肯对贫穷的人同情一点，愈使他愤慨。一面又被大家热烈的应援<sup>①</sup>所激动，遂下了决心，似有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的觉悟。

上府城去，向道台告了一状，因为这也是志舍金钱的势力范围里，到底也是无法度。

“受到大家这样援助，我真感激。这去不知会成功不会？不过在我想：公道还未至由这世间灭亡。大众的穷苦，苍天是看到明明白白，一定会同情的，强横的若真没有果报，那样世间也就可知了。总是天道是难得讲，而且似乎可凭也似不可凭。原是尽我们的力量做去，若不成功也对得自己。所去路程遥远，会得再和大家相见不会，亦属不可知，但是事情的结局怎样，大家自会得到消息。大家这样热诚，我真受不起！”

“林先生！保重，公道还未灭亡啊！”

“林先生！太为难你了，一路小心！听讲他买嘱了不少歹人<sup>②</sup>？”

“林先生！不相干，歹人未至全无心肝<sup>③</sup>！”

“林先生！保重！”

“林先生！林先生！……”

在这林先生的呼声里，开船的锣声“快快快”地响起来了。船家也烧起纸钱，帆也张满，风也正紧，一经拔起铁锚，乘着潮水，船就开向港口出去，鹿港到马尾<sup>④</sup>原不须几日水程。

林先生到了福州，因为人面生疏，地头不熟，只得住到客店去。古早没有现代这样新闻，所以一地方有了什么特异事情，也不容易传到别所在<sup>⑤</sup>去。像林先生这样的人，若是现在，一定到处受人欢迎，无如他生的时代较早，所以到了福州也和平常时出外人一样，只有客店的人招呼他，他也不因为这些事情愤慨，把他所要做的事放下去，关于这事还是日日操心。

① 声援。

② 坏人。

③ 没有良心。

④ 福州外港。

⑤ 地方。



有一日林先生出去探听总督衙的门路，归来时经过茶楼门口，他亦曾听见讲茶楼是消遣的所在，不时有各样的人在出入，所以也就走进去，喝茶之外还想听点新闻。当他找到了座位时，听见人家正在谈论他的事，大概是载他的船，同时也把他的事情传了进来。因为谈的人不认识他，便让他们插些枝叶，讲古似的谈论下去。

“听说他进省来了，不晓得实在不实在？”

“实在的，有人和他同船来的！”

“现在呢？”

“住在浦头客店里。”

“啊！有闲空就要去看他是一个什么人物。”

“要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同道。”

“实在须来去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这样逐<sup>①</sup>个人对他仰慕，反使我们的林先生不安起来；而且独自一个人默默地饮着茶，也觉无甚趣味，正想回客店去。

“先生！请我喝杯茶可以吗？”忽然受着这一个不相识的，形状有似乞食的人的乞求，林先生一时惶惑，应答不出；那个人却似很熟识，自去林先生对面坐下，便又问：

“先生似不是本地的人？”

“是，贵地方是初到的。”

“听你的口音，是不是由厦门来的？”

“是由……”

“喂！”走堂的看见座上有了客到，便来冲茶，那个人遂又吩咐说：

“有好的点心再拿两份来！”吩咐后又转向林先生：

“是由台湾？来多久啦？”

“刚来不久。”

“有什么贵事？”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没有事情？”那个人似不相信，随后又问：“先生是不是姓林？”

“是！贱姓林。”

“哈！啊！我知道了，一定是为着讼事来的。”

<sup>①</sup> 每。

“……”林先生被他这话所吓，一时竟不知要怎样应<sup>①</sup>他。

“不要恐怕，而且也不须瞒我，先生所要做的事，我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我一点点亦不会去妨碍先生。”

“嘎！蹊！”林先生只是强笑着，依然不能回答。

“不要紧，别人是不会注意到的，来这里喝茶的人，只会消耗光阴，说说笑笑，做不来什么事。”

“但是……”林先生还是踌躇着。

“我先问你，呈子送进去未？请相信我，设使你被我骗去，亦不过这一杯茶和一碟点心。”

“还未送上去。”林先生似有了决心，相信这个形似乞食的，是可以讲话的人，遂坦白地对他讲：“正在思考，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好的文字。”

“先生所想写的，请先讲给我听。”

“想先把大多数百姓的困苦讲起，然后才讲那土豪霸占那样广阔的地土，更使一般的百姓难堪。”

“这意思还不错，我有十六个字请先生写进呈子里去，我想当会使先生所写的增强了力量。”那个人遂用指头蘸着碗里的茶在桌面写着，“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

林先生看见这十六字，心里大着了一惊<sup>②</sup>，这正是他所想要讲，而想不出要怎样去表现的文字，遂紧紧地握住那个人的手：

“先生！真真费你的关心了，先生贵姓呢？”

“哈哈！有没有效力，还不可知呢，问要做什么？”

“先生的指教，使我真有得益，而且也坚强我的自信。”

“先生也不是为着谢礼才出来的，我算不白费先生的茶点就可以了。”

“总是求先生赐个名姓！”

“哈哈！”那个人不再讲什么，笑着走出去，林先生要挽留他亦来不及了。虽问到走堂的，亦不知道他是什么样人；而且讲是不常见他来的，这使林先生惊疑了好久。

过了有些时候，我们的地方就得到林先生在省城打赢了官司的消息；志舍的山场自然是舍做公冢，牧羊放牛也不须再到大肚溪边去，穷苦的人也就

① 回答。

② 吓了一跳。

可以去拾些柴草。但是，林先生的消息却是一向杳然，所以大家就疑是有什么意外的事，有人就以为他是被他的对头<sup>①</sup>买人陷害了。究竟如何？总无人知道，此后百姓的困苦，算已解除了，死的人也得到长眠之地。但时日过久了，林先生的事也自然由大家的记忆中消失去。这故事的大概，听讲刻在一座石碑上，这石碑是立在东门外边。现在城已经拆去了，石碑不知移到什么地方，惹起问题的山场，还留有一部分做公冢。可是时代不同，事情也有些相反；现在穷苦的人可以自由去做和他身份相应的风水。有钱人，税就不能免了，又不仅是五钱银的，墓地税一坪地须纳十元的使用料。这是当然不过的事，因为他们有钱。像这样时代也在替以前受挑难过的穷苦人出一点点气。但这也是人民自主团结才得争取来的。

——作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原载于《台湾文艺》二卷一号，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单行本《善讼的人的故事》，叶陶发行，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

<sup>①</sup> 对手。

## 一个同志的批信<sup>①</sup>

奕

郵便<sup>②</sup>！在配达夫<sup>③</sup>的喊声里，“卜”的一声，一张批<sup>④</sup>掷在机<sup>⑤</sup>上，走去提起来。

施灰殿<sup>⑥</sup>

无错，是我的。啥人寄来？翻过底面。

大桥市福寿町 许修

嘻！是啥事？他不是被关在监牢？怎寄信出来给我？是要创啥货<sup>⑦</sup>呢？扯开封缄。

.....

啊！啊！晦气！伊安怎<sup>⑧</sup>想到我来？“身体病到太坏，需要一点营养补给剂，身边无半个钱。”无钱？你无钱，我敢春<sup>⑨</sup>有百外<sup>⑩</sup>万？有钱？我自己勿晓使？供给你？我有这义务？怎样身体不顾乎好好？

① 信。

② 日语，邮件。

③ 日语，邮差。

④ 信。

⑤ 日语，桌。

⑥（李南衡注）日语，殿，男人或贵族的敬称。

⑦ 做什么。

⑧ 怎么会。

⑨ 岂剩。

⑩ 余、多。

同志？我不是被恁①笑过的落伍者，向后转？现在怎样？恁走错了路呢？还是我无认错“戡花”？恁忠实，恁信坚，安呢②，就该会堪得病，那用吃药？更至于滋养？

恁这一班东西，实在使我禁不得要骂，怎样偏要讲我生理③做去④好，赚钱多。赚钱多？敢⑤应该要提去厚⑥恁开驶⑦，怎欠用就来向我提。是欠恁的吗？这东西。

虽然是在头壳里独语着，这样发泄一下，心肝头⑧的闷气也轻松了许多。

提起批，重再看一遍。啊！伊的身躯原本软弱，这款病的确无骗我。不管伊啊，我那有这气力？不过！不过若会一下病就死去，那都无讲起⑨了，万一病无死，后日出来，怎有面目好相见？但是我虽讲日日见财，却不是收入来就是利益，要寄些给伊，也着⑩多日的粒积⑪。

一、二、三……这几日间，这些数目，是当好寄去厚伊了，数数后，却再放进衣袋里去，有些舍不得。寄去，到郵便局⑫路有点仔远，今日脚也懒行。终究是要寄出去的，在袋里多放些时，也算还是自己的钱。

今晚暗顿⑬吃了太无滋味。吃饭的时候，父亲像是蕴积了太久的闷气，今晚冲开了安全瓣，带点自伤，也含些怒气，向我警戒着：“我老了，恁的事我本可以不管，由恁要去怎样，但是也要想想看，自己几岁了，再有几年的岁月可拍拼⑭，替人赔的钱街赔未清，又再给人家认了几笔钱。儿子也大了，钱拢勿晓得好宝惜。”我不敢应，默默地任他老人家去念。量约⑮吃一碗，就

① 你们。

② 这样。

③ 生意。

④ 做得。

⑤ 岂。

⑥ 给。

⑦ 花用。

⑧ 心裹头。

⑨ 就不用提。

⑩ 得、要。

⑪ 积蓄。

⑫ 日语，邮局。

⑬ 晚餐。

⑭ 努力工作。

⑮ 随便。

准饱去，紧紧①离开食桌。

吃饱就困②，这是最幸福的事，无奈我尚未修养到像猪一款的性情。晚上七、八点钟，除去有病以外，无论怎样都困勿去。听老人家的念茹，听小孩子的吵闹，更是无意思。日间因为有工作，还不感到怎样，暝时③这厝④内就使我安坐不来，还是外面好，来去，来去围棋盘边。

花厅空空，一个人也不在，黑白的棋子尚散在棋盘上，可以想像这经过一场恶战之后。他们一班啥所在去。醉乡？乐园？去，我也去，一个人不怕寂寞，有妓女的伴饮，有女给⑤的招待，去，我也去。

红的绿的电波荡漾着，紧的繁的乐声哮晓的，酒的氲香，女人的贴粉的芳氛散漫着，在这境地孔子公也陶然过。不错魂便是憨大呆。

雨纷纷，路滑滑，——

台湾流行歌，这片可以算是好的。听了还不至拐断耳孔毛。

我不会唱，半题也不会。现在学勿来。

永过⑥！永过，现在不流行了。

唱乎⑦你听？二十多年前的不合时。

你还未出世？是咯，我敢⑧也老了吗？哈哈！“嘴须胡胡无合台”啰。

是不是呢？

不是安呢讲？不是？怎样讲？

哈哈！无分？不嫌这几拨须，会刺痒你红嘴唇。

我们是寻快乐的，使我们能感到快乐，就是你们的职务，所以任便我怎样都可以？实在？

哈哈！这款我也就不能吝着“止卜”⑨了。

① 赶紧。

② 睡觉。

③ 夜晚。

④ 屋。

⑤（李南衡注）日语，餐厅、咖啡馆的女服务生。

⑥ 从前。

⑦ 给。

⑧ 难道。

⑨（李南衡注）小费，英语 Tip 的日语发音。

一个人，一研①月桂冠②，也有些醺醺然了，走出乐园，行起路来，脚觉得特别轻且快。哈哈！“不可跋倒③满身涂”。归到家来，摸摸衣袋，钱是没有了，有的是一张计算书。抽开抽屉，想把计算书放进去。“大桥市福寿町许修”那张信又映到目矐④内。

啊！对不住，同志！烦你再等几日。

过了几日，又想起那个同志的批信，算一算这几日的收入，尚可供应暂时的欠用。但是过午了，送金⑤怕不办理，等待明日，大概不要紧。若会死已经闻也烂了，新闻尚无看见发表。

请坐！大人！

今日公事较闲？

哈！寄附⑥？要我寄附？

敢不是讲按⑦十外万要开⑧？也着⑨再募寄附。

哦，是别项的没讲，自动车⑩？

还有别项的使用，不限定什么？

没有理解的，就不要伊寄附？

哈！哈！我也是不能理解的一个。

岂敢，是汝大人过头⑪“荷老”⑫。

嘎！这款的不能还价，按派多少，就要多少。

安呢，就不是寄附了，可以用告知书来征收。

按照我们的身份？

汝大人对我的估价，估了过高啊！

还价的也不要伊寄附？

- 
- ① 瓶。
  - ② 日本清酒牌名。
  - ③ 跌倒。
  - ④ 眼睛。
  - ⑤ 邮局办理汇款。
  - ⑥ 日语，乐捐。
  - ⑦ 预定。
  - ⑧ 花费。
  - ⑨ 得，要。
  - ⑩ 汽车。
  - ⑪ 过分。
  - ⑫ 夸奖。

这样我的份可以勿算在内啦。

岂敢岂敢，我永远是憨头。

这是全市民的负担？也是限于保甲民的义务？

没有这种区别？这款就真公平啦？

这款的实在不应当，但是我可没有公然反对的力量，也没有讲：

“我不寄附”的勇气，就只有对汝大人还还价，求减出多少。

还价的也不要伊寄附？这就无法度啦？

是汝大人不要我寄附，不是我不寄附。哈哈！

大人要不客气？我就特别着细腻①。

这次的寄附，就算做过息金，一年也罚贖了②。

哈哈！保正伯要做公道人，那就真好啦。

勿得半减，再勉强四分之一？不晓得大人肯吗？

哈哈！保正伯的仲裁，大人不再异议？

要现交，是怎样？

别的都去了啦，钱也都交清，只有我这所在最后来？

因为我是有识阶级？凡事不若一般憨百姓，要费时间，打算一讲就可以承诺，所以……

这项临时支出，我无预算。

不是故谦③，实在无④便。

不能再缓？啊！

我踌躇了一下，就把预备要寄去给那同志的款项移用了。这是做国民应当尽的义务。那个同志呢？非意识地又提起那张信来，抽出信笺，

……这张信的邮费，是罄尽了我最后的所有，我不愿就这样死去，你若怜惜我，同情我，不甘我这样草草死掉，希求你寄些钱给我，来向死神赎回我这不可知的生命，我也晓得你困难，但是除你以外，我要向什么人去哀求？……

啊！同志！这是你的运命啊！

①（李南衡注）小心、客气。

② 罚不完。

③（李南衡注）谦虚。

④ 不。



附注：

这篇有些处应该是对话，因为没有对方的承诺，不敢妄为发表，遂成独白，恐阅疑误，故特声明。

十二月十三夜 灰

——原载于《台湾新文学》创刊号，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编按】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 阿 四

在一个车里，阿四很快意地倚在车窗眺望。

阿四是一个热情的青年，他抱有远大的心志，无穷的希望，很奋励地向着那可以实现他的志望的道上，用着他所有生的能力前进着。

他初由医学毕业，由学校的介绍，现在是要到一个地方医院去就职，这是他由理想的世界中转向实际社会的第一步，和复杂的人类接触的起始，也是他要实现他志望的实际工作的第一程。

他还葆有儿童时代的天真，并且改未掉①学生生活的浪漫。他打开车窗，向车外瞭望，他看见田畴中青青的禾稻，竹围里翻翻的芭蕉，苍翠的山光，涟漪的水色，什么都觉得生意饱满、生机活泼，也便感到他自己的生活也很丰富，前途很受祝福，不觉满意地独自浮出微笑来。

他旁边坐着一个日本人，不晓得是看着他自喜的态度可笑，也是②看出他尚有儿童的纯真可爱，竟和他攀谈起来。

伊问他学校里可有日本人。他说先生③是内地人④，学生多是本岛人。伊似晓他的意思是在说一切同是日本人，所以伊就说伊所说日本人就是指内地人，可是台湾人也可以说是日本人，还是说日本臣民较切当。似在暗笑他不晓得有所谓种族的分别。

这句尖利的话，在阿四无机的心上，划下第一道伤痕的刃伤。他觉得人们的实在，竟不似他意想中那样，究竟那样竟也说不出来，已经被那句话破灭去了。

阿四暂时也觉有一种无谓的怅惘。但是他还憧憬于前途的光明，一时怅

① 改不掉。

② 或是。

③ 老师。

④ 日治时期，日本本土称内地，台湾称本岛。

惘，不能便使光明变成黑暗。

阿四到医院受命那天，他觉得他在学校中所描画的理想事业，将有破灭的危险，他便把神经特别地紧张着，想和这恶环境斗争一下看。

他的俸给<sup>①</sup>使他吃惊地小，不及同时拜命的日本人一半，又且事务长向他说，宿舍因内地人医员增员，你们没处可住了，你自己去租，宿舍料<sup>②</sup>规定本十五円<sup>③</sup>，因为是台湾人，六割<sup>④</sup>，九円；独身又再七割，六円三角，可在这范围内，自己去寻一间。因为是台湾人就可住较便宜的家屋，这是什么理由？他拜命初初，也不敢质问，只有忍受着。

翌日院长又向同时任命的台湾人说，你们一两年后是要去开业的，到医院来说给医院服务，毋宁说医院供你们实习较实在，我也认定你们是来实习，所以各科都任你们自由去见学<sup>⑤</sup>，医院给你们特别的便宜，希望你们对医院不可有无理的要望。

阿四的自尊心，给这番训话破坏到无余了，医院简直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完全的医生。唉！这样的侮辱，阿四想，就要厌憎吗？不能向他抗议一声吗？结果不能，别人皆表示着十分的满足。

阿四伤心了，还希望执到实务以后，能有改善的机会。一月等过一月，将过了一年，他所执的事务，依然是笔生<sup>⑥</sup>和通译<sup>⑦</sup>的范围，他不能忍受了，翌年捉到了机会，便向院长提出希望，对主任陈述要求。结果非仅不能见容，并且生出意见的冲突，伤了互相间的情谊。他所受的待遇，就更加冷酷了。两年后，他便决心把研究欲抛掉，把希望缩小，也晓得他所理想的事业，是不易实现了，就把医院的职务辞去。

他回到家里，周围的人都劝他开业，说做医生一年间至少也有几千円赚，他本想要求有里，再供给他几年学费，看这样子一定是不可能了，便也顺从家人的劝说，在自己的乡里开起业来，他想自己替自己服务，一定比给人服务自由得多。谁想开业以后，不自由反觉更多，什么医师法、药品取缔规则、

① 薪水。

② (李南衡注) 日语，料，费用、津贴。

③ 同“圆”。

④ (李南衡注) 日语，六折。

⑤ (李南衡注) 日语，见习。

⑥ (李南衡注) 抄写员。

⑦ (李南衡注) 翻译。

传染病法规、阿片取缔规则、度量衡规则，处处都有法律的干涉，时时要和警吏周旋。他觉得他的身边不时有法律的眼睛在注视他，有法律的绳索要捕获他。他不平极了，什么人们的自由？竟被这无有意义的文字所剥夺呢？但是他空晓得不平，只想不出解脱的方法来。

时代进行着，不断地向着善的美的途上，时世的潮流，用它崩山卷海的气势，掀动了世界，人类解放的思想，随着空气流动，潜入人人的脑中。

台湾虽被隔绝在太平洋的一角，思想的波流，却不能被海洋所隔断，大部分的青年，也被时潮所激动，由沉昏的梦里觉醒起来。

又且有海外的留学生，台湾解放运动的先觉，输进来世界的思潮，恰应付着社会的需求，迄今平静沉闷的台湾海上，便翻动着第一次风波。

阿四的朋友，也不少留学生，尤其不是那挂名算额<sup>①</sup>留学生，多是热情的、有思想的、进取的、抱有牺牲精神的少年，有的专意来拜访他，并下游说，说台湾议会请愿的经过，期成同盟会设立的主旨，阿四到此才恍然于他前此所不平的原因就在此。因为全民众所须遵守的法律，任一部分人去制定，才生出这种缺憾来，他以前不晓得这也是有补救的方法。他的朋友又说，这是属于政治一方面的运动，单事政治运动，不能算是完善的方法，因为多数的民众若不会共鸣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一方面须从事民众的启蒙运动，台湾民众所受的政治上的压迫痛苦也已够了，所受官权的欺凌将到不能再忍了，吾们向大众宣传他们所受痛苦的原因，向他们表示同情，教他们须求自救，他们一定波涌似的倾向到吾们这边来。所以文化协会能当此时机设立，适应着社会的需要。阿四本是文协会员，他记起发起者蒋氏<sup>②</sup>推荐他当理事的时，他曾写这样一张信：

古人云有死天下之心，才能成天下之事。足下所创事业，是为吾台三百余万苍生利益打算，仆亦台人一份子，岂敢自外，但在此时尚非可死之日，愿乞把理事取消。……

辞去理事，当时未免有过卑怯，今日听到朋友的启示，他的欢喜有似科仑布的发美洲，也似溺在深渊，将失去自浮力的时候，忽遇到救命艇。因为

① 充数。

② 指蒋渭水。

以前他所抱的不平，所经验的痛苦，所郁积的愤恨，一旦晓得其所以然，心胸顿觉宽阔了许多。

阿四此后便成为一个热心的社会运动者，文化讲演会，也常看见他在讲坛上比手划脚，也曾得到民众热烈拍手的欢迎。阿四这时候才觉得他前所理想的事业尽属虚幻，只有为大众服务，才是正当的事业、光荣的事业。

当一个暑假，东京的留学生组织一团讲演队，想为台湾民众的文化向上尽一点微力，但是支配阶级一方面，被久来的传统思想所支配，以为民众是冥蒙无知，较易统治，若使他们晓得有所谓民权，有所谓正当的要求，晓得官民原属平等，便于他们的统治上有所不便，因为支配阶级们扬威惯了，蹂躏百姓们惯了，所以对于这一团讲演队便多方阻碍，务使他们下能向民众开口，可是支配阶级当这时候尚些顾虑着法的尊严，不敢无理由地把讲演团解散，只能恐吓一般无知的百姓，或示意那些御用绅士，凡有可以讲演的场所，一切不可借给讲演队，所以讲演队归到台北，就到处碰壁。后来探听着这消息，便向支配者提出抗议，支配者乃毫无勇气，竟否认他非法的干涉，所以讲演队只滞留在台北，暂时想下出方法来。

这时候阿四地方的青年会方才改组过，以大穗氏为中心在活动，阿四也是委员，他们闻知讲演队在北受到阻碍，便不顾支配者的威吓，决然把青年会所常利用的场所，提供讲演队，并为计划一切便宜，使讲演队得向大众们发出第一声的呼喊，这几声音波动传到空间去，激动着平静的空气，台湾中顿时刮起风台。

事后，当地的支配者们以为这几个应援<sup>①</sup>讲演队的人，有冒渎着他的威严，但在法的范围里又不能平白地加以罪名，得任他处置，便欲教本地的绅士，讲演场所的管理人们，提出家屋无断使用的告诉<sup>②</sup>，幸喜这几位绅士尚知顾全大体，不应支配者的所求。他们没有法子，只能行使穷余的下策，把阿四外三人<sup>③</sup>的开业医，用什么阿片取缔细则告发，因为药品中有阿片末的缘故，还幸此时司法犹尚公正，也晓得地方官吏是要阿四们晓得他是有权力可以自由行使，是干犯不得的，目的就达了，故正式裁判的结果具得无罪。

阿四并不因此有所畏缩，还是热心于启蒙运动，他到处讲演，觉得许多

①（李南衡注）日语，支持。

② 擅自使用家屋的告诉。

③ 阿四及其他三人，即连阿四共四人。

同志中，原是旧时同学，他忽觉有一道光明闪耀眼前，他忆起他校长的话了：“将来的台湾会成为医学校毕业<sup>①</sup>生的台湾。”这不是指此而言吗？学校长的预言，添上了阿四不少的勇气。

一九二三年的十二月十六日，太阳犹在地平线之下，大地尚在黑暗之中，阿四医馆的门前忽来一队警官，把前后门守住，始敲门进去，没有提示检察的搜索令状，也不管阿四承诺不承诺，便把家宅搜索起来，搜到近午，搜出二张贺年信片，三张议会请愿的趣意书<sup>②</sup>，认为重要书类<sup>③</sup>，和同阿四一起，被带到郡衙去。阿四的家族，不知是犯着什么罪过，一时慌张起来，同时屋里也堆满了慰问的人，暂时之后，由人们的传说，才晓得同时被搜查的有四处，同时热心于社会运动的人，始少宽心，已明白不是为自己个人的事，一到下午，并知不是限于一地方，是亘乎台湾全土，一时被检举，共有三十余人。

议会请愿继续到第三回后，因宣传的效果，参加署名之人，更超出千名以上。支配者们就起了恐慌了，怕赞成者愈多，会影响到他们的支配欲。便想藉他们的权力，来遏阻他的进展，遂将参加者之中，直接在他们支配下的人，一切罢免，藉以示威。谁知其结果正相反对，在一般人的心中，已知支配者已在内怯，对于议会请愿更加注意，赞成者愈加增多。所以就有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骚动，这次因为范围广阔，实替议会请愿作有力的宣，且人民们的心理，皆以为支配者所忌的事情，一定于人民有利益。便也认定议会的设置，是台湾解放上唯一的方法，自然而然对于这次被检举的人，也就生出无限的崇仰。

事后阿四被认为罪状较轻，和其外十数人，只受到三周间的拘留，即被放免，其余的人拘留六个月后，才付于公判。这次的裁判，司法当局受到权力的左右，已不能保持法的尊严了。三审的结果，各判为有罪。

阿四受到这次压迫，对于支配者便非常憎恶。把关联于他们的事务，一律辞掉，决意不和他们协作。也觉得此后的压迫一定加倍横虐，前途阻碍更多。但他并不因此灰心退缩，还是向着唯一光明之路前进。

一日应N地同志的邀请，到那边去讲演，当时恰值竹林事件发生的起头，

① 毕业。

② 发起旨趣书。

③ 文件。

几万人的关系者，生路将被断绝，正在走头无路，叫天不应，忧伤、恐惧、怨愤，交并一心，苦于无法自救，但是，他们尚有一线的希望，维系于文化会。他们晓得文化会是要替大众谋幸福，所以抱着绝大的期待，想望能为他们尽一点力，使生活不受威胁，得有一点保障。这回听说有文化讲演，他们虽住在较内山<sup>①</sup>的人，也不怕几十里路的跋涉，齐来听讲，希望得些慰安，并且于生的长途上，能付给他们些微光明的前导。他们到了N市，一起拥到讲演者的面前去，想瞻仰讲演者——他们想像中的救世主的风采。在这一行的面前，他们一人一嘴，诉不尽他们所受的痛苦，在他们意识里以为一定能替他们分忧，各个人怕得不到诉苦的机会似的，争先开嘴陈诉。

阿四看这种状况，心里真不能自安，他想大众这样崇仰着、信赖着、期待着，要是不能使他们实际上得点幸福，只使晓得痛苦的由来，增长不平的愤恨，而又不给与他们解决的方法，准会使他们失望，结果只有加添他们的悲哀，这不是转<sup>②</sup>成罪过？所以他这晚立在讲台上，静肃的会场，只看见万头仰向，个个的眼里皆射出热烈希望的视线，集注在他的脸上，使他心里燃起火一样的同情，想尽他舌的能力，讲些他们所要听的话，使各个人得些眼前的慰安，留着未来的希望，抱着欢喜的心情，给他们做归遗家人的赠品。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写在《台湾民报》原稿用纸上。

① 山地。

② 反而。

## 未来的希望

文

阮大舍是三十八岁的壮年人，不知是因为着那一层原因，看起来却像五、六十岁人，真有表现出点老态。大舍现在虽讲是姓阮，但是有的人竟说他是黄氏的子孙，因为他生下地来的日辰不好，八字真歹，克父母、碍兄弟，所以被他家里的人抱去弃在山脚，要给野狗去吃一顿饱，还幸他有点福气，被这正在缺乏子嗣的阮大老爷所拾得，继承这一宗的大财产。但是又有一说，讲他原是韩家的儿子，和他的娘被阮大老爷抢来的，后来阮大老爷养大他，也就认伊做父亲。劫夺妇人子女这样事，在前些时代，不过四十余年前，是被认为强者正当的权利，虽光天化日之下，也公然打家劫舍，无人敢说这样一声横逆，故事实，在现在的人只有当作故<sup>①</sup>听听而已，无一个相信这既往的事实。

阮大舍名义上拥有很大的财产，但不知是否宗支中晓得他不是阮姓的真血脉，当然要归他承继的田畑历宅苑囿山林，多在说不清的理由之下，给人保管着，收不到实益，大舍只能支取足以维持生活的费用，没有支配他财产收益的权限。这大概也可以算做大舍早老的一个原因。

大舍生性过于懦弱，这是先天的他的父母遗传给他呢？或是环境的压迫使他这样？这点有些说不明白，只好留待生理或心理学者去鉴定判断，若是有着要知道他的究竟的必要时，大舍因为懦弱，对于人们的要求恫吓，自然没有说声“不”，或反对的勇气，虽明知是不应该，也须装着欢喜的样子承诺去，所以他名义下的财产，现在多变为别人的主权。这点也可算为他早老的一个原因。

大舍曾否受过教育，也不明白。大舍有无有事务的才能，也是不明白。

---

<sup>①</sup> 故事。



因为他的家政世务，一切归他的使用人①办理，大舍也没有命令他们的威严，而使用人们也各自主地在办他的事务，这点算不算是大舍早老的原因？是不能明言。

大舍有很多的田畑山野，产生出不少可吃可用的物品。这些物品皆为人类所必需，是应该给人们去享用，住在较远隔的人，大舍总要赔出运费，运去供应他们需用，所以他名义上的财产，也渐把名义失去。这点一定不会成为大舍早老的原因，因为这是大舍自愿的。

大舍这一支，人丁很不兴旺，自前几代就是单丁过代，所以在他老太爷的时代，当大舍才成丁的那一年，就给大舍建置了家室，希望能早些生孙，可繁衍他的宗族，这样事情是有年岁的人，才会关心的。大舍有了妻子，只是耽于夫妇的欢爱，对于生子一事，绝不在意，遂使他老太爷抱着失望的悲哀离去这世间。但是近年以来，我们的阮大舍常有寂寞的叹息了。恋恋于夫妇恩爱的青年时期，已经是属于过去的事迹。进出于生的道途，干些人的事业，虽然正是时候，无奈他已早老，壮志已消失尽了，而且耗去了体力，对于人生，大舍自己也觉得已无希望。虽然他原是懦弱的人，虽知道生存下去的是无用的生命，却没有断然舍弃这生的意念，但一面又耐不得这生的寂寞，在这时候自然会希望着未来，期待着后的一代。所以到这时期大舍才感到无有儿子的缺感②。有一个会呱呱地啼哭、哈哈地嘻笑的孩子，寂寞的人生，定会得到很大安慰。大舍有了这样期望，同时便怪讶到自己的妻怎不会生。怪伢的结果，便想请教医生去，这一希望竟鼓舞起他未曾发现过的勇气，即时去求得替他管理家政的人谅解，就去问问医生。

问过医生之后，大舍很觉悲观，据医生的所述，是大舍这样体力，现在已经消去生育的机能，不过，生育的事是夫妇的共同责任，须并他夫人诊视之后，方得确实诊断。使大舍不至绝望者，是他的夫人还说不定有一半责任。所以他抱着最后希望，便夫妇同伴去问另外的医生，因为第一个医生，把全责任归他担负，已使他厌恶不信。

第二个医生诊视的结果，据说是大舍青年时代，夫妇的爱情过于浓厚，才使他的夫人患着子宫后屈症，遂至不妊。这一个证明，使大舍感到像跌下深渊，喝够了水，将要失神的时候，忽被救起一样的快慰。架在他双肩上的

① 手下、佣人。

② 误字，应为“憾”。

全责任，由第二个医生把他卸下来，所以大舍便非常信任那个医生。因为还留着会生育的一点希望，故关于大舍奶子宫整复手术，因为信任之故，就一切委任这第二个医生。

从未有失败过的这后屈子宫的手术，不知何故，在阮大舍奶竟取着不幸的归结。这一突变，在阮大舍只是感到含有欣喜味的悲哀，因为在失望之下，反得到很大的希望。妻子如衣服，再换一个，较会生育也不一定。但是在他族中，转<sup>①</sup>掀起了大大的波纹，有野心的，甚望大舍没有儿子，可以把自己的所生去继承裡祀，便可接受那么很大的财产。管理大舍的财产的人，又恐过继来的人有点能干，会损害着他们的利益，很希望大舍生个像他自己的继承人，好一代一代让他们自由处分。两方的暗斗，终归执着实际权限的人胜利。大舍便续娶了一房正妻，和几房侧室，正妻又陪嫁来一个俏俊的有宜男相的婢女。不思议的就是几年后，还不听到阮大舍生儿的喜信。大舍又自信他生殖能力还很强，这责任便又归到他的妻妾去承担，女人家的疑难事，只有求神托佛了，无奈神佛无灵，单会消耗一般善男子善女人的财帛，享受他们的礼酒，一些些也无有感应。问西医去呢？晓得有失败的既往，还是各人的生命要紧，再无人敢去尝试。但是生儿的希望，很支配着她们的心理。在广告上写着其效如神，二百年来秘传的真方种子丹，便为她们所注意。本来卖药的效验，也只验在广告上如已，只有不感到危害，会使她们安心，而且对于别种秘药，也就敢于尝试。大舍的妻妾，在不自觉之中，遂成为一般走方医的试验动物。既被挂上试验的号牌，当然免不掉牺牲。大舍的继室，就在试药之下失去了生命。大舍悲观极了，他所抱唯一的希望，觉得前途很是黑暗，这时候他才体会出人生别一种的悲哀，他觉到这一支阮氏的血脉，将由他而斩，俄罗斯的灭亡，德意志的覆没，我想还没有大舍这时候心里所藏的惨痛。大舍完全颓唐了，这一打击的确又使大舍早老了几年。

在大舍悲恸失望之中，陪嫁来的那个婢女，被人认出腹部已较膨大了，这想不到的发现，真像积满白雪的荒郊，万物都失去生意，在枝干杈丫的寒林里，带雪的枯枝上，开着三两朵梅花，在报道已有丝丝春意一样，在大舍死一样的心里，注入希望的生的活力素。大舍随时<sup>②</sup>请来他信任的医生，就知道是妊娠四个月。哈哈！大舍欢喜到流下泪来，发出不曾听说过，向来所

① 反而。

② 立即。

未有的笑声。分娩时日，由医生的计算，推定在明年四月中，大舍今年三十七了，到三十八岁才要做第一次的爸爸，这样欢喜，我想是无人会替他想像出来，大舍是抱着这无人想得到的欢喜的心，在等待儿子诞生。

避去一切刺激的食物，预防着气候的突变，保持着适当的运动，遮断惊恐哀伤的袭来，给与滋养强壮的饮食，珍重细心，费尽所有看护的手续。托天保庇<sup>①</sup>，已到了分娩时期，腹自几日前就开始有微微的痛，产婆来过几次，听说胎儿没有异状，母体也属健全，没有危险。但是自昨晚腹痛已渐剧烈，已经到了分娩开始的时候，产婆守候了一夜，经过她预测的分娩时刻，胎儿不见有些少进出，这使产婆也失去自信，便由她的推荐，请一个积有产科经验的医生，听说是产婆的姨丈，来相帮处置，经这医生诊视的结果，是认为产妇骨盆有点狭小，而且子宫的收缩力也不充分，分娩时间遂致延长。“注射后二点钟，便要使胎儿出世。”医生下了有确信的断定。注射后子宫的收缩确实增强了许多，因为产妇渐有忍不住疼痛的呻吟。一点、二点、三点钟过后，胎儿还不出世。这使大舍生起恐慌来，第一便去请来，只有享受答谢的鸡酒麻油饭，而不负责任的注生娘，香烟缭绕地供奉在大厅，要求着保庇；其次便议论纷纷了，有人提议再请医生，有人提议须动起法事。先来的医生，似因为他的诊断不确，有些不好意思，便又推荐一个是他舅子的医生，对这推荐，大舍似有踌躇，同时族人也有了闲话：“这样事情岂是可以包行的吗？放弃闻名的产科专门医生不请，牵来他的姻亲谊戚，干吗？”被产妇的呻吟声吓昏了的大舍，听到族人的话，顿觉清醒了许多，即时请到专科的医生来。

“产妇的骨盆正常，产道也已充分开大，子宫的收缩稍强，胎儿的头脑有着水肿，这是分娩迟缓的原因，须适用钳子手术。”专科医生诊视后，就发表他的意见。“胎儿得安全吗？母体可无有危险？”这大舍的关心，被医生的“不相干<sup>②</sup>，我这只手已救活无量数的小孩子。”的自家广告所克服，手术便准备着要开始。

狂嚎惨哭，继续有一点钟之后，胎儿已被铁的钳子抱了出来，但是是否为英物，竟无由辨别，因为胎儿已经窒息，听不到啼声。这是难产的时，胎儿所必有现象。由医生施以发啼术，胎儿便渐渐恢复了生机，呱呱地呼吸起来。虽然是个男孩，无如啼声比猫叫还要细小，这最初的生的努力，就这

① 保护、庇佑。

② 没问题。

样不活泼，使大舍希望的心，完全粉碎去。待医生收拾好器械，便问及这孩子会不会长成的事来，“养，是养得大。”医生的回答是很有决然的样子。“因为这脑水肿，还是中等程度，使不再增大，脑实质不受到更大的压迫，是会长大的，也不至成为白痴。但是要使这水肿不再进行，须用什么方法，是一个重大问题，施行穿颅术将头腔内的液体，吸取起来，然后施以压迫绷带，使头盖里面，再没有滞留液体的空隙，这是可以阻住水肿的进行，但影响于脑实质的压迫依然一样，会不会阻碍知能的发达，是很难预断。不过这是神经学的范围，待少长大，再为考虑也尚未迟。”我们的阮大舍，听到医生这些说明，对于第一次做爸爸的欢喜，已完全失去。虽然他还不至绝望，“既会生育，当然有再生第二个的可能。”他心里又怀抱着这未来的希冀。所可虑者，在这样早老的阮大舍，会不会见到第二个孩子的出世，也是问题。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

## 我们计划的旅行

我们计划的旅行，至出发的前几日，有好多人声明不能参加，打算此行不过几人罢。

出发定在元旦早上的夜行车，是三点十分钟开的。

除夕循例的围炉，因三叔父别居，觉着一种言不出、摸不着，非酸似戚的情绪，虽叔父和弟弟妹妹犹同来团圆坐着。席终把预备下的压岁钱，分赠弟妹侄甥，末了想及伯母那边，二姑母三姑母那边，总须赠送一些，可是这几处没有预算，又不能把旅行要用的摊出，心里头烦闷得不能耐。啊！只叹一叹气，亦只索罢，就到同窗 D 君处，约束明早的事，要是谁早醒起来，总要招呼一声。

我回家来要先睡一刻，养足精神，因为明一天的旅行有些劳烦的跋涉，但担心着汽车的时刻，很久的睡不□，我的妻因几日来，为着新年的预备劳急了，不忍教她为着这件事，不睡觉来守候时刻，只索自己担心着半睡□睡地躺着……

乒乒……

“门谁在敲着？”妻子梦惺地说。

“时刻快到了么？”我说着就□□□□出来接应他，却是来请看病的，在山乡的一家穷人，我□□□□虽经是一刻钟，犹来得及搭夜车，可是踟躇一□□□□□然地拒绝他，因为是乡村路僻，车子不能到，须步行一趟，且穷人亦没有多大的礼仪，虽良心上感着不安，遂也拒绝他的恳请。

pilipodo（乒乒乒乒）爆竹的响声中杂着一阵阵吹春的锣鼓唤声，人家正忙在开正，立在厅门口的主人们，手里执了三条的线香，诚恳地念着恭请喜神财神到我家。当这个当儿，我只一介入在街上踱来踱去，无意识地走到火车站，里头已有了大堆的人在等着搭北行的车，距南下的还有一刻多钟，我不耐得久候，遂又转一大圈子，由东门街折向天坛口，得得地行着，不觉又到 D 君门前，从门缝儿窥进去，壁上时钟已近三刻钟，又听着里头有窸窣的

动作声，我试呼一声，里面亦答应着。我说时候到了，向火车站去啊。我不等他回答，遂回转家里，开了旅行篮子，装进几本预备破闷的无聊书籍，自己携带着走，篮子有些沉重，少觉累人，走得不快，走进火车站，同志们多已齐，一见我皆哈哈的笑了。

“汝太聪明会想得到带这个箱子。”D君说。

“我们的零碎物件，可借他的箱子放着，可免遗失。”C说。

“妙妙，赞成。”许多人喊着。

那就不等我答应，把篮盖掀开，一件一件的放进去。

“哟哟！这重担子，我是担不起哟。”我说。

“呆子，那不是有红帽子吗？”他们说。

“我晓得啊！不过是要钱呢！谁负担……”

悲——汽笛报道要开车了，大家争向车箱里找座头，落后我和S先扛着篮子，随他们上了车，不凑巧I君的相好已先在此。

“I先生那儿去呢？”女人问，“听说已经歇业，可真的么？”

“是啊！汝回去后我亦不想做生意了，今儿晓得汝要再去，所以我要陪汝去。”I说。

“多谢！费神汝关心着。”女说。

“今行不愁寂寞了，有这好相遇。”D说。

“他本来很规矩的啊！”C说。

“可是假面具久揭穿了。”D说。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

## 未命名（洪水）

安都生

蠢蠢群生罪孽深，毫无改变竞相侵。  
合该洪水从天降，洗去人间作恶心。  
莫怪天灾要降临，世人罪孽已真深。  
大家只顾贪私利，一样全无公德心。  
暗雾重重拨不开，人间污秽积成堆。  
合该洪水来冲刷，洗出光明世界来。

汪——，骂——，呱呱呱。狗吹螺、牛嘶、小儿啼声，杂在暴风雨声里。  
“呵，你不起来看？不知有啥事，牛狗这款生惊①，起来看看咧②！风雨即大③，怕是要做大水④，起来！”女人唤她的丈夫。  
“哦！大水？不会啦。”男人被搅醒，懒慵地应着。  
“不会？你无⑤听见狗牛那样生惊⑥。”  
“哦！”  
“起来！点火看看，雨丝吹到房内来了，雨这样大。”  
兵，“啊！”男人伸足下床，忽然踏着水的惊叫声。  
“入水了啊！”  
“怎样？水到房里来了吗？赶紧点火，火柴在匱屐。”

- 
- ① 这么的惊慌。  
② 起床去看一看状况。  
③ 这么大。  
④ 做水灾。  
⑤ 没。  
⑥ 惊慌。

“啊！水要浸过地基脚啦。”男人点上灯火，看见水又惊叫了。

“水浸到地基啦？”女不相信地惊问。

“赶紧你也着①起来，惊②也是溪岸崩去。”

呱呱，幼儿离开母怀的啼声。

“啊！水这样大，再涨三、四寸，土葛③会溶去啦。阿大起来，紧你一起来掘涂④……”

“啥线，”阿大蒙眈里的应声。

“厝要倒去啦，快起来。”

“恁掘涂起来造岸，把地基造高起来。”

“勿使水满过来。”

“要去倒位提涂⑤？”

“牛稠间⑥，掘来，赶紧，我来去叫大家协力来造崩隙。”

“风雨正大，要怎样出去？”

“不出去，要坐地等待水流去吗？”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本文未完成。

---

① 也得。

② 怕。

③ 土块。

④ 挖土块。

⑤ 要去那里拿土块。

⑥ 牛舍。



## 富户人的历史

走街仔先

现在发财的机会，是真不少，也真容易碰到，像株式期米<sup>①</sup>，几点钟内，可以赚到整万银，但这是要有才能和资本，不是普通人可以梦想的。那些毛管出汗<sup>②</sup>的人，任伊怎会粒积<sup>③</sup>，也过得以免至受饿，若像那富有几万甲的田园，积有几百万的钱银的人，在现时的社会，虽不是稀奇，在以前除去赌博以外，真不晓得是啥方法，能赚来那样大的家私。

俗语有讲：“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又讲：“大富由天，小富由勤俭”，一般大富户不是横来的便是天赐与的，所以凡是地方上被称道的富户家，多有他一段发财的传说，有的是含着嫉妒的毁谤，有的是带着浪漫的趣闻。

这是山行道中，和轿夫们的闲谈，谈话中有些可以做自家广告，也有些可借来笑骂素所厌恶的人，所以要把它来发表。讲话的人，有前后走三个，前后者就是前后头两个轿夫，走者走街仔先<sup>④</sup>自己也。中间有几句扛轿人的口号，想是大家所共悉的，恕不另注。

后：做人会得像恁太老<sup>⑤</sup>，就算值啦，会有你这样后进。

走：是恁“贤荷老”<sup>⑥</sup>，我又不会赚大钱，致荫<sup>⑦</sup>他老人家享福，反累他不时为我们操心扯腹。

后：无影咯，啥人不知，不过老大人本来多操烦，凡事他都可以不管了。

① 株式期米：日语。株式，股，股份；期米，定期交货的稻米。株式期米，如现在的期货交易。

② 靠劳力赚钱。

③ 节省、积蓄。

④ 赖和笔名之一，这篇小说原稿即属此名。走街仔先，为医生之谑称，意即江湖郎中。

⑤ 父亲。

⑥ 太称赞了。

⑦ 庇荫。

走：我们太不经事，勿会教他不操烦。

后：不是这样讲，因为你们太不忍心，也和人不大计较，所以也有些拖累，也有淡薄拍损①。

前：听讲你没怎样春钱②？有这款生理③，讲啥人会相信。

走：所以累到老人家，不时着④操烦。

后：像古大医生，比你慢几年才出来开业，现在听讲建置千外租，罗医生也比你较慢，现在也起一座大厝⑤，伊的春钱怎那样快。

前：医生是怕不时行，若会时行，怕伊无钱赚，现在这许多的医生，啥人像你生意这样好，就是公医大人每年有万余元赚，也无你的信用好。

走：我看人那款赚钱，也会目眶赤⑥，但是赚钱另外有赚钱的本领，我会得大家肯来相寻，大概是因为不会赚钱，设使我也要来赚大钱，就恐勿会时行了。

后：无影咯⑦，台湾人不是讲单单⑧晓得爱钱，勿会晓爱生命，若不是药吃有应效，送人人也无爱。

前：总是做人较大概，本难得春钱。

走：无钱提⑨无药，这句话我真讲不出嘴。

前：原也是无钱所致，存意要走药钱的人，有也真少。——小！镇路，带溜！⑩

后：好！小，溜！⑪

走：沿路讲话，已经到大崎脚了。

前：以前我们扛恁太老，他老人家痛着我们太吃力，到这崎脚总落来行。

走：唉！上这样崎，实在太辛苦，我昨夜暗困⑫，腰骨有点酸，不然我也就

① 一些亏损。

② 积蓄。

③ 这种生意。

④ 得。

⑤ 建造一间大房子。

⑥ 眼红。

⑦ 不是这样。

⑧ 只会、仅仅。

⑨ 拿。

⑩ “左转！路中有物（脚要跨过去），路滑！”。

⑪ “知道了！左转，路滑！”。

⑫ 晚睡。

落来行，好让你们轻松一下。

前：不敢当！不过我是讲恁太老真会体贴人。

后：恁阿公（祖父）的做人就更好啦，你那时尚细汉①，怕勿会记得了，他老来人家更欢迎他，每要到较远的所在去赚钱，那时候还无火车，都是坐我们店里的轿，他总是出街外才敢坐上去，回来时也总到街外落②轿，未尝坐到自家门口，伊讲：“咱不是做官人，在自少长大的地方轿来轿去，碰见着长辈，实在失礼。”伊是多么古道，现今的人，就不是这款③……

前：大无地，小挂角！④

后：好。⑤

前：小！溜，大步开！⑥

后：好，大步开。⑦

看看已爬上大崎顶了，我听他们颂扬我祖上的话，像是在嘲骂我，本不愿意使他们休息，但坐在轿里被摇上这一里多长的崎，腰骨竟真有点酸痛起来，便向他们说：

走：你们太辛苦了，歇一困再行⑧！

后：歇息吗？

前：好，垂手！⑨

轿一垂下，我便钻了出来，他们把轿移放树阴下，便各抽出披在肩头的脚巾，拭拭汗，随即向轿檐解下烟管，吃起烟来，过了有些一下，前签⑩的老许把敲去烟灰的烟管，指点前面山脚向我说：

前：大肚溪就在那边，你看。那弯折向北的地方，就是船仔头，日本反的时候，就是由那边渡过溪来，明明是天意，当时八卦山放出去的大炮，坠

① 年纪还小。

② 下。

③ 这样子。

④ “右边凹坑，旁边有树枝或屋角（注意勿使轿顶撞及）。”

⑤ “知道了。”

⑥ “左转！路滑，步伐加大。”

⑦ “知道了，步伐加大。”

⑧ 休息一下，再继续走。

⑨ “好，放下轿休息。”

⑩ 扛轿前的轿夫。

落去总不能开花。

后：听讲进前①二、三日，就有人看见日本兵，在这一带山上瞭望。

走：永过的人那会这款式？一任敌兵来侦察地势。

前：走反②的时候，各人只顾生命，那管他怎样。

后：永过的人，常遇到反乱，灾殃真是受去够额，反转对他不大关心，反来了只顾自己逃生，一任造反的人和做官的去做对头③。

不管他怎样，所以日本反的时，也打算是同款④。

前：我们当初打算日本仔不久也会走返去⑤，谁能想他竟会直到现今。

后：遇着后叔才想起爹好，台湾人终久是坏，以前逐项多轻省，总不满足，常常反乱。

前：好来去咯！歇久了，话讲多啦，嘴也会干。这所在只好饮牛尿。

前头的人似嫌这几句话有较过火。

后：免生气啦！

走：你看，竹巷张姓去滴仔娶新娘返来啦。

后：伊娘的，堂堂的大富户，怎专结交这跑衙门的。

前：听讲妆奁有三万余元，结这一门亲成⑥，就较好平常人劳苦一世了，像我们就是三世人⑦，也不敢想要赚三万元。

他们讲话中间，轿已移到路上，我就钻进去，他们随即起肩⑧，还是一路行一路讲，好像讲讲话能使他们肩头轻松一些，所以滔滔不竭。

后：富户家的小姐，那些钱我怕只够她的使费⑨，一个媪某嫻⑩服待不够，又要雇一个老婆，茶烟吃食那一项不讲究，衣服妆饰那一件不奢华。我想姓张的所长也不能有多少，反讨个歹名声，讲得妻家财，讨衰⑪。

① 事情发生之前。

② 逃避反乱。

③ 做对。

④ 一样的应对方法。

⑤ 回去。

⑥ 亲事。

⑦ 三辈子。

⑧ 扛起轿子。

⑨ 日常生活的零用。

⑩ 侍女。

⑪ 顶多招致坏运。

走：是啊！男子汉还是自己赚来的钱靠得住，想借妻子的致荫①来享福，还是去做缘投②好。

后：讲虽是这样讲，我看现时的少年家，还是抱着这路想的多，现在一四界③厚④人议论的涂厝厝陈家所招⑤的敢⑥不是“读册仔”⑦，惹下一场诉讼，还拨不清。

前：听讲他丈姆⑧死落，所有现银、真珠、金仔约有三、四万。拢总⑨被伊卷去，合妆奁四百石，也有六、七万元，尚且不满足？人的心肝咯！

后：我听见讲，那少年曾对人讲：“世间只有钱上好⑩”，他现在只看见钱，一概全都忘记，什么情谊他勿⑪记得了，什么名誉他也顾不到了。哦！他不是也曾和文化的出来讲演？啊！人真……。

前：听讲他去日本留学，全是为着这层⑫事去研究法律的。

我听见他们这样议论，实在也替现代青年过意不去，内心也自己惭愧起来，想把他们的话拖向别位⑬去，就想出一个问题。

走：阮厝的家产实在大，不晓得他们祖上怎样经营？

前：人讲“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大富户家有啥人是毛管出汗的。

走：唔！

后：现在已经是较了尾⑭啦，十几年前就真好，炭宗那一柱⑮已经倒去，孽舍也被龟两了去⑯讲百万，孝男⑰，总被人扛去做大猪卖。

走：听讲他一家对子弟是这样主张，不可给子弟去读书，只教他们吃阿片，

- 
- ① 庇荫。  
 ② 当小白脸。  
 ③ 到处。  
 ④ 被。  
 ⑤ 招赘。  
 ⑥ 岂。  
 ⑦ 读书人。  
 ⑧ 丈母娘。  
 ⑨ 全部。  
 ⑩ 钱最好。  
 ⑪ 不。  
 ⑫ 这件。  
 ⑬ 别处。  
 ⑭ 比较衰微。  
 ⑮ 那一分支。  
 ⑯ 折损。

阿片一上瘾，家伙①就保得住呢？哈哈！你看！因为他们的无知识，年年不知被人骗去多少钱？像某某几人不都是骗他们的钱来做家伙的？

后：“卵鸟仔”钱②，了③也是合适的。

走：“卵鸟仔”钱！？这是怎讲？

前：你不知道吗？他知道得真详细。

走：讲！讲来听！

后：我也是听人讲的，这有关系人家的名誉，怕有罪过。

走：不是这样讲，无影无迹④，我们捏造出来乱讲，才是罪过。实在的事讲来不过等于讲古，不相干，讲！

后：讲来话是真长，你们少年辈，无听见讲，较有岁的人谁都知道，这虽是侥幸⑤，也有一点天意。

走：是怎样？

后：以前的水圳⑥，不像现今有红毛涂⑦可以造浮枳，御岸，小可⑧下了几粒雨，不是岸崩就是圳头坏，所以像涌仔一带水尾田，是常常没有收成。

前：永过人烟比较稀少，田又阔作，作田人就不像现时要去巴结头家，反转是头家要去巴结佃户，所以租收不起也是常事。

后：永过有横虐的头家，也有横虐的佃户，像涌仔一带全是姓阮的，所以这一带的田畑，杂姓的人是不敢去作，所以虽是佃户，田就像是自己所有的，头家要租只由他们良心喜舍。

走：永过敢真实这款式，可以抢人？

后：你听我讲！话长咯。

下面就全是后签老蔡所讲的：

那起家⑨的是厝仔⑩，名叫吉，大家都叫他好尾吉。现时阮家新厝的东

① 家产。

② 男人不靠自己本事，而是靠女人所得到的不义之财。

③ 亏损。

④ 不实在的事。

⑤ 侥幸。

⑥ 沟圳。

⑦ 水泥。

⑧ 稍微。

⑨ 使家族开始发展。

⑩ 家庭中年纪最小的孩子。

方那一坞田洋，讲有五甲余地，这就是他起家的基本，本来那田是姓黄的业，赠尾吉作。

这姓黄的主人已经是死去了，只剩一个寡妇当家，尾吉在他头家未死的时候，纳租已不“照起工”<sup>①</sup>了，莫说只一个寡妇，他那犹有许尔天良？那寡妇明知是佃人狡怪<sup>②</sup>，若不计较一下，被他欺负到底，结局怕田也变作伊的，所以就把佃人尾吉喊来。问：

这冬收成各处都好，怎样你的粟多是二糟无仔<sup>③</sup>？又且纳没到额，以前欠去的可以免讲，今年你怎样打算？

头家娘！你也所知，我们敢是“挑意故”<sup>④</sup>？那一带水尾田常常吃无水，我们也是了本，教我们去采来厚你，你也是不忍心，我也无本钱，总是头家娘……

水吃无够？水银年年收去，那有这道理，敢只有咱的田吃无水，隔壁区人都收到足额，且有零五重<sup>⑤</sup>。

冤枉！头家娘！人的话你不可信，那有这路事<sup>⑥</sup>？

今年雨水这样充足，是不？

雨水过多受浸，稻仔也不好，这一冬就是着<sup>⑦</sup>“水涎”害去咧。

不过田要作，要较天良些。

唉！头家娘，你不相信，有暇请拨一霎时仔工<sup>⑧</sup>来去看，田是怎样？稻仔是怎样？就不再讲我骗你。

黄家这寡妇，晓得空用嘴“车盘”<sup>⑨</sup>是无路用<sup>⑩</sup>，便让尾吉回去。从此她就下了一个决心，她想若不表示一点强硬，只有受人欺负，所以当个早冬<sup>⑪</sup>，她探听着尾吉的稻仔已经刈完，大约是曝干的时候，便去雇来一班会

① 按照彼此的约定。

② 故意耍赖。

③ 米粒未实的稻谷。

④ 故意。

⑤ 昔日台湾的地主在向佃农收租时，时常假藉各种名义，向佃农多收百分之五的田租，俗称“零五”。而“零五重”在此可能表示双重征收的“零五”，即多征收百分之十的田租。

⑥ 这种事。

⑦ 患着。

⑧ 些许时间。

⑨ 相互争论。

⑩ 没有用。

⑪ 一期作收割之时。

相打的挑工，自己坐了轿到田佃尾吉家去。

这正是尾吉的运气要透。

尾吉看见头家娘亲身来，又带来一阵<sup>①</sup>强壮的挑工，早晓得事情不大稳当，粟已全部曝在庭里，再不能隐藏，没法度他只有假装好礼，要请她到家里去坐，不打算他头家娘这次竟真固执，坚坚<sup>②</sup>不肯到伊家里，要坐等粟干好过风鼓<sup>③</sup>，尾吉也只得让她到更寮去坐凉。

过午天上忽涌起乌云，更兼有风。西北雨已起报头<sup>④</sup>，粟看看干了。这寡妇使命他们过风鼓，鼓净就教挑工装进布袋，尾吉看这样子，似乎不肯给他留下一些，再忍不住了，便去哀求他的头家娘，说：

头家娘！留下些给我们做米母啦！

不是给你留下一大堆？那寡妇指着那二糟行仔回答他。

啊！头家娘，这些行仔只好去饲畜牲。

怎样？只好饲畜牲？你每年纳给我们不是全都这样？将这些留给你是极公道的。

头家娘！这冬才收成得好一点仔，我们几个月工夫，头家娘！发一点慈悲，留……

尾吉一面在哀求，那寡妇却一味不答应，挑工只管把鼓过的装进布袋，尾吉便去抢住斜箕，方在争持间，湃——西北雨落下来，一时大家忙乱起来，挑工移粟包，佃人盖粟堆，那寡妇也自走进更寮去避雨。这一阵雨越下越大，没有便歇<sup>⑤</sup>的款式。尾吉盖好粟堆，晓得头家娘尚在更寮，想是怕头家娘，一个人无聊，要去伺候她，便也走进更寮去，尾吉走入更寮，雨落得更大起来，一粒雨会打死几个人，一直落到暗，到半暝<sup>⑥</sup>。他头家娘想是因为雨大不好教尾吉出去，便一同在更寮等到雨歇，这时大概是半暝后了。

你想当这时候，一个寡妇，一个强壮的男子（尾吉还未娶妻），同在寮仔内，他们不是刳割过的，谁敢保他们能无事？有人讲是尾吉用强，究竟怎

① 一群。

② 坚持。

③ 风鼓，分别谷粒和鼓壳的器具。过风鼓，稻谷收割晒干后，放到风鼓中分别簸扬出谷粒和鼓壳。

④ 事先预报。

⑤ 马上停止。

⑥ 半夜。



样，在那样风雨夜中，谁看见？结局是尾吉当他头家娘的意，他就佃户变成头家了。

前：交缠！①

后：好！交缠！②

后来就实在有点天意，可见发财也不是随便。水尾田晚③冬因雨水少，播稻仔总没有好收成，所以多是撒涂豆插蕃薯。

当“爽文反”的时候，反乱还未到的几月前，百姓问的风声已经很紧，大家多感到不安，多在准备走反，独尾吉不信，他原不是怠惰的人，所以田里的工作，依旧照常做去。他五甲多地的蕃薯插完了不久，反乱到了，这时候生命要紧，那顾得蕃薯，尾吉在被同村的人嘲笑之中，和他们一起走反去。

讲起爽文反，实在真凄惨，反乱三、四年，种不能种，作不能作，百姓只有吃草根吞树粒，有钱没处去买吃，所以饿死也真不少。像城内外，乱平，走反的回来，看见处处都是死人骨头，有的全身排在眠床上，逐口灶④厝内草都长到厝顶，灶空⑤做了蛇穴，蝙蝠会扑人目眇，慢走的人没留得一个。万生反⑥的时候，我已经会晓得了，听讲没有这次十分一。

乱平，百姓渐渐回来，但是田畑已经全荒废了，耕作也须四、五月日后才有收成，……

前：小！⑦

后：好，小！⑧——官府只晓得吃钱，收税，管你百姓怎样，虽然由商人们运来一些粮食，当时都是步担⑨，接济不能周到，万项都起⑩到真贵。

这时候尾吉的五甲余地的蕃薯，他走反前所插的，注死⑪！三、四年竟无被人偷掘去，你想，插了三、四年的蕃薯，那是满田都是，层层叠叠，掘

① “路上有藤类，会绊脚！”

② “知道了！有藤会绊脚！”

③ 二期作。

④ 每家每户。

⑤ 灶中，焚烧材火的小洞。

⑥ 指戴潮春事件。

⑦ “左转！”

⑧ “知道了！左转！”

⑨ 用人力挑送。

⑩ 涨。

⑪ 恰恰好。

起来就是，有的一条一贰“称”<sup>①</sup>重。那时候一块银卖多少斤，你猜一猜看？免着惊，讲是顶便宜，六十斤，蕃薯条也值钱，你想！这些蕃薯被他卖多少？走：唔！这是天作成，……

后：人讲福至心灵，这时候他就晓得计算了。永过的田是真俗<sup>②</sup>，不像现今算升算合，一块银若是较水尾可以买到一、二石，田面又阔，旧丈一甲，差不多有现今新丈的二、三甲，尾吉将卖蕃薯的钱，拢总<sup>③</sup>买田，无人知道他买到多少，总是收来的吃勿会了，年年春，他又勤苦，一年一年，就成为大富户了。

走：啊！这是一篇真好的富户人的历史。

前：台湾的富户，逐家伙<sup>④</sup>多有他特别的故事，但是拼着毛管出汗白手成家的是真少。

走：是，就是林老五听讲也是拐骗当客的钱来起家的。阿罩雾，……

后：讲到阿罩雾，要讲二、三日也讲勿会完，单就拼大和尚的事<sup>⑤</sup>来讲，也要讲一哺<sup>⑥</sup>。

前：这一层事，讲起来现在也会教人起鸡母皮<sup>⑦</sup>。

走：是啥款<sup>⑧</sup>？那样惊人？

前：大和尚的竹围被攻破了，一家十几人男妇老幼，剿<sup>⑨</sup>到一个不留，单单一个五、六岁的查埔囡仔，无刮<sup>⑩</sup>死，活拿返去。但是斩草总要除根，留一把尾终久是有后患，他们想：处治囡仔，只有活埋较不费事，所以他便被<sup>⑪</sup>到冢仔埔<sup>⑫</sup>去。圻掘好了教他倒落去。这囡仔也作怪，不是

① 重量单位。一称为十台斤，一般用于量番薯。

② 便宜。

③ 全部。

④ 每一户。

⑤ 大和尚即林和尚，原名林妈盛，为清末阿罩雾重要头人。一八四八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林和尚与雾峰林家第四代林定邦械斗，林定邦中弹身亡，其子林文察为父报仇，手刃林和尚。林文察后来戴罪从军，转战闽浙，官至水师提督。此为雾峰林家发迹过程中的有名故事。

⑥ 半天的时间。

⑦ 起鸡皮疙瘩。

⑧ 怎么样。

⑨ 杀。

⑩ 杀。

⑪ 带。

⑫ 墓地。

讲要放尿，就是讲要放尿，几下摆①倒落去又再起来。受到主人的命令，要活埋他的人，等得生气了，看他再要爬起来，便用脚把他踹②下去，顺手用锄头向天灵盖一击，这时候，青天白日，忽然起了一下雷，这个人也就被杠③死了。

走：那有这样凑巧的事？

后：真真有这号事，不是虚词的。

走：后来呢？

后：后来准煞去④。

走：几十条人命，成百甲的田，就安尔⑤准煞去？

后：几千万的生命！一国的土地也就准煞去咯，莫说这小可啊……

前：蹋步吞！⑥

后：好：蹋步吞。⑦

走：要到了，讲无几句话恁真会行。

前：沿路行沿路讲，不知道久，哼！行要一点钟了。

归途我因有些懒，一上轿就睡去了，不知他们再有讲些什么？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

---

① 好几次。

② 踢。

③ 打。

④ 就这样算了。

⑤ 这样子。

⑥ “调整步伐，原地踏步！”

⑦ “知道了，原地踏步。”

## 赴了春宴回来

赖云

赴了春宴回来，我坐在人力车上，尽那个车夫拖着跑。这时，我已经有了六分醉意啦。

照例一些街灯、店铺、行人、狗和电柱……从我的身边向后跑。但我都像是一点也不觉得，盘旋于我脑际的，倒是一些红的唇，白的颈项，水溶溶的媚眼；还有，是富于弹性的双乳和肥满的臀部……。

“哈哈！”不禁自个儿倒笑了起来。

因为我想起了刚才在酒席上演的一出滑稽的把戏来。

最叫我起兴味的，就是那雪发银须的煌舍<sup>①</sup>；不是么？这老头子倒也风流，一搭上女子，总是那么兴致勃勃，嘿！我一看女给<sup>②</sup>兰子拿着筷子挟着一块肉塞进他落了牙齿的嘴，我就好笑起来。哈哈！那简直就像公公的同孙女们玩着一个样儿；他，煌舍却哈哈地笑起来了。

这直叫我联想到“老伯伯，你的须，白得太漂亮啦。”这一句幽默的话来。

但，少年家偏又有他一套新玩意。

那小潘倒尽同他心爱的年子在桌角边落那一片空地上，搂着腰，碰着胸，在跳甚么交际舞。啊！这是多么肉麻的一套玩意儿哟！两个身子紧凑着，摩擦着；不发电，谁信！

“再来一个。”

耳朵里，忽然响进这一声，抬过头一瞧，原来是那瘦个子拥抱着静子在亲嘴；那又是多写意的勾当，简直世上就只有他们似的亲热。哈哈！不是他的阉令基严么？而他偏有这么浪漫的生活样儿？哦！

①（李南衡注）措绅子弟之称，犹言舍人也。

②（李南衡注）日语，指餐厅、咖啡馆等的女服务生、女招待。

“严官府，多贼。” 阎令无论如何，该没有施之阉外之力……。

“你输了么？” 本在打瞌睡的全舍，忽地睁开眼问：“输了几拳？”

“……” 玉子只管摇着头，像是懒得开口；她的脸颊，确有点儿红起来了。

“你想替她复仇么？” 偏是胖医生使的挑战口吻：“来！有胆量就试试看”。

“好！来！两相好！”

报复，但，母训呢？一连输了三拳，喝酒。

哈哈！全舍可忍着疗疮的痛，把母亲的教训忘掉，直着喉咙把酒灌下去。呔！母训可违，瘦个子怎不可以忘掉阎令？

不由得又叫我联想起刚入座的事来了。

“不，对不住，我出门的时，家母是千叮咛、万吩咐，教我千万不要喝酒，因为头上生这几个疗疮，还不大好……”。

“一杯，仅仅这一杯，大家喝的，你没喝也没有意思。” 是做东的老三的好意。

“虽然，母令，叫我怎好违拗？”

好模范，真真是个好模范，够使后生家做个样儿——是旁坐的高鼻子的吴样在赞扬。

然而，现在，他终于喝下去了。为着女人，为着要替他心爱的女人……哼！这还有错么？帝王尚可以“不爱江山爱美人”，何况母命，更何况阎令？——哈哈！我有两句诗了。

我便向着大家说，诸位请静一下，我有两句诗赠全舍，听听看！有切当没有？

“不是敢违阿母训，美人情重更难违。” 好！好！大家拍着手。

人力车又是拐了一个角，但，什么地方？我可无心去想这条街的名儿。

“咖啡馆<sup>①</sup>确是个好去处，只要有钱——”

一下子，我突又想起了自己来：是，自己不是被称为圣人之徒么？结局，一被邀进过咖啡馆，在肉香、酒香，还有女人的柔情、媚态的包围中，一次、

<sup>①</sup>（李南衡注）日据时期台湾，一些所谓的时髦青年，经常聚在咖啡馆喝咖啡，有貌美的女服务生服侍，后来不仅喝咖啡，也卖酒、菜。但与旧时的“艺姐间”不同。当时咖啡馆都念成变了音的KA-U-E，终战后，即演变成今天台湾的“酒家”。

二次……心也活啦。不是么？吃过了晚饭，总觉得失掉了什么似的，心里头空空虚虚的，只是闷，就一直等到喝下酒，嗅嗅女给们的脂粉味，才算把空虚填平。

我又想起来了。刚才胖医生说是暴露全舍的丑态：

“你还想君子么！笑话，其实，君子又何尝真心爱你……”

哈！也够暴露，我本想反问一句：

“铃子可真心爱你？”

还更是笑话，我还亲眼看见他偷偷地塞给她一纸五元的钞票呢。哈哈！他，胖医生就为的他心爱的铃子回去了，没对头发牢骚。

其实，谁又真心在爱谁，不是么？那爱子，能说不是为的钱才兜搭起我来？不然ノ丨チツブ<sup>①</sup>No tip她还识你？

铃，铃铃——车把手渐次放低下去。哦！已经是停在自家的门口了。——我的思路登时也被打断。

给了车赁<sup>①</sup>，转过身，想跑进去，哦！门给关上，我明白这是谁使的仙法了。

“唉！还酒臭，该死，晚上又要被吵一个整夜咯。”

我的心里头，不由得突然感到一点点冷气起来了。

——原载于《东亚新报》新年号，可能是一九三六年元月。收录于《台湾小说选》。转载自《赖和先生全集》，李南衡编，明潭，一九七九年三月出版。

【编按】由彰化县立文化中心所出版之《杨守愚日记》（页五十五）得知，本文为杨氏以赖和名义所代写的。

<sup>①</sup> 日语，车钱。



新  
诗

## 祝南社十五周年

世间的话说的好：

诗是无用的东西，寒不会御寒，饥不会疗饥。

那仙的李白，圣的杜甫，究竟何补些儿？

是是 饥要觅食，寒要觅衣的，

实在用他不着，也就可以付之不知。

咳我且问汝，谁叫汝们会寒会饥？

汝们可曾偷懒过呢？

我们做诗的亦还不衣会寒，不食会饥，就要做苦来过日子也废不了做诗。

为甚么呢？有的愁叹的声、伤悲的泪、欢喜的情、感愤的气，

一条鞭寄在里头去。

况又是通声气，同环境的人自然会聚拢在一块儿。

贵社创立过十五年了，

社况的盛大，社运的发展，久为我们所共知，南都文化精血尽倾注在这里，

问精神的发露就在——诗——

我希望大家们实地里做诗人，生活去使这无用的有用，教他不知者共知。

为我们做诗的吐些儿气，

那始不负我们

用尽心力来做诗。

【编按】本篇诗作置于丙辰一丁巳年间之诗集中。南社创立于1906年，1922年8月29日为纪念南社创立十五周年，于黄氏固园开诗会（参阅成功大学吴敏琪《台湾南社研究》附录一：南社活动年表），故此篇可能是1922年的作品。



## 饲狗颌下的铜牌

饲狗颌下的铜牌

丁丁冬冬丁冬

得意地矜夸起来 他自夸地说

教我不敢相信我自己 丁冬

能力有这么伟大 丁冬冬

因得到我的保护

它的狗命始能存在

丁丁冬冬丁冬

才免被残暴的人们

横受着虐杀的悲哀

丁丁冬冬丁冬

终究我相信着自己 丁冬

能力是这么伟大 丁丁冬

下贱的东西 勿狂妄

珍瑯瑯珍瑯瑯

那么样——自夸自大

可不识人世间 珍瑯

有了多少人们 珍瑯

因为我 珍瑯瑯珍瑯

得到多大的荣誉光彩

那拖牛做马的人们

始终不能得到我 珍瑯

眼角一眯 珍瑯瑯珍瑯

看得到听得着 珍瑯

被虐杀的无辜 珍瑯  
刑讯场的死尸 草原上的残骸 珍瑯  
虽说是死得应该  
 珍瑯瑯珍瑯瑯  
亦为着他的衣襟上  
没有我许他佩带 珍瑯  
一块赤铜青绶的丸章  
 珍瑯瑯 珍瑯瑯  
嫉妒地辩驳起来

丁丁冬 珍珍瑯 热烈的争论  
丁冬冬珍瑯瑯 忽溢满了一个海岛内  
丁冬丁珍瑯珍 溢满了渺小的海岛内

十一、十三

【编按】手稿与《无题》、《斗闹热》为同时期写成。李南衡注：“本诗可能作于1923年11月13日，因那一年4月，日本皇太子裕仁来台巡游，授台湾仕绅勋章。”赖和先生可能有感而发，才作此诗。

## 寂寞的人生

一

唉！寂寞的人生，寂寞得  
似沙漠上的孤客  
这句经谁说过的话  
忽回到我善忘的记忆  
在纷扰扰的人世间  
我尽在孤独萧瑟  
像徘徊在沙漠中  
找不到行过人的踪迹

二

夜来云凝风亦息  
天愈深碧月愈白  
菊花叶上着霜痕  
芭蕉叶下听露滴  
无人共此良宵欢  
独在闲斋叹寥寂

三

小逸堂的园庭上  
花木凋落草抛荒  
护谟树大已枯死  
枝干杈牙月影中  
夜来无人放空屋

壁上唧唧鸣守宫  
我因无聊行到此  
反感着分外凄凉  
吾师死去忽四年  
更无人能怜我狂

四

火钵的炭在红烘烘  
炭火上架个茶瓯  
时有三个五个人  
围着一盏风灯旁  
一人卧吸阿芙蓉  
不断飘来芙蓉香  
知否众人各成癮  
这时影像长不忘

五

先生癮足遂坐起  
也自忘形同笑语  
先生忽忽死久矣  
吾癮深痼更不治  
寂寞无方能遣之  
欲寻消遣今无处  
闲行不觉又到此  
一时触发旧来癮  
才知悲痛先生死

六

往年竹马闲游伴  
也许还留得交谊  
可是受尽指摘的身  
朋友们虽不我厌弃

带着传染性的危险人  
自己也应来回避

七

啸傲风月的吟朋  
本来不层与世争  
无奈环境的压迫  
也已散去各谋生  
自从思想迫及我  
一句诗也吟不成

八

数一数眼前的同志  
总感不着往日的情谊  
疏疏漠漠 冷冷淡淡  
消散了热腾腾的和气

九

有人跑上了东京  
有人守住在家里  
京中有切磋的知己  
守住家有爱的伴侣  
我只孤单单在寂寞  
寂寞得要死  
死也尚自不忍心  
也尚没有法子  
任凭着寂寞的权能  
好在随意处置  
利不与我往来  
名不与我共处

十

慨然几次思奋起  
跑向民众中间去  
经过几次的筹划  
总鼓不起这勇气  
空立在十字街头  
向着行人们注视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据诗中一句：“吾师死去忽四年，”赖和的老师黄倬其先生逝于1920年，所以推测本诗可能作于1923年。

## 寂寞的人生（歌仔曲新哭调仔）

甫三

不用烦恼无三顿，  
身躯穿得绸绸软。  
困足起来便吃饭，  
吃饱坐到骨头酸。  
游山玩水也已懒，  
无事只恨日头长。

夜来云散风亦息，  
天愈清高月愈白。  
菊花叶上竖着霜，  
芭蕉叶下露水滴。  
唉啊！这样良宵将奈何  
要去困也勿困得。

闲来行到小逸堂，  
铺庭细草已抛荒。  
梅花因何也憔悴，  
枝丫瘦骨月影中。  
空屋绕檐飞蝙蝠，  
壁上唧唧鸣守宫。

图书馆里也空空，  
暖炉冷了无人烘。  
几架书备汉和洋，

架上尽挂蜘蛛网。  
入门嗅着臭穢味，  
想起火烧阿片香。  
真久无嗅着阿片味，  
事情过了也忘记。  
今冥无端想出来，  
件件使人心伤悲。  
壁上题诗分明在，  
“人一能之己百之”。  
永过儿童玩游伴，  
至今犹有旧情谊。  
可怜受着指摘身，  
朋友虽然不厌弃。  
带着思想危险人，  
自己也着来回避。  
数数眼前旧同志，  
疏疏落落久分离。  
有人像我叹无聊，  
消去热情并斗志。  
有人游学去东京，  
有人守着爱的伴侣。  
我又不耐得寂寞，  
日日吐气怨孤独。  
富豪忌我像恶蛇，  
散人讲我已坠落。  
站在这样环境中，  
叫我如何去振作。  
想趁诗翁学做诗，  
但碍粗俗不相宜。  
醇酒妇人法最好，  
无钱也是难如意。  
只怕一时起颠狂，



走入溪中去饲鱼。  
慨然几次想奋起，  
走向民众中间去。  
虽曾下了坚决心，  
无奈鼓不起勇气。  
只立在十字街头，  
惹得来往人注视。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写在《台湾新民报》原稿用纸上。

## 译番歌二曲

一

香烟成堆好酒如淮，  
香烟成堆好酒如淮，——叠：  
我头社的兄弟啊，  
摇荡轻桨——来，  
水草碍行舟，  
勿惜少迂回。

二

一峰才了，当面一峰更高，  
下临溪谷深，上无人行路，  
阴森森林木，莽苍苍蓬蒿，  
可能无？毒蛇恶虫——山猪野熊——，  
更怕！还藏着想不到的什么？  
兄弟们请各子细只把腰刀，  
勿忘掉背负的饭锅，  
一步步搀扶过，  
且耐点儿苦——  
前面里，我们祖先尚留得，  
好空阔——茸茸细草清水平陂——  
哀——哀——勿怨奔波！  
那——缚去圈养的猪，刈夺田上熟的禾，  
说是天佑的优胜者，  
唉——他汉人们也自贤豪。

番人每歌此曲，多饮泣流泪，活者恐其怨念莫和，已不许其复歌。同舟有吏在，不能强之尽曲，且意味亦不明了，只由一端而演译之，非本歌之意。

【编按】此诗稿与“寄黄镇江君”之诗稿同册。

## 欢迎蔡陈王三先生的筵间

兄弟们  
这二十世纪？<sup>①</sup>  
是解放运动全盛的时期，  
世界新潮流，  
久已高高涨起。

怎奈何我可爱台湾，<sup>②</sup>  
尚闭置在真空中——  
没有传波的空气，  
终只寂沉沉反动不起。

唉！太阳高起来了，  
气压变动了，物质膨胀了，  
真空的瓶儿微微的破裂了，<sup>③</sup>  
新鲜的气流透进来了，  
快快醒罢，不可贪眠了。

这几位早起来的弟兄们，  
说破了唇儿，喊破了喉咙儿，<sup>④</sup>  
是为着甚事呢？

---

① 〈批〉：世界有此新潮流原来不错。

② 〈批〉：又明是渐渐来的，不必性急，然亦可见是有心人。

③ 〈批〉：写天气变晴甚有机势，却不脱清晨景象，故佳。

④ 〈批〉：是为着我同胞文化促进，故不惮舌敝唇焦，诸君不要误会了。

快展开眼儿罢，快翻转身子罢，  
大家合拢起来罢。

“生不自由勿宁死”，  
那一个不是热血男儿。  
奋起！奋起！须奋起！  
傍有人笑我哩。

【编按】本诗以下至《草儿》同置于《癸亥元旦笔试》诗册，先后顺序同手稿。

## 送虚谷君之大陆

虚谷少哥，  
汝在我们地方，  
算是数一数二的富豪，  
家里头是娇养的儿子，  
社会上幸福的青年，  
实在是没有一份不足啦！

看汝的——诗——专会描写性灵。  
听汝的言论——又觉四座风生。  
要有余力——乡里的——  
——文化就去启发。  
若不高兴——自然界的——  
——花月尽可怡情。

为什么？学已成就，  
再想乘风破浪，远渡神州。①  
那要将陆沉的锦绣河山，  
也许人们自在优游，  
随地征歌索笑。  
到处选胜探幽。②

但我很盼望——

---

① 〈批〉：嘻。

② 〈批〉：大开大合，气势自佳。

——汝——早日归来，  
为同胞洒几点热血，  
替乡里出一臂气力。  
这才算——是  
吾们莫大的事业，正当的理由。①

---

① 〈批〉：朋友相规劝，饶有古人风。

## 草 儿

白话诗 十二月十五夜

春来了——草地上——  
被牛羊践踏过的——  
草儿——再要发生了。

含蓄着无限生机的  
草儿——依依地蓬蓬地——  
觉悟似的发出芽来!

似对着人们——说  
“不相干——发芽仍旧要发芽，  
甜美的露培着，和熙的风吹着，  
时候到了，不容生生地埋没着。  
践踏只得由他罢，  
我们亦自各有天职。”



## 感 诗

(白话)

### 一我为什么?

甘做那金钱奴隶  
牛马劳人  
日日奔驰役使——跳不  
出——  
十毒世界，万恶迷津  
被那名缰利锁  
桔丧了生来的美德天真!

### 二

好了今恰逢着岁星甲子  
万物更新  
偷得几日里清福  
暂作世外闲人  
试浴温泉，把尘襟涤去  
独可恨! 不能洗我——  
被——  
——污的形神——

【编按】本诗作以下至《多数者》同置于《行入板子岭》(1924年)诗册，先后顺序同手稿。但《现代生活的影片》与《生活》雷同，故置于一处。

## 洗心馆里驯养的鸢

一

云净天空  
尽可翱翔  
水多游鳞，林多鸟雀  
自然生有无限天惠食粮  
何事旁人家檐宇？  
与鸡鹜  
争那腐臭羊肠  
何不戾天飞去  
仗着健翻劲翅  
出没网弋不到的高空

二

岂知彼亦是弱肉强食  
上违了天理，下背着人道  
我欲劝彼洗心改过  
但生来性自乖张  
恐万万不能做到——虽然  
彼飞而食肉，所得能有几何？两两相衡  
也自较豺狼些儿好

## 代诸同志赠林呈禄先生<sup>①</sup>

一  
这二十世纪的新潮流

久已环绕着六大部州

谁不是? ——人各平等!

谁不是? ——人皆自由!

二

试问我兄弟们?<sup>②</sup>

享得着不?<sup>③</sup>

背地里抛弃了

天赋的人权!<sup>④</sup>

成日家却做了被人

驱策的马和牛!

三

谁也不是个人吗?

怎忍蒙此奇羞?<sup>⑤</sup>

奋起奋起!!

愿随先生之后

---

① 林呈禄，号慈舟，《台湾民报》总编辑，亦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社会运动的先锋。

② 〈批〉：一转便深。

③ 〈批〉：问得好。

④ 〈批〉：有这等事么？

⑤ 〈批〉：声色俱厉，有金刚怒目之概。

完成我们

正当的要求

四

愿先生努力加餐

保健身体<sup>①</sup>

作我们的先锋

排除前途的的障碍，做成了完全的基址

五

美丽岛上经

散播了无限种子

自由的花、平等的树

专待我们热血来

培养起

---

① 〈批〉：一片苦心，确是欲完成正当要求而已，非有他也，其如人不我谅何？

## 破 坏

破坏处有建设  
建设终归破坏  
两必要的媒介  
却逢着偏注时代  
这两个不相容的东西  
总同着时间环境  
一块儿存在

宇宙一切的新建设  
正在破坏中孕育出来  
眼中种种的建设  
都有破坏的痕迹

任是破坏——不能灭得建设力  
任是建设——不能免得破坏性  
破坏是建设的成绩  
建设是破坏的功力

使我有力——  
我就铲平了高山，填平了大海，  
使那魍魅魍魉豺虎龙蛇无所依据，  
始能够会其有极，疎其有极，我就享受了过激危险的荣名。

## 生 活

永远的世间，充满着瞬间的人。  
无数的人群，有个单独的我。  
整天整夜，忙着那食和眠  
像这样的生活  
我对她总没有留恋  
奈此养命的力  
不容人们一刻拒绝

生命的继续人——  
是带有什么使命  
抱有什么希望  
一脱下胞衣就会倦来眠，饥来吃  
活泼地日就长成  
唉！他的啼声笑貌  
很够使我忘尽了  
一切烦闷苦恼

在栖栖的中间  
我每想到了我自己  
问所为的是什么事  
于世间宁无辜负

一天天白云似的闲着——

——车轮似的忙着——①

花烂漫似的欢喜着

天阴沉似的烦闷着

雨淋铃似的悲哀着

雷霹雳似的愤怒着

亦只是吃着睡着

无味地过着②

更思想到世间

纭纭总总

只可怜劳动者们

用尽气力流尽血汗

过他困苦的日子

仅能得不充分的睡眠

糊乱的三餐③

一部分幸福的人

整日里追寻快乐④

靠着那不劳而获的物质

恰娱他的精神

过着他奢侈淫纵的日

还欺着小百姓抵抗

仗着没有出处的权威

肆意凌辱压迫

威风地

亦自

① 〈批〉：神来之笔。

② 〈批〉：慷慨淋漓笔歌墨舞。

③ 〈批〉：愈转愈深，绝无一点惰气，难矣哉。

④ 〈批〉：要转就转，大有掉臂游行之概。

享受着无愁与安适①

吾们人——辛苦劳力  
把那些血汗所得  
供献做一部的牺牲  
培养他横逆的威权  
增长他凶恶的势力  
只尝着生活的苦痛  
丧尽了乐生的希望②

平居深念我辛苦劳力③

没得片时休息  
那安逸的人们  
竟容易地安闲快乐以生以息  
使我怀疑！烦闷！愤懑！不平！  
可是工作劳动里  
一天挨似一天  
怎奈日轮的运行  
不为我少缓一步  
赐我无须工作的片刻  
得从事生存外的劳力

---

① 〈批〉：高唱入云到底不懈。

② 〈批〉：入木三分，刻挚之画，作者真欲呕出心肝矣。

③ 〈批〉：说到人情，剑欲鸣。吾于此诗，不能不拍案叫绝。思绪不竭，末力不懈，似此方许作白话诗，方许作白话的长篇诗。



## 现代生活的片影

永远的世间，充满着瞬间的人，  
一瞬间的人，竟有无穷尽的生命，  
无数的人群，有个单独的我，  
单独的我，  
    竟不能离开这人群，  
    也不能超越这世间，  
这个单独的我，  
只是一天天反复着那饮食睡眠，  
像这样生活，我是没有留恋，  
奈此生命的巨力，  
不容人有意来拒绝。

孩子！我的乖乖！  
你是生命的承续人，  
你是生命的扩展者，  
你一脱下胞衣，也就会，  
    倦来眠，饥来吃，  
不管他自然的摧残，  
活活泼泼地日就成长，  
唉！你的啼声笑貌，  
很够使我忘尽了，  
一切烦闷苦恼，

在无聊的中间，  
我每想到了我自己，

问所为的是什么事，  
对世间宁无辜负？

一天天白云似的闲着，  
    车轮似的忙着，  
    花烂漫似的欢喜着，  
    天阴沉似的烦闷着，  
    雨淋铃似着悲哀着，  
    雷霆似的愤怒着，  
也只是吃着，睡着，  
无味地过着。

更思想到世间，  
    纭纭！总总！  
只可怜劳动的农工们，  
用尽气力，流尽血汗，  
过他困苦的日子，  
仅能得不充分的睡眠，  
    胡乱粗恶的三餐。

一部分幸福的人，  
整日里追寻快乐，  
靠着那不劳而获的物质，  
怡娱他的精神，  
过着他奢侈淫纵的日。

还有欺着小百姓抵抗无力，  
仗着没有出处的权威，  
肆意凌辱压迫，  
威风地亦自享受着，  
    无愁与安适。

吾们人，辛苦劳力，  
把那些血汗所得，  
供献做一部的牺牲，  
培养他横逆的威权，  
增长他凶恶的势力，  
只尝着生活的苦痛，  
丧尽了乐生的希望。

为什么？有的人辛苦劳力！  
没得片时休息，  
那安逸的人们，  
竟容易地，清闲，快乐，  
          以生以息，  
使我怀疑、烦闷、愤怒、不平！  
可是工作劳动里，  
一天挨似一天，  
这心境终归冷静。  
怎奈日轮的运行，  
不为我少缓一步，  
赐我无须工作的片刻，  
得从事于生存外的劳力。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写在“现代生活社”原稿用纸。

## 生 命

生命的燭不斷地燃着  
照耀着生的光明  
勿教運命的风吹息  
那兒子！就是永遠的明燈

## 奉 献

绞尽了汗和血<sup>①</sup>  
削尽零星骨节，到如今  
多大义务说不须气尽力竭，只应该  
剖开我鲜红的敬心讨个欢悦  
谁知道转添了不安烦闷  
天上的福音全然绝灭  
唉！这段惨情却教我何处去说

---

<sup>①</sup> 〈批〉：起就奇辟。

## 有力者

有力者们啊！

尔是夸耀着什么？

“知识啦，学问啦”

那不过是虚花的装饰品

只够利用它，

坚固地位满足奢望

保持己如幻如梦如泡如电的光荣

试自问可看着自己生命么？

## 种田人

种田的兄弟们啊  
你们是扶养社会的人  
是有力量的实力者  
大家总依靠着你们  
始才获得生活生存  
你们工作很是神圣  
地位犹见得伟大  
没再说是愚闻无用  
忍耐地挨着痛苦  
屈伏在水平线下  
快抬起头来罢  
把眼精放大些

【编按】此首赖和全删。

## 压迫反逆

压迫孕育反逆  
反逆产生压迫  
压迫是人人厌憎  
反逆得多数同情  
反逆是人类自然的冲动  
    趋向解放的潜力  
同是圆颅方趾的人，那一个能忍受得  
使压迫胜利了  
世界已日趋昏黑的  
须知反逆得到胜利时  
社会才能进步改革



## 疯人的叫声

来呵——快来呵——天使  
是不是传到了福音  
要接引我到天国里  
唉，为什么更转向别处去  
进来罢，进来罢——恶魔啊  
我有一口白闪闪的利刀  
管教汝欲逃不能逃  
谁也不知我是天上的灵官，地府的功曹  
我还怕尔这水魍山魃  
死罢，赶快死了罢  
整日里，吵闹得天翻地覆没有人家  
刚折了箸  
又碰破了碗  
听未了疯人的喧嚷  
又听到妇人的咒骂  
处这样病的环境  
我的心灵儿已被他——  
重重牵挂

一天很觉得沉寂  
耳朵里却听着凄惨哭声  
知他已将到了永远安息  
我很替他们喜欢  
可是哭声的惨切  
会使我酸泪零零

唉！前日的骂声，  
一何无情  
参到今日的哭声，  
一何多情  
都是虚诡无情  
很使我觉悟了那假装的世界人生

## 艺者<sup>①</sup>

浪

彩云似的舞袖，  
霞绮似的裙裾，  
海外奇葩饶艳质，  
蓬莱仙子本多姿，  
    美说樱花，  
    勇称武士，  
可是堂堂旭日的光辉，  
也随这艳帜的飘扬，  
照耀到海外去。

——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月廿四日《台湾新民报》第三百八十七号。

---

① 手稿原名〈日本艺者〉。

## 可怜的乞妇

欲雨不雨的阴森天气  
妈祖神宫摘道路旁  
一介褴褛的妇女  
身子靠住半倾不倒的土墙  
露着一只泥烂腿子  
口唱那有声无调的歌  
向着那烧香答愿  
往来人低声哀告  
可是人们总没听见似的过去  
只有那求怜悯的声音  
不断地留在我耳朵里①

---

① 〈批〉：冷淡人情呼之欲出。

## 希 望

可么我能做个真实的诗人  
表演我的自身  
不敢拿文字做装饰品  
要仗它来滋养我的精神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 山仔脚

记六年前打从此过  
如砥的坦坦道途  
经几次洪水动塌  
破坏得崎岖难行步  
往日停车问路处  
鼠蛇出没无人住  
只剩得流不去的墙基  
围着杂乱的竹草树

有了几家旧相识的田夫  
瞪着眼儿木立相愿  
似怪我长得几茎须，欲认又恐误  
就是我手里接生的孩子  
见面亦解相呼  
怎奈无知小狗，欢迎似的  
狺狺吠出篱落，向我拦住去路，尔道可恶不可恶。①

---

① 〈批〉：明愿尔是一个医士，不是代人所能代说。

## 黄昏的海滨

在通霄水浴场

铜盘大的日轮，被巨鱼吞去  
残霞一抹射入层云里<sup>①</sup>  
夜之神快就昏暗——  
蒙住了世界。不要——  
一线光明存在  
似说着：——“安息罢”——  
劳苦的昼间要就来<sup>②</sup>

几点江上青山  
稳睡在濛雾里  
零乱噪杂的归鸦  
争向雾里飞去  
几处人家不见，只辨得朦胧烟树

一线蜿蜒的白沙  
拥抱着深蓝海水  
亲蜜蜜接吻着安息  
在暗淡星光下

人间一切休息在帐幕里  
愿出伟大的神秘，无穷的暗示

① 〈批〉：奇警语，不可多得。

② 〈批〉：描影绘声的妙手。

忽地惊鸣海风起  
冲破了沉沉睡味  
可怜的海神呵  
何苦把崩湃涛——  
声送到静默人间去



## 日 伞

炎天下的行人  
把日伞高高擎起  
遮住酷烈的直射光线  
安然地阔步行去  
  
在生的长途上  
多数的人们赤条条  
略无遮庇  
可是火热的日轮  
红赫赫高悬头上  
要有什么去处能容我暂避

## 祝吴海水君结婚

自由结婚神圣恋爱  
是吾们——主张提唱  
要达到实现的时代

汝们俩  
得有美满今日  
虽说是爱神的媒介  
亦因为不避——  
    俗世议论愚顽指摘  
有那奋斗的精神  
    坚决的毅力  
始获从旧惯的范围里  
    解脱出来

在充满了喜气的寺堂中  
一束束的鲜花  
特地里美绿娇红  
至爱之神监临着  
互相握手的刹那  
已足尝了人生苦痛

更希望造成理想家庭  
来光大新人名声  
把悲天悯人锄强扶弱的德性

遗传给子孙①

好扩张我族的繁荣

【编按】吴海水先生与刘美珠女士于一九二四年结婚，故此作应该是当年之作品。

---

① 〈批〉：虽有必然的至理，但须以含蓄出之为是。

## 晚 了

恍惚地惊开睡眼  
犹似枕上闻鸡  
红灼灼铁丸似的太阳  
已急促促就要沉西  
遂催动了竹围外水螺

晚雾迷蒙  
填塞了空间一切  
群动暂时得安歇  
各争向快乐的睡乡  
寻觅那理想中的梦境  
藉他来将息片晌

# 忙

在烦忙的里头  
谁也不觉得苦痛  
只有清闲着的日子  
很是难过，并多失望  
真么？吾们人是当然的——  
——服从地劳作么？  
不然为什么这无理的束缚，至死不得解放  
且也至死不敢抵抗

## 人 心

因是人心忘不了爱憎  
世界遂有永续的战争  
有时亦会发见了真理  
所以能享受暂时的和平

为是人心时见着自己  
就表现了个人的不德  
自然里也会爱群合力  
人类始觉有怜悯同情

## 生的苦痛

人世间  
都说着的幸福  
奈多数人们  
尽受生的束缚，这可不是社会罪恶  
  
教士们虽赞美死的快乐  
但是到了那个时候  
人们已没有希望了  
思想至此吾不禁为人们放声大哭。

## 多数者

多数人作少数人的牺牲

拼者无价值的生命

醉迷迷呼唤不醒

试问他所处的现境

实要进取努力

为何反忍耐、缄默

使我的眼中脑际

觉比身受的更忍耐不得



## 觉悟下的牺牲 (寄二林的同志)<sup>①</sup>

懒云

一

觉悟下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唉，这是多么难能！  
他们诚实的接受，  
使这不用酬报的牺牲，  
转得有多大的光荣！

二

弱者的哀求，  
所得到的赏赐，  
只是横逆、摧残、压迫，  
弱者的劳力，  
所得到的报酬，  
就是嘲笑、谪骂、诘责。

三

使我们汗有得流，  
使我们血有处滴，  
这就是说——强者们！  
慈善同情的发露，

<sup>①</sup> 系指二林蔗农事件。

怜悯惠赐的恩泽！

四

哭声与眼泪，比不得  
激动的空气、泻涧的流泉，  
究竟亦终于无用。  
风是会静、泉是会干，  
虽说最后的生命，  
算来亦不值钱。

五

可是觉悟的牺牲，  
本无须什么报酬，  
失掉了不值钱的生命，  
还有什么忧愁？

六

因为不值钱的东西，  
非以能坚决地掷去，  
有如不堪驶的渡船，  
只当做射击的标志。

七

我们只是行尸，  
肥肥腻腻！留待与  
虎狼鹰犬充饥！

八

唉，这觉悟的牺牲！  
多么难能、多么光荣！  
我听到了这回消息，  
忽充满了满腹的愤怒不平，

无奈惨痛横逆的环境，  
可不许尽情地痛哭一声，  
只背着眼睁睁的人们，  
把我无男性眼泪偷滴！

九

唉，觉悟的牺牲！  
觉悟地提供了牺牲，  
我的弱者的斗士们，  
这是多么难能！  
这是多么光荣！

——原载于《台湾民报》八十四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编按】作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 七星坠地歌

举头星空夜细认 南斗六星北斗七  
是何世界七颗星 坠落人间亿万日  
化作顽石山之隈 草埋土掩长秘密

曾传先代葬师语 陨石之地有龙气  
得此活穴葬死人 能荫子孙大富贵  
福地留待福人居 草莽苍苍不知处  
自古不少求福人 得来幸福知何许

玄天上帝神通大 哑吧乩童能说话  
赫赫香烟盛一时 今日神翁蜘蛛挂  
有求必应万善同 骨骸曝露青磷化  
得穴神明也如此 地理荫人能信吗

癩哥庙祀观音娘 庙前一井水汤汤  
听说一只金蜘蛛 朝朝结网井中央  
井水有灵能疗病 癩人人此身转强  
今日井水尚沸泡 癩人市上犹徜徉

传闻一个贩猪人 病死客舍无近亲  
同行伙伴不忍弃 暂借坏土为筑坟  
偶尔得着七星穴 果然富贵荫子孙  
年时杯酒想祭扫 只恐赫赫癩者嗔  
风雨夜半人静后 匆匆偷把纸钱焚  
过了三年不祭告 荫人龙气怕遂湮  
后来世异癩者散 不曾见有祭墓人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

## 儿 语

爹!

那个要受妈妈打。

为什么?

不看见他弄污了衣裳吗?

【编按】与《无题》、《斗闹热》为同一稿本。

## 儿 歌

### 一

欢喜啦！欢喜啦！  
有人要受骂啦！  
看啊！看啊！  
弄污了衣衫啦！  
坏啰！坏啰！  
有人要挨打啰！  
来啰！来啰！  
碰破了饭碗啰！

### 二

可怜啊！  
可怜个小乞丐啊！  
我肚子饿了。  
一点来赏赐啊！  
要买个纸球打。

### 三

馁吗？馁吗？  
食汝牛奶也在哭，  
食汝药水也还哭，  
什么分别不出甘苦，  
是啊！是他不愿意的啊！  
可是妈的乳汁已经断了！

【编按】与《无题》、《斗闹热》为同一稿本。

## 秋晓的公园

懒云

秋早来了！  
恍惚间什么已是九月九？  
晓雾未消的公园，  
晨曦初上的八卦山，  
我停了好久，  
不曾来过了。  
今朝有兴偶重来，  
像邂逅着忘去的朋友。

椰叶柳条间的晨风，  
一丝丝飘入衫袖，  
吹醒了梦腾睡意，  
陡觉着襟怀爽朗，  
耳目一新，精神倍旧，  
听啊！鸟声多么清脆，  
瞧啊！红绿多么娟秀，  
我不信已到是到了深秋？

在秋深的园里，  
露珠还这么莹明，  
雾气也这么暖腻，  
晨光又这么和煦，  
丛树尚这么秀美，  
流水且这么涟漪，  
何处有秋的凄凉味？

何处有秋的肃杀气？  
但觉宜人景物！  
直沁透了诗脾。

那一片树林里，  
闲着两三棵栋树，  
似先感到秋的气味，  
支趄地挺着枯枝，  
在显现它先觉的意志。

那一边三两株枫树，  
叶上也抹着了微红，  
现出快乐的酡颜，  
似在欢祝秋的成功。

芙蓉可也得意地，  
涂抹就新妆  
荻花也嫉妒似的，  
披上了云锦裳，  
一副秋画图，  
不是分明在眼中？  
可是在我这多感的哀衷，  
犹有不堪抚摩的伤痛，  
偏偏不因这凋落尧残，  
就感到寂灭悲凉，  
倒因明净清丽的秋光，  
牵惹着无限的憧憬爱恋，  
得到了暂时的欢乐安慰。

——此文刊载于昭和二年出版的《新生》杂志第一集，同期还发表小说《补大人》。

【编按】本文由张良泽先生提供（于《淡水牛津文艺》，第五期，页137—143）。



## 未命名（孩子的可爱）

孩子的可爱  
就是人谁都承认  
爱护孩子  
原是人类的事业里一个实在  
不因为他是未来世界的主人  
不因为他是生命的相续者  
纯然的没有杂念在内  
这就是人类的伟大

儿子的可爱  
是做过父亲的谁都经验来  
只是爱他的可爱  
别没有什么期待  
不望他来显扬父母  
不望他来光大门楣  
却也不晓得可爱在什么所在  
只是爱他的可爱  
咳，那可爱的儿子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

## 流离曲

甫三

### 一 生的逃脱

澎湃！澎湃！  
窸窣！窸窣！  
澎湃的真像把海吹来，  
窸窣地甚欲并山卷去，  
溪水也已高高涨起，  
森茫茫一望无际。

猛雨更挟着怒风，  
滚滚地波浪掀空。  
惊惧、匆惶、走、藏、  
呼儿、唤女、喊父、呼娘、  
牛嘶、狗吠、  
混作一片惊唬惨哭，  
奏成悲痛酸凄的葬曲，  
觉得此世界的毁灭，  
就在这一瞬中。

死！死！死！  
在死的恐怖之前，  
生之欲念愈是执着不放，  
到最后的一瞬间，  
尚抱有万一的希望。

惨痛地、呼！喊！  
无意识地、逃！脱！  
还希望着可能幸免。  
死神已伸长他的手臂，  
这最后的挣脱实不容易。

眼见得一片茫茫大水，  
把平生胆力都完全失去，  
要向死神手中，  
争出一个自己，  
这最后的挣脱真不容易！

救不得一个自己，  
再无力顾到父母妻儿，  
田畑只任它崩坏，  
厝宅尽教它流失，  
浩荡无际，  
一片茫茫大水。

风收雨霁，溪水也退，  
大树已连根拔起，  
屋舍只留得几段墙基。  
一处处泥泞沙石，  
一处处漂木滞水，  
惨淡荒凉，  
笼罩着沉沉死气。

差幸一身尚存，  
免给死神俘虏去，  
财物一无遗留，  
看生活要怎样维持。  
不幸又被救得妻子，

啊！死只是一霎时伤悲，  
活，半<sup>①</sup>添了无穷拖累。

流离失所、何处得到安息？  
田畑淹没、何处去种去作？  
也无一粒米，  
活活受饥饿，  
    饿！饿！  
自己虽揽得腹肚<sup>②</sup>，  
也禁不住儿啼妻哭！

## 二 死的奋斗

感谢神的恩惠，  
尚留给我一个肉体，  
还算有些筋力可卖，  
    卖！卖！  
要等到何时，  
要待何人来买，  
纵幸运遇到了主顾，  
也足够卖作终身奴隶。

经几次深思熟虑，  
别想不出图存工具，  
唉！死？真要活活地饿死？  
死！尚觉非时，  
    也尚有些不愿意，  
只好硬着心肠，  
也只有捻转了心肝，  
将这儿子来换钱去，

---

①·疑为“平”字之误。

②（赖和自注）俗音剥岛。

去！去！  
好使儿子得有生机，  
不忍他跟着不幸的父母，  
过着艰难困苦的一世。

这是受不到妻子同意，  
不用猜想就可知，  
“仅有这个儿子，  
任他怎样地丑恶，  
也觉得可爱，  
也可以自慰，  
从未甘使离开过身边，  
那忍卖给人家去？  
死！一样逃不脱死！  
饿死也愿在一处，  
不忍他去受人处治，  
看！看遍这世间，  
有过谁会爱他人子？”

妇人的执着本难释，  
要使到她了解明白，  
石头上也自会发粟，  
这该是自己来决行，  
这该是自己来负责。

救寒疗饥可无虑，  
死的威胁亦已去，  
为什么？心绪转觉不安！  
为什么？夜梦反自不宁！  
一时时妻子的暗泣吞声，  
不知不识，那儿子的  
临去时依恋之情，  
到了夜深人静，脑膜中

这影像显现得愈是分明。  
拚尽所有生的能力，  
忍受一切人世辛苦，  
    只想找出生之路，  
也只有借着这肉体上，  
    极端的困惫疲劳，  
才会暂忘却  
    刻在精神上的痛楚。

旷旷漠漠浊泥砂碛，  
高低凹凸大小乱石，  
寻不到前时齐整的阡陌，  
只见得波冲浪决的痕迹，  
再无有树一株草一茎，  
破坏到这样田地，  
看要怎样来耕怎样来种！  
徙！徙到他乡！  
徙到那可耕可种，  
水甘土肥的地方，  
行！行！  
    只惜不知方向。

不可知的前途，  
    暗黑得路痕不见，  
眼前此世界，  
    破坏得石荒沙乱，  
这一片砂石荒埔，  
    就是命之父母，  
这一片砂石荒埔，  
    就是生之源泉。

星星！辟辟！

忍苦拚力，  
一分一秒工夫，  
也不甘去休息。  
锄锄！掘掘！  
土黑砂白，  
开开！凿凿！  
石火四迸。  
室吨就在地底，  
努力便能获得。  
锄锄！掘掘！  
土黑砂白，  
开开！凿凿！  
石火四迸，  
一分一秒工夫，  
也不甘去休息，  
忍苦拚力，  
垦垦！辟辟！

只望能早成田，  
那顾惜脚肿手裂？  
只望能早成田，  
敢爱惜流汗流血？  
只任它砂灼日煎，  
只任它雨打风掬。

### 三 生乎？死乎？

阡陌筑得已很齐整，  
田亩也垦到将要完成，  
畑也已耕，田也已种，  
稻子叶青翠得欲滴，  
蕃薯叶也青苍茂盛，  
秋风是又凉又清，

秋空是又碧又净，  
失了热焰的日头，  
    只觉得和暖光明，  
疲倦了的溪水，  
    流得悠缓无声，  
乌秋班甲<sup>①</sup>时交鸣，  
    秋田野是这样地幽静。

卖儿子的钱，已无多所剩，  
瓮中粮米，吃也再无几时，  
秋风凉了，身上尚是单衣，  
哈！哈！

    这几层已不用忧虑，  
看！田畑里的稻仔番薯，  
不仅足以救寒疗饥，  
无定着<sup>②</sup>还有些赢余，  
这草寮仔也想来修理。

几年来拼死的奋斗，  
克服了不可抗的天灾，  
到而今生活已有所赖，  
只有卖去了的儿子，  
还使我时时挂上心怀；  
不知是否得到人怜爱？  
不知是否有些长大？  
不知是否犹像在我们身边？  
那刁顽？那活泼？那乖呆？

砂石荒埔，

---

① 班鸠。

② 说不定。



已再垦为良田，  
风雨应候，  
也做成了丰年，  
手上的血经已拭净，  
额上的汗也已晒干，  
一些儿心愿将要实现，  
幸福的路已在眼前，  
生活已有了保障，  
居处也得到平安。  
这应不是幻像的反映？  
这应不是梦里的欣欢？

时代是已经开化，  
文明也放出了光华，  
梦一般的世界早被打破，  
遂造成了现代国家，  
并创定尊严国法，  
法的范围不容有些或跨。<sup>①</sup>  
法本来就是公平，  
它规定着，富户穷人一样，  
不许睡在公园椅顶，（法朗士语）  
为着国家谁也要遵行，  
只可怜愚昧的百姓，  
不断地踏上罪的路程。

静肃！庄严！  
天道？公理？  
是非的分割所，  
善恶的权衡处，  
在监察法的当否？

<sup>①</sup> 发表稿自此行以下未见，以手稿补齐。

在主持世间正义？  
这气象之阴森！  
会使人股栗不已。  
座上是威严的判官，  
傍边是和善的通译，  
台下是被疑的百姓，  
悲怆！战栗！  
如屠场之羊、砧上之鱼，  
绝望地任人屠杀割烹。

你怎敢？无断<sup>①</sup>开垦，  
你怎敢？占住不肯退去，  
你怎敢？把法律无视，  
那几处田畑，那几处原野，  
早就依照法的手续，  
给与退職前官吏，  
为保持法的权威，  
本应该严重惩治，  
姑且恩施格外，  
使知道国家宽大处，  
若犹抗命不迁徙，  
就休怨法无私庇！

沉下去！沉下去！  
坠落到万仞罪恶之渊，  
任凭你，喊到喉破声竭，  
也无人垂手一援。  
粉碎了！粉碎了！  
横格在时代巨轮之前，  
任凭你，喊到喉破声竭，

---

①（李南衡注）擅自。

也无人能为解脱。  
痛哭罢！痛哭罢！  
正对着吃骨饮血之筵，  
任凭你，哭到眼泪成泉，  
也无人替你可怜。

讲文化的空说要为尽力，  
到而今不听见有些消息，  
农组的兄弟们，一个个  
被监视拘捕，活动无策，  
大人们怒汹汹，恶爬爬，  
不断地来催催迫迫，  
从顺惯了的我，  
禁不起这般横逆。

收拾起孤伶伶的一身，  
累人妻子让她永远沉沦，  
羞！羞！  
羞见弃于死神，  
遂尝到重倍的苦辛，  
瘦尽我一身肌肉，  
    把田畑阡陌开垦得齐齐整整，  
流尽我一身血汗，  
    把稻仔蕃薯培养得青苍茂盛，  
眼见得秋收已到，  
让别人来享受现成，  
这就是法的无私平等！  
这就是时代的文明！

这么广阔的世间，  
着一个我怎这样狭仄，  
到一处违犯着法律，

到一处抵触着规则，  
耕好了田却归属于官吏，  
种好了稻竟得不到收获，  
这么广阔的世间，  
着一个我怎这样狭仄。

天的一边，地的一角，  
隐隐约约，有旗飘扬，  
    被压迫的大众，  
    被榨取的工农，  
趋趋！集集！  
    聚拢到旗下去，  
想活动于理想之乡。

去！去！  
    紧随他们之后，  
我怎生这样痴愚！  
怎甘心在此受尽人欺负？  
去！去！  
    紧随他们之后，  
尚有强健的脚和手，  
且有耐得劳动的身躯。①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二九～三三二号，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十三日、二十日、二十七日。

---

①（李南衡注）本诗创作背景是所谓“退職官阶下无断开垦地”事件后。

## 新乐府

懒云

一

米粟巢无价，青菜也呆卖，  
饲猪了本钱，鸡鸭少人买；  
赚吃非快活，种作总艰计，  
官厅督促紧，纳税又借债。

二

街头有小贩，赚吃真可怜，  
一见警察官，奔走各纷然；  
行商如做贼，拿着便要罚，  
小可讲情理，手括再脚趺。

三

景气尚未呆，赚吃已不易，  
头嘴六七人，逐日拼到死；  
妇女相帮助，始得可支持，  
草笠无价数，草席也便宜；  
所人不供出，做工无块去，  
派到人夫钱，何处去借起。

四

前年好景气，生理大赚钱，  
夜夜上酒楼，快乐真无比；  
一旦景气呆，亏损无所余，  
有或要关门，有或着整理；  
银行讨利息，税金期限至，  
债主尤讨紧，不肯减分厘，  
货物任抄封，只好头味。

五

百姓虽艰苦，做官颠倒好，  
物价皆下落，给俸又升高；  
日日多罚金，年末多慰劳，  
民间有欠账，不敢对伊讨。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四三号，1930年12月13日。

## 农民谣

甫三

一

风吹雨打，  
水浸日晒，  
一年中、辛辛苦苦，  
只希望、  
    稻子好、  
    粟价高、  
这辛苦、也即有补所。

二

碎米蕃薯，  
菜脯咸鱼，  
一年中、俭俭省省，  
  
只希望  
    好收成、  
    无疾病、  
这俭省、也即有路用。

三

六月大水，  
秧仔淹没，  
等待到、大水退干，

又不幸

圳头崩、

圳水断、

浸不死、也被日曝烂。

四

十月收冬，

只有四成，

这十足、地主租额，

留下来

刈稻工、

肥粪钱、

无粟耀、怎得去开支？

五

晒干鼓净①，

地主赶到②，

一大堆、被他犂③走，

只剩些

风鼓尾、

二槽头、

看怎会、维持到年兜？

六

签刈布店，

菜架猪砧，

无一位、肯再赊欠，

又兼得

---

① (赖和自注) 读滤。

② (赖和自注) 读较。

③ 疑为“车”字之误。



这景气、  
无块借、  
只好把、食衣来缩减。

七

期限要过，  
当头当尽，  
纳不完，官厅租税，  
又被他  
    收税官、  
    来催促、  
    骇怕得、真像犯着罪。

八

农会豆粕，  
圳务水银，  
怎参详、也不允准，  
差押官  
    牵去牛、  
    拿去猪、  
    鸡鸭鹅、一齐拢总去。

九

不勤不俭，  
怕受饥寒，  
几年来、勤勤俭俭，  
也依然  
    妻不饱、  
    儿不暖、  
    自叹命、受苦敢谁怨。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四五号，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 生與死

甫三

生、啊！真不容易。  
生、嘻！有甚艰难？  
有人幸福到使人妒羨，  
有人不幸到自己可怜。  
这敢是命运所注定？  
这敢是勤怠所由判？

有苦乐悬殊的业佃，  
有斗争不息的劳资；  
有筑路的夫役，  
    有汽车中的绅士；  
有衣锦的贵妇，  
    有织机畔的女子。

死、啊！光荣，  
    天乎！可惜。  
死、哈！应该，  
    天呀！欣幸。  
这敢是生命有差等？  
这敢是爱恶所判定？

一样是战场上的伏尸，  
    有叛逆的天诛，  
    有神圣的战死；

一样是刑台上囚犯，  
有尊贵的帝王，  
有下贱的小贩。

血性的男儿，  
生要尝到生的真味，  
生、便忍受得  
一切生的不幸，  
生、要享受尽  
所有生的幸福。  
不幸、万不甘  
供献自己去做牺牲。  
幸福、更不愿  
建在别人痛苦之上。

血性的男儿，  
生要尝尽生的真味，

血性的男儿，死则死耳，  
要它什么意义？  
死、不须它、嗟叹怜惜，  
死、不管他、欣喜庆幸；  
死、死在病榻之上，  
这是男儿的耻辱。  
死、死到铙剑之中，  
这是男儿的败亡。  
时间无不得不死的时候，  
心灵有生之厌倦的念头，  
血性的男儿，死便死去，  
要它什么意义？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四一号，1930年11月29日。

【编按】作于1930年11月18日。

## 灭 亡

×

去！去！  
无聊不用愁叹！  
世间尽有欢乐的去处。  
去！上酒楼去！  
酒楼上只充满着肉臭，  
窒得人喘不出气。

去！去！  
无聊不用凄悲！  
世间尽有排遣的工具，  
去！去享受些温柔，  
去！去找爱的伴侣。  
爱？爱神已弃我而遗，  
这无聊极的人生，  
这厌倦了的生命。  
死，未经验的死，  
人生最后的这一事，  
牵惹我多大憧憬。

死，死有方法无？  
这一具强健的体躯，  
又兼悟彻了养生主，  
数年间无病无灾，  
恐怕终把此志来辜负。

虽说还有自杀一途，

会许触犯着耶稣，  
走不上到天国之路，  
且难免有些痛苦，  
又要惹下人邪推妄度。

死神，我请愿你，  
现在也只能请愿你，  
请你惠给一些慈悲，  
让我俯伏到你脚下去，  
我愿意做你忠诚的奴隶，  
请勿把我弃遗。

死神！应许我！  
一定的应许我！  
啊！我听到了，  
听到了死神的回答。  
定会指给我行进之路。  
你这卑怯的人类！  
你这懦弱的庸夫！  
我的支配下  
    没有卑怯者的位置，  
我的威权下  
    不许庸懦者来沾污。

等！等待自然的灭亡，  
    你的生的时光，  
    你的蒙羞受辱，  
此后还是久长。  
    等着！卑怯的奴隶，  
等！等待自然的灭亡。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四七号，1931年1月17日。

【编按】作于1931年1月7日。

## 南图哀歌<sup>①</sup>

安都生

所有的战士已去，  
只残存些妇女小儿，  
这天大的奇变！  
谁敢说是起于一时。

人们所最珍重莫如生命，  
未尝有人敢自看轻，  
这一举会使种族灭亡，  
在他们当然早就看明，  
但终于觉悟地走向灭亡，  
这原因就不容妄测。

虽说他们野蛮无知？  
看见着鲜红红的血，  
    便忘却一切欢跃狂喜，  
但是这一番<sup>②</sup>啊！  
明明和往日出草有异。

在和他们同一境遇，  
一样呻吟于不幸的人们；  
    那些怕死偷生的一群，

---

① 本诗为哀悼雾社事件而作。

② 这一次。

在这次血祭坛上，  
意外地竟得生存，  
便说这卑怯的生命，  
神所厌弃本无价值，  
但谁敢信这事实里面，  
就寻不出别的原因？

“一样是呆命人！  
赶快走下山去！”  
这是什么百语？  
这有什么含义？  
这是如何地悲凄！  
这是如何的决意！

是怨是仇？虽则不知，  
是妄是愚？何须非议，  
举一族自愿同赴灭亡，  
到最后亦无一人降志，  
敢因为蛮性的遗留？  
是怎样生竟不如其死？  
恍惚有这呼声，这呼声，  
在无限空间发生响应，  
一丝丝凉爽秋风，  
忽又急疾地为它传布，  
好久已无声响的雷，  
也自隆隆地替它号令。<sup>①</sup>

兄弟们！来！来  
来和他们一拼！  
凭我们有这一身，

<sup>①</sup> 发表稿仅刊至此，以下以手稿补齐。

我们有这双腕，  
休怕他毒气、机关枪，  
休怕他飞机，爆裂弹。  
来！和他们一拼！  
兄弟们！  
    凭这一身，  
    凭这双腕。

兄弟们到这样时候，  
还有我们生的乐趣？  
生的粮食尽管丰富，  
容得我们自由猎取？  
已辟农场已筑家室，  
容得我们耕种居住？  
刀枪是生活上必需的器具，  
现在我们有取得的自由无？  
劳    总说是神圣之事，  
就是牛也只能这样驱使，  
任打任踢也只自忍痛，  
看我们现在，比狗还输！

我们妇女竟是消遣品，  
随他们任意侮弄蹂躏，  
那一个儿童不天真可爱，  
凶恶的他们忍相虐待，  
数一数我们所受痛苦，  
谁都会感到无限悲哀！

兄弟们来！  
来！舍此一身和他一拼，  
我们处在这样环境，



只是偷生有什么路用①，  
眼前的幸福虽享不到，  
也须为着子孙斗争。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六一号、三六二号，1931年4月25日、5月2日。

---

① 用处。

## 思 儿

安都生

每当我见到人家的小孩，  
总禁不住要激起一阵阵悲哀。  
嗷哟！我心爱的芳儿哟！  
要是你还活在这世上，  
不知现在会如何地长大！

每当我见到人家的小孩，  
总禁不住要使我忆起仁慈底父爱。  
嗷哟！我心爱的芳儿哟！  
你怎么这样硬着心肠从爹娘的怀抱里挣开？  
任我如何呼喊，  
连一些些影儿也不见回来。

每当我见到人家的小孩，  
更禁不住要使我联想到过去的历来。  
嗷哟！我心爱的芳儿哟！  
你那憨笑的脸庞，  
你那啼哭的声音，  
到现在  
还历历地在我眼前耳畔徘徊。

唉！我心爱的芳儿哟！  
你哭时的可怜，  
你笑时的可爱，

虽仅仅是如昙花一现，  
也永不会从我的脑里跑开。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七〇号，1931年6月27日。

## 低气压的山顶 (八卦山)

甫三

天色是阴沉而且灰白，  
郊野又尽被霾雾充塞。  
远远地村落人家，  
辨不出有鸡狗声息；  
脚底下的热闹城市，  
也消失了喧腾市声。  
眼中一切都现着死的颜色，  
我自己也觉得呼吸要停。  
啊！是不是？

世界的末日就在俄顷。  
山哟水哟！树林岩石哟！  
飞的哟！走的哟！  
巍峨的宫殿哟！  
破陋的草屋哟！  
痛苦的哀号哟！  
快乐的跳舞哟！  
胜利的优越者哟！  
羞辱的卑弱者哟！  
善的哟！恶的哟！  
所有一切——生的无生，  
尽包围在唬唬风声里，  
自然的震怒，  
似要把一切都毁灭去。

旷漠漠的园圃，  
一叠叠绿浪翻飞，  
啊！这是饱浆的甘蔗。  
平漫漫的田畴，  
一层层金波涌起，  
啊！那是成熟的稻仔。  
种田的兄弟们哟！  
想你们镰刀早已准备？

广阔的海洋之上，  
雪山般的怒涛，  
一座一座掀起碰碎，  
那声浪直冲破重叠空气，  
震撼我聋去了的双耳。  
啊！橹欹、船破，  
那些讨鱼的人们归来未？  
一只飞鸢翱翔云里，  
似要将它健翼战风一试，  
投入风的旋涡之中，  
只见它把两翼略一斜欹，  
便再高高地冲上飞去，  
那傲慢的睥睨，  
真是无些顾忌。

树林中一只小鸟，  
忽地敛着双翼投入草里，  
惊起了一匹白兔，  
慌慌忙忙、跳跳跃跃，  
似迷失了逃生去处，  
在死的威胁之前，  
鸢的嘴爪之下，  
对着这自然的震怒，

一些也不知恐惧。

自然的震怒尚犹未息；  
不断地在呼呼叱叱。

云似受到了命令，  
一层一层地向中空<sup>①</sup>屯积，  
云隙中几缕光明，  
只剩些淡淡阴影；  
日头已失尽威光，  
天容变到可怕地浓黑。

风亦具有服从的美德，  
只听到自然一叱，  
就突破了树林的屏障，  
    飞越过山峰的阻隔，  
    踢翻碍脚的甘蔗稻仔，  
    拔倒高楼掀去屋脊。  
嘘嘘地开始着回旋，  
唬唬地激动了一切，  
这么大的世间，  
已无一块安静之地。

在这激动了的大空之下，  
在这狂飙的回旋之中，  
只有那人们树立的碑石，  
兀自崔嵬不动，  
对着这暗黑的周围，  
放射出矜夸的金的亮光，  
那座是六百九十三人之墓，

---

① 疑为“空中”之误。

这座是铭刻着美德丰功。  
云又聚得更厚，  
风也吼得更凶。  
自然的震怒来得更甚，  
空间的暗黑变得更浓，  
世界已要破毁，  
人类已要灭亡，  
我不为这破毁哀悼，  
我不为这灭亡悲伤。

人类的积恶已重，  
自早就该灭亡，  
这冷酷的世界，  
留它还有何用？  
这毁灭一切的狂飙，  
是何等伟大凄壮！  
我独立在狂飙之中，  
张开喉咙竭尽力量，  
大着呼声为这毁灭颂扬，  
并且为那未来的不可知的  
人类世界祝福。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八八号，1931年10月31日。

【编按】作于1931年10月20日。

## 是时候了

浪

是时候了。  
跟我来罢！  
你是什么人呢？  
不认得吗？  
啊！死神！  
我还要活。  
我不愿意死。  
你不是常在咒诅，  
咒我不来照顾  
贫苦的人，哟！  
你现不饿了吗？  
饿犹还是饿。  
看！只有薄薄的皮  
张在瘦瘦的骨，  
你下怜悯我吗？  
请赐我一些恩惠。  
呸！卑怯的人。  
因为你最后的希望，  
我才拨工特来看你，  
转要求些另外的恩惠。  
卑怯的人等着。  
还有更多的！饿寒困苦。  
这是我格外的赐与。  
啊！死神！



这不过于残酷吗？  
你竟没有同情。  
卑怯的人哟！  
你须要明白我。  
看！我的面上有没有？  
那慈善家的假面？

【编按】原载《台湾新民报》第三百九十号，1931年11月14日“曙光”栏。原稿背面为醒民（黄周）向赖和邀稿函（详参《杂卷》），赖和即写下此诗。

## 祝晓钟的发刊

空空空空！

曙光朦胧，东方已亮，  
勿再蜷缩在被窝中，  
留恋着迷离的残梦。

起来起来！

为要生存，总着劳动，  
水螺<sup>①</sup>嘟嘟地在呼唤，  
隶属它的工人上工。

拼命拼命！

生命不绝，劳力不穷，  
因为这一日的粮食，  
昨天困倦早已遗忘。

空空空空！

日头欲起，云彩鲜红，  
农人们早走到田中，  
犁头挂在耕牛肩上。

战战兢兢！

官厅要税，头家要粟<sup>②</sup>，  
那顾得带霜的风冷，  
还计到冻裂的土硬。

---

① 汽笛。

② 稻谷。

空空空空！  
响破云幕，放出阳光，  
驱逐走那夜的黑暗，  
使人还到光明之中。

空空空空！  
诗情禅味，带月含霜，  
只怕这古代的逸响，  
不及塞连<sup>①</sup>响远声宏。

空空空空！  
坠沉不惜，破裂何伤，  
人们已跳出了梦境，  
世间又再开始活动。

忙忙迫迫！  
岁月不尽，劳苦不息，  
田里工事，还未终了，  
补修道路，又有徭役。

【编按】作于1931年11月11日。

---

<sup>①</sup> 汽笛。

## 相 思

丁

阮是两人相意爱，  
若无说出恁不知？  
阮着当头白日来出人，  
共恁外人无治代？  
恁偏爱讲人歹话，  
使阮惊心不敢来。  
娘子疑我合伊歹，  
冥日相思真利害！  
头上贴着鬓边膏，  
身躯消瘦可怜代。  
伊正洗衫我返来，  
心头欢喜扑扑猜。  
只为身边人众众，  
不敢讲话真无采。  
恨无鸟仔双个翼，  
随便飞入伊房内。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九六号，1932年1月1日。

## 相思歌

懒云

前日公园会着君，  
    怎会即①温存？  
害阮心头拿不定，  
    归日②乱纷纷。

饭也懒吃茶懒吞，  
    困也未安稳，  
怎会这样想不伸③，  
    敢是为思君。

批④来批去讨厌恨，  
    梦是无准信，  
既然两心相意爱，  
    那怕人议论？

几回订约在公园，  
    时间拢无准，  
相思树下独自坐，  
    等到日黄昏。

---

①（李南衡注）这样。

②（李南衡注）整日。

③（李南衡注）开。

④（李南衡注）信。

黃昏等到七星出，  
    終無看見君，  
風冷露涼艱苦忍，  
    堅心來去困。

——原載于《台灣新報》三九六號，1932年1月1日。

## 月光

玄

月光露水重,晚稻一定好。  
那知望花时,风台忽来做。  
粟粒勿结浆,空存稻仔稿。  
早冬着虫害,晚冬又收无。  
头家不减租,租管日追讨。  
豆粕也到期,税金不容逃。  
当,无值钱物;借,无人敢保。  
欠了头家租,准是无田作。  
欠了官厅税,抄封更艰苦。  
牵牛无到额,厝宅卖来补。  
一家五六人,流离共失所。  
景气讲恢复,物价起加五。  
钱又无块趁,日子要怎度。

——原载于《南音》一卷三号,“台湾话文尝试栏”,1932年2月1日。

## 农民叹

押台湾土语韵

月光露水多 晚稻定然好  
不意三日风 满田剥黄稿  
旱季患虫害 甚者家已破  
稳冬复失收 丧本无田作  
甘蔗发育佳 倾倒满官道  
岂无种蔗心 也曾丧本过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



## 冬到新谷收

赖和

冬到新谷收  
田主捻嘴须  
咱厝大小面忧忧  
讨租、征税闹不休  
幼子哭妻叫苦  
哭没有米粥汤  
苦着火食难的渡

收冬真忙苦  
唤无三顿粥汤好下肚  
劳碌到没衫没裤  
想进前又没路  
退后——好捧着腹待死路  
想着日睬像西北雨  
日睬雨流落肚  
可已做粥汤——  
安慰饿肠肚

一年这样忙不休  
囊里空的洗一样  
换来苦、悲愁  
唉！咱愁他不愁  
税主、田主不许你哀求  
结局当卖了子女

去换来一枚空领收  
唉！新冬谷完收  
生活更难筹  
愈想愈烦恼  
愈想愈悲愁  
若再这样做下去  
总会没个好下场  
一冬望过一冬相添补  
哪知愈做愈绝路  
问兄弟呵  
那儿还有我们的活生路

一九三二年二、廿五

## 呆团仔 (献给我的小女阿玉)

甫三

呆团仔 不是物  
一日吃饱溜溜去  
勿<sup>①</sup>晓看顾恁小弟  
只管自己去游戏  
呆团仔 人是不痛你

呆团仔 不是物  
一日当当要讨钱  
三顿不吃使癖片  
四秀<sup>②</sup>挑来担担拈<sup>③</sup>

呆团仔 人是无爱碟<sup>④</sup>

呆团仔 不是物  
爱穿好衫着较美<sup>⑤</sup>  
勿晓保惜顾清气  
染到涂粉满满是

呆团仔 会吃竹仔枝

呆团仔 不是物

① (赖和自注) 溜: 音卖之土腔。

② (赖和自注) 四秀: 零食也。

③ (赖和自注) 拈: 围也。

④ (赖和自注) 无爱碟: 不要也。

⑤ (赖和自注) 美: 音水之正读。

无啥无事①哭啼啼  
哄骗不煞②人受气  
要叫不敢就较迟  
呆团仔无拍勿改变

——原载于《台湾文艺》二卷二号，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

---

①（赖和自注）事：音代。

②（赖和自注）不煞：不停也。

## 日光下的旗帜

孔乙己

天上赫赫地辉耀着日光

空际展转地旗帜在飘扬

日光哟！多谢你、多谢你。

给了光明于这世界之上。

虽然尚有夜的黑暗，

有了这些时代的光明。

已够为着生去从事劳动，

旗帜哟！你那鲜丽的色彩，

是不是人类的血染红？

虽然飘扬于高空之上，

要知道旗杆所树帜，

有千万只手在支撑。

我爱惜那辉耀的日光，

在日光照耀之下，

我仰望着旗帜的飘扬，

啊！我愿意，我愿意，

迸出沸腾在心胁的血，

去染遍那旗的全面，

使它再加一层地鲜红。

是怎样？是怎样。

我向来劳动很是勤奋，

总觉得不够生存，

受惯了冻饿的身躯，

只见灭亡日渐迫近，

染在旗面的红的血色，

也被了尘沙所埋没，  
由从淡黄变成铁黑，  
到现在已经辨认不出。  
让他人去夸耀罢，  
这天上赫赫的日光，  
无时下照耀着他们的国旗高扬，  
我们的旗帜展转着，  
只合树立在冰雪之中，  
支撑的手已尽破裂，  
空际的旋风又很猖狂，  
就任地去吹倒罢  
我们已到了血尽力穷，  
极地已看到日光，  
冰雪也渐自消溶，  
旋风也已经静息，  
破裂的旗帜  
尚飘扬于高空之上，  
旗杆虽幸不至倾倒，  
那支撑它只只的手，  
已堆成白骨的高坵。  
地面被溶雪洗净过，  
看不见血痕的遗留，  
天上赫赫地挥耀的日光，  
空际展转的旗帜在飘扬

——录旧作——

——原载于《台湾文艺》二卷七号，1935年7月。

## 溪水涨

溪水涨来时，  
只顾得一身逃避，  
田园尽管崩溃，  
家宅只任流失，  
逃得一身活，  
已算堪恭喜！

溪水归去时，  
始觉致身无地，  
不幸又留得妻儿，  
未曾流到海里，  
死掉只有一番伤悲，  
活着平添无穷拖累！  
何处去重作？  
上已无一尺土，  
石头一粒一粒，  
搬到了水边，  
锄头一下一下，  
离开了土面，  
想望能够成田，  
那顾惜手足进裂，  
只望能早成田，  
那顾得风吹日煎，  
流来多少血汗！  
好容易才垦辟成田。

种作还未到收成，  
就说犯着规矩，  
随随便便被取上去，  
不付与退职官吏。  
欲不事种作，  
怎禁得腹中饥饿？  
也止不住儿啼妻哭！

还留得锄头粪箕，  
犹有能够劳动的身体，  
也算生存尚有工具。  
溪底的石头埔，  
原是当年好田土，  
拿锄头，挑粪箕，  
使尽了说不尽的辛苦。  
何处去种作？  
上已无一寸土，  
欲不事种作？  
使禁得腹中饥饿？  
也止不住儿啼妻哭！

——录自《平言周刊》一卷十期，1948年。



## 不 是

读书不是为做官，讲到做官起畏寒。  
几人读书做官好，傀儡有抽即会行。  
读书不是要赚钱，教人银钱怎赚起。  
几人读书有钱赚，读书了本拢总是。  
读书不是为娶妻，学问却要女人知。  
自由女子饲勿起，千金小姐不嫁伊。

【编按】创作日期不明。

## 未命名〔冰冷冷的风〕<sup>①</sup>

冰冷冷的风，  
吹得人血凝肌缩，  
热烘烘的日，  
曝得人骨焦皮肿，  
这天然的炉锤；  
是多么无法抵抗！  
似怜悯着人们生命的脆弱，  
要把他锻炼成不挠之钢。

冰冷冷的风，  
吹得人血凝肌缩，  
一吹到高楼大厦中去，  
只会把暖炉的炭火，  
吹得分外红焰暖烘，

热烘烘的日，  
曝得人骨焦皮肿，  
一射到高楼大厦中去，  
只会把电扇旋转催动，  
使送出凉爽的清风。

啊！  
这冰冷冷的风，

---

① 编者自订。

这热烘烘的日，  
只是和那无衣无笠的人作对哟！

【编按】创作日期不明。

## 未命名（你们真是顽冥）<sup>①</sup>

你们真是顽冥，  
你们怎会这样顽冥。  
明知无可如何，  
偏要把生命轻于一掷。  
只是取快一时，  
这样，死原不足惜。

这样，死原不足惜。  
有谁竟会替你同情。  
若果死了事也遂息，  
只几条无价值的生命，  
算不得多大牺牲。  
可是激荡了社会和平，  
未死的人才是微幸。

宁作太平犬，  
下作乱世民。  
这一句金言，  
你们也应记得。  
你们若安份些、勤勉些，  
不也是文明政治下，  
一个完全的百姓。

---

① 编者自订。

虽然多受几辱骂，  
多受几下鞭打，  
这是应当感谢的教训。  
料想不至骨断皮破，  
未必就忍受不住，  
何用把事情弄到这样大。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

## 未命名〔台湾〕<sup>①</sup>

台湾 大台湾  
美丽的台湾  
这一片江山  
不知开自何年  
我们的祖先  
开垦尽田土  
驱逐去生蕃  
被烟瘴所侵害  
为虫蛇所伤残  
骈首怕要成山  
流血想也成川

---

① 编者自订。

散文

## 未命名（我这次回来）<sup>①</sup>

我这次回来，复得与二十年前亲爱的社会接触，不把我这无用东西斥出人群社会以外，心中很觉自慰，且因事业的关系上，又得详细考察这社会一般的状况，更加喜欢。但有一件使我很失望的就是迷神信鬼，还同二十年前一样，似且再有进步的样子。教堂加设了几座，寺庙新盖了几处，这些都是那有力者们的提唱。却是奉祀那至局无上的大成至圣先师的文庙，任他日就荒毁。在那尊孔学者眼中，不知生出什么样的概念，我亦就觉奇异了。

我虽未到非宗教的地步，迷信的破除自也关心。暇日和几位同志作种种的宣传，阅时既久略有收效，但在一边假借鬼神来欺恫大多数无学识的同胞的他们，就空想我们是要谋取位置，夺他特权，看好些人们被我等唤醒，就恐慌了，怕饭碗打掉了，亦就相聚为谋，装神做鬼和我们混闹起来。

一天他们要借仗妈祖的威灵，鼓励人们渐要觉悟的迷信心，以便他们的利用，怕黑幕被我们揭开，就把法子来赚。我奈一时糊涂，更上了他的当，后来晓得了，自己也笑个腹痛。

没好久，几位平生很对劲的朋友成功回来，想要对自己的地方做些有益的事业，有几位同志不顾身分滥做了发起人，开了大大的欢迎会，事后那些先生大人们，就不喜欢了。谓这样出风头的事是他们的份内事，我们总没有关照一声，有洗着他们的脸面，说个不了。

当开会中，大穗君的欢迎辞里说——听见说人们的使命是要创造能够留给后代人一并享受的幸福——虽然我们的使命，除此一事之外，还有做人的一个径程，为什么呢？现在的我们可能算是一个的人吗？不能！所以带着有两件的使命，就要加倍的努力才对啊。尤其是要望这次回来的先觉。——主宾的演说中，我记得无溪君说——我回到乡下去，那些邻近的人好些个来道喜，见过面就是说汝几时就可做官呢？那什么大人比汝还少读几年书，自前

<sup>①</sup> 编者自订。



年做到了巡警，天天发财，现在已是大厦连云了，谁敢不恭维他，汝可能做到那样体面的官府不能？——照些样看起来，大多数人们的脑里，把读书、做官、发财这三件总分拆不开，我念几年不合做官，不会发财的书，难怪被人家说是个坏子弟——弄巧君，就靠他的快舌——向来吾们所主张、所要求至为正当，为是多数人的幸福，自然能减少一部分人们的“为已的利益”那一部的，总忍心着把多数人们供她的牺牲。怪的多数人们又把这以为是无上光荣，到现在光荣亦已够了，须把这光荣返还才是。到了弱水君的位次，她就敏捷地站起来，漏出充满着诚意的急促语调说——古人说得好，求诸己而后非诸人。“自己省察一下，然后始可批判别人”。吾们自己有什么苦痛忍耐着不说，在人们的想像打算，我们是方在快乐着呢？吾们却只要怪人没有同情心，比方孩子们冻的鼻头出汗，自己不要说，父母们当她是在苦热着，把身上的衣衫正要剥起来，还要拿衫给他穿？像这样只是孩子的不好，不是父母的不慈。——再次黄君站起来轻轻的、缓缓的说——好多的亲戚乡下的朋友，听说我念的是做生意的书，有的很不了解似的说，现在做生意亦要念书，不然官府就不答应么，那我们贫穷子弟就无处求生。有的说是不是念那像会社和组合一样，拿别人的钱来做自己的生意的书么。有的说，哈！哈！我晓得了，做官的所要的东西有不用钱的，用钱亦较人家便宜，因为是念过生意书，才能够这样……。鼓掌声、欢笑声、酒杯的相碰声，种种声浪中，宴席要完了，我也就伸直我的脖子，张开我的嘴——把声音奔出去，——没有东西可吃了，简慢的很，我有点点希望，尤其是望这几位先觉的先生们。我们是青年党进步派，不容许那安宁秩序的先生们，把我们捆束住，希望记忆着今晚是对无事平安的心理先生宣战的日子，社会是不断地日在进化变移的行程中，我们可能生根钉住不让他转移么？闭会。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与《尽堪回忆的癸的年》同一手稿。

## 未命名（五月）<sup>①</sup>

（上缺）五月中，几位生平很对劲的朋友，在外边做生意，成功回来，要对自己地方谋有所贡献，我们共四个人就滥做发起为开一大欢迎会。这时候有些老前辈就不欢喜了，以为这样出风头的事，不同他们相量就说个不了，我们自己打算亦不是孩子，此事亦不是弄错亦不介意放下去了，不晓得更为后来大大的孽根。

没好久，一队进化促进宣传队到我们地方来，我们同志大为欢迎，为做种种准备，大作宣传，其收效意外良好，不仅我们自己吃惊，别人看了亦叹息不置，盖多数人久处黑暗之下，忽睹光明，竞相奔起，亦理所必然，但在借神鬼力以罔人们的，我们与他为难亦不甘心。同窗会开会因会长□的不□禁且久不曾开会，是久抱不平一齐发伸闹，□不成□□，而□□□大书特□我地方乃被视作恶海。七月中我们文昌会改算其到了，此会创立时有余年，先前很好，创设人费了无数心血，受了无数谤议才得成立，但进来更流于形式，不事实，几位有心人司极力改造一番，便能副创立时的目的，他们不惜唇舌尽力呼唤，大多人为他们诚感动，赞成他们主张。（下缺）

一般社会的事既不容我们出手，余闲的时只有吟风弄月，聊写胸中的牢骚，而以耽之既久的，更自成艺，凡有所做，呈请我先生删改，有的乃能蒙他褒奖一两句，我的心中很是满足，不觉放下几他，一切专力于此，遂亦得了同臭味者两之相好。

有一位大富豪，不晓得为什么缘故，唱设一个孤老会，说要救助那一般贫苦无告之人。但虽说的好听，专是要拍当权者的马屁，兼顾自己地位，识者皆鄙之，我的相好中更有一时着迷，同他附和，替他奔走者，我亦就疑惑不解了，后来他们似有见及，恐被人家疏远了，就唱设一个究研会，想联络一些人物研钻应世之学，补他的过失，乃老天没有眼睛，会还未成力，他竟

<sup>①</sup> 编者自订。

一病不起。哀哉，他虽一时反常，总算其为人实亦可钦可敬，修养亦到，人格亦完，实是可惜，由地方上说起来实失了一个柱石，我有诗哭他：

握手门前未几时，伤心微病更难医。而今屈指论人物，更失“中流柱一支”（一写：前锋一传儿）。

君虽多病若论议，实有不可一概之气，不能为地方尽力者。

人生到此奈天何，抚只为薤露歌。不为替杨家悲不幸，“转悲无土损犹多”（一写：悲伤损失□方多）。

此非□与若平心，思之当不以名谬。

沉沉交情亦密亦，对谈有语不曾虚寸长意，自得蒙推赏期许终惭。后来有人邀我同他人会，我见他们真晓得此中之味者，实无几人且弄得不好看，亦遂婉言谢他，更触了他们的意，狂奴什么骂个不了，我亦没有闲工夫去管他，后来别的诗友拟开一诗会，因我亦赞成在内，遂遭他们大反对，有欲赴会之人被他们□请，到听竹庵去，实在带有点孩子气，可笑的很，以后我亦不欲把诗作应酬品了，兴到的时，自作了几首，请先生改改，自己玩赏，此中乐趣，我自己以外更没有人晓得就被我垄断了。

但我作医生的饭碗却不能放下，眼见近来病人更多上几倍，对我们利益上打算好，对社会一般想起实在心总不能安。

这病由现时看起来，但只觉营养不良，血色枯燥而已，病人自身不觉得什么苦痛，但生活的根本以受伤不少，已失了自主能力，亦不是限于一部，更散漫于四方，似有传染性，我就与同业的有志究研防止扑灭的法子，着手施行起来，更自不十分斟酌，竟被□着（下缺）

【编按】本文与《第一义谛》为同一样式的纸张，又内文与《未命名（我这次回来）》雷同。推测为1923年作品。

## 小逸堂记

小逸堂为故黄夫子倬其先生馆号，我同人受业处也。

夫子早年不得志，倚笔为生，初设帐于邑下茄苳脚林文兰秀才宅，世变以后，知毛锥子之不足用也，投而弃之，欲伸其志于商场，然转徙流离十余年间卒不获就。

丁未春，家居赋闲，我等父兄仰其博约善诱，欲以子弟相托，乃为筑室于南坛之侧以讲学，一时闻者亦竞遣子弟从游。因夫子教导有方，我等学生皆甚契合，遂成一系无形之统。

翌年，衙吏来，谓位置近接学校，宜稍避，不得已迁之祖庙李宅。凡年序两更，乃因戚友之荐，而移席雾峰。盖夫子愿宏志远，拟借力他山，以酬其所未达，遂以馆事托之汝鏊先生，后又托之义贞先生。辛亥之秋，屋舍为风雨所破。改岁壬子，乃就南坛旧筑而增葺之。又重托印璿先生、克明先生相继为之观学。后诸先生各就馆地，学童亦散，岁久屋坏，墟而为圃。

其间夫子随其东翁游历大陆，远踏南洋，求其可以一展素抱者，乃或有其处而资力不及；或力所能及而际非其时。望洋兴叹，颓然复返。

方是时，我同人之有子弟者，方叹造就无人，幸我夫子之归，竟欲遣从之，而苦乏馆舍。中街詹氏遂割其私宅一部使训子侄兼纳生徒，然宅隘不能容。己未之暮，二、三同志谋之父兄，拟新筑一轩可久远者。为夫子讲授之处，且作同人敦叙之所。此议一发，闻者风应，不数日而议成。爰卜地于北坛之偏。越年庚申，于夏初经始，至仲秋而讫工，即今之堂是也。虽无飞云卷云之观，雅具绕竹环花之致。

堂东围篱以为菊圃，西沿讲之畔，植以芭蕉，后仍旧为菜畦。庭之前杂蒔花草，间种桃李、松梅、玉兰、木犀，春风之朝，秋雨之夕，熏窗花气皆足怡情。

乃距落成未一年，而夫子竟以捐馆。噫！事之不可测乃如此，岂天果欲斯文丧也，胡不愍遗一老以保我后生耶！今者登乎堂之上，犹忆当年问义言

志之时，立于庭之下，风动竹响，大有关乎吟哦咏啸之声。则夫子遗泽固长留于心目间也，为记巔末，以资纪念，并将题捐诸氏之芳名录之。

一九二三 癸亥 十一月三日

## 无 题

懒云

明天是她结婚的庆典，可没有一点点东西，表些些祝意么？我心里想了又想、默默地想——她会收起来吗？一定的，一定不敢拒绝。

但是她如果收了起来呢，她能不能生起别一种的感觉？

是是——感谢呢？嘲笑呢？鄙薄呢？惭愧呢？怨恨呢？唉！总会使她澄虚的心海，漾起一缕缕的波纹，何用令她烦闷呢？不是诚意地祝她快乐祝她幸福吗？何必？

爱吗？憎吗？好吗？坏吗？

在她的脑膜里，总有我的残像站立的位置，不过会渐渐地由没而消灭罢！可是勿令她有那由潜在意识里再明了起来的一天！

一阵喧天的锣鼓，从前街过来，一双脚不由自主地把我的躯体，搬运到街上去。

“看热闹去啊！妈妈。”街上的孩子们走着在喊。

一阵惹人羡慕的很体面的娶新娘的行列，几十盛春盛已停在她家门前了。

金镯子、嵌宝石的指环、翡翠的颈饰、最时式的衣衫，这些物件<sup>①</sup>当能使她满足、快乐，真的她已经满足快乐了！我喃喃地独语着。他们呢？已把它一件件收进去，又把陪嫁的物件，一件件搬出来。

“陪嫁银两千块、妆奁田百亩。”

我看见这些，心里觉到一点慰安，她已得了生的幸福了。

炮城燃着火了，鼓乐吹奏起来了，花轿抬出来了，我的眼睛皆花了。蓦然地一声声啜泣的音波，冲动了我的鼓膜，唤醒我懵懵的意识！

唉！她哭着呢！为什么哭泣啊！在恋念她父母吗？在挂念她兄弟吗？舍不得她住惯的房子吗？定不！她不是很快乐了吗？不是已开始她幸福的生的

<sup>①</sup> 东西、物品。

旅程吗？为什么哭着呢？逃不了做新娘的老例子吗？唉！我的脑筋又复迷惘了啊！

一样去年的园子，一样深绿的夏天，才经过一番的风雨，遂这么暗没啊！依旧这亭子，依旧这池塘，荷叶依旧的青，荷花依旧的白，可是嗅不到往年的芬香！找不出往年的心境！唉！我的心落到什么地方去啊！

“汝的父母说：‘汝是怎么轻浮不规矩，学业常不关心，实在是没有后望的孩子。汝哥哥呢？亦说汝不顾本分，只晓得花钱，不是个可栽培的子弟。’我很盼望汝留心一点，勿落人家笑话！”

她殷勤恳切劝戒的言语，音波还在我鼓膜里颤动着。现在她亦把我当做是靠不住的青年了。方今的世上再没有人，承认我也是个青年分子，简直做人不成了！

依旧这亭子！依旧这池塘！

坠入这被咒咀的世界，  
留得知觉吃的生着在！  
虽永绝了阿母的慈爱，  
失去了弟兄的期待，  
被全教的人们所外，  
亦感不到这样痛苦悲哀。  
我忍住泪珠吞下哭声，  
恭敬地接受神的奖品，  
自愿意做恋爱的奴才。

炎日渐渐地昏着，  
凉风丝丝地吹着，  
云阴慢慢地移着，  
池水粼粼地皱着，  
无限自然的背景，  
映到了我的眼精<sup>①</sup>，  
总觉着凄凉惨淡，

① 睛。

似向着这劣败者，  
表示她的吊慰和同情！  
鲜丽的野花仙是在怜我——  
    被厌弃者的孤零！  
特地裹放出沁肺的温馨，  
枝梢的新蝉似是能解我——  
    被厌弃者的惨感！  
亦唱她爽耳的歌声，  
    使我心里恍惚得到光明，  
觉到我已经成了可怕的，  
    一个模范与一个定则，  
要现身给所有愚人们看个清。  
    我也曾有过十二分，  
放在恋爱上的真诚。

——原载于《台湾民报》，六十七号，1925年8月26日。

【编按】作于1925年7月20日。



## 开头我们要明瞭地声明着

我们是要唱道<sup>①</sup>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的这一种艺术运动，那富有普遍性的新文学是顶适用的工具，所以我们敢把她介绍给大家们。

这样的事业本不是我们力量所做得到，亦不该是我们来做的，但总要有人提唱起来才是呢！可是等久了，虽见有民报的努力没够，她别有她活动的方面。那末，就教这时代的潮流和中心的热烈催促起我们开始活动来，亦预识于将来不能有美好的结果，要是能得到反响，那就足以鼓舞起我们的活动力了。

由来提唱不就是反对，废灭又是另一件事，新旧亦是对待的区分，没有绝对好坏的差别，不一定新的比较旧的就更美好，这些意义望大家们要须了解。

旧文学自有她不可没的价值，不因为提唱新文学就被淘汰，那样会归淘汰的自没有用着反对的价值。我们是要输许些精神上的养分，配给那对文人文学受不到裨益，感不着兴趣的多数人们，亦是把旧文字来做工具，与说毁灭汉文是不同方面，要请爱护旧文学的宿儒先辈放心些。

艺术和伦理本是各个儿独立的。虽然却亦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凡社会的公共律，因其范围的扩大，适用性愈被减少，墙壁会有动摇，就是地基不坚固的见证，在现社会的状态益感到新文学普及的必要，新伦理建设的紧重。

新文学的艺术价值因其有普遍性愈见得伟大，亦愈要着精神和热血，所以敢说有思想的俚谣、有意态的四季春、有情思的采茶歌，其文学价值不在典雅深隽的诗歌之下。

就是我们凡所要谈说歌咏演译批判，也就是耳目所能接触，情感所得体验的；自然界里、群众中间，拾取题材，务要识字的人们尽能了解，并因为是我们对于固有的艺术、文学所云六艺之书、百家之言，没有研究到，亦只

---

<sup>①</sup> 倡导。

能如此而已。

更希望对旧文学有兴趣的先辈，拨些余闲赐与理论的平情批判是所最欢迎的。

——发表于《现代生活》创刊号（1930年10月）。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李南衡认为是1924年前后，台湾新旧文学论战初期的作品。

## 未命名（吾们）<sup>①</sup>

吾们人要申展个性，发见生命的价值，享受生活的趣味和快乐，须要脱出因袭的环境，破弃盲目的生存，创造文化生活才能够达到。

吾们台湾的地皮在三百年前，经过我先民开辟，现在虽有丰乐的现象，做子孙的我们因环境的关系，脑中还是在是荒芜着。多数的人们总没有自觉着生命之有价值，却都挨着生活的痛苦，没有晓得人生的趣味，不能享着当然的幸福，所以精神界的垦荒，那责任不是在现代的我们吗？

我们台湾山川泉石草木虫鱼，多有世界的位置的。试问人物文化怎么样呢？在前时代已不能比及祖国的中华，到现时代自不得比并上邦的日本，那末我们要长做台湾的台湾人就没有话说，若是不然，请大家合同协力奋发起来罢！

现在敢把我同人们见闻范围里的现代思想、艺术、科学，介绍给大家相与研究讨论，盼望它能助我文化一寸寸的进展。

我们自晓得没有多大力量，仅有些许热诚敢向大家面前披。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

---

① 编者自订。

## 未命名（××先生）<sup>①</sup>

××先生 康健：

仆在午后四时半归到家里，接着由吴春发先生差学生寄来的信，一封是先生发的。仆恭敬地拜读过了，很感谢先生肯赐与讨论的光荣，且很佩服先生具有这勇气——在现在彰化新淑女的中间。但少感觉着奇怪的，就是在吴厝拜会时，不赐以谈论的时间是为是什么缘故？那时候实未曾拜读过先生的信。

1. 所论的（1）（2）两项，太没有理由，这不是我们的不是，但我们亦不该多事不惜劳力，却不是轻视着、侮蔑着现在新淑女们，没有起案的能力，听说提议的时候，先生亦在那边，起草者是受着命令委任的。先生若有异议，要自己创作来，谁敢阻止着呢？当时却自缄默不说，才有这不满意的事发生。——是的，淑女的性质在异性的面前，是畏缩缩不敢放言高论，这也不能偏怪于先生。

若说趣意书的不合理论，规则的不完全，那不过是我们提供的一点资料，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尽管删削改正，不用着议论。

所记载的发起人氏名，是表明我们的希望，是认定诸位能热烈地出来努力，不是敢指挥差使、强迫，是不敢硬把假面戴上那不愿意做鬼的脸上。

人格的修养，德智的磨炼，不是因有了会的设立，才必要着；亦不因有了会的设立，也随被阻碍的，这是由个个自己的努力。虽然团结的力量，纵不能美化各自的品性，也得减少向坠落去的惰力。

2. （3）项的意见，想是兴奋中的说话，才有那样错误。先生简直否认多数者的能力，无视团结的效果，这就错了——有人说现在台湾的新妇女，是多么幸福啊！衣装是怎么样讲究而且体面，社会上是怎么样欢迎而尊贵啊！家里头是怎么样珍重而奉承啊！使着一般的妇女们，多么羡慕而嫉妒啊！是

<sup>①</sup> 编者自订。

满足在现代生活之下，没有感觉着丝毫的苦痛，虽怎么样提供问题，大呼大喊，的确不能促她们的自觉，使她们奋起。她们只会讲究美丽的衣装、模仿娇娆的姿态，来讨取社会上的称赞，勾引青年们的仰慕。所希望的是富豪的夫婿，所要求的是奢侈的生活——是的，是怎么样可痛的事啊！虽然在我们彰化的新妇女，尤其是○先生，仆敢大着胆子说：不是，不是这样的，是有明析的头脑，有十分发达的固性，是能代替一般妇女们，要求正当的位置，谋取实在的幸福的女豪。——虽无有这个会的组织的存在。但我相信着，有个有组织的团体，至少也能使先生喊出来的声浪，传播到较广阔的空间。

3. (4) 要使这个组织，发展进步或坠落破灭，是先生们的努力所关，我们不能代负责任，也是因有这好、坏、向上、坠落的两方面、才能发见着表现着，新妇女们的真价值、因为这是自主的自动的女性集合体的试验场。

4. (5) 这里所说的，亦有半面的情理，但是努力着于自己完成的途程中，同时用着同一的经验，来指导其他人们，也使其完成她们自己，不是劳半功倍，更美好的事业吗？

5. (6) 这条实在使我惊叹着先生的抱负很伟大，自信很强固，却又使我怀疑着，先生的态度有稍不谦逊，胸次有些较狭隘。在台湾现在的教育，虽说是铸模一样，但在同一高女毕业生中，有若优秀特技的先生，就可以证明，人们的思想、知识、品性，是各自有特点，不一样的。若照如先生的话，人人的关系，社会的交涉，就不能发生而存在了。不一定和比较才能的接触，始有益于自己，就是和比较愚劣的亲近，总觉得受益处，也自不少，所以朋友的切磋，比个人的独学更必要。

末了有说到要求政治方针的改革，这是我们向来的主张，先生也能感着必要，很是卓见，但是有这种的必要，屡觉得团体的组织，是先务之急了。

很盼望先生脱去了假面，把真实、和善、慈祥的娇脸来相见，且一视可怜的多数□伴，替妇女们尽些力，而使向来的抱负早些儿实现。

【编按】作于1925年1月15日。

## 未命名（当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sup>①</sup>

当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旧的观念尚在多数人的脑中，旧的思想尚在拥有权势的时候，不论有什么事件发生，总把这个罪责卸在方的萌芽的新思潮之上，这固无妨，新的既有萌茁的机运，亦自有培养其成长的要素，不因为他力的摧残（诬陷）遂失了生机。

现在最受到指摘的就是自由恋爱四个字，会有实现其真相的一日，咒诅他的人们，不幸多活几岁，得亲眼及见，唉，那就……不幸？

就近我们地方所发生的事，我也负有一分责任，也是受到诘责的一人，因为我也是主张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的一人，今回所生这个关系，说的上是恋爱吗？还他一点价值便宜些，是说是恋爱，但私奔拐诱是恋爱的结果吗？要是解得恋爱的人，当公然的发表，□□地□张有了妻子或有了夫婿的当然要还给他们各人的自由，偿给他们的损害，这实在不合于旧礼法，而在理论上我却承认其应该，是众人公认的不成物的子弟，唉，我实在不甘把恋爱二字轻轻送给他，好的方面说没有受到教育，有的却是高女的毕业生，说受着物质的诱惑，所谓□人们的参会说话亦在须回避的状态下，使得会的生气全无，而她们却成了一团的游伴（比较难得自由的），群居终日，无所用心，且旁边还有幸其坠落，可以借口加罪于提唱者的，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心理上的弱点一经挑拨，更容易动摇，况所谓水性的女子，又现社会易便适于男女的交际，陷于下流结果的状态之下，渐渐而有这件的发生，实在是“意料中的意外事”，要说是社会的不良又怕受人家的责骂，我也承认是我们做事不彻底的罪过，虽然我却不因此而放弃我们的主张，使牺牲到吾的子女也要使其真相有实现的一日，因这事的发生，在我们的地方，为人父母兄弟的心上，无意受到一件铄击，对于妇女们向洒下罗网，对于妇女问题的前途筑了一墙壁，对于文化运动像投下了炸弹，这罪过这责任，不用说是我们新

<sup>①</sup> 编者自订。

思想的人应该承受的，所以我们不能不在积极地干。

法律既无奈何

人言又岂足恤

呜呼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与《一杆“称子”》置于同一笔记中。

## 未命名（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sup>①</sup>

在所谓文明的社会里，赌博这一类的玩意儿，总被法律所严禁，不管他里面黑暗处怎么样，表面上总是如此。但所谓法律者，原是人造的，不是神——自然——的意思，那就不是完全神圣的东西了，况使这法律能保有它相当的尊严和威力，是那所谓强权，强权的后盾就是暴力，暴力又是根据在人的贪欲之上。而在运用执行这法律，原是被创造未完全的人，尤其是那些强有力者，所有强有力者只是支配欲和占有欲的发动。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

---

① 编者自订。



## 未命名（重阳）<sup>①</sup>

重阳实在是一个佳节，满城风雨近重阳，也是一句名诗，因为自有了这句诗那日起，就一直被诗人们传诵到今日，但是在此地此时，我实在玩味不出这句诗的好处——也因为我不是诗人的缘故罢——不知是近重阳才满城风雨，也是满城风雨才觉已近重阳。若在咱地方，还是满城风雨近清明来得切实，因为重阳多属青天白日的好天气，倒是清明前后例有风雨。在此特别要声明一句，这是讲我自己玩味不出这诗的好处，不是讲这句诗不好，譬如盲人讲霞彩是污黑的东西，讲只管他讲，原不能减损霞彩的鲜丽。

重阳特别是诗人的佳节，约几个朋友，带几罇酒并嗜好的果饵，到山上去饮到有些醒炙。虽然不能长啸狂歌，也可以叹几声气，吐些胸中郁抑，自自由由不会受到干涉且没有被检束的危险，快哉诗人，赶紧学做诗人去罢。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

---

<sup>①</sup> 编者自订。

## 未命名（中国的艺术）<sup>①</sup>

中国艺术衰颓的原因，是在他的至上理想，只专一的在过去内去找寻，而不在生机较高的未来中去找寻——尊礼传统之高如尊礼宗教的教义——丰富的想像力让位于鲁钝的智能，粗疏的形式代替了活动的生命，规律和经典代替了创造力。读到此处，我觉得这意义也被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叹息所漏泄，药店里的尊古法制的招牌所表现，而为大成至圣先师所大成者也。老王给我！给我！那个印我去丢到毛缸里去，永远咱这里再不许有他，啊！想想看不许多有他，那些他教他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不教他们白白饿死吗？

老王无论那一个走了，咱都不想他，除下派款派公事，打人罚人以外，没有用他的时候。这不是正当的事务吗？此外要叫他去做什么？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

---

① 编者自订。

## 忘不了的过年

懒云

小子不长进，平生惯爱咬文嚼字，“立名最小是文章”，“声名不幸以诗传”，这是多么感慨的话啊！所以不愿意侧身所谓斯文之刊<sup>①</sup>——其实也不能够——但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也染些牢骚的皮气<sup>②</sup>，偷得空闲，便就学起病者痛苦的哀号，呻呻吟吟，自鸣得意，以乐其心志，和其哀情，不顾虑旁人，所谓风家也者，笑掉了齿牙，生性如此，虽用巨磨磨碎了此五尺之躯，使成粉末，乃和以森罗殿的还形复体水，再捏成一个未来生的我，怕也改不脱这个根性。现在只有觉悟，觉悟把脸皮张紧一些，任便人家笑骂，不教脸红而已。

“光阴如矢”，这一句千古名言，我近来才渐渐觉得它的意义，因为番仔过年<sup>③</sup>看看又要到了。可恨可咒诅的世界人类，尤其是那隆鼻碧瞳的红毛番，美恶竟不会分别，有最古的文明，礼义之邦的中国，自很古就有完美的历法，他们偏不采用，反采用那四季不调和，日月不相望的什么新历法，使得我们也不能不跟他多一次麻烦。但这是所谓大势，说是没有法子的事，除废掉旧历，奉行正朔，和他们做新过年。唉！这是多么伤心的事啊！

在我未曾学过游历、视察、观光的人，别地方是什么样子，我不明白，只在我们贵地，一到过年，不论什么阶级的人，精神上多有些紧张，行动上也有些忙碌，有的人，多半是闲着享福的人，和纯真的孩童们，总在等待过年的快乐，但在手面趁吃<sup>④</sup>的人，不能不倍加他的工作，预备些新正年头<sup>⑤</sup>，无工可做时的粮食，做事业的人们，也要计算他一年的成绩，用以决定后来

①（李南衡注）列。

②（李南衡注）脾气。

③（李南衡注）新历新年。

④ 讨生活仅够糊口。

⑤ 过年时节。

的经营方针，农民播种犁田，要趁节气，犹不能放他们一刻空闲，就是那些文人韵士，也在腹中起草他“愿与梅花共自新”一类的试笔诗，顶可怜的就是女人家了，过年种种的预备，务使春风吹来，家门有兴腾的气象，且新正闲着的时候，自己一身也不容不修饰，对男人怕失了他的玩爱，对同伴们要显示她得到男人的怜惜。所以家里市上，多乱恼恼地热闹着，新闻杂志也各增刊而特刊，小子也乘这机会写出这篇乱七倒八的文字。

究竟为的是什么，何以故过年就要如此呢？新年的一日，和别的其余的一日，也不是依然一日吗？人们怎地在心境上，就有这样的不同？唉！春五正月，这不是和旧时代的天子，与小百姓的关系一样？

.....

什么就是一年？天文学者的解释说：“地球绕着太阳，运行了一个周环。”这是经过科学的证明，没有错误的确定事实。

但现在的历法，在我的知识程度里，晓得有回、中、西三种，尚有住在山内那些我们的地主，也有他们一种历，这说是野蛮的惯习，人们不预承认，在他们社会里，却自奉行唯谨。现在只就所谓有相当文化的根据，那三种历法，略一对比，就使我发生了许多疑问，因为所规定的过年，完全不同日子，同在这颗地球上，地球也规矩地循着唯一的轨道，辗转运行，怎地所说的一周会不同？若说因所认定的起始点，互有参差，故过年的规定遂各不同，那末地球运行最初，由何处开始？这一点不能明白，就可自由假设吗？我要替地球提出抗议哩。

且中历我也在书本上看见有几次的变迁，什么建子、建丑、建寅，一年的设定，原无有确实的根据标准，不过随意做作而已，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何故世上的人类们，对着他有这么大的感情？试把这个假定废掉，使人们没有年岁的感觉，不是一件很合理得快活的事吗？没有年岁，不见得人们就活不下去，何用自作麻烦。

在几千年前，当科白尼还未出世，大家犹信奉天圆地方，日月星辰是天空的附属物的时代，日头是自东徂西，自然下晓得地球是遵着轨道，在环绕太阳运转，那时代的一年，以什么为标准？天体的现象吗，用什么做根据？唉！这指定一个日子为过年，和由无量数的人类中，教几个人去做官一样，终是不可解的疑问。

.....

一到过年，第一浮上我的思想，就是金钱。在我回忆里，所能唤起的儿

童时代，仅七、八岁时的状况，在以前任怎地追忆，也只有蒙胧一个暗影而已。我在儿童时代，所以喜欢过年的来到，也因为能得到较多的金钱，可以借它的魔力，来增强我快乐的浓度。过年，在家里有压岁钱的分赐，由祖父母、爹妈、叔婶，啊！手一插进衣袋，不用摸索，就可触到金钱，唉！那时的快乐真有……但心还未足，有时再往亲戚家去，借着拜年的名目，骗些“挂颌钱”<sup>①</sup>，亲戚们多赞称我，说我乖巧识礼，因为这是亲戚间，一个来往的礼节，不晓得我的目的，是在“挂颌钱”，人们又在礼赞儿童的天真圣洁。唉！礼这一字是很可利用的东西，不晓得谁创造的，我要顶礼他啊！

现在的我，是社会的一成员，人类的一分子了。快乐的追求，金钱的欲念，比较儿童时代，强盛到肉体的增长，多有一百倍以上。一到过年，金钱的问题，也就分外着急，愈着急愈觉得金钱的宝贵，愈觉得金钱的宝贵，金钱愈不能到手，也就为痛苦所胁迫了。又有不可得的快乐，在一边诱惑我，那痛苦就更难堪了。我向来以为赚钱不是难事，“春钱”<sup>②</sup>那更不成问题，若会赚钱，怕他不“春”？有“春”钱立地就成富豪势力家，也就可以得到百般的快乐。现在可把我以前的思想，完全打消了，愈会赚钱，愈觉用钱的事故愈多，“春”钱的可能性愈少，富豪是先天所赋与，不是寒酸相的人可以升格充数。愈要追寻快乐，愈会碰着痛苦。唉！

统我的一生——到现在，完全被过年和金钱所捉弄，大概到我生的末日也还是这样罢。思想中只感觉年岁的川流，不断地逝去，梦寐中也只见得金钱的宝光，在闪烁地放亮。既不能把它俩，由我的生的行程中，将脑髓里驱逐，只有乘这履端初吉，捧出满腔诚意，拜倒在岁星和财神宝座之下而已。

一寸光阴一寸金，  
黄金难买少年心。  
少年已去全难得，  
……………。

——原载于《台湾民报》一三八号，1927年1月2日。

①（李南衡注）红线穿铜钱，挂在孩子颈上，以求寿祥。

② 剩钱。

## 圣洁的灵魂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我虽然也在行医，尚不足说是高明，况至于良乎。何事我的儿子也多死于病。一、二尚可自解，因当时经验尚浅，且不尽死于自己手下。至于再之，又在十年后之今日，又完全死在自己处方之里。唉！这将何以对于死者啊！

不杀人不足以为良医，这是世间的定论。别人犹可，况乃自己的儿子呢？在这十年间，别人且可勿论，因为未曾有过欲向我索偿生命者，但自己的儿子已经药杀了三个，这样竟再有行医的勇气？唉！却又舍不掉这名利两收的行业。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根据赖和先生年表所载，赖和长男志宏于1918年1月1日出生，1月22日去世；次男志煜于1920年4月16日出生，8月28日去世；四男悵于1925年5月17日出生，1927年3月7日去世。又本文中所提：自己的儿子已经药杀了三个。可知本文应是作于1927年3月7日以后。

## 无聊的回忆

懒云

### 送儿子到学校去

儿子到了就学年龄了，讲着①给伊去读书，说起来就惭愧，我原也是学校的毕业生，为什么要读书？这理由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读书有什么用处？学校毕业有什么利益？这些我一点也不懂的。总是孩子着②给伊去读书，是既定的事实，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百姓人，既有义务，原不容允你避免，但我终不了解是为着谁缘故，奉行故事一般，也就把儿子送进学校。

学校！啊！堂皇的建筑，这是我曾经游戏过的所在吗？我不敢冒认，先生！啊！多么尊严的模范，这是我受到教诲过的吗？唉！我以前没有这样福分，这要说是我的母校，恐怕它不承认我，因为这中间，还有长的距离。要说我也是出身者，我只是一个凡庸的百姓，没有进中等学校，也没有当过保正甲长，能算数吗？必须位极巡查，世称大人，至小③也须当个壮丁，那才不负这出身二字。我实在没有资格。学校和我的缘故，想仅仅在毕业生名簿上有我姓名而已。

唉！今天真是堪纪念的一天，唤醒我过去二十五年间的回忆，回复我入学当时的情绪。啊！人生的黄金时代，逝矣不复来。

### 入学之初

我记得初入德门，是在整十岁的时候，读日本书也同在那个时代。当时

---

① 据说得。

② 得。

③ 少。

读日本书的人，大部分总要受劝诱。不是，讲歹听<sup>①</sup>一点，也可以说受到官权的威迫，才不得已去进学校。

我起初被那比较大些的朋友，放风筝、掷干乐<sup>②</sup>的游伴所唬吓，对着学校也有些畏惧，他们说：“读日本书会被捉去当兵，且一进学校，头髻<sup>③</sup>也会被剪去。”在那时候“当兵”我还不明白是什么事，以为兵就是日本人，转有些欣羨。只有“剪发”是件不得了的大事，因为头髻不是随便就可剪去。虽然也不晓得是为着什么缘故。在我当时的意识里，觉得没有一条辫子拖在背后，就不像是人，有着这天大的理由，所以学校就不敢去，后来受书房先生屡次催促，才不得已随着他的引道，上学校去。那书房先生，为什么教人舍弃圣贤的事业，去读日本书，他先生没有说明，在我也不觉得这是值得疑问的事。

## 入学以后

我抱着疑惧心，无可奈何进学校去。结果使我失望，并使我骇异不惯。因为终没有我想像中的危险事，使我遭逢，使我震惊。又且在教室里不多久的读书，便又让我们去自由嬉戏，这在我的感学里，实在不像读书，如我在书房<sup>④</sup>里整天不离坐位惯了的儿童。但不久之后，失望不惯的心情，渐被欢喜快乐所侵占，同时我也不复畏思，也敢尽兴尽力和同学们竞赛游戏了。

头髻呢？还幸保留得住，无人来为干涉，也就让我留下人的表帜，因为是蕃仔才剪发呢！所以学生中有一两个剪去的人，常被我们大家所捉弄，台湾人先生九分九<sup>⑤</sup>，也还珍惜地保留着，贵重地拖在背后，当兵一事，再也无人提起。

读书呢？竟是讲故事的时候多，所谓读书的读书，转不常有，如体操于我也还合意，它和游戏差不多。但是升过二年以后，可就坏啦，故事不讲，所讲多是没有趣味，使人厌倦的那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这讲是修身。体操也不似游戏了，那按规照矩的动作，也使人讨厌。

总之入学以后，前所怀抱的恐惧，完全忘掉，而又得到意想不到的快乐，

① 说难听。

② 陀螺。

③ 头发。

④（李南衡注）书塾。

⑤（李南衡注）百分之九十九。



和书房比较起来，竟给我以很好的印象，真有乐园和监狱之差，尤其像我，在以严厉出名的○先生训育下之儿童，这感觉尤更深刻，每天皆欢喜到学校去，不似上书房，总要受人督促。

## 节仪荐盒

到书房念书，有所谓束脩，就是谢礼，是要给先生买柴买米，因为先生也须吃饭。这束脩不是学问的价值，学问不是可以用金钱估量的。这于我没有留下可怀的记忆，虽先生曾吩咐过我，说：“今年多念几册书，又另有讲解，不似开蒙时简单，束脩须多送些。”束脩多少，是家里人的事，和我没有直接关系。

节仪和荐盒，就和我亲密的多了，到现在还有不磨的影像，留在脑中。因为节仪多是我亲身送去，荐盒又多是我所嗜好的饼饵。节仪虽仅几角银子，在我眼里，已不是小可<sup>①</sup>的数目了。当时我每天只能领到六文点心钱，在那各样便宜的时代，也只足一顿点心。此外如要玩具，是绝不能向家里要钱，无益之戏，会令学业荒废，是在严禁之例。所以几角银的节仪，就很使我羡慕了。一份节仪，可以买几个风筝，可以购几颗干乐，心里盘算着，每想偷自留下，总是缺少胆量，只在手里多摩些时，便和荐盒端端正正供奉在至圣孔子位前。

讲到荐盒，现在还会使我流涎。当时我每天虽有钱可买点心吃，随便的点心，总不及荐盒的甘香可口。记得开蒙的时候，拜过先生，由跨下滚过鸡卵，随即点书，因父亲尚在和先生说话，我便被放在一边，眼睛交交相<sup>②</sup>，注视着荐盒，在空咽馋涎，想被先生注意所及，便把荐盒拿给我，我接到手里就把封皮扯去，即刻放入嘴中，方在细尝那甘香的滋味，忽然头上受着一拍，又听着父亲骂说：“贪嘴的东西”，想是舌尖正感到爽快，也因为父亲拍不用力，一点也不觉疼痛，也不以贪嘴是可羞。

此后每逢年节，要拿荐盒去孝敬孔子公，总等到先生在座位上，希望他能教我拿回，就可满足我的贪嘴，但可恨有时候，想先生要留给他的儿子，假装没有看见。这一天我背书便不会熟，定要多受几下竹板。

① 一点点，很少。

② 目不转睛。

## 有钱读书

我的游伴中，有几个不去读书。我曾听见大人们说，不读书就是“青盲牛”<sup>①</sup>，是真耻辱的事。所以有一天放课后，我到他们家里，便向他们说，什么不去读书？不怕被人笑“青盲牛”？我的朋友只对着我笑，没有回答，也似不知要怎样回答，转是他的母亲回答我说：“读书！你们有钱人可以去读书，我们贫穷的人，无钱谁肯教给我们。青盲牛！无钱的人谁不是在做牛做马！”她的说话，在声调里觉含有一种不高兴。这使我惊骇糊涂，什么这一两句话，会惹人人家生气，一时我也不晓得要怎样才好，无意无思<sup>②</sup>，便自走出来。可是我的心满被不思议<sup>③</sup>所充塞了。什么在一部分的人，讲起读书总装着正经的面孔，以为读书是神圣的事业？什么在我那朋友的母亲，讲着读书似有些不屑呢？又且我曾听见说，读书乃做人顶重要的事，无钱就算不得人吗？什么可以不读书，读书又怎样要钱？啊！我真羡慕那无钱人家的孩子，他可以不到书房去受刑罚。唉！还有，还有我终不了解的事情，我们也算不上有钱人，什么也要去读书？那些我所认识的有钱人家的子弟，年岁和我一样了，有的还较我大一些，尚教佣人背上街上游玩，什么他们有钱也可没读书？也可不做人？是不是钱要紧，还在读书之上，做人之先。是不是？

后来我晓得到学校读书，不但无须用钱，有时还分给我们纸笔读本。我便去报知那诉说无钱的朋友，我真爱<sup>④</sup>他们和我一起上学校去，因为要多得游伴，且有时和人相打<sup>⑤</sup>，也可多得帮手。但是失望，他们的长上皆一致地反对，说：“日本书读做什么，我们不要做日本仔，也没福气可以做大人，我们用不着读日本书。”

唉，这可就使我更糊涂了，读书！到书房和上学校，读的书不一样，那是确实的事，一样是读书，什么也有用不着读的呢？读书乃做人顶重要的事的定理，使我怀疑，岂因为不要钱就非重要？或者重要是在用这一边，不是在读的方面，所谓重要乃在人的认识，不是书的本身。

① 瞎牛，骂不识字的人。

② 没趣地。

③（李南衡注）日语，奇异，难以想像。

④ 很渴望。

⑤ 打架。

## 竹箠先生

我在书房里得到一种观念，到现在还忘不了，就是对于先生的骇怕，或者可说是厌恶，比如看见查大人一样，心里常觉不安，不晓得什么时候要挨打，皮肉时时颤战地预备着。

当时有名的先生，多很注重竹箠，可以说名声是出在竹板之上，竹板愈厚，打人愈痛，愈能得到世间的信任，名声也就愈高，学生也就吸集的愈多。先生的教法，就只有竹板，舍弃竹板就失去教诲的权威似的，无奈何学生们了，先生的尊严也就在竹板面上。学生们说话要挨打，离开座位要挨打，字簿上画画花鸟也要挨打，背书不熟忘记讲解，自然更该挨打！总之一切皆以竹板统治之，任是愚钝的刁顽的，在竹板之下也就聪明温驯了，读不会吗？打！一次打扑之后，什么多算明白了，好似先生的智慧，由竹板的传导而始注入学生脑中。打就是教育的根本原理，教育哲学就建设在竹板之上，所以先生的尊重竹板，还比较在孔子以上。

后来进去学校，觉这里的先生，意外和善，不似书房先生常以冷面孔向人，我对先生的观念，也就改变一些，同时我的心里也私自把先生的资格否定，第一因为不大打人，第二也因为不须束修。

但是以后一年一年，先生调换，同时先生的态度，也渐威严起来，也就爱打起我们来。我是在书屋里被挨打惯的，起初也不觉有特别的苦痛，后来渐渐受不住了，又觉得打的程度，常超过我们的过错，有时候并以什么缘故该受打扑，自己不明白的事也曾有过，这已使我们不平，尤且日本先生的打扑，一些都无有能使我们悔过的效果，因为在打扑之下，感不到敦悔的情味，所以愤恨的空气，涨满在我们一级<sup>①</sup>个个的脑中，有一天不晓得由何人发议，当授业要开始的时候，我们一齐跪到公园，不去上课，有了这一次重大的骚扰，校长也就追究原因起来，听到我们的诉说，便和我们约束<sup>②</sup>，包管我们不再受到打扑，我们才回到教室里。这一次我们小小的心腔，险些被胜利的喜悦所涨破。

① 一班。

② 约定。

## 书房与学校

书房在我是不愿去，我比喻它做监狱，恐怕有人要责骂我。不要紧，我丝毫也没有故意要冤枉它，世间也不少人曾上过书房，大家多有经验，我想除起那聪明的好读书的，受先生特别宠爱的以外，大概总会同意我罢，是不是？谁高兴上书房去，不去！家里的督促，虽可瞒骗，先生的催唤，虽可逃避，无奈同学们的捕捉，就无法抵抗了。因为经过两三次的催唤，还不去上学，先生就会派上学的学生，到家里来捕捉。平日学生们在书房里，正苦无理由可以外出，所以先生有什么差使，学生们总争先奔赴，何况这样差事，是顶有趣味的，四、五人捕捉一个，有的扶头，有的把脚，推推挽挽，像缚小羊，若是平日有交恶过的也可偷偷打他几拳，捕进书房按在椅子上打屁股，那是比看戏更趣味啊！所以学生们，总踊跃从公，任你闪到什么所在，皆会被他们搜索出来，不去！教他捕捉去！我的屁股可设有安上铁板。虽不愿意也不敢歇一天。

后来上学校去，每天就有半日的自由，在当时，人们视汉文犹较重要，对于读日本书不大关心，甚且有些厌恶，以为阻碍汉文的教育，我呢？正与他们相反，却不是欢喜学校的功课，因为到那儿有让我们自由嬉戏的时间，无奈学校只有半日的授业，下午又不能不到书房去，这事使我每常不平，家里的人什么定要我去受苦，什么缘故汉文要紧？为什么不读不行？家里的人，书房的先生，终不能使我明白，也似没有感到须使我们明白的必要，只是强制我们读，结果转使我们厌恨它，每要终日留在学校。可惜当日没有像现时，有这手工、农业、写生、等等游戏似的功课，没有可以留在学校的理由，虽然谁也有一个头脑，能打算他自己有益的事，所以我也被这本能所驱使，讲究不上书房的方法。

啊！有啦，扫除，教室里的扫除，那时候多由学生们自己志愿，若能得到这件工作，便有所借口，可以不上书房。所可恨者，先生总教那优良学生去担当，我十次也得不到一次的许可，由我的观察，他们似无和我有同样的动机，像是得到扫除的许可，就有无上光荣似的。实打算不到这小小扫除之役，也须竞争。

## 土语日本话

上学校自然是去学日本话，这就是读书。日本话以外，别无所谓读书，

学问也就在说话之中，只有这是所谓要紧的。父兄们使子弟读日本书的目的，也就在此，因为这是要紧的。所谓要紧者，是因为会说日本话的人，在当时比较的皆得有好处，只说好处怕含糊一点，说较明白就是特别会多赚钱，读书的目的是在赚钱，给子弟读书的父兄，总忘不了这正当的目的。在我初入学的时代，被视为不要紧的日本书，遂也渐被认为要紧的了。看到那做巡查通译的收入，比较那掌柜账房的月薪，实在使人欣羡到要嫉恨起来。

当时先生教给我们日本话，不像现时这样用力，每天只有一点钟功课，又是用土话讲解，且没有强制我们说，所以说话的能力，很是劣拙，到毕业后还不敢向日本店铺买东西，因不会说他们的话怕受到欺侮。同时我也无理由地怨恨起先生来，在我幼稚的观念里，我认定他们像是怕教会我们。因为若教会我们，便于他们的利益上有损失，所以不大尽力罢。

现时不知什么样子。当时的台湾人先生，很多抱着不平，尝说一样的劳力，得不到人家半分的报酬。所以我也曾伤心过为何不做日本人来出世。

前天我偶然在教室旁边立一些时，看见对于八、九岁儿童的教授，也纯是用日本话，在这毕业生的我自己，听来还不大明白，这的确能得到十足赚钱的能力，我对于我的孩子的将来真是心欢意满。

## 毕业以后

到我毕业的时候，学校已经大发展了，新生的募集，不须再像以前那样鼓舞劝诱。虽然如现时对于学龄儿童，也施行选拔试验，实在是当时的人意想不到的事。有着这样事实，愈使我对于“读书是做人顶要紧”的定理的怀疑，更添一些确信。因为学校也在拒绝一部分儿童的读书。

和我同时进学校去的一年级生，有四学级<sup>①</sup>，大约近二百人，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只剩有十三人，这又是和插班生并算在内，若要算同由一年起直至毕业，不过九名，其余虽也有跳级生，总是半途退学的居多。

我们之前的毕业生，到上级学校去，还有钱可领，虽然也要当局多方劝诱，父兄们总不愿意，可以说当时对于学校，也可以说是对日本人还不敢十分信赖。到我们的时代，因为已经有上级学校的毕业生，得到较好的地位，赚来容易的钱，使世人欣羡，为父兄的也多有些心痒，进上级学校这事，也就减去家庭一方面的阻碍。但因为要去的人比较增加些，遂有所谓入学试验，

<sup>①</sup>（李南衡注）四班。

这也不过形式。听说现在就不容易了，一个月要五拾余圆的学费，有钱的人自然不见有什么关碍，可是每常五十名的定额，报考的总在一千名左右。我不晓得其余不能进上级学校的毕业生，是怎样伤心，这是如何不幸的事！时代说进步了，的确！我也信它很进步了，但时代进步怎地转会使人陷到不幸的境地里去？啊！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幸福原来是两件事，不能放在一处并论的哟。

我当毕业的时候，也真想到上级学校去，这却没有别的有意义的目的。赚钱的念头，此时不知何故，丝毫也不存在。在先虽欣羨过赚钱，也不过只在欣羨，虽也感到钱的用处，也只在要用而已，还未有如现时感到它伟大的威力。所以我便也把人们认为读书的正当目的忘记，只要世间晓得我也是今<sup>①</sup>读书的青年，因为当时的人，对于上台北读书的，似认定他比较的聪明，总有些敬重。有这缘故，所以我也只望能得上台北就好，更不考虑自己的性质适合什么职业，须择何种学校才适当，凡有上级学校，我尽去报考。

啊！事出意外真是伤心，家里竟生阻碍，不许我去受入学试验，他们所反对的理由，是讲顶港<sup>②</sup>骗子到处皆是，孩子们少不注意，会被拐去做猪子卖，虽然这是不充足的理由，却自有它神圣的权威，我也只有服从而已。

除此以外，还有当书记，尚可斯斯文文保存一些读书人的气味，无如亲故中没有势力者可为介绍，也只空自羡慕。学校长也很好意，要为介绍去做小使<sup>③</sup>，我想读书读到半死，正实<sup>④</sup>去做小使，未免辱没着读书。还有人劝我去做补大人<sup>⑤</sup>，当时的毕业生，要是去志愿，官厅也很欢迎，总尽数录用，我自己看他们在威风的过着享福的日子，要有些心痒，无如自己生成羞耻心强些，怕被人家笑话。因为那时代的补大人，多是无赖，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横行直撞，为大家所侧目，说起大人，简直就是横逆罪恶的标本，少知自爱的人，皆不愿为。我心里虽在欣慕，实鼓不起实践的勇气，今日眼睁睁地看他们有钱有势，只怨恨自己生来缺少胆力。

① 现在。

② 台湾北部称顶港。

③（李南衡注）日语，工友，勤务员。

④ 果真。

⑤ 指台湾人警察。

## 毕业生的能力

家里不许我进上级学校，自己又觅不到合意的“头路”<sup>①</sup>，家里的事情，田里的工作，又多粗重艰苦，使我做不来，而且我想，这样工作，应该是不读书的粗人去做，斯文人不宜做这下贱的事，所以我虽终日闷坐，也不愿和家人相帮。家里看到我这款式，也自了然，便央人<sup>②</sup>介绍到一家杂货店去学生意。虽然这不是我自己心愿，总比田里的工作轻可<sup>③</sup>些，到此地步，我也只有从顺而已。

可怜！我永忘不了我是毕业生，自以资格比同伙高，凡事不肯下人，无如初进生意场里，眼目所接一切生疏，脚手所应万事不惯，又自己想：以毕业生的身份，来事事问人，足以表白自己无智识，深以为耻。唉！那知！在校里所学得的，到这场合，一点点的路用<sup>④</sup>也无，最使我为难的，就是货单信件皆看不来，因为汉字认识不多，又且算盘不熟练。口算不纯熟，零星买卖也应接不来，又是初见世面，兼之口才笨拙，招呼顾客不能周到。也因为自己有点傲气，所以就常受同伙的讪笑了，当我弄错手脚，惹得人家笑话时，他们便称赞起我，说：“难得是毕业生，什么事多有特别才能，汝看！多么能干啊！”我听到这样赞扬，心里觉有说不出的苦痛，我的自尊心，被毁坏到一点也不留存，我便存心要图报复，自己想：“好！等有日本人来交关<sup>⑤</sup>，看你们怎样应付。”因为除了我，店里再没有会讲日本话的人，那时当让我出一口气，无如小店铺，受不到御用达<sup>⑥</sup>的光荣，虽也时有查大人的光顾，却用不着日本话，他那——“喂！你仔<sup>⑦</sup>！牛肉二罐，衙门拿来，较紧<sup>⑧</sup>！”那样日本台湾话，冲进我的耳朵，每会使我生起一种被侮辱的愤恨，以为他认定我没有说话的能力。在伙伴们又以我是会说日本话的，总要我替他送去，这就是受过教育的特权，虽然这是一点小劳力，不足换一声费神，也就算了，又须向他叩头道谢，不然就说是失礼。会打走了主顾，店里的头家就有话说了。

① 工作、职业。

② 拜托别人。

③ 简易轻松。

④ 用处。

⑤ 交易。

⑥ 日语，承办商人。

⑦ 日本人对台湾人的贱称。

⑧ 赶快、快一点。

结局我觉得生意是学不来，万分忍不住同伙的欺蔑了，而且我又发见，一切的虚诡好谄无耻，使我失望，我不惯生活在这欺诈之中，便自跑回家里。

## 还我本来

我走回家里，感到很大的烦闷苦痛，自己觉得没有希望而颓丧了，在先对家庭所怀抱的下满反抗，一切消失，受过教育的自负，使我惭愧，学校毕业的资格，添上我的耻辱，使我对读书生起疑问，对学问失去信仰，对智识放去信赖。此后家人有所说话，我一句也不敢回答，家里的事务，且吴的工作，任何粗重艰苦，也不敢不去拼命做，虽然我内面还潜在着一种燃烧着的咒诅和怨毒的热焰，但是外观已变成温驯和顺的孩子了。只是还改不了受过教育的习性，在路上碰着大人，不自觉地也向他说声“好天气”，但他那做官的尊严，不可侵犯的态度，厌烦似的不回答的回答，使我内心感到谄媚的羞耻，此后我就自己注意我的行为，不使受过教育的形迹，显现到行为上去，没有多久的时日，没有多大的费力，只厚着面皮，自然而然就被环境所同化，还我本来的面目，依然是一个农人子弟，戴上笠子挑着粪箕，往来市上，遇着旧时的同学，一点也不脸红。

六个年间受过学校教育的熏陶，到现在没有一些影响留在我的脑中，所谓教育的恩惠，那是什么？是不是一等国民的夸耀就胚胎在学校里？绝对服从的品性是受自教育？

现在我已是孩子的父亲了，孩子也长成到就学的年龄，由了我自己的经验，真不想给伊读书，我对他不敢有所期望，因为我自己已经不能负了父亲的期望。而且现时又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万事钱在先，无钱读什么书？况读书未必就得到学校智识，读书这事也已经妆饰品化了，有钱人才求得着，像我们无钱的人，纵勉强使他进学校去，到毕业后不是依旧做个农夫，读书岂便使稻粟多收些？又何用那六年间教育，进一步讲，“阉鸡趁风飞”<sup>①</sup>，也就勉强忍耐复使他进中等学校，但毕业后做什么？现时大学的毕业生，在家中坐的，不是还多着吗？勿论他们多属有钱人，只要得到学士的头衔，便为家门增光不小，也就满足了。但是在我们做田人，有做工才有饭吃，吃饭比什么多要紧，中等学校毕业生，谁肯再来种田挑粪？

<sup>①</sup>（李南衡注）台湾谚语，喻人自不量力，不顾自己的能力身份，只管模仿别人，人家做的，自己也想做，近似“东施效颦”。



而且不读书什么多单纯，痛苦、不幸，那些不祥的字不识，自然也感不到它的清味，那是何等幸福的一生？论理起来，应该是不让他去读书好，但是不给伊读书，心里总觉不安，也不是怕后来孩子会怨恨我，不晓得怎会发生这矛盾的心情。给孩子去读书，也觉于他没有什么幸福，转怕他得到不幸。不给他读书呢？于我于他也没有什么坏处，不知何故心中总是不安。送他到学校去吗？它已把失望给我。送到书房去吗？这更使我不安。虽说现在的书房改良的多了，也不过参用些不完全的学校教授法而已，不见得改了就是良，况比较纯正的旧学者，全是守分安命的人，干犯法规的事，他们是绝不敢为。现时若不得到官厅的许可，随便把所学的教人，会同盗贼一样，受到法的制裁，所以我所认识的范围里，实在寻不出可以寄托孩子的书房，没有方法，也只得送他来进学校。

学校！我祷祝你，勿再使我的孩子和我一样失望。

孩子！我祝福你，休要像我一样无能。

祝福！啊！这渺茫的希望。

——原载于《台湾民报》二一八~二二二号，1928年7月22日、29日、8月5日、12日、19日。

## 前进

赖云

在一个晚上，是黑暗的晚上，暗黑的气氛，浓浓密密把空间充塞着，不让星星的光明，漏射到地上；那黑暗虽在几百层的地底，也是经验不到，是未曾有过骇人的黑暗。

在这被黑暗所充塞的地上，有两个被时代母亲所遗弃的孩童。他俩的来历有些不明，不晓得是追慕不返母亲的慈爱，自己走出家来，也是①不受后母教训，被逐的前人之子。

他俩不知立的什么地方，也不知什么是方向，不知立的地面是否稳固，也不知立的四周是否危险，因为一片暗黑，眼睛已失了作用。

他俩已经忘却了一切，心里不怀抱惊恐，也不希求慰安；只有一种的直觉支配着他们，——前进！

他俩感到有一种，不许他们永久立存同一位置的势力。他俩便也携着手，坚固地信赖、互相提携；由本能的冲动，向面的所向，那不知去处的前途，移动自己的脚步。前进！盲目地前进！无目的地前进！自然忘记他们行程的远近，只是前进，互相信赖，互相提携，为着前进而前进。

他俩没有寻求光明之路的意识，也没有走到自由之路的欲望，只是望面的所向而行。碍步的石头，刺脚的荆棘，陷入的泥泽，溺人的水洼，所有一切前进的阻碍和危险，在这黑暗统治之下，一切被黑暗所同化；他俩也就不感到阻碍的艰难，不怀着危险的恐惧，相忘于黑暗之中，前进！行行前进，遂亦不受到阻碍，不过着危险，前进！向着面前不知终极的路上，不停地前进。

在他俩自始就无有要遵着“人类曾经行过之迹”的念头。在这黑暗之

---

① 或是。

中，竟也没有行不前进的事，虽遇有些颠簸，也不能挡止他俩的前进。前途①！忘了一切危险而前进。

在这样黑暗之下，所有一切，尽摄伏在死一般的寂灭里，只有风先生的殷勤，雨太太的好意，特别为他俩合奏着进行曲；只有这乐声在这黑暗中歌唱着，要以慰安他俩途中的寂寞，慰劳他俩长行的疲惫。当乐声低缓幽抑的时，宛然行于清丽的山径，听到泉声和松籁的奏弹；到激昂紧张起来，又恍惚坐在卸帆的舟中，任被狂涛怒波所颠簸，是一曲极尽悲壮的进行曲，他俩虽沁漫在这样乐声之中，却不能稍超兴奋，并也不见陶醉，依然步伐整齐地前进，互相提携走向前去。

不知行有多少时刻，经过几许途程，忽从风雨合奏的进行曲中，分辨出浩荡的溪声。澎湃澎湃如几千万颗殒石由空中泻下。这澎湃声中，不知流失多少人类所托命的田畑，不知丧葬几许为人类服务的黑骨头；但是在黑暗里，水面的夜光菌也放射不出光明来，溪的广阔，不知横亘到何处。

他俩只有前进的冲动催迫着，忘却了溪和水，忘却了一切。他们俩不是“先知”，在这时候眼睛也不能遂其效用。但是他俩竟会自己走到桥上，这在他们自己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只当是前进中一程必经之路，他俩本无分别所行，是道路或非道路，是陆地或溪桥的意志，前进！只有前进，所以也不担心到，桥梁是否有断折，桥柱是否有倾斜，不股栗不内怯，泰然前进，互相提携而前进，终也渡过彼岸。

前进！前进！他俩不想到休息，但是在他们发达未完成的肉体上，自然没有这样力量——现在的人类，还是孱弱的可怜，生理的作用在一程度以外，这不能用意志去抵抗去克制。

他俩疲倦了，思想也渐模糊起来，筋骨已不接受脑的命令，体躯支持不住了，便以身体的重力倒下去，虽然他俩犹未忘记了前进，依然向着梦之国的路，继续他们的行程。这时候风雨也停止进行曲的合奏，黑暗的气氛愈加浓厚起来，把他俩埋在可怕的黑暗之下。

时间的进行，因为空间的黑暗，似也有稍迟缓，经过了很久，才见有些白光，已像将到黎明之前。他俩人中的一个，不知是兄哥或小弟，身量虽然较高，筋肉比较的瘦弱，似是受到较多的劳苦的一人，想为在梦之国的游行，得了新的刺激，又产生有可供消费的势力，再回到现实世界，便把眼皮睁

① 疑为“进”字之误。

开。——因为久惯于暗黑的眼睛，将要失去明视的效力，骤然受到光的刺激，忽起眩晕，非意识地复闭上了眼皮；一瞬之后，觉到大自然已尽改观，已经看见圆圆的地平线，也分得出处处滞留的水光，也看得见浓墨一样高低的树林，尤其使他喜极而起舞的，是为隐约地认得出前进的路痕。

他不自禁地踊跃地走向前去，忘记他的伴侣，走过了一段里程，想因为脚有些疲软，也因为地面的崎岖，忽然地颠簸，险些儿跌倒。此刻，他才感觉到自己是在孤独地前进，失了以前互相扶倚的伴侣，忍惺<sup>①</sup>回顾，看见映在地上自己的影，以为是他的同伴跟在后头，他就发出欢喜的呼喊，赶快！光明已在前头，跟来！赶快！

这几声呼喊，揭破死一般的重幕，音响的余波，放射到地平线以外，掀动了静止暗黑的气氛，风雨又调和着节奏，奏起悲壮的进行曲。他的伴侣，犹在恋着梦之国的快乐，独让他自<sup>②</sup>一个，行向不知终极的道上。暗黑的气氛，被风的歌唱所鼓励，又复浓浓密密屯集起来，眩眼一缕的光明，渐被遮蔽，空间又再恢复到前一样的暗黑，而且有渐次浓厚的预示。

失了伴侣的他，孤独地在黑暗中继续着前进。

前进！向着那不知到着处的道上。……

——原载于《台湾大众时报》创刊号，1928年5月7日。

① 忍痛。

② 疑缺“己”。

## 希望我们的喇叭手吹奏 激励民众的进行曲

赖云

报纸是民众的先锋，社会改造运动的喇叭手。若非忠忠实实替被压迫民众去叫喊，热热烈烈吹奏激励民众前进的歌曲，决不能受这样的称号。我们的民报到底怎样呢？值得这名誉的称号吗？在于这个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来回想和清算一下才是，决不可单单以欢喜来过这有意义的纪念日。

报纸既然是民众的先锋，不消说和社会改造运动有多大的关系，所以要回想我们民报的过去，同时也不得不来想起台湾组织的民众运动的既往，台湾的组织的民众运动——但过去所谓什么事件这暂时不论——就是由台湾文化协会的成立出发。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的原因，到底在那里呢？归结起来，不外乎我们民报的前身的《台湾青年》杂志的发刊啦。因为当时《台湾青年》的诞生，恰似由台湾上空，投下了一个炸弹，把还在沉迷的民众叫醒起来。因为由沉迷的梦中，跑到这个不平等的现实的社会里头来，他们平静的血，那里不会滚起来呢？于是就发生了台湾议会请愿的运动和打动全台湾的台湾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啦！

然而以后，台湾民众运动一日渐渐紧张，以致月刊的《台湾青年》杂志，不得不改为周刊的《台湾民报》。所以由《台湾青年》改为《台湾民报》，再由《台湾民报》改为《台湾新民报》的外形上、名称上的变换，已经十足地可以值得我们纪念啦。在这个时代，我们的《台湾民报》岂不是值得称为民众的先锋，社会运动的喇叭手吗？可是以后台湾的民众运动，已经由理论的斗争跑到了实际的斗争，所以在山程远隔的东京的民报，也渐渐又来不及了。于是在这个时候，因欲期达到迅速报导的目的，我们的民报不得不也就由东京移到实际斗争的台湾，可是一个平常的旅客，要通过基隆港都

不容易，何况我们民众运动的喇叭手。然而不知怎样，更<sup>①</sup>然受了宽容大量的（？）的允许，民报果然能够在台湾继续刊行，但民报还未移入台湾以前，我们民众运动的主体的台湾文化协会，已经就发生了左右派的分裂了。文协的分裂和民报移入台湾，表面上虽没有什么关连，可是民众那里不会怀疑呢？以前是受到全民众所信赖所拥护的我们的先锋，更<sup>②</sup>然受了一部民众的怀疑了，噯！这个值不得我们的纪念么？我们的喇叭手呀！我希望你冷静地观察，嚟晓地吹奏激励民众的进行曲吧！

现在民众所缺乏的，已经不是诉苦的哀韵，所要求的是能够促进他们的行进的歌曲。民报呀！我们唯一的言论机关的民报，血管里过去岂不是曾流着红的血吗？切不可让这些被怀疑，而丢弃了一切的历史的使命要紧呀！

以上是因为纪念所讲的话，也可以说等于空话。实际上既有所谓支配者许可，既须受许可，若经过许可以后，已不是未被许可以前的面目了。说明白些，报纸须受到许可才能发行，经过了检查始得发卖，等到展开于读者的眼前，所谓纯的被支配者的言论，不是一片乌黑，便是全篇空白。所以对于日刊的发行，在我也不敢有多大的期待。但有一点可以期待的，就是当事诸君的妙笔，要使所发表的能够通过检查，而又不致于全部抹杀我们的意志。这样当事诸君的努力，些少可以安慰像我这样抱有未来忧虑的人。

——原载于《台湾新民报》三二二号，1930年7月16日。

① 疑为“竟”字之误。

② 疑为“竟”字之误。

# 随 笔

懒云

## 这一日

又是十二月十六了，这不值得纪念的回忆，又复在我心里萦回。

昨日大功君来约，要到死去了的清波君<sup>①</sup>的墓去看看，朝来天气不甚晴朗，不知果否实行？问之大喜君，乃知约在大穗君处聚齐，预定八点出发。

早上继承着昨天雨意，满空犹弥漫着黑云，路上也还潮润，虽有些风，却卷不起被粘着的尘埃。天像有些沉阴暗淡，似为吾人追吊那不再来的过去。

到大穗君处，大喜君已先在，大功君尚未见来，遂用电话约他到公园聚齐，我们三人也就出发，大喜君骑上他的自转车<sup>②</sup>，我说：“是要上山呢，铁马<sup>③</sup>不更累赘？”他回答我说：

“不相干<sup>④</sup>，到山上我骑给你看，你们能到的地方，我一定跟随着。”

到公园，大功君已在等待了，他带有几粒蜜柑，还分给我们各一包破<sup>⑤</sup>无聊的瓜子，便向坑子内进行。

大喜君骑上铁马跑向前去，我们便相约，要故意取那较难行的路径，使大喜君舍弃铁马，不意他只管跑向前去，我们跟在后面，竟须循他行迹，到一小溪，泉水溢过了石跳，他容易地驰过去，我们徒行者反弄得履袜沾濡，计划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

路过苏炳垣君墓，也为之驻足一些时，墓的栅门已被盗去，栏杆也皆斑

---

① 吴清波，彰化市人，自幼继承父业，经营鞋商，于1924年5月入《台湾民报社》，担任外务主任。

② 脚踏车。

③ 脚踏车。

④ （李南衡注）没问题，没关系。

⑤ （李南衡注）解。

剥生锈，失去了黄金的光泽，墓的水门汀<sup>①</sup>亦多龟裂，虽经修补过，这一处处破坏痕迹，反给与凭吊者，以无穷的悲哀。

苏君身躯素弱，年尚壮已老态龙钟，我们皆称他为老人。见面时每咒以胡不早死，渠亦好谥，每相还骂，以为笑乐，而今渠真已早死了，使我们聚会时减却不少活气，也使我们忏悔那谐谑的不祥。

快到清波君的墓了，曾来过的人有些模糊，辨认找寻，指东说西，反被我这未曾来过的人所发见，一行便齐集到墓上去，拂走尘埃，在墓边小坐，今日的一大目的，算已容易地达到了。

大功君荐上带来的蜜柑，还提议要在墓前行礼，相信无神论的我，不与赞同。我们这一班人，也拘泥于世俗形式，不是可笑的事吗？

大穗君提议：“要在这近边相一处可以为渠之次子，前日客死京都之益村君瘞遗骨，使今日此行，较有意义。”大家同意，踏查结果，只有墓之西畔稍宽圻，可容再筑一坟，乃共举大喜君负责进言于清波嫂，我说：“恐他日坟成，清明祭扫痛夫伤子，使她多滴几滴伤心泪。”一行的人，亦各怅惘，讲不出话来。

默立许时，瞥见东畔有一特异墓碑，耸出乱坟之上，离此没有几步，遂共往探视，碑文的特别，足使人吃惊，我初读一过，禁不住要发笑，再一思考，便被哀伤所侵袭。觉得我们岛人<sup>②</sup>，真有一个被评定的共通性，受到强横者的凌虐，总不忍摒弃这弱小的生命，正正堂堂，和他对抗，所谓文人者，借了文字，发表一点牢骚，就已满足，一般的人士，不能借文字来泄愤，只在暗地里咒诅，也就舒畅，天大的怨愤，海样的冤恨，是这样容易治亡。“受势压李公”<sup>③</sup>的子孙，也只是这种的表现，这反足增大弱小者的羞耻，读到这碑文，谁会替你不平，去过责压迫者的不是？

返到清波君墓上，又再默立些时，日已近午，是可以回去的时候了，各人便分取几粒蜜柑，相率而就归途，大喜君依然骑上他的铁马而作先驱。

这一日，啊！我已记不起是几年前了吗？来算一算看，第二年有盛大纪念会的开催<sup>④</sup>，第三年到海口去猎信鱼，第四年是红仁涂埃的远足，第五年

①（李南衡注）水泥。

② 日治下台湾人称日本本土为内地，称台湾为本岛。岛人即台湾人。

③ 碑文。

④（李南衡注）举行，开办。



有猎冤之围，前年没有什么，只白大穗君一顿酒，今年是第七年了，大概没有差错罢，就是七年前的这一日了。

这一日是向平静的人海中，掷下巨石，使波浪汹涌沸腾的一日，这一日曾使我一家老幼男女，惊唬骇哭并累及亲戚朋友，忧惧不安的一日，这一日是我初晓得法的威严？公正？的一日。所以对于这一日，我总有些特别的情感，同人们有什么计划，我都高兴去参加。但是以后比这更有重大意义的一日，相继出现了，自然使了这一日失去它纪念的价值，去年才废去举行，不知什么缘故？今年又相约有这一行。啊！是我想着了。因为以后所出现的，那些有意义的一日，我们皆没有在场，而且未来所要出现的，我们现在也已失去了参加的勇气。我们已经是过去的人物了，所以过去了的这一日，还够使我们留恋。啊！这不值得纪念的回忆，总长（常）在我们心里萦回。

这一日又已过去了。

## 自己清算

又是一年了。向来我总嫌恶古人多事，创设历法，使世人多一层麻烦，一样是一日的日，怎样制限过去了的几日为年，教人有岁月易逝的慨叹，年华垂暮的悲哀。但是近年渐渐认得他的必要性的存在了，对着这无穷的生的旅路，量取相当间隔，建立路标，创设驿站，来给赶路的人，做行程的计算，供疲劳的休息，这是自然所要求的必须的施設。

时间是过去了，在记忆犹未消亡的人，于过去的的时间里，曾有什么作为？自然有他回忆的时候，同时也有“结果如何？”一种清算的心思。

我自己对着这过去的已经去了，未来的也在眼前的这个时候，想要来自己清算一下。

想想看！你这个自己是什么人物？值得清算？政治上有你插嘴的余地？经济界有你立足的处所？有贡献科学的发明？有激动思想的议论？这几项可以不用提它，在咱这地方至少也须有，拥护道德的呼喊，拯救贫穷的善举，不然在另一方面，你也须是受尽打跼监禁的社会主义信徒，也须是饥寒交迫困苦流离的劳工，才有可清算的资料。

啊！是呀，我要清算什么？我就没有可以清算的资料吗？我不信，我来算，算！算！

酒是我的嗜好，无聊有兴时，每要喝它几杯，一年中啤酒、白鹿<sup>①</sup>，就不知喝多少了，烟我是不吃，但遇有双炮台，嘴里也要衔它一支，这两项不值得计算吗？这两项支出，不就政府一大税收，由这税收不知养活它手下多少人，我岂不是失业的救助者？不仅仅如此，我既是活人，自然不能不齧<sup>②</sup>饭穿衣，一年中米菜布帛的钱，也就不易计算，由这钱农工们才得蓄妻养子，这样我岂不是农工的拥护者？还有呢，算起来是十五年前的事了，这是特例可以在此一起计算，我曾掷去五元的观览料<sup>③</sup>，去看须磨子的复活<sup>④</sup>，虽然被在旁的日本人疑作小偷，教坐近我的他的奥样<sup>⑤</sup>小心着，但是为着艺术的爱护，受些冤枉有什相干。也还有呢？我曾讲了几句大话，吓呆爱护道德的善人，气死口说道德的强盗。也曾放过臭屁，激呕不少齧<sup>⑥</sup>饱山珍海味的贵人。

呀！不算了，这样清算起来，是没有算清楚的时候，只就这几层估量起来，我也就是一个非常人物了，呜呼，岂不伟哉！

现在我明白了，每当有特别的时节，民报总来要我写些文字，以为纸面增光，就是为此，我也就不再客气了，把我所具有的非常的特点，写给她去刊补余白，如此而已。

——刊载于《台湾新民报》三四五号，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

①（李南衡注）日本清酒牌名。

②疑为“食”之误字。

③（李南衡注）费。

④（李南衡注）剧名。

⑤（李南衡注）日语，太太。

⑥疑为“食”之误字。

## 纪念一个值得纪念的朋友

懒云<sup>①</sup>

□□这个地方，大家当然晓得，□□□□□□更熟识才应□。因为这□□□□□□□□□□我们大家欢笑、歌哭、托生命、育子孙的所在。

这个岛屿有人讲是仙岛，这也可以；有人讲是宝库，这也可不可以；因为这都是事实，不过是什么样的仙人所住？是谁的宝库？这是另外的问题。在此应特别声明者，就是仙岛中所住的不一定就是仙人，也有他驯养的狗、鹿、鸡、鹤，也有为他汲泉摘果的童仆，宝库中也少不了有尘埃杂层。

呼哩摩挲，讲犹还是赞叹的话，若至那“真介四时长是夏荷花渡腊菊迎年”、“衬出法王金歌地班脂花蕊绿珊瑚”。是为大家所明白的赞词了，这样台湾是被人所憧憬的，实在她也自有其可爱的所在。

只就大自然所赐与的来讲，山的巍峨挺秀、水的涟漪润泽、桧林的雄大、竹林的茂密、石油的火焰、黄金的光辉、樟脑的芳气、砂糖的甘甜，多是人类所羡慕、世界所推许，就是飞的禽、走的兽、鸣的虫、潜的鱼、有用的草木、珍奇的花卉、蔓延病痛的细菌、包藏毒素的蛇类，多有她们世界的位置。甚至时时变换的气候，也有他的特点，你看她炎天赤日头，却会忽然乌云满天、大雨淋漓、狂风扫地、雷电交至，平地做起大水风台来，这一年中总有一两次。但若讲到人物上去；唉！惭愧，已经有了定评的、怕死好名重利的一群蠢蠢者之外，曾有一个有世界的名声的人物吗？既往的我可不知道，未来的那也不可必，现在呢？唉！惭愧！

但是我所纪念的朋友，犹还是这蠢蠢中的一个，他不能例外，他无有伟大处值得大家纪念，也没有温笃的友情值得我个人纪念，所谓值得纪念，只是在一个时间里，我想要纪念的时，忽然被记忆起来，值得纪念只是在这一点上而已。

<sup>①</sup> 有的《台湾新民报》版本未注明作者。

是暑假中的一个下半晡，这个朋友，忽然在敞地的街上和我相碰着，这一日是台风大水后的第二日，纵贯铁道在浊水溪起故障，南下的车只行到二八水<sup>①</sup>，这朋友是要到台南去寻他好友，因为汽车不通，便来在敞地停脚，应该是在二八水等待汽车的徒步连络才是，什么缘故却要停脚在我们敞地，这朋友无讲明，我也不明白。

这朋友和我是同在一个学校读书，他慢我一级，平时的友情是很淡漠的，不，宁讲是有点敌意较实在，这另有缘故，在那时候，正当中国革命成功，学生们多受了一点影响，××精神渐渐觉醒起来，便利用着食堂新闻，大家在讨论，记得曾有人发表了秋瑾女士的遗诗“国破方知人种贱”，那一首并附有批评，我一个很相好的朋友把它抄录起来，方在抄写的时候，有别的学生看见，以谓他是要抄去报官，这话一传，大家都以我那个好朋友为奸细，大肆攻击，那好朋友我信得过，我很替他不平，便不顾到是会犯着众怒，对他们的攻击加以反攻，在食堂新闻上论战起来，这值得纪念的朋友，当时是立在阵头的我的怨敌。虽然既经在我们的所在相碰，自己也不好意思，把目睛看到傍边去假装不见，便去招呼他，既知道他是住在旅馆，即时劝他移住我家里，我晓得出来旅行的学生，是没有带着多大旅费，但是这时候和我同行的，有一个原是同学的、我的塾师的侄儿，他更是热诚，要我朋友去款待，我也乐得省一层麻烦，不同他相争，让那朋友到他家里去住。

翌日我想要少尽一点地主的义务，便约了另外一个同学，邀同那朋友，一行四人，往我们地方的胜地，旧时八景之一的听竹庵去游览，日头照在头上，汗粘腻腻地湿透了衬衣，没有撑日伞，也没有戴草笠，究竟还是少年元气，走了五里多路，并不觉到疲倦，只是两脸被日光所炙，有些热烘烘。

这个胜地不知胜在什么所在，只是几间平常形式的佛院，建筑在小山下，前面围着一道坛围，坛外便是坑沟，院后的小山，种满相思树，前面左右，不知有几十重的竹围环绕着，一些也不见得幽深之趣，更说不上清奇悠雅，可是在这万竹的环绕中，当秋风起时，的确很有些竹声风籁可听，无奈这时正在炎夏，竹尾摇也不摇一下，听不见什么天籁，犹幸诗人们所形容的筛金碎玉，这次得以实证，枝间叶隙的日影，在我感不到有什么诗的情味。

在听竹庵游览一些时，日头已经中午，体内诸机官，根据着本能，提出她补偿的要求，这庵里的僧人，不知道是较无鄙相，也是看我们不起，竟不

<sup>①</sup> 彰化二水。

为着添油香<sup>①</sup>，给我们准备茶点，幸得这所在是我的祖家，我还有一个族姊，就住在庵前，就去打扰她。她的丈夫是一个贫困的山农，况且不是迎香做戏的时候，又是突然不速之客，自然没有什么可以款待我们，临时去掘一支竹笋，煮来给我们配糝<sup>②</sup>，这笋的风味竟觉非常好，为平素所未曾尝，笋又是和平素所食的一样，又且的确不是因为饿了才觉它的非常好，大家都具着这相同的意见。

在吃着清糝的时，别无有什么话好讲，我便向大家讲起我永过的家世来，指着这庵后的山庵边的山田，这一大片的竹围，给朋友看，讲起这土地以前是尽囑<sup>③</sup>我们的，现在山和田，已舍给庵里做财产，竹围也卖去一段，只剩下这半个“宅仔”，那朋友听见我话讲了，带笑向着我说：“我们台湾人，都有和你一样的心理，常要提起那已往的不可再来的历史，来夸耀别人，来满足自己，所以才沦作落伍的民族，不能长进，我这话对你很失礼，但这是事实。”我被日光所烧红的面皮，这时觉得分外烘热起来，其外的人也似对那朋友的不客气吃了一惊。

是那朋友到台南去后的一日，我再到塾师家去，先生正在厅堂上，和一位住在近邻，那朋友也曾去拜访过的秀才，在谈论那朋友。

你的意见怎样？我觉得他是另外一种人物。是，我觉得他有些不寻常。

我这时觉得我的教育错了，我以前都是以“在社会为模范青年，在家庭为善良子侄”为目标，现在我才发见着有另外像那一种人物的必要。

嘎！现在大家都尊奉你若圣人，你怎不会……

你误会了，我是由良心讲出来的。

你教的那一些学生，不是父兄们个个都在满足感谢，社会上也在称许你吗？

所以这一误，不知要遗害多少人！

模范青年，善良子侄，怎会不好？

那只是驾车的马，拖犁的牛，规规矩矩不敢跨出遵行的路痕一步。

也足以做安份的百姓，守成的子弟。

你还不了解，难怪人讲秀才的头脑冬烘，现在实有另一种人物的必要。

① 添香油钱。

② 稀饭。

③ 疑为“属”字之误。

我听见这一段谈话以后，对那朋友就有点注意，但是交游还不怎样亲密。

卒業以后，每年只有一张贺年信片的来往。忽然在一个时候，什么时候我记不起了，恍惚是一个黑暗的夜中，天上的云重叠地堆积着，一点点的星光，穷尽目力也不能发见，风又呼啸地怒吼着，又且有暴雨的预兆，远远地西方有失火的警钟响晓着，是一个凄壮的夜里，他忽跑来求我握手，这一个突然，使我有些踌躇，那时我方在翻读阳明信札，便把所读的一节给他看。

“有死天下之心，方能成天下之事。”

他读后大笑起来，这一笑又使我自愧渺小，便把手伸给他，互相用力一握。一握之后，他已不是我的朋友了，以后的他也不值得纪念了，关于他的公家的纪录，大概不会烧掉罢。

——原载《台湾新民报》第三百九十六号，1932年1月1日。

【编按】作于1931年、12月22日。

## 我们地方的故事

玄

有来到敝地的人，我敢信一百个之中有九十九，无有人无去到公园。所以大家都知道公园的所在，公园是在东门外沿太极山脚一带地域。这样讲来，虽是未有去到的人，也应该约略知道才是。

“喂！你怎讲虚词①，现在那有城的影迹②？”我想一定有人会这样责备我，这也责备去实在，不过不知是因为怎样，城虽然拆去，人总犹还是讲“城”的较多，可以讲这城的印象，留在敝地人士的脑里尚深，就是不曾看过城是什么款式的团仔，也会晓讲城内城外，而且阻隔城内外的城里，自早，在现在的团仔未出世以前就拆去了。

永过③在这公园口，是有一座城楼，巍巍然耸立着，在夸耀它的历史上圣迹，给过路的人景仰瞻望。这座城楼，在那时候是仅存的鲁殿灵光，真被那班故老好古的人所珍重，所以会得不受毁损，排着十足尊贵的巨躯，去镇在交通要道。这城楼，我无读过县志，不知经过多少年代，但是我曾看过它的塌仄，也曾看过它的重新，不过新又要保存着古的尊贵，所以还是塌仄的时候多，因为内部的腐朽，不是表面的涂饰，就会得除掉。及至现代机器文明，乘着胜利威势，侵入到无抵抗力的我这精神文明的中心地（这是受人称颂过的荣誉）来，这城楼最后的运命便被决定。

现代机器文明的宠儿，在现在可以讲是自动车，所以街路上不时④看见有自动车的奔走，上北下南也在和火车竞速。这座城楼恰镇在这往来南北的要道，有时候不知是故意、过失或不可抗力，自动车竟会爬上城壁去，这的

① 唬人的话、假话。

② 影子、踪迹。

③ 从前。

④ 经常。

确是运转手①无老练，断不是这古迹有碍着交通，会阻碍文明的向上。怎样②竟决定要把城楼拆废？所以那一班尊古尚旧的先生，就皆不平、怒骂，甚至奋发起来，在顾得眼前无事，就以为天下太平的他们，会生出这样勇气，真是难能可贵，他们对街当局，提出备含着热诚的古迹保存的要求，“保存，着③，着爱④保存。”街⑤当局也这样，对他们表示同意，不过保存是要相当费用。古旧先生既担不起这重负，一般的老百姓，竟不知古的尊贵，结局⑥无法度⑦，也只有含着一眶眼泪，看它被拆废而已。

这被留做纪念最后的城楼，也被拆去，应该“城”这个名词，也要随着消灭才是。奇怪！现在的人犹还是在讲“城”，这是不是深深潜在人的脑里的好古意识，我是不能判断。

城还未拆去以前，不，直到最近，市街急速地向西面发展以前，在风水家所讲，我这地方是“网仔穴”，城外一条市街长长地蜿蜒到，竹围田圃交错着的草地去，恰像网仔索，城内的人家被城墙包围着，圆圆地真像撒开的网仔。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地方的人，所以不能腾达发展，就因为罩在网仔内。我不信风水，无奈事实却历历证明出来，现在还是一款。

出城无几步，就是穿过现在的公园，便到太极山脚，这一带山岗，在历史上也小小有名声，我这地方，以前每有反乱，那拿手好戏，最激烈的战争，多是演在这山上，由旧时战术上的地形来讲，（我不是兵学家，这只是复述），城是不能离山独立，在我们这三、五年必定有一次反乱的地方，百姓常常受到炮弹的洗礼，在当时大家都希望城造到山顶去，以便据守，无奈当时的县大老爷，却不照这样设计，百姓间非难的声浪颇高，县大老爷也不辩白，只是讲了几句给人无法猜测的谶语：“等后来有较能干的来，他就会给这城举谢土祭，更有能干的，便会把城拆废。”城现在确实已经被拆废了，县大老爷这几句话，有啥意义还未明白。在我想设使⑧这座城，据着险要的地形，永过的人那样好作乱，若被占领去，做官的不就为难了吗？因为有好多次的事

① 日语，司机。

② 怎么。

③ 得。

④ 得要。

⑤ 市、镇。

⑥ 结果。

⑦ 没办法。

⑧ 假使。



实，都证明着，失守比克复是容易得多多。

这好乱的事实，有一位县官，竟将原因归到这一带山脉去，讲“山无主峰，民故好乱”。就在县衙后叠一座假山，更在假山之上，筑起一座高阁，命名取义，想借着风水上的迷信，来镇压人民好乱的心理。可惜在当时一些也无效力，直到近几年前，这阁移建在真的太极山上，就像真有了效验，我不知这次移徙的人，有无和那位县大老爷同样用意，但是直到今日，我们地方就真正安宁，人民也真正同化，虽有一次金字事件，究竟也消灭在风影电迹中，只空费做官人一番劳力，获不到功劳，无有荣升的机会，真可惜。

但是故老们还有别种说法，“地灵人杰”，这是千古不易的定理，因为我们地方的灵气，是结在这山脉，这一带山脉平坦坦无有主峰，所以也不会有杰出的人物，也不会有众望所归的贤者，少有见识的，各人都以为自己得了不得的人才，不肯下人，就是小可事<sup>①</sup>，也各争为头老，不，只会在小的利益上相争夺，这是到近来愈觉显明的事实。

四城门，是北门最先被拆废，而且也是北门城楼造得顶壮丽，听讲是当总理的人，要留下纪念事业，捐出私财建筑的，这个总理是拥有百万的家财。“十个富户九个乞食相”，这个总理不是较特别吗？大家单单听见讲，不是就要承认他是较向义，好名的人。不，他犹还不能例外，它所以肯助筑城楼，是势出不得已。

当时恰值年冬歉收<sup>②</sup>，人民正苦粮食不足，官府也怕因为饥荒引出反乱，也正在讲求救济方法，这时候那当总理的人，真是凑巧，他所囤积下几十仓粟<sup>③</sup>，忽然一齐馊仓，各粟仓都冒出烟来，所以就不能放去不管，清仓之后，把腐败去的粟，挑去弃在大溪边。本来富户人是“众怨之府”，在这饥荒的时看见他挑粟去填溪，便大家愤怒起来，“暴殄天物，绝民食粮”，这是构成犯罪的正大理由，一班流氓无赖，就平地生起风波来。永过的官也无有不爱钱的，富户便是做官的财源，平常时都要用着无影迹<sup>④</sup>的事，来硬敲软损；况且有这重大的事情，那有空空放过的情理？官府一到门，鸡狗便都不宁了，后来不知道怎样讲，送多少去给大老爷买茶，才得从轻发落，就罚他起造北

① 小事情。

② 收成不好。

③ 稻谷。

④ 凭空想像，自己捏造。

门，以彰法的公正尊严，而且也要卖些官府的人情，所以不用罚的名义，委任他去当总理。

当了总理，他也另有打算，既然会拥有百万财产，对于金钱，当然不会比别人慙，起造一造城楼，开去二、三万银，在他是无有艰难，他还格外慷慨，不惜多开<sup>①</sup>些工费，因为要和官府造的有所分别，好做他永远的纪念，以见他的“急公好义”，所以这北门就较以外之城楼壮丽得多。不意城楼造好，县大老又讲他不遵规制，又要罚他再造城墙，去与东西门相接，这一下就着力<sup>②</sup>了，所开费用，不止造城楼十倍，富户人的生命根——他的钱，真了去<sup>③</sup>不少，可是在一个时代里，起北门<sup>④</sup>（岂不闻）<sup>⑤</sup>的名声，是透遍我们地方。后来因为和城外的交通复杂，最先被拆废。但是此后，我们地方便开始进入另一个时代，这牺牲是和东门一样值得纪念。

大概是造城的时候，把涂<sup>⑥</sup>掘起来填城壁，所以城内沿城脚多是鱼池，他的面积占有全城一半以上，所以蚊子就获得了真像宝库的殖民地，我们地方的住民，被吸去不少膏血，虽然却会得和“风的名所”<sup>⑦</sup>齐名，为地方生色，也为医生们造福。

城的营造费，听讲与起<sup>⑧</sup>圣庙差不多，这真使我不平。要保护一城蠢蠢百姓的所费，竟和奉祀一个生民未有的圣人相等，啊！这真有辱尊严，犯大不敬，世间岂有此理。

讲到圣庙，就不能不把“雷起大成殿、鬼哭明伦堂”的天异，一并提出来讲。当时的社会可以讲是被鬼神统治着，不单是灾害病痛、家事国政，要去求鬼神解决，就是忽然飞来一只不常见的鸟，也是发见着一尾奇异的蛇，也讲是鬼使神差，大家就惶惑不安起来，何况又是在这尊严的圣地所发生的异变，他所预兆一定是重大的祸害。不是一粒彗星的发现，一粒陨石的下坠，那样带着好奇的恐惧而已，社会泌泌不宁，民众极度被不安侵袭，大家奔走相告，像大祸就要临头，祈禳醮祭，所有可以消灾改厄的事，无一件不做到，

① 花费。

② 费力。

③ 亏损了。

④ 筑北门。

⑤ 与“起北门”发音相近。

⑥ 泥土。

⑦（李南衡注）日语，名胜。

⑧ 建造。

人心才渐渐安定，一日过一日，不见有何等事故发生，终至大部分的人把它忘记去。久之又久，年代也已更换了，不久以前明伦堂曾充做刑务所<sup>①</sup>，在这所在有六百九十三人，被送上绞台，看到这惨剧，以前听到鬼哭，死未了的故老，触动灵机，便得到可以解说鬼哭的理由，他们是相信轮回，是认神鬼，以前哭泣的鬼，是今日死去的人，因为在投胎时，已经受到来生最后的宣告，这现实的生，就是赏和罚的结果。这说明一经流布出去，听到的人都表示同意，同时也重再引起，“雷起大成殿”所预兆的祸害，一定会较重大的危惧来，虽然有了轰废的一声纸上炮响，大家都以为不足应这预兆，犹抱着不安的心，在等待变异的到来。

——原载于《南音》一卷三号，1932年2月1日。

---

<sup>①</sup> 日语，监狱。

## 挽李耀灯君

赖和

李君是个很肯用功，而前途有为的青年，他父亲是个自作农，从前家计原来他还过得去，一自八、九年前投资的那一家布行倒盘，家产被抄没了去，过日也就一天难似一天了。

变此逆境，李君还是不断努力学业，幸而他的父亲对于儿子的教育也极其热心，所以虽然是很刻苦，德①算也由公学、中学而进到医专了。

君之死，不消流②是因为过于用功，以致神经日渐衰弱，但，最大的原因，不能不流③是境遇的窘逼有以致之。以死忘忧，在李君德④算是得到解脱了。但，大儿子、四儿子是死了，二儿子又远在炮火烽烟中的对岸，一向老没归来，除此他年老的父母的一丝希望，就只在李君身上了。

现在，不幸竟连这一丝借以慰安晚景的希望也消灭了，这在他两亲的心里，是多么苦痛啊！

辛勤无补家衰败，阿父心情自可知。

犹有一丝希望在，他年儿子是良医。

破除因袭嗟无力，清算恩仇恨未能。

俯仰两间存在小，男儿到此耻偷生。

渺小人生大自然，此生无力奈何天。

① 疑为“总”字之误。

② 疑为“说”字之误。

③ 疑为“说”字之误。

④ 疑为“总”字之误。

夜来只管烦思苦，衰弱神经足不眠。

不眠难遣此宵长，家伙迷人醉意狂。  
爱向大桥桥上立，寒星倒影水苍茫。

河水长流到海终，人生烦恼却无穷。  
让君得药睡眠稳，独惜伤心是若翁。

——原载于《磺溪》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号，1938年11月28日。

## 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是在我十岁的时死去的，死时才五十九岁，他的身量不甚高，但是很结实。当少年时，曾和人家相赌，在十二月天能泅<sup>①</sup>过南门口大潭。青年时遇“万生反”，腰中流弹，烦在腹内，幸未死，但后来常发痛，以鸦片止之，遂成癮。

经“戴万生之乱”，家遂零落，祖父兄弟六人，祖父最少，因家业丧失，遂各谋生。祖父闻好博奕，成家后，犹不能改。吾父五岁时贫甚，岁晚无钱，祖母把衣裙使人质，以其钱度岁，但恐其得钱复赌，敦吾父随之去，至半途，乃用头布缚吾父于人家篱柱，不教同往，自去典衣，又把钱尽输于赌，其嗜好有如此者。

及到岁时，翻然一改，祖父本有学拳法，遂学弄钹，技成，遂闻名，近远各处争聘请，遂以成家，吾们后人得其余荫幸无冻馁。

祖父当技艺时行<sup>②</sup>时，若有同艺者的地，多辞不往，有斗艺时，也多不使对手有难堪处，有特长之技，多略不演，后年老，到远多坐轿，但是往返在街外落手，罕有坐到宅门前者。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由张冬芳译成日文刊载于《台湾文学》三卷二号“赖和先生悼念特辑”，1942年4月28日；又由杨守愚整理刊载于《政经报》一卷五号，做为《狱中日记》之后的附录。

① 游。

② 风行。

## 高木友枝先生

高木友枝先生，是我的时代的台湾医学校长，他一生的传记，若是现在台大医学部有存在的一日，他也不能泯灭的。我在这里不是要叙他一生，也不是要记述他的轶事，只是记录他印象在我心目中的一些不关紧要的而感我特深的小事情而已。

我初入学时，先生尚洋行中<sup>①</sup>，记得是在第二学期末，才由西洋归台，那归来的欢迎会是真盛大的，这使我印象犹深，始觉到学生们对于先生的崇敬，在我是犹未听到先生一句话，亦未见到先生的面影。

归台后，先生所担任是什么事务，我不知，但是若没有特别事情的阻碍，每周总有点钟来教我们修身。但是先生的讲义却不由书籍上的文字讲解，只是讲些世间的事情，但听的我们每恨一点钟的容易过。

一日，方先生在讲话中，适有一队进东进东<sup>②</sup>由窗外过，一时学生的视线皆转向窗外去，先生似也觉到，一时停不讲。我觉得先生已察及，急把视线收归，更坐端正，想先生看到学生这样不规矩，虽不生气，也空训话，岂料竟出意外，待“进东进东”过去后，才问我们：“刚才由大路过去的，叫做什么？”

我们大都不知，只有杜聪明君<sup>③</sup>一人起来答应说：“叫道回<sup>④</sup>”。

这一次使我始觉得先生不和公学校的先生一样。

记得是当我们三年的时代，由毕业生所唱起的是学校的升格运动，把医学校升为医学专门学校，这时，校长曾对我们大家说：

“学校的升格，若论现在这学校，就内容，先生和学生的质，外观——建

①（李南衡注）在西洋旅程中。

②（赖和自注）トンチントン。

③ 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终战后担任过高雄医学院院长。

④（赖和自注）みらまはり。

筑，设备等是不输内地任何专门学校。但是要进入专门学校，须要中学毕业生，现在台湾只有内地人一个中学而已，要招生，须向内地去，若如诸君等，尚未有入学的资格。且诸君等，毕业后，也无有到内地开业的必要；就这资格，台湾、满洲、中国皆可开业，何用升格，全无必要，升格于诸君是未有益处，诸君细想便悉，但是若我还在做校长时，于诸君无益的事，断没有做，诸君可勿愁。”

我们的医学校不仅升格为专门学校，是台大<sup>①</sup>的医学部了。于我们有益无益，现在在学诸君，一定是知道的。不仅是爱护着我们学生，对于毕业生，若先生做得到的，也很尽力。

曾有一位前辈，因为酒的乱性，犯了刑法，在公判时，先生也做了特别辩护人，出为辩护，这是在法庭未曾有的事。那先辈亦因此得了执行犹豫<sup>②</sup>的特典。

对于毕业生的“冲”<sup>③</sup>，先生也很关心，曾到地方去，看见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向上，心中很欢喜，归来便讲给我们听。

后藤男爵<sup>④</sup>在做民政长官的时代，是和医学校有特别关系的，他自己原是医生，且和高木校长也特别有交情的样子，所以他辞官后，再来台湾时，便为我们医学校生特别做一次的训话，大意是讲：

“本岛人诸君，要自己省察，我们只有二十余年，对于帝国尽忠诚的历史，内地<sup>⑤</sup>人已是二千余年历史，所以不应奢望，若权利待过，有些不似内地人，不宜就说不平。”

向来我们大家都以为是浴在一视同仁的皇恩之下，不感到有何等的差别，经过后藤的一番训诫，才会自省，就中也就多少生出议论，高木先生也似有感觉，便有机会，便集全校生于一堂，为后藤男爵辩明，说，他是特别爱顾着我们，才肯那样说，要我们不要误会。

本来对先生的训话，大家都是肃静恭听的，独独这次有的踢地板，有的故意高声咳嗽，以乱其说话，有点使我疑惑。

① 指台北帝国大学。

② （李南衡注）日语，缓刑。

③ （赖和自注）はたらき工作。

④ 后藤男爵——后藤新平，日本岩平县水泽市人，后来封为伯爵。获儿玉源太郎的赏识，当民政局长。

⑤ 日本本土。



这中间有一事，使台湾平静的社会掀起小小波澜，就是坂垣伯<sup>①</sup>所主唱的同化会。那时亦曾集全校生于一堂，有所讲话，先生对此也没有什么批评，说曾有毕业生来问及，可否允其参加，先生说：“据自己也不敢以为否否，不过官厅方，似尚无有此意思，设使后日会趋向和官厅对立的状态，恐有点不允当。”

此后，先生的讲话，渐有关于政治法律，后来于学课上，设一课卫生行政学，使我们于政治法律，有些少知识。

当苗栗事件<sup>②</sup>发生时，连累者中，有一医学校的退学生在内，先生曾对我们说，他到总督府时，被同僚们嘲笑，说，受过我教育的人，也会做坏事，我回答他说：

“那是退学生，未受到我完全的教化，那才会那样。”

我此时感到“才会那样”的一句，另有一点余味。

当辛亥中国革命时，学生中，有为募集军资者，事为当局所知，想是到学校来调查，因此，校长集学生于一堂，有所训示：

“像这样事，在我是与看相扑一样，看客可以互赌，虽有此事，也是一种赌金的性质，无什么关系，但是各人要觉悟，有万一的时，不可后悔流泪，那样就真笑杀人，不如勿做较好。”

有一次，是我们学生中，有一位被加藤先生打一下嘴巴。

加藤先生在诸先生中算是最无言辞最厚直的，能使他生气，那学生也可算有点顽皮，但是学生们还是顾着学生们。

“我们已不是小学生，还用体罚，那还了得。”级长就去告诉给校长高木先生。先生也以为是不祥事，集了全校生，有所训话，讲话中有说：

“不肖的心中，是不存有内台人的成见……”

训话后，较上级的学生都感不安起来，因为向来先生每训话，多是如父亲在向儿子说话一般。今天自说“不肖”，心中一定很不爽快，所以就赶紧推举代表去向先生谢不是，求其勿为此劳心。

先生常说，他要担任学校校长时，曾求教于新稻户博士，他说：养成人格

① 坂垣退助伯爵。

② (李南衡注) 1913年11月，苗栗罗福星为谋革命响应中国，组织中国革命党台湾支部，20日事发，被捕达二百二十余人，12月4日罗福星逃脱，被捕六人处死，翌年，罗福星判死刑，其它百余人判徒刑。

为先务，所以在每期毕业式<sup>①</sup>的训话上，总说：

“要做医生之前，必须做成了人，没有完成的人格，不能尽医生的责务。”

所以讲义的时，总是讲到世间的事情，关系完成人格的话较多。昨年春到东京去，和同窗之几位，曾去拜访，先生犹尚老健善谈。

【编按】作于1940年。由张冬芳译成日文刊载于《台湾新文学》三卷二号“赖和先生悼念特辑”，1943年4月28日；又由杨守愚整理刊载于《政经报》一卷五号，做为《狱中日记》之后的附录。

---

①（李南衡注）毕业典礼。

## 客车里

好久不旅行了，今日坐在车箱里，觉特别舒适，虽然三等级，因为是急行车，坐的人不多，可以占据二人以上的座席，且对面的椅又空着，可以让我靠脚，犹更快意，一个人虽然寂寞，较之和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是自由得多。

此次的旅行，本可以搭夜行车，便多半日的时间可以劳动，把休息带到火车里是极济的事，但这次旅行是犯官吊，明日要上法堂去做证人，恐失眠以致精神恍惚，失去了证言的效力。所以不惜把半日的劳动牺牲。

车到台中，我离开座位，因为上下的车在这驿头相闪，南下车中，有朋友要归S去。

我想看看他，所以走到二等车边中，朋友找未着，车已经在开行了，我只得走回原位，不料座席已被别人占去了，那个人虽然和装，我断定他不是日本人，因为没有大国民的襟度，本想向他讲起这座是先占的，看见他傲慢的态度，已经张开的口，竟自发不出声音，便自仰起头看看棚上的随身行旅——一个手提皮包——向他对面椅上坐下去。那个人本只占坐一人席位，似看见我在寻座位，遂转身靠侧坐，把双脚亦靠到椅上去，分明是在拒绝我坐到他身边去的表示。我只得坐在他的对面，他也仰仰头看见我的手提皮包，似晓得他所坐的是我先占的位置，他更觉得得意了，展开手帕覆在靠手上，倒下身子又把双脚伸到我占座位上来，我一时心里很愤怒，想责骂他几句，但再想一下也就忍耐下去，怕费了口舌争不到什么，便一切让他，自己走去坐在西边的椅上，这时候突然被我想起无抵抗主义者，是不是和我有同样的心情，是卑怯？是大度？我自己竟也判断不清。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写在《南音》原稿用纸上。





日记

## 记 事

癸丑三月十四日，为李得君事与诸役员论于食堂，理之所长在我，其如言辞过激，遂为众所不值，磺溪会之声，因之顿挫，咎之所归，均在和氏慎之哉，言之不可拘且也。当是起时而辨难者，嘉厅人黄调清氏为最。如满清之留学生张春晖氏亦与焉，其余葫芦墩人、台北人等皆和声装势者甚至，我会员中人亦有乐观其成败者，和氏有感于斯，爰志之以备无忘。

【编按】本文置于《癸丑诗稿》(1913年)中。

## 日记二则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阳历）

九月廿七日（阴历）

日记吾思为之久矣，未有见诸实行。朝来往水尾庄视病，輿中忽忆及之，乃决自今日起实践，同时浮于脑里者有：

《僧寮的烂丐》、《肺疾》、《实用主义》、《和睦的家庭》、《小作人》、《溺鬼》、《诊断书》、《同盟罢工》、《贫困的病家》、《疑问的四千元》，以上几篇的小说资料，首题少有结构尚未脱稿以外，皆约略在脑里，未暇剪裁成幅，待前几年的诗稿整理就绪，更作吾二伯母之事略，完篇后当次第及之。

近午于轿中阅口留良诗，有德佑氏语，仿作二句：

当年德佑有遗氏，可无真人似洪武。

李万清君赠白菊一盆，颇饶秋意。

晚来詹东君归自斗六，与之商定早梅诗一首，借去唐、宋、元、明诗两部。

作书二通与贤浦、通尧。

午后十时三十分记

九月廿八日

晓起较迟，过午始得片闲，乃作二书，同函寄与北京杨、李二氏。夕餐时，三叔责余不向蔡梓舟君催索所负之壹百元，吾无以应。一妹每以二姑家生计不给为忧，思欲助之，又忧不能周到，我乃晓之世间须有贫富苦乐以相比较，人生始有趣味，若一律平等，恐已不成世间，汝每替贫苦担忧，不知彼等正以其贫苦为乐耳，汝固莫之知也。

夜有贫者欲欠药资，吾不之许，盖吾验之久，使吾不能不以忍，人（以下缺）

## 狱中日记<sup>①</sup>

### 序言（杨守愚）

这一篇狱中日记，是大东亚战争勃发当时，先生被日本官宪拘禁在彰化警察署留置场，所写成的<sup>②</sup>。可以说是先生献给新文坛的最后的作品。在这里头，我们能够看出整个的懒云的面影，这一篇血与泪染成的日记，就是他高洁的伟大的全人格的表现，也就是他潜在的热烈的意志的表现。

身犯何罪？姑勿论先生自己不知道，试一问当时发拘引状的州高等课长，怕也挪不出明确的答案吧！“莫须有”，还不是宋时三字狱的把戏<sup>③</sup>？因为先生生平对于残虐的征服者，虽然不大表示直接抗争，但是他却是始终不讲妥协的。即当时一部人士所采取的，所谓“阳奉阴违”的协力，他都是不屑为的。他这一种冷严的态度，我想，就是他被拘的理由。

先生生平很崇拜鲁迅先生，不单是创作的态度如此，即在解放运动一面，先生的见解，也完全和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当然要推文艺……”合致。所以先生对于过去的台湾议会请愿、农民工人解放……等运动，虽也尽过许多劳力，结果，还是对于能够改变民众的精神的文艺方面，所遗留的功绩多。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因为先生觉得，只要民族意识不灭，只要大家能够觉醒起来，不怕他帝国主义者的强权怎样厉害，他是相信我们总有一天是会得到出头的。

不是么？台湾已经是光复了！被压迫的兄弟都得到自由了！

---

① 《狱中日记》非赖和所题，而是在战后期由杨守愚整理遗稿，发表于苏新主编的《政经报》中。

② 赖和于1941年12月8日，即珍珠港事变当天，第二次被捕入狱。目的是为查明与台湾医学校同班同学翁俊明的关系。

③ 应为“把戏”之意。



在这万众欢呼之中，反而使我不禁流出眼泪来。很遗憾的，着力于改变民众的精神的懒云先生，他不能等着这光明的日子到来，他不能和我们一齐站在青天白日旗下颞手欢呼，便被凶暴的征服者压迫而死了！

虽然，我相信他在天之灵，一定在慰安地微笑着啊！

先生的肉体虽然是与世长别，但是先生伟大的精神，是永绩地在领导民众，在激励省内的文学同志呢！

当着这历史的转换期，为纪念故人生前的功绩，为激励文学同志的奋起，这一篇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懒云先生的遗稿的刊载，是有着多大意义的。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光复庆祝后二日 守愚志

## 第一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初日已是午后近五点钟了，方在烦忙之际，闻到警官张样<sup>①</sup>的话，已预感不安，对于事务的处理，匆匆结束，只对四弟<sup>②</sup>微言，就乘自转车<sup>③</sup>跟到署。高等系<sup>④</sup>等教别室等待暂时，后来对余说，州<sup>⑤</sup>有话来，有事要问你，目下其人不暇来，要你在此等三五日，或者更久也不一定。我们由此时起，他说是……<sup>⑥</sup>

此时我觉得天皆昏黑，不知要说什么，只求其打电话到家里，叫人来牵自转车回去。

人到监房，坐在地板上，只昏昏思睡，不知经过多少时间，闻到四弟送晚食及夜具到的声，心略一慰，甚想与之一谈，却不自由，略食几口饭，痴坐地板上只想睡，及到睡的时间，展开被褥，卧在褥上，过热不能睡去。卧在地板上，似有虱在蜇，痒更不能睡。一夜辗转，数起便溺，到天微明，方似睡非睡，已听到起床声。

① 为张金钟。样，日语，先生之意。

② 指赖通尧。赖和的堂弟。

③ 自行车。

④ 高等系——1895年至1919年为军政合一时期，1919年至1945年为军政分立时期。其间警察之编制和职掌也修改很多次。请参阅《台湾省通志稿政事保安篇》，台湾省文戏委员会，1959年6月出版。

⑤（李南衡注）赖和先生写《狱中日记》当时，彰化属台中州管辖。

⑥ 以下十数字不明。

## 第二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

起来头似带个盖，意昏昏然，想前想后，使我悲观。听到国英<sup>①</sup>送早饭到的声，心为之一喜。饭后托井上样为传言于高等主任，乞其许可读书。午后见到草津部长，又为拜托，中午饭和水壶到，略一慰。今日一日又参忧愁中过去。一夜中为蚊扰，不能睡。

## 第四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头脑依然昏昏，看被收监的李万赞，被罚金取钱，始记起杨连池君有千五百元寄在我处，要给黄盛，是我为周旋家屋买卖的事，乃拜托监视人潘样为请于高等主任，教打电话到家里去，教将此款还于杨连池君，并求与主任一面，潘<sup>②</sup>样遂来转达，高等主任忙，有暇当与面谈。午后刘先炳<sup>③</sup>样来看我，为说关于杨连池金项事，乞为转达于家里。

午后五时，受到高等主任之取调<sup>④</sup>，知被疑的事，纯属与我无干，心一慰。此夜似较有一点睡眠。自己心内很期待着，能回复自由，对于主任想要陈情的事，竟亦忘记，后尤悔之，不知何时才有机会再得一面。

## 第五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因昨日的取调，自己心里很有期待，打算不日可以被释，朝来试穿袜，调整团服，到午后却无动静，已知道自己的希望而已。四点多钟，听同受监的蔡云鹏说检察官长到，心里又有一希望，是不是要取缔我？取调早，明日早就可以释放了。直等到夜，不见动静，又陷入于失望之中。

刘样来看，拜托几件事传家中。他快诺了，但须经主任许可。

## 第六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听说检察官到，不见唤我取调，心里甚是哀苦。反而听到蔡云鹏说是为昭和八年<sup>⑤</sup>的伤害事件，不是为我的事件，心才小安静。

① 陈国英，赖和诊所雇用的药剂生。

② 疑为“潘”之误字。

③ 据云为平日监视赖和的警察。

④（李南衡注）日语，调查审问之意。

⑤ 1933年。

在无聊中，每只作希望，虽可小慰一时，及至希望破碎时，其悲更甚。在此里头使我不敢想起什么，但是墙外便是人家，常有家人欢笑声，能刺我的愁肠。

### 第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切很静，有似消失了一切，时闻有一两声拍拍的扑蚊声而已。忽然有的作一声长吁，有的便继之。有蔡云鹏者时作滑稽语，能使人发笑。在此百无聊奈之中，只有此瞬间得一发笑，就只一瞬间也可以暂慰。但这却为法不许，触到监视员之怒，却被惩罚，我乃替为请恕。有被放出去者，我的心屡益愁苦。

### 第八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朝来头尚昏昏，全身总似无力。午饭以代用食<sup>①</sup>，始知已是十五，到此已八日了。我尚想今日是礼拜，早上风冷，窗到近午试为放下上扇，日光射入，神为一爽，午饭后，两足冷，使受日光照射，且计日影移过床板的时间，一片约十二分，共有九，在东边日影西斜，若由上计算，要到三点，竟于二时四十分过，日影移上墙腰，想把时刻记录起来，由放物箱拿出手帐<sup>②</sup>，看有便笺一枚，初想写下详细家务金钱的整理事件，有似遗嘱，不禁伤心，乃转念头，试为记录心经一篇，不知有无差错，不知何日得有对证的机会，心又凄然。

杂记账有铅笔一枝试书尘纸<sup>③</sup>，乃可书写，遂想记录日记，前七日当回忆录之。

第三日早，四弟自己送饭至，闻声欲与会，匆匆只一面，不能交语，传司法之意，饭食不能由自家提到，须由“芳乃亭”<sup>④</sup>，又益一层不安。午后平冢主任到，乞其尽力，彼说事属高等。乞为转言，彼亦应诺，但彼又嘱咐那看视员，房间夜间须上锁，这又添上一层忧愁。在其所视，我是会逃走的，且所关尤不是小可，添益我的愁苦不少。夜间房门锁后，因其心理作用，喉

①（李南衡注）代用食——日治下台湾，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物质缺乏，以番薯签、番薯粉、树薯粉等代替米饭。

②（李南衡注）日语，记事本、笔记本。

③（李南衡注）日语，楮树皮造的宜纸，用来当卫生纸。

④（李南衡注）日本料理店名。

屡渴，尿意屡数，又恐屡烦看视员，只强忍耐，尚起二回。

午后看到池田公医，要托为尽力，愧不能出口，真希望其再来。

在其所认定，以为我是会企图脱走者，他在此地较久，当较知我，尚有此疑，真使我悲哀，一面又可证明事非小可，又添了不少愁苦。

门锁上，心里恐喉渴，不能自由饮水，便溺亦不利便，屡想愈不能眠，血液愈奔集脑际，血在高起，溺尿多，喉屡觉到干渴，要恳求屡为开锁，恐于其怒，只有强忍。

### 第九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昨午后少有元气，可以耐到就寝时不觉困。但夜间睡，依然不能，一睡不过几分，辗转反侧，便想起死去的三弟<sup>①</sup>临死的状态，心又悲伤不敢想下。精神又无集注之法，只长叹息，念佛号。

早起，头脚并没精神，亦不少有恢复，还是萎靡，并得同饭之小儿犯，协作清扫监房，又自洗袜，家里不知何故，衬衣换已四、五日，亦不再为差人，以为我是死去了吗？

早饭后，少作假寐，以补夜间之失眠。但是到此八九日，事实无有得到真的睡眠，静卧下听到人家唤女的声音，又想起自家的儿女，心又为之酸楚。

看看日影已沿腰，始起散步。

午饭后，水野样来监房存问，要代买杂志，对其好意，真为感谢，因此又知事属匪轻，不易有到社会之日。

午后李金灿氏被释，尤添重我一屡忧苦。

午后逢着习田，亦乞其垂手，也因水野样请与竖<sup>②</sup>山样会见。

### 第十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昨日见有州的高等到留置场，状态似不许乐观。午后李鑫灿释出，我尚被留，更觉苦痛。近晚饭时，又拘致一位女孩子，酷似陈满盈氏女<sup>③</sup>，亦是高等检束<sup>④</sup>，我真不解。昨晚女囚中有一人“ヒステソ”<sup>⑤</sup>发作。

① 指赖贤浦，赖和的亲弟弟。

② 明潭版写为“翌”。

③（李南衡注）陈满胎氏女，即后文提到的丁韵仙女士，陈氏将她过断给他未生育的内弟丁瑞图。

④（李南衡注）日语，拘留、逮捕之意。

⑤（李南衡注）歇斯底里。

高等主任再到，许为由家里取到医书，心里少慰。

昨夜换房睡，依然不好，梦为家父准备祝寿，恍惚迷离，益增凄楚。今早牛乳不至，换到此房，比较晦暗，使人忧闷。

牛乳至九点半才至，水发<sup>①</sup>来取着换衣服，惜不能交语。

每早饭后，总须点外钟<sup>②</sup>的休息假寐，不然身体似不能支持，因夜失眠之故，或身体渐弱。

近一时，听见幼稚园儿成群的噪声，由监房外过。有的声音似少女彩芷，便连想到孤侄鏞仁<sup>③</sup>，又想到才死不久的三弟。我的头脑似要破裂去，我不敢去想，却又无法使脑里不去想，无限哀苦直刺此心，又只有拿自录心经来诵。

望到午后二时半，待望的书尚未到，见到吴锦衣君，又烦为主任恳求。在此内见一熟人，似遇救主。

衬衣送到，小儿科学亦已送人。初见之，精神乃为之一振，及至阅读，多不入脑。荒疏久，所有基础知识，亦已消失。卷头词之里，有渊明诗，又想得渊明集一读。

今日又在忧愁中过去，始见到钟阿坤样。

## 第十一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昨夜睡依然不好，未到九点，有些瞌睡意，一到铺下被，又不能睡了。到十一时起来一次，直至七时听到起床声，醒有四次。一次醒后，须半点钟，才能再睡些时。一晚九点<sup>④</sup>的睡眠时间，实在睡没有四点。且乱梦，多使我不敢想。此状态，不知何时能克复。

午饭后，渐<sup>⑤</sup>时息卧，不觉日影斜西。今日日光过午始明了，读小儿科学几章，总不能破我愁闷。

三时半，佐藤样入监，问之，屋尚未竣工，中二阶不许，则花费就不少了。

① 陈水发，款和所雇用的乐剂生，目前在彰化开设药局。

② 一个多钟头。

③ 款贤浦之子。

④ 九个小时。

⑤ 暂。

今天，脑依然似带个盆，读书尽不入记忆，且此书属大正十四年<sup>①</sup>版，也只能得些基奇想智识。

昨日，对家里要求午后添一盒牛乳，竟不到。今日坐久，已觉到腰酸且微发痛。

午后有少下痢。

## 第十二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每夜失眠，身体渐觉支持不住，每思振作，觉得全身无力。早上自饭后，息卧到下点，亦不能睡片刻，觉得后头部痒痒，在枕上见到臭虫一只。

见到司法主任，又为哀求，他总托为不是他主管。

午饭殊不恶，总是食不甘味。十二点始见日光，渐时又再晦暗，饭后只偃卧，似睡非睡。适高等主任来，求其由家里再取医疗学杂志及陶渊明集。

遂后接到通尧的几件问事，关于阿榮<sup>②</sup>的学业，想便心痛，回复其所问，同时开示我的负债，建筑利用资金壹万元，二个所总计劝银<sup>③</sup>二件共壹万圆。但是父亲名义，已经还过七、八年，所剩无几。新筑二处家屋，若有人引受<sup>④</sup>，处分一处，大约有壹万五千元可偿却建筑资金。若得将昭和信托百株<sup>⑤</sup>，南亚百株，日章百五十株，大东信托五十株，共四百株卖却，可以还动铮四千元，大新百株，宜让给沧海<sup>⑥</sup>，就可以洗清诸负责，但我自不信就无有可以再劳动之日。

## 再录

当国家非常时，尤其是关于国家民话盛衰的时候，生为其国民者，其存不能有利于国家民族，已无有其生存的理由。况被认为有阻碍或有害之可虞，则竟无有生存余地。但国家总不忍剧夺其生，只为拘束而监视之，已可谓真宽大，仆之处此，又何敢怨。

① 1925年。

② 赖和的三子，当时在日本留学。

③（李南衡注）劝业银行。

④（李南衡注）日语，认购，承揽。

⑤（李南衡注）日语，株，股份，股票。

⑥ 应为“洧”，为赖和的亲弟弟。

为几日来，我真反省，对于我的平生，我行年四十八了，廿三岁辞了医院①出来做医生，和这社会周旋，便渐得到三十八②的称许，渐博信赖，为业务所费消的时间，比较让书修养，占去四分之一以上。不让书，自然不能有资于修养，且因为忙，自要求些慰安，就只偏于娱情的小说诗歌，及至第一次欧战终了，世界思想激动，台湾亦有启蒙连动的发生，我亦被卷入其中，我对于此运动，缺乏理解，无有什么建树。断而有政治运动，我亦被拉入去，其所标榜，亦只于顾虑台湾特殊事情，法律制度，不能一同内地③。本岛人要求参与其立法，但于内田总督④时一受解散，已有消散无有留存。及到了自治制施行，在彰化结成一个市政研究会，当其在发起会纪念讲演时，我考台湾人善与环境适合，消极生存，没有改善环境的魄力，若这样下去，台湾人是会灭亡，这一语受到停止，不知是这一句的话，成为不灭的罪吗？

细想台湾有所谓运动，当以故坂垣伯⑤为中心之同化会为始，当时颇受内地人侧⑥反对，似以为台湾人一同化便和内地人同等，有侵犯着内地人的权威，所以没有成绩消散去。

及后政府发表内地延长主义⑦，要采用同化政策，有一部先觉者，恐消灭⑧本岛人个性，表示不赞同，以为帝国主盟东亚，可以包含万邦，何限区区台湾。这意见，还是内地中央有识所唱道，而为一部本岛人所信奉者，所以发表之初，多有议论，然后来亦同趋于政府方针之下，及至事变⑨勃发，本市有识者皆自慎重，一切和官厅协力，直至日米⑩战争发生。

### 第十三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昨夜比较有点好睡，约自九点至三点梦醒二次。但自三点到天明，又总

① 即嘉义医院。

② 明潭版为“世人”。

③ 日治时期，称日本本土为内地，称台湾为本岛。

④ 内田嘉吉，1923年上任台湾总督，到任两个月即发动“治警事件”，全面拘捕台湾议会请愿关系者。

⑤ 即坂垣退助伯爵。

⑥ “方面”之意。

⑦ 系指“六三法案”延长。

⑧ 疑为“灭”之误字。

⑨ 指七七事变。

⑩ 米，美国。

睡不去了。饭后直卧到十点，总是懒倦。

今天李万赞出监，托到家，为传言身体无关。受到看视员的注意，看人释出去后只是懒昏昏，思读小儿科学消化器篇，无新说，记不去。

午饭后，水野样持到心经讲义，心中大慰，较前日抄录者少三节，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不增不减，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想不到。

午后静卧到二点，始看心经讲义，是新井石禅师所释的，午后只读心经，放医书不观。

晚饭后，听到雨声。忆起那棵种了五年的林檎<sup>①</sup>，今年才试生。只结一颗。经这十几日，不知何如，又想到家中儿女，三叔死去，不见了三叔，而今不见我，能不能以为我也是死去了吗？

#### 第十四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昨日精神比较清快，且得到心经，又较喜悦。但是昨夜转不能眠，直到五点始少有睡意。早起就觉倦懒的多，且又少泻，微感恶寒。饭后倦卧思得一睡，亦不可能，直到井上样来存问，才起来读小儿科，读些时，还是懒。又复卧下，骨节似要疏散，腹里又微恶寒，直到午饭到才起来，食后修指甲，骨节依然酸酸，在床上步行些时，读心经。

晚饭食到玉菜<sup>②</sup>，觉有一点甜味，饭亦多食一些，但是体力总似支持不住，昨日似较有一点希望，不甚悲苦。今日不知是昨夜失眠的关系，较悲观、亦较愁苦。读书总不记忆。

这几天，雨断断续续，寒气反减，夜间觉有一点热，被盖不住，昨夜似因此着了凉。

细雨连朝夕 虚窗漏薄明  
高墙天一隙 静树鸟无声  
听歌愁尽永 闻履想人行  
最苦宵来梦 迷离总不成

①（李南衡注）日语，苹果。

②（李南衡注）高丽菜。



## 第十五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小雨昨夜竟而连宵，微寒，昨夜比较有点睡。但起来精神还是不佳，入到此处，已是二礼拜了。真是日如年，夜更难度。昨午后试作一诗，平仄乃失检不叶，今日思改正，久思不能成。吊袜带断一脚，又添一愁闷。

小雨连朝夕 愁人愁更生  
 墙高天一隙 室暗火长明  
 假寐蚊虫扰 惊心铁销声  
 宵来心更苦 有梦不能成

午饭又觉不甘味，时觉眩晕。午后晴，近三点，才见日光。已移上壁间矣。

开监，有一高女生<sup>①</sup>丁韵仙，似是鹿港人，丁瑞国氏之族人，亦因高帝之取调，而被留置，殊不知因为什么事件，在学中的学生，岂有什么不良思想，且每日皆有取调，所关可似非轻，这疑问，我真不解，也总没有直接问她的机会，前日只问一句她的住处，便受到监视员的注意，使我再不敢。

衬衣换有四日了，且有尿点，尚不见差人，真无可如何。

## 第十六日（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昨是饭较佳，虽然也吃不尽一ドンブリ<sup>②</sup>。八点稍下痢，睡依然不住，时时想到死了的贤浦。真后悔对于治疗上失了十分的考虑，今日乃缺少了一个为我奔走的人。

今昨猛然两肩时时起栗，腰竟酸痛，右鼻腔常塞，到今早少出血。

今早又见四、五人释放出，我的心屡觉焦愁，其中一个人似有点相识，问其晓得我家否，竟摇头，使我失望。

午饭的寿司颇可吃，今日也并有蜜柑一个，午后精神还是不振，萎靡，倒不知气力消耗到何处，到午后牛乳饮下腹去，才有一点力气发生。

读心经，屡觉得我前作是某上人诗，有味。

①（李南衡注）彰化高女女生。

②（李南衡注）日式大碗盖饭。

涅槃未到未归真 难得金刚不坏身  
妄想逍遥登极乐 偏寻烦恼向凡尘  
虚空世界初无佛 秽垢烟寰实有人  
敢乞如来宣妙谛 为伊指点出迷津

夜饭四点半就到，却待怎吃，到五点，冷了不味。但是要生命强吞。

### 第十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今日是封印日。例年今日以后，官厅一切休息，须到明年五日以后，才再开始，现在是战时中，想有例外。不然，这年内的释放就无望了。一日望一日，真是艰苦过。

今日又见四人被释，心里愈焦急。午饭又释出一名，又使我愈伤。午饭代用食，うどん①无汁，食后口渴。

羽田第二司法，午后入监，对之诉苦。彼说在此处亦好精神修养。草津部长来，又对之诉苦。彼说要耐性，恐长期，这却使我悲观。四点五十分日光完全由隙没，日光由墙上没尽，在五时四十五分以前。

今天觉悲观分子多，托林样恳愿于怀法主任的事，亦不见答应。

今日又拘一个妇人来，渐为保护。约十点钟，想是他家族来领，后三点放出。又放出一个似新庄子的人，我的心真是暗了。几次眼泪总要夺眶而出，想起二十年前的冶警法②当时，没有怎样萎靡悲观，是不是年岁的关系，也③是因为家事担负的关系。

晚饭后又泻一次，想因中午ラギン不好。六、七点之间下两次，今夜要如何耳。

心经讲话里说起，勿迷勿执，无明才生烦恼，说苦说颠倒，但我现在不知是属于那一种苦，要说是无明烦恼，却又不似，有似乎是执，执着于家庭破灭的想念上，我一个经常支出约须三百元，若并及薪水公课，平均要五百元。若及教育费算在内，将要六百元。若并此次建筑所负的债，劝银每月

①（李南衡注）日式面条。

② 指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

③ 或。

须要还者总算在内，将近千元。我一日不能劳动，即一日无收入，所有现金皆填于这两次的建筑，可谓现金全无，若检束<sup>①</sup>断续一个月，就要生出一千元债务，若断续到明年三月，则家将破产，那能不愁苦？要解脱，不知将何解脱起。一家破灭的事实，呈现在眼前，我想什么哲人对此亦不能不悲观。儿子不能上进求学，家业偿债，尚恐不足，将何以为生，倘天能生眷，新筑家屋有人承受。将近一万五千元，偿去债务，就可以少一点负担。但这不过是空的希望。和我在监里希望着明日会出去一样的。

妄想，佛说颠倒。梦想，怕就是这境地。要求脱出这无明烦恼，要怎样呢？要谛观生本是苦，苦我一身，苦我妻子，不要紧，份所当然。年近七十的父母，要累其受苦，将何以为人子，这一点，要将何法来谛观耳。这是不是实相，若这是真相，就不能用真空了之了。实实在在受苦的父母，可以本来空而空之吗？转一想，父母因为生我这一个不好的儿子，以这为业缘，合受生苦，这苦就是实相，就在佛的真空之中因果报之内，但在为人子的我，可以为是因果而膜<sup>②</sup>然不关吗？这迷这执就无法可以破了。所以心上只有妄念。希望日夜可以释放，日夜在祈祷，在念佛，在诵经，到来廿九日若不能放出，那时又不知要怎样苦楚。

家将破灭身犹系 愁苦填心解脱难  
 闻道心经能解厄 晨昏虔诵两三番  
 嚶嚶只想螫人来 吾血无多心已灰  
 你自要生吾要活 攻防各尽毕生才

## 第十八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依然不能好睡，似梦非梦，到三点外<sup>③</sup>，街路已有儿童声、唤卖声、行人声、车声等。

夜间比较不受蚊蜚。早起在洗面处反受蜚两三处，很痒。是在我不意无备中也。

①（李南衡注）日语，扣留、逮捕。

② 疑为“漠”之误字。

③ 余，多。

我的希望，只在这四五日中，不知运命能同情我乎？在年内不能出此，我就要沉沦了。

看状况，真使我悲观。高等方面这几日再无有人来存问，在此处，见着一个相知，如见救主。且取调也只一次，年内出此，似真无望。

十点李庆牛氏来此诊察人，我亦托其尽力。看人释出，心屡焦急，觉得我的出此无期，不觉眩晕。

今早来心绪不清，倒卧到日影下床，始读心经，读来总似看新闻，总不能入于头脑里。昨日较有点希望，不似今日这样无气力。早上一经悲观，气力全失，且自昨天泻又觉渴，今朝飮水三次矣，振作无力可振作起。

午饭キヤキヤブ<sup>①</sup>炒的，颇可口，又添弓蕉<sup>②</sup>二只，午饭后卧片时，井上君来借去心经。

已是觉得这年内不能释出，这样就和无期一样了，将何以遇<sup>③</sup>日呢？屡想屡烦恼，头又似带个盆了。

重重的昏昏的，使我无气力。读书总不能进入脑里。

及至晚饭后，高等主任到监里来，吾再为恳求。彼说这两日大概州高等课会有人来，受过他的取调后，当有眼目。这几句话，又使我愁心为之一开；又希望着受取调后，会得到自由。又不禁展诵了心经一遍。

吾自省这十数年来，真没有什么越轨的言行，尤其是自事变后，更加谨慎，前次惹起了医师取缔规则违反<sup>④</sup>，纯然是不论什么医生都会犯着的

事实，不过我较不受幸运的神庇护，所以被告发而已。对于医道上，医生的良心上，是无过不去的地方。但是会碰到那样结果，也是我的谨慎不充足。

我的穿台湾服<sup>⑤</sup>，得了真不少的误解。

我自辞了医院，在彰化开业近二十五年了。我的穿台湾服也是在开业后就穿起来，纯然是为着省便利的起见，没有参合什么思想在内，直至七、八年前台湾也没有所谓文学运动的发生，我也曾和人家发表几篇文字，后来又

① 蕃茄酱，ケチャップ之误。

② 香蕉。

③ 疑为“过”之误字。

④ 系指1939年因患者感染伤寒病初期症状，未依法定传染病规则向有关当局申报，遭重罚被迫停业半年。

⑤ 对衿衫，唐服。

担承《台湾民报》周刊时代的文艺栏一些时，遂于文学上被人家所认识。有一位点人氏的“懒云论”<sup>①</sup>，就以为我的穿台湾服，似有一点台湾精神的存在。自此以后，便听到了非难的声了。人家注意，我辩解总辩不清。事变后，参加入救护班，到市役所轮值，便直接受到柴山助役的质问和非难，我便答应他在次回当值时便要穿洋服。但是还未轮到我的当值<sup>②</sup>，彼已转任了。我的洋服也已做成，且也做了一副防卫团服。

后来，榊原署长时，因为チブス<sup>③</sup>流行，关于患者的取扱<sup>④</sup>上，受到处罚。榊原氏也以台湾服为题，教我要注意，我不想在衣装也会生起问题来，这真是吾生的一厄。

### 第十九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昨夜由高等主任一句话，又生了一点点希望。由十点以后，比较有睡些时，但梦境迷离，使人烦闷，初和中庆先语，在归宅途中，又和詹阿川氏碰做一处，后遇到许炳云氏，在说种的是什麼，种的又不似龙舌兰，又见龙舌兰在开花，不知是什麼预兆，真使我心焦。

早饭后，竟有点要寒，头亦昏蒙不清，只是悲惨。想到高等主任的话，也有希望，也有恐惧，若取调后得无事，则大幸多多，若取调后犹未能释放，则将坠入绝望之渊了。

一夜的失眠，真不易恢复。早饭后，直卧至十一点，精神才小安定，又读心经。

今朝又空望了一朝了，州的高等不见来，今日中无望吗？

今天看看无有希望了。只有明天一天而已，运命的神啊！能不能赐一点恩惠给我？又自心经默诵起来。

午后，以进军ラシパ<sup>⑤</sup>为先头，似有行列<sup>⑥</sup>。沿路又听唱万岁声，想是香港陷落的祝贺行列。

由水野样接到一册改造时局版，一读就到九点。

① 应是王锦江氏的《懒云论》。

② 值班。

③ （李南衡注）伤寒。

④ （李南衡注）日语，处理。

⑤ （李南衡注）喇叭。

⑥ （李南衡注）游行的队伍。

## 第二十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高等主任所讲的明后日，明已经是昨日了结，就是现在我也知年底要出去已是无望。但尚不能抛去万一的微幸心，只希今日的取调，会有着落。

饭后一卧总懒起来，睡又不能，只是乱想，想到家里的，只是心伤，因为我的负担太重，一日不劳动，便有一日的亏损，倍加我的负担。

十点半犹不见动静，我的忧心，又益重了一分。

午饭来了，添付一个林檎，食欲已全消失，不过要维持命，只得强吞。所希望的一日，已经过去了。今日拜六，到午后休息，州高等课岂有人来，真使我失望。将何以维持我一家耳。

假寐中以寝衣盖腿上，忽觉有点痒，急起检视，捉到臭虫一只，我在此从不病，亦为虫蚊做饵。

今日将在绝望里过去了。州高等课不见人来，我的释放知在何日？

一册改造时局版，不够我读二日，此心要把什么来镇静呢？小儿科学读完，心经已读了两遍，无可破闷时，只想到家事去。父母的忧愁，妻子的不安，家业的破灭，苦楚凄凉一齐溯上心来，真使我要发狂，好几次暗诵的心经也总不能镇静此心的妄想，此情的悲苦。

晚饭后，不意见到竖山样，恍惚遇到救主。恳其代求书籍的差人，问其何时可得释出，正月中有可能无，彼亦含糊其辞，说须仰州的意见，真使我失望。

今日风强，穿上寝衣觉得热，不穿又觉脚冷，因内裤短。

释放既不知何日，这无聊的时光，要怎样去排遣，真使我忧伤。

把读了的改造时局版又再看一遍，矢原氏之时局打开之道，所论中却含有一点佛理。

## 第二十一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昨夜少有一点睡眠，但觉得手麻木，有时喘不出气，心动尤烈，早饭不甘味。

饭后，和监视员潘样谈论有一点多钟，始知是大社的人，故友克贞君之侄，他的山种植梧桐五甲余，已经五年了，满十年可值二十万元，殊令人欣羨。

昨日连今早，风大，因此昨夜蚊较少。

今日礼拜，又属年尾，且有射击会，所以一朝静悄悄，不见有提讯之声。午饭后，承稗田样好意，惠我一瓯茶。

小儿科读过一遍，心经看过三、四遍，差人<sup>①</sup>尚未到，郁闷殊甚，无聊假寐。又想到三弟的死，设若当时再施行二次手术，不一定救得着也未可知，殊悔不到台北或台中去，手术当较完全，输血亦便利。

午后司法主任到监来，我问他许可剪发，他说许可，我说当寒，他亦说此去寒，待出去才剪较佳，这句话，又几分使我安心。在我想堡裒，当检束不会过久。

午后一个北港人蔡有福氏释出，使我心里欣羨且烦闷。

书籍重翻总少味，暗诵又不能，也只有空诵而已。

詹巡查来，我亦对之诉苦，新换来的蔡样，似也对我表同情。

今日晚饭较慢，前几日皆四点半左右就到，今日五点外犹未来，虽不觉饿<sup>②</sup>，也会念到饭，当六点十分，高等主任到监，殊不顾及我，适被我撞见，再求其许可书籍。

## 第二十二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这一、二夜比较有睡眠，但心胆夜里常警悸以醒，知不知是狭心症，又添一层烦恼。体力自觉也有消耗，肌肉亦瘦，要何时才得释放，昨夜人多说寒，我似不觉。铺上真绵的被，只盖一枚羽毛毡，似会流汗，今朝又小下痢。

回同等系检束的丁韵仙女生，时有取调，我到此只取调一次，真教我失望。我意料今日的取调是州派来的，不想还是署的高等主任，我又一失望。

昨日差人衣类，因高等系无人，今日又不见到，又益我的愁苦。

饭后一时三十分又小泻，等“芳乃亭”的柑不到，方焦灼间，听收拾碗声，急由便所出来，那小使<sup>③</sup>偷向我说，你明天可以出去，饭钱清算了，不能再拿柑来，我心中二号，忽感皮肤起粟。

水野样来视我，说衬衣已差人，书物尚未教家里取来，听其言，明天又无有可出去的样子。这真使我疑惑起来。

我久被幸运的神所见弃，应未有这样使我乐观的事啊。若再一周间能出

①（李南衡注）日语，给被拘留的人送东西。

② 饥饿。

③（李南衡注）日语，杂工、勤务员、工友。

去，自己就真万幸了。

后五时许，又再差人衬衣二着<sup>①</sup>，若是明天有释出的可能，则无有这事了。“芳乃亭”小使信口乱言，我恐后天会无可得食。

拿晚饭来，我又再问他，他又确确实实地说，饭钱算到明天，明天得以释出。使我真坠入梦里，我又恐或是要送到台中去，偷问于监视员，还未有那样文书，照状况看，明天是无可能，但是心中也有点自觉。也抱着万一的幸望。

今晚有点兴奋，此来皆失眠，今夜恐不能睡，但是明天若失望，不知要怎样呢。

## 第二十三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昨夜果然不能好睡，到十二点外以后才似睡非睡地意识渐朦胧去。到五点，腹如雷鸣，有便意，起如厕又下痢。直到七点再不能睡，早起，心悸便忡忡，怕今天又要失望啊。

拿到早饭，我又问那小使，又有使我失望的样子。参酌监视员的言语，也不能使我信有今日会释放的事，心又是忡忡的跃动啊。

已是失望了。九点外钟<sup>②</sup>已开始办事，尚未有何等消息。

通尧、水发来取キカへ，才晓得那小使所言属于误会，嘱其书籍早为差人，渐时后，刘样<sup>③</sup>亦说，金钟君侄女要出阁<sup>④</sup>，要先借金壹百元，也烦代为传言，教其办点祝仪为贺，托其尽力。彼亦喜诺，到此已确实知道今天的释放已无望，心转静下去。

周样亦为提杂志、热的诊断一至，拜其将来看视。

我将要平静的心情，被那无知小使搅乱了二日，今晓泻二次，腹尚雷鸣。

## 第二十四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昨夜依然不能睡，直到二点才朦胧地睡，到六点又醒起来了。昨日读治疗学杂志中食盐水浣肠法可应用的，若得释放出来，当追试着一〇〇/C 三〇

①（李南衡注）日语，二套。

② 九点多。

③ 疑为刘炳先。

④ 出嫁。



瓦就可以，勿须一五〇/C。偏头痛的妇人性ホルモン①？或五百单位，可以应用，亦是一个参考。

热的诊断比较是旧的书，性病中，第四性病没有记载。

饭后，丁女生又有取调，我一向皆不取调，真使我痛苦。

午饭之时有茶来，但是茶物没有，写一张字条给“芳乃亭”，累潘样受司法主任注意。今日心思较平静一点，但无快意的书册好读，只温习这旧书，总不能入于记忆，读一篇肺结核热已九点。

## 第二十五日（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

今日是元旦，犹还是昨天之续，不能截然兴②旧年离开完全独立。

在此中一晚有十点的睡眠时间。但夜间偏不能睡。早起总要静卧片时，精神才会清醒些。

自三日前，就要求家里为差人书籍，至今还不见到，不知是何缘由，使我真不安。

晓来听着唱歌声 便觉春风已满城  
 此世幸无终止日 我心不悟去来生  
 高堂忧患因儿女 家计艰难几弟兄  
 也要自觉思解脱 心经三诵未能明

今朝见到林样，又见到钟③样，看到相知的人，心总一慰。惜不能有多少时的谈话。只一挨拶④而已。

午饭时，茶果皆无，不知家里和差人屋是怎样交涉。家里的人大概是以为一、二礼拜就可以释放的样子，由我自己的直觉，似不容易。

今日放出去二个女人，午后又进来五个，一女人和一小儿说是密淫卖⑤在午后二时，也真是怪可怜的事。

今日心情益觉凄楚怆然，几次流出眼泪，这无期的检束，直使我感到破

①（李南衡注）贺尔蒙。

② 疑为“与”之误字。

③ 疑为“钟”之误字。

④（李南衡注）日语，打招呼。

⑤（李南衡注）日语，私娼。

灭绝望。

## 第二十六日（一九四二年一月二日）

昨夜比较有点好睡，但是乱梦犹多。怎样<sup>①</sup>竟忆起这二首诗来。

子规啼彻四更时 起视蚕稠怕叶稀  
不信楼头杨柳月 玉人歌舞未曾归  
花花相对叶相当 金凤银鸾各一丛  
每遍舞时分两向 太平万岁字当中<sup>②</sup>

不知是预兆什么？

今早不再作假睡，今午由中原样借阅经济杂志，亦不做假寐，到晚亦不觉困倦。

晚饭后，高等主任来，我又求其同情，他说这不仅是州，怕也有警务局和宪兵的指挥。所以不易知其究竟，这月中大约会有着落，再忍耐些时。这使我益觉凄悲，几于坠泪，这一个月——今日才二日，要怎样渡得过。

闻道今宵正月圆 几回搔首向寄前  
榕阴漏出娟娟影 只碍墙高不见天

## 第二十七日（一九四二年一月三日）

昨夜打算可以好睡一夜，不想反转<sup>③</sup>睡不着。今早起来，幸不要再假寐，无奈头脑昏昏，支持不住，卧到十点才起来。前两日早上不读书可以渡过，今早思想竟纷乱，乃再翻心经，试把其中所有和歌<sup>④</sup>汉译，同时也得诗一首。

① 怎么。

② 前四句为宋人谢枋得《蚕妇吟》，后四句疑亦是古人诗作。详阅《台湾文学的历史考察》《赖和汉诗初探》，页一五六。

③ 反而。

④（李南衡注）以五、七、五、七、七字，共五句计三十一个字写成的日本诗。

长夜漫漫怕失眠 昨宵又被乱愁缠  
不闻屐响经墙外 便有鸡声到枕边  
剖腹徒看吾弟死 挂心总为小儿牵  
高堂年老衰颓甚 忧患何堪一再煎

今日放出去六个人，又人来二个，一个内地人患病颇重，转到基督教病院，我又欣羨又恨怎不病呢。

三十日教家里差人呼吸器篇，到今日未见到。昨日又烦邱样，高等主任室，也为恳求，总不见到，未知是什么缘故，真使我焦急。一日无书可读，便乱想起来，总使我悲哀。

## 第二十八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四日）

竖垒已收马尼刺 东亚新建事非难  
解除警戒容高枕 囚系哀愁亦少宽  
也许开窗能见月 还惊吹鬓有风寒  
日来饭食都无味 赢得须长俸渐孱

到今天已经是四个礼拜，我的预想又不着了。午刻，高等主任来唤了女生，我又恳其取人书籍，他又只是敷衍说已教竖山样打电话了。由其说话度之，释放还不知要到何日。

皇军<sup>①</sup>已据了马尼刺，警戒也已解除，我是有释放的可能了。但是还没这空气，使我感触到呵。

我在期待若今日中差入不到，我自有释放之望，但是我的期望又失去了。但书籍已到，又有可消此长日之资。

近三点，闻军乐乐队声，知是举行庆祝游行，使我哀愁愈多，想书来，心可少慰，不谓反添我苦闷，因为觉得释放未可预期啊。

## 第二十九日（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

已经是四礼拜了，释放还是不可知，焦急苦痛欲向谁说。

<sup>①</sup> 日治时期的日军称作皇军。

午后约二点，水野样来唤教着衫，我心中一惊，继而思之，前日高等主任有说，待高等课有取调后，当有着落，又使我心里一喜。

州高等课也曾说是〇〇，我已忘记了。哀愁的心是怎样善忘的。问我和翁俊明的关系，这一层似不甚重要。要我提出灵魂相示，这使我哑口无可应。要我说向来抱的不平下满，我也一句说不出。他很不相信，说我胆量小。我求其早释放，他说像我这样，尚未能再反省，看有什么心境可对高等主任说，又被送到留置场①来。

啊，我真绝望了，我的头脑怎样愚蠢，我这口舌怎不灵，这是我的无用，还要说什么，只有等待吧，家任他破灭，还有别法？

### 第三十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

因为对于所抱的不满不能回答；自恨不②用，一夜不能睡，今天一天直到午后六时才睡片刻，今日托潘样二次，托水野样一次，请要和高等主任谈话，皆得不到允许。

因昨日的失态，谅主任也在生气吗？自己不才，陷入不幸，屡更累人懊恼，真是大恣头，头重又如戴盆，读书不能，要写作亦不能。

午后理发，始觉小轻松。

家里又提医师奉公团③的入团申込书④来。即都加入，不知何日能出去。

今日释出一人，却又来一个带孩子的女人，闻是拐诱妇人。

在此种看心能清，也有些趣味，可恨我所触多是愁恨之根。

### 第三十一日（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

昨夜有点睡，今日精神没有那样痛苦，我已断念了，早出去的希望……因为是自己的愚蠢，该然的。

今早为中原看视巡查收拾寝具，无事可做，有点动作也觉可慰，中原样又安慰我说，在此内吞气地生活亦不恶，是诚然不恶，由别一方面来说，在此内久和看视人也渐亲热，稗田样今日拿新闻到，阅后，也教我看，使我

① 拘留所。

② 无。

③ 1941年4月19日成立“皇民奉公会”，展开皇民化运动，产业如商业、医师……皆需设奉公团。

④ 申请书。

感动。

女拘留者中有一位带幼孩，缺食，善哭，有几位蘸钱请蔡样为买饼给他，午后不见哭。

高等主任似在生气我，总不许我申诉，心里虽有点哀愁，却已消悲观。

今日较有读点书，虽不入脑里，也可遣此长日。

欲渡迷津过 提携及众生

众生登彼岸 大道始完成

不入地狱，誓不成佛，入到地狱，亦一鬼囚，不知地藏菩萨，收①何以施其佛力？

### 第三十二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

自是无才敢怨尤 此心难剖合长囚

向来怀抱都忘尽 脑裹无他只是愁

吩咐梅花树 春来要送香

勿因主人去 遂便把春忘

逼仄人间苦 更成四尺五

念我五尺躯 置身乃无所

人世何如一不知 日长枯坐但愁思

愁思无计能排遣 空计穿窗日影移

昨夜自十一点以后少有睡，今日较不那样萎靡，但是一点哀愁总不能消释。

每日思量，我怎那样无用，当时怎么答不出向来所不满不平，但是向来的不满不平，在我也只是直觉得只有模糊的概念，没有具体的考究，所以一时也说不出。且资本主义的榨取，差别待遇，也经彼先说过，以外实在没有可说，默对许久，独怪其不以我为不诚意，这咎由自取，要怎说呢。

此后如何，总是挂心，不禁要呼起天来。

### 第三十三日（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

只因不说话 又再被拘留

① 疑为“将”之误字。

口舌生来短 心胸满是愁  
临机无应变 贻误欲谁尤  
不耐为囚苦 何时得自由  
忽闻街上有游行 说是军人要出征  
好把共荣圈建设 安全保护我东瀛

今日放出许多人，看来心里真是难过。午后有壮丁操，见到陈焕章氏，我问他求救，又向石麟，头发求救的信号，在此内真是耐不来。

今日进来洪玉麟，看来堂堂一表，不知违犯什么，似在刑事手取调。明天吴永盛也要出去，这初来时我打算是会比他早出，不意犹落后，且无定期，直使我痛苦，司法主任也对我没有同情，出到室外，被他看见，就发话，要移我入内拘留。

今日介察样，亦恳司法主任，请要与高等主任面谈，皆没有消息，读书，记不去。

### 第三十四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

翘首窗前但望空 浮云不系却因风  
谁知心裏多愁苦 慰我徒言近日中

今日才拜六，家里就差人衣衫来，前回只换一次，总为留下，脏的二枚<sup>①</sup>，二双袜，教带回。

同时我又希望要和主任一谈，水野样应我和主任讲亦无用，使吾心里一寒，觉得失望。

今日丁女生和潘样小有冲突，不是究是在我们，我教丁女生向潘样会个不是，丁女生执不愿，女儿家的性质，所以会受此苦。

午后池田公医到留置场来，我托其诊断看，因为心悸，稍觉亢进，彼疹<sup>②</sup>听良久，我也觉奇怪，自己听诊看，心尖第二音小不纯，再经一个月怕要陷入较重的病去，我恐脚气冲心，救不及，虽然，也好，可以省却多少烦恼。

① 二件。

② 疑为“疹”之误字。

夜来不知是神经作用或如何，心脏觉得真不好，搏动似要停止一样。

### 第三十五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

昨宵心跃不能眠 囚系何堪更病缠  
墙外语声如聚鬼 床申念咒学安禅

人从地狱才成佛 我到监牢始信天  
饥渴满前无力极 愁烦相对互相怜  
风凄雨冷夜迢迢 孤枕怀人鬓欲焦  
闻道边庭罢征戍 无穷希望在明朝

昨日听水野样的话意，今日偶和林荣爵样谈话，听其话意，尚觉遥遥无所期望，近日中只是近日中耳。

鼻塞，喉亦干燥，微痛少咳，或少动作，心悸到要亢进，岂真要病吗？  
在这些里头病要怎样①？

偶看窗外有纤纤的雨，我的希望亦被雨洗去了。

午饭后偶假寐，又为乱梦所扰，又使我忆起家中琐事，心又难过，今天在失望忧愁里，明天还是一样，大便这两三日来多无异常，今日又三次，晚乃下痢，今晚心的状况更不好。

### 第三十六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二日）

今日的希望，又成失望了，今早高等主任曾到留置场来，我屡次请要和他面谈，皆不听许，今早来，我又不知，他也不唤我，想见他是在生气，真使我烦恼，周样来，我又托代恳，亦无消息。

今日中饭，又添付青果来，说是家里的人去吩咐的，这又是增加我的悲哀，可以想见是不易出去的。

### 第三十七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三日）

昨夜有一次很强的心悸亢进发作，今早来就觉得心部少有压迫感，时要

① 怎么办。

深呼吸才能清爽，恰值李庆牛先<sup>①</sup>来诊患者，托其诊断看，竟是什<sup>②</sup>音。十日池田公医诊时，第二音少不纯，经过四日，其恶化乃如此，又添加一层烦恼。庆牛先生说是脚气，我自己恐是狭心症或心囊炎，万一突然起心脏麻痹，就是最后了；所以对于家事的整理，不能无所计划，就写在别纸，有似遗言状，自己亦觉伤悲。

午饭后，高等主任送丁女生进留置场来，我试与谈话，不大拒绝，说两三日中要取调我，使烦恼的心，少觉自慰。

夜饭时添三个トマト<sup>③</sup>，吃了一个，不甚好。

坐久，心悸很亢进，卧又时时起肌肉的颤搦，有什么法子吗，在此中——不用药可得好吗？

我的生命啊！

### 第三十八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

邻室丁女生，日本评论到，我的改造及时局杂志竟不到，真伤我的心。

对于我的取调，也不速为进行，真使我失望，病又不见有好转，今日受庆牛先生注射。读书不能，只是冥想悲哀。

所要整理家计的办法写就，小有点安心，但也滴了几滴男子汉的泪。

### 第三十九日（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五日）

今朝庆牛先生又来为我注射，今日心悸觉得少轻，但昨夜两点时，骨侧皆麻痹，使我又有些不安。

午后台史局等课赵晋生氏来，我记得未曾会到，他向蔡巡查说和我是好朋友，又安慰我，使我感激。

今日杂志又等不到，但旧读过的，也罔罔地<sup>④</sup>翻阅看，也可减少脑里的乱想乱思。

我的心脏的病，李庆牛先生谓是荣养不给<sup>⑤</sup>的原因，我自己恐是心实有病变，看看此生已无久，能不能看到这大时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但若

① 尊称医生、老师。

② 同“杂”。

③（李南衡注）番茄。

④ 聊胜于无地。

⑤（李南衡注）日语，营养不足。



得早些释出，当要检查详细才好，原因只在一两夜的（初五、初六）完全不眠，到十日第二心尖音只少不纯，至十三日已是杂音，进行可谓速，已诊了二回射，今晚睡眠看看如何？

——摘自《政经报》第二期~第五期，一九四五年。

【编按】按李南衡所言，这篇《狱中日记》是1941年12月8日，赖和先生被捕入狱后，在狱中写在粗糙的卫生纸和小记事本上的日记。被拘约50日，第39日后因病体衰未记日记。战后经杨守愚先生整理后，连载于《政经报》一卷二号至五号，以《我的祖父》，《高木友枝先生》两文为附录。



杂文

## 伯母庄氏柔娘苦节事略

余大伯母庄氏柔，邑下大竹围庄小农庄大福氏长女。年十五，归大伯父永贞君，翌年永贞君以劳致疾，未几卒，遗腹生一儿，曰锦铃，提携捧负，至十有一龄，忽以病夭，时大伯母芳年二十有六矣。

隔年乃抱养一螟蛉子，以继大伯父后，即二兄枝，今已取室生子，共得孙五人，男三而女二。虽生计困迫，而含饴弄孙，晚景亦堪自慰，今年六十有二岁，体力衰耗，犹能代儿妇汲水执炊。

余曾祖父文山公有子四人，长铨茂公，夫妇早逝，遗大伯父汉，因婚非其意，愤而自绝于家，族人亦遂扩之不数于辈行中。故永贞君虽行二，皆以大伯父称之，为次荣绸公长子。

顾家庭间之爱多注于长孙，而期望之也亦大。余大伯父当有觉于此，乃不敢躬自暴弃，遂劳动致疾，以损其年，享寿仅二十有四，距娶妇时期年耳。

大伯母时年十六，犹带骄痴，少而有家，未识翁姑之性。死期同穴，早标冰雪之心，是冬之暮，以遗腹生兄锦铃，虽其生也不辰，竟能乞佑于天，因以上慰翁姑之痛，下留一系之望，艰难抚养，啼笑惊心，使大地凝霜，人间满现凄凉之色，而摇篮教语，家庭亦溢和霭之情。光阴一瞬，岁月十年，已幸由孩而童，私心略可告慰，乃见嫉于鬼，又于丁亥微疾而殇。噫！此时也，由傍人观之，并生人之趣亦已绝矣。一家之人，恐其哀伤过甚，乃为一抱养螟蛉，以作寒闺之伴。余伯母亦不忍所夭之无后，姑翁之失侍，乃节悲忍活，强处劳苦。

自时厥后，家运日非，灾厄时至。当戊子十月之交，皇天降罚，疫疠猖獗，伯祖荣绸公、二伯父永水堆君夫妇及余兄辈二人相继罹疾，凡九日而有五丧。寻于己丑四月伯祖母亦亡。回忆先时一家十余口，颇见繁庶，至是乃剩五人，为伯母并二兄枝、二姑随、琴姊及三伯父永秀君。余家资产淡薄，为戴案横受波累，一遭差封，重以死丧相寻，生计遂陷艰难，如三伯父永秀君生而怠弱，不善谋活，驯至烟火不接，乃卖琴姊，用济一时，复嫁二姑随

为富商张清德继配，以所受聘礼从事弥缝。越年癸巳，贫病以死，时二兄枝方七龄，与伯母二人零丁孤苦，相倚为活。嘻！此岂天欲助其志，故特劳其身哉。然青霜凋木，乃见晚节黄英，白雪飞花，益显岁寒松柏。当家人散亡之后，衣食艰难，下有孤子之累，上无翁姑之怜，可以任意自生，由情别适，乃心指古井水，而志比竹煎均，甘处身于困苦，不移情于安乐，劳其十指，以活孤儿。

虽荣绸公尚有两弟，如第三钦怀公早自设鼎灶，生四伯父金声，然后先相继亡，一系以绝。第四余祖父钦岳公，少耽于博，不容于家庭，飘流放荡，自谋生活，是时已立家室，稍能过日。虽时或分与升斗，顾不能继，而伯母亦不欲仰食于人，凡凭衣捣米拾穗樵薪，不嫌其苦，尽以自励守节四十六年，孤儿赖以成立，盖至今虽六十二岁，家务犹能自操云。

批：序体文以简净肃括为贵，作者乃能于千条万绪之中，随序随断不减不增，文笔尤能达其所见，合之上作<sup>①</sup>，可谓异曲同上，再加研砺，当不徒以诗鸣也。

【编按】作于1923年10月28日。

<sup>①</sup> 指《小逸堂记》。

## 孔子曰

孔子曰：夫孝悌者，人之本也，孝悌修则人伦以序，所以卫一国之安宁，维社会之秩序，造家庭之幸福者。孝悌之心而丧，父兄之情以薄，尊卑之别紊，人伦之序绝，家庭因之以破，社会随之而扰，国之所以不治也。故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未之有，此为四千年间，道德之标准。二十四朝治乱之分岐，议论者之所为言也，第今日之凡家庭社会固亦整然，然而夷考其实，则有非家庭而家庭，非社会而社会，是非无准，善恶倒置。孝悌灭，人伦绝者，何也？非有四千年之道德以维系之与，而其人亦非四千年前者之子孙乎，何其去道德而日远，具有心人之嗟叹哉曰：此非道德之罪也。私情溺于内，长者不敢抑也，权势惑于外，众口不能议也，且亦新学浸淫有以致之。其为百曰：人群自由、社会平等，是则可以兄其父，而友其长，固非道德之罪也。然则弃道德，堕伦常者，当尽为新学之人。而其实乃反是有自谓道德之士，圣人之徒者。口孔孟而心盗贼，况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非所谓道德之士之所同叹与。彼泯泯者，岂尽新学之徒耶，盖人心日新，社会时变，以四千年前之道德，而欲范围今日之社会，亦见其惑而已。（论者又谓，新学偏重物质忽略精神，彼美利坚非极物质文明之邦欤，乃不惜莫大牺牲，为黑奴开放而战事，其精神又何如也。）

语曰：衣食足，而后知廉耻。是真知夫人生之变易，社会之推移者。故时至今日，道德必不能复古。若谓今日之安宁幸福，必有赖夫未绝之道德，是不通之言也。当此人权未振，生活困难之际，自我之生命无可凭恃；一己之生存不能自主，救死方且不暇，遑论夫道德哉。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共有两稿，采较为完整者。与《僧寮间话》同册手稿，故推测为1923年左右之作。

## 孙逸仙先生追悼会挽联

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  
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原遗恨定难消。

### 挽词

当四万万同胞，酣醉在大同和平的梦境中，生息在专制忘我的传统道德下，嬉戏在豆剖瓜分的危惧里，使我们晓得有种族国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这下就是先生呼喊的影响么？

破坏的已经破坏了，建设的亦在途程上，可是人们的躯壳虽说不能永保，生命也自永远无穷。

先生的精神久嵌入在四万万人，各个儿的脑中。

使这天宇崩、地轴拆、海横流、山爆烈、永劫重归，万有毁灭，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空间，永远永远的不灭。

一九二五、四、三

## 虛谷岳母丁蔡秀琮挽警<sup>①</sup>

撫遺孤會得親像人  
教養艱難歸到九泉原無見  
誰使家運能有重興日  
辛勤刻苦生來一世總是拖磨

---

① 编者自订。



## 第一义谛

此书为大谷光瑞在南满铁道会社所讲演之笔记，由京都市西六条兴教书院出版。余大去年（十二年）<sup>①</sup> 囚台北监狱，因未曾经验过，什么都没有准备，终日坐在铁窗下，很觉无聊，每向狱吏啰苏，蒙其好意借我此书。余非佛教信者，况且对于宗教素无信仰，又乏研究，所以自始即感不到兴趣，无奈又别没有法子可以遣这寥寂，亦就忍耐地读下去，只将近二百页的册子，不到两日经已读完。虽蒙连雅棠先生的顾念，差人一册癸卯年发刊的中译法国科学小说，亦只得一日中慰藉，本来余对这样小说一经读过就没有兴味再读，因此虽本不愿意，亦就把这本说佛的书，来再四玩味，三、四遍过，已稍觉其中所谓。但终局亦即生厌，后来便思试试翻译，来自消遣，又苦无纸笔，便再向狱吏要求，但正式的须经过许多手续，不易得到。被随把一节余寸来长的铅笔给我，余就把尘纸当做原稿用，起草起来，费了四天的工夫，亦就译完。随后又做一篇读后的感想，便又无事了，又再被寂寞所窘迫了，所以时时把原译来对照、来删改订正。好容易度过十来天，烦锦素君寄来的书才由狱吏来说经已寄到，但要到手里还要几种手续。虽然心中的欢喜已自非常了。这事方始放下，可惜未读到。这些书不明不白地又被译出来，出狱后再找不到读那几部书的机会了。

看看那可纪念的一天又要到了，我又不介意地回忆到那时的状况去，又被我记起这部有缘的佛书。——去年因有别的事做，没有忆及——。就把译稿搜起来看，因为是铅笔写的，且又写在尘纸上，又经过无数次的涂改——无论是在狱中的——且塞在抽屉里两年久了，铅迹已有很多的磨灭。还有一些梵文，原书虽有〔假名〕的注释，在当时余将能暗诵，故没有抄录及，现在已把读音忘却了，这样稿本应该是掷诸字纸篓里去的，因是最可纪念的一种业缘，又自不甘，所以就把他要来发表。

<sup>①</sup> 大正十二年，1923年。

又不能不再说几句，此次重写的，已不是当时——初翻译那样忠实，经有删节和我自己见解的加入。因为想可以供宣传佛法的诸大觉们作些少参考。

译者附注

一说到佛教，世人不加思虑，随即指是一种宗教。是，佛教亦是宗教，下过非单纯地仅是宗教，宗教仅佛教中的一部分而已，虽然佛教亦不是仅为哲学，乃是宗教、哲学、科学之由化学的结合产生的结晶体。一经分析，便失了本质，譬犹水之拆为轻、养二气，已失其为水的特质。

但在今日的佛教，颇偏向于宗教一方面发展，这因为他面还没有能够表现之光大之人呢！

佛教不是单单佛说的话，并且是导人成佛的妙法，不似那天文学者之说月球中有山水，金星中有人类等等，绝不与世人发生关系的，不是那浅薄的人所说的出世非现世那种话头，真正实实是一种现实真确的，在法在释尊亦未有不能够实行的说法。

究竟佛是什么？不能不先说明，若明白佛是什么，自己便已成佛了，但不一定——子非鱼，安知鱼；子非我，安知我之不能知鱼。——无限大的佛确是不能尽知。在一程度以内，虽不是成佛的人亦能知得一、二。

佛在梵音是为佛陀，乃全知全能（觉）的意义，释迦牟尼便是梵音的直译，释迦为族称，不是姓氏（其王家之姓氏为瞿昙），牟尼乃寂默或绝欲之人格者的意义，在此处便作圣人说恰较合宜。其为皇太子时，名悉达多。

佛陀乃释尊之自赞，足征其自信的坚强——天地自生成至破灭的一代间谓之一劫，其间得似释尊的人，唯有彼自己，无怪大千众生永远沉沦在苦海里，尤其是释尊的遗裔——。

## 一、如来的意义

佛陀向来有十个佛号在称颂其法力，此处单就其有关系的三种少为解说，就是如来、应供、三藐三菩提。

I、如来：就是说三千大千界里，凡有众生其所生成尽是一样没有差别，简单地说是生来一样，再说一句就是众生尽是真如来体，众生皆有佛因。譬如印刷物同由轮转机同一版底所印成者，不问其数量多少尽是一样，所以其中就有真理在。由真理产生的凡有一切皆如真理表现，因为生乃真理，佛

之生、众生之生皆真理之表现演化，故众生皆佛，佛亦众生，但究其实际不尽这样，这是由业因缘的差异，不是真理的不可靠。不是生之非真理，乃处生者不能尽其生的缘故。试再设一例：物理学上之说物体的坠落，谓因地球的引力，所以地球上不问何地何时未有自下坠上的物体，因此不关空间时间，若真理之所表现悉在真理范围中，皆与真理合一，此谓之如来。

Ⅱ、应供：这是说佛力无边，能适应一切环境，能享受一切供养，又能供给一切众生以佛因——真理。

Ⅲ、三藐三菩提：这句是梵音，若译其意为正徧知（全道）。这是说三千大千界里凡有一切现像，佛陀尽知，其中所含的真理，未尝有误差。盖佛乃一切真理的结晶，譬如汽车行旅者若不晓得沿途各驿的发着时刻，那就感到非常不便，虽晓得而不正确，由此所发生的损失可就不少，所以行旅的人关于汽车的发着时刻，不得不求全知，且不仅求知，亦要知的正确。众生在其生的行程中亦是这样。

在世人所谓知的范围里，能保其正确不误的绝少，例如天文学者之说天体现像，恐十件中没有二、三能准信，就中比较进步之地球的研究，其所说亦不能全属正确，比较的可说少属正确可信的，就是研究真理的科学，因为科理不用那种易致错误的事物来做基础，譬如二加二为四是真理，虽帝王的权力亦不能强谓之五，若有这样事，世间已经是大不幸了。

世人动即谓科学应用真理——在真理固不因受过应用就生吝惜，亦不因此就自骄傲，且亦不自觉已受过应用——请举一例：水因为引力的关系，总是向下方泻坠，世人利用之以激动机械，用以发生电气或其它种种，在于水总始终不变其为水；又或用汲水机引向别处；或用温热蒸为蒸气，水总依然有水的本体，又若人生由生如长如老而死，人生这一大限，什么人亦不能逃。这样的真理，是普遍在这空间流动自如，融通自在。佛的所知皆合于真理，且此大千界里的凡有一切真理，亦佛之所全知，这样才说是正徧知的佛陀。

佛陀有三化身：法身、报身、应身。

释尊降于印度，对他们弟子这样说：“汝等以为我是生于（迦毗罗卫）王宫的太子，是错的；又以为我在三十龄的时候顿开觉悟在那（毕波罗树）下，亦是错的。我就在那无限的往古已自觉悟，悟了（物质不灭论要参看方晓得所谓）现在的样子，因为要琢励导引汝们较为方便而已。”所说无限的往古在，《法华经》里“我实成佛以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譬如五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假使有人抹为微尘，过于东方五

百千万亿，那由他阿僧只国乃下一尘，如是东行尽是微尘等。”云——所以那时代，释尊弟子们眼里的庄严法相乃是最下的。

应身：是适应环境的一种表现。

报身：是绝对人格乃积久修炼的成绩（如来大用不再说）

法身：这就难得说明了，若用文学式来形容那些“无形而有形，不动而能动，默而有百，静而不息”的话头比较可以应用些。

这是真理的显现（不是表现），在真理原无所谓相。不能目睹，虽然欲求得一视，却又随处都有，譬如，电灯乃真理的应用，真理的显现就是光明。电灯与光明就是真理的相。又如地球在吾人的感觉中，是永远地静止的；在天文学者的望远镜中又是不断地回转着。所以动亦真理，静亦真理，要强为分别就生出错误来。又如人体的构成原质中，有一种窒素，大气的混合气中亦有窒素，这同一的窒素有没有连络？若说有连络，却不能直接转换交通；若说无连络，昆耶里的人身待其灰烬后不是化作烟缕归入大气中去吗？所以说真理是不能用人们的知觉来认识来分别，不似几何学定义那样单纯，可以判断甲为甲、乙为乙。

这所谓如来法身遍满在这三千大千界里，人们须不可误会。一切众生皆为如来法身，不是包涵在一如来法身之中。凡有一切现像皆有真理存在，真理的状态就是如来法身的相，一切现像无一非如来法身。

真理的力为无限大，我佛的法力亦无限大。所谓真理的力就是那有普遍性、无极限度的如来力，就是智慧，智慧所显现的就是光明，此光明（抽象的）在大千界里为最大之力。

地球上的光明就是日为最大。这光明同时并有热度，在物理学上虽分别为两件，它总同时并存，虽然若如电光石火仅仅在一瞬间闪烁，亦是不成什么。要须有无限的存在力——永远生命。听见天文学者的所说，地球亦终有破灭的一天。这不用奇怪，凡有生成就有死灭，这就是真理的显现。世人以日出处为东方，日没处为西方，但在北圜内总见终日在头上转，何处分别出东西。真理本无时间空间的制限，人生总不免死灭，生死同为假设不能常住，而真理却是常住，所以真理的显现——如来法身——是有无限大的威力，无限量的寿命，没有过去未来现在。

## 二、众生

在梵音谓之萨埵，众生不是适当的译语，所以至玄奘三藏乃改译为有情，

在英人则译为动物。有情比较恰当，这是指那有情感有灵性的一切生物的名词。生物中的植物，动物中的下等动物是不包涵在这里头。

有情——众生——与如来有何等关系？有谓如来亦在众生范围里，有谓如来比众生较高一级，这不过含义广狭之差如已，但大多数的所说，谓须要分别，比较稳当，譬如人亦属动物，但指一人而谓之汝乃动物，无有不怪其冒渎者，所以众生乃指如来以下未开觉悟的全般。前篇曾述过，如来就是具备有正遍知的智慧，无量寿的光明！就是真理的显现。一切众生若使之与真理合一，便是如来真理，具有普遍性，不论什么物体之上，尽能显现。但碍物各有私执易入迷途，若能把各自的执念弃却，就能与真理合一。如真理显现，尤其是世人的情念最偏执，又最易动摇，又最虚诡，所以往往真理就在目前，不能取以应用。因以显现在人类，亦自有不能与真理合一的原因，为有外壳的肉体的累赘，世人一律是悲死乐生，不知生存自有期间，曰日趋向死的一途，若以死为可悲，就不当有此生，因为生来就已大误，有生必死，本是真理，死终不能免掉的。世人又以生子为一大喜乐，因为有了儿子，自己的系统就不至断绝，且又得靠以终老，这样思想实大误谬，物本无自始无完终。达尔文所说物种的起源，亦不能证明物的所自生，若基督的说物为神造，稍有科学知识的人，无不笑其慌谬，所以世人每以儿子为自己所自生，实一大迷妄，且以养育的事为一大恩惠，犹为罪过。世人又以长寿为幸福，实亦可笑，设若目失了明，耳失了聪，手足萎痹，腰脊勾曲，这样又须活一、二百年，打算这时候讲究死的方法，且没有工夫？（注意：眼不能用其明，耳不能用其聪的人，想想看。）诸如此类，世人一至十皆属迷妄虚诡，但在如来的境地，一切则皆归真实。

佛教本是指人迷途，开人觉悟的道理，其要义为一切皆空。所谓一切皆空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这不是一语就可说明。请就人身先为一讲，世人每谓己实有身，这就是人世一切虚诡的根本。因为一切皆空，所以不许有什么存在——在科学上有所谓元素为凡有一切的根本，由这原素为理学的或化学的结合，遂始生有一切种种，所以世间凡有一切，其本体就是元素。

世人总以这元素的结合状态，谓就是吾身由生而死，死而化尘，皆谓实有。试一思之：人们一脱母胎，始就能吸乳，以后就取饮食以营养身体，长育躯壳，遂成就所谓人身。若一一细为分解，当有一部是牛豚禽鱼所化，一部是米豆蔬菜所成，何处是人的所有？其所不同（的所在）只是结合状态而已，本来物我皆同一本体的生成。所以在如来慧眼的所视，人的形骸本自无

有，这就是空。

在今日科学所知的范围内，一切物的分析的结果——本体就是元素（他日再有变化亦不可知），由这元素的暂时的假结合，世人每认为实有故坠入迷执而造作种种虚诡，其实本来皆空，信这一切皆空，就接近了真理，证诸一切而皆空，那就是佛陀。

尚有一层比较切要，不可不知，就是一切有生，同时有灭。生灭交互并存不能分离，唯本体——元素——为不生灭变化，其他种种只有时间长短的分别而已，若不生也就不灭，这生不灭的本体谓之空，就是复返于元素的状态，乃离了生灭相而进于常住之中。但此空的自体，复有化为种种形相的本能，一经变化就成为各种相，举凡吾人所知没有不具形相的物，所以凡人们感觉所能及的物，皆有生灭，尽要還元返于不生灭之空——本体。

尚有人谓物虽生灭，但有不生灭的灵魂。初听之似有一部真实，试再思索就不能使人相信，试问将何以证明其不生灭，若谓灵魂不具形相，不是现代人的知觉所能感到，这便是空的自体已自证明，没有所谓灵魂的存在。若通俗所说的灵魂，那是神经一种的作用，明明白白受着肉体的影响，依然是有生灭，那不具形相不可捉摸的物。在大乘佛教里没有这样虚妄怪诞的说法。

以上是说物皆有生灭，但这灭不就是消失，只与生对称着而已。在这大千界里，没有一物会归消失，只是变化而已，生灭就是指这变化，其自体亦不生灭。所谓过去现在未来，亦非实有，只是次第相因，没有断绝世间一切，但由视觉所得似皆不生灭，这是因生灭的连续不断映入虚诡人们的眼里，所幻出一种的错觉。

这篇略说众生的形相，简约地再说众生就是偏执迷妄虚诡罪恶的身（表现）；如来乃清真觉悟下生灭大智慧的本体（真理）。众生乃不能离生灭变化，所以谓之无常。但其自体亦同如来一体，如来为不生灭变化，所以谓之常住，这就是空的真相。

众生无常，如来常住。两者在什么所在同一合体，甚有玩味的价值。变化说是无常，人们无常始有变化。不变化就是常住，如来常住乃不变化，所以无常。就有变化至常住境地的可能。要以什么方法变化或使之变化，这就是佛法的广大处。

### 三、烦恼即菩提

前所讲的是觉悟的如来与沉迷的众生的大概，但觉悟者永远只自觉悟，

沉迷者终久只在沉迷，两不相关。说来有什么用呢？所以不能不使沉迷者亦开觉悟，因此佛始现身来说法，欲把沉迷的众生化作觉悟的如来，但这要一番化学的作用，此中很多妙趣却是不容易明白了解。

以前亦曾道及世人生来皆属虚诡，生的根本已就错误，人心的作用无一能真实表现，虽真理明白正确，现在目前总不能感觉人心的偏私到这样田地，不能把真理当做真理，那就难得使他觉悟了。虽然佛的说法以无限的智慧拔济、以无量的光明普照，所以不问什么样的人，总能使他得到觉悟，证到如来，这就说生佛如一，亦即所谓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

菩提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遍知，亦可说是道。烦恼譬之身体就是疾病、烦累，譬之心情即是苦痛、忧伤，这两字不可拘泥字面，是为一切罪恶的相，凡有沉迷过误罪恶，尽是烦恼的种因。

这样烦恼与菩提本来全然异趣，一面却又可使相同合一，但是却要一种变化，这变化不是物理的，须在精神上的化学的变化乃有功效。

这个虚诡的世人所拟就的善恶的标准，那有真实的东西，所以他的结果也就不可靠了，因为本来是假设的，故事实就是这样，不是故意要毁谤他。

①请举几个例来说明凡所有国家不是把法律道德伦理来做善恶的标准吗？试问这几件不是人们的造作吗？不是根本就是虚诡了吗？在法朗士讽刺的好，她说法律本来是平等的，她是一律禁止富人和穷人夜间在公园椅子上睡觉及强夺他人的粮食，这就是法律上的平等。且刑法上的条例就是杀人罪为最重大，但有时候杀人竟然受赏，那最残酷的杀人的战斗，却是国家主动的，国家又是一切法则的根本，勿论交战国的那一方，同样的宣言着说是为着正义而开战的，那末正义就是战斗吗？简单说就是杀人吗？唉！这样极大罪恶的杀人尚且不能凭信，其它的已不用说了。若至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父要子死，子不死不孝，那简直不是人说的话了。所以说世人所造作的善恶标准尽是虚诡的。善恶二字不过是一种假设，究竟善与恶根本是无多大的差异。（这一段还是庄子的所说趣味——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候之门而仁义存焉？）善恶两语是无有绝对意义的，像这样说悟和迷不亦是一种假设吗？但这个却不是这样，悟是指那真实的本体，下把它框在一定的范围内。真理是充满在这空间，什么人都可以领悟到；迷是指那非真理的一切错误，错误虽属虚诡，为一种假设，但世上有那错误的事是真实的，所以迷的一字也就不是

①（赖和自注）“原书75页”。

假设了。

于此不能不再申明的就是：凡有一切的本体皆是真实。所以迷的表现是幻相、是虚诡、是假设；迷的本体，亦是真实，故迷的表现自能归到其真实的本体——证到如来。

《维摩经》云：“一切烦恼恶不善为如来种。”《涅槃经》云：“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与不善、无记为佛性。”无记为学术语，乃如饮食起居行动睡眠等，无善不善的行为，就是说人生的日常生活行为皆得为佛因，因为善恶是假设的，无有绝对的差别，不碍其为佛种。

佛说有所谓因果律，其实须说因果缘乃为合理，有因无缘未能遂得其果。譬如由粟种而生秧苗，在仓的粟不能随便发芽，必须经过一番农人的劳力，浸水、播种、施肥、灌溉等工作乃始能茁芽发生。粟种就是因，秧苗是果，其中间的农人工作就是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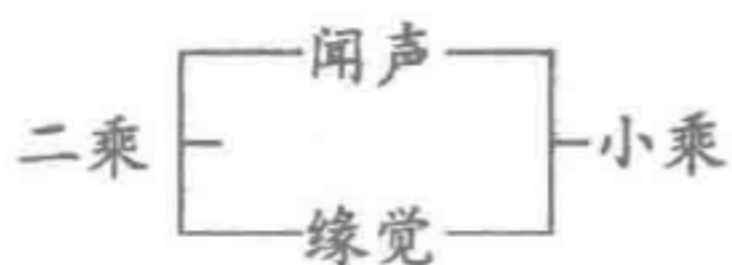
由这因缘所生的果，也不能脱离生灭的原则。转一面说就是有变化有生灭的一切，尽由因缘所生。

再由这原则，便悟到生灭的本，死是一切皆空的。

迄今所述的烦恼，沉迷的众生其所蕴蓄内心及所表现的外像皆属虚诡，尽由着变化幻成的，所以不能固定，不能常住，因为这变幻连续地演下去，没有间断，所以就全般考察起来，一见亦如常住一样。例如吾们人类，就其个人的自己是不时有变幻生灭，但世界上的人类不见有间断的时代变幻的痕迹，虽然这生灭变幻无常的各个本体，亦是一切皆空，就是为无上菩提，为不变幻、为常住，这是非因非果，不为因果律所范围。那有生灭变幻的就是无常，因其本体为空，所以亦得到于常住之境。所谓非因非果，一面亦可说亦因亦果——凡有一切无常欲复归于皆空的自体，恐怕在变化的途中复坠入迷途，又且多一番工夫，须综合而直观之，其所由变化的状态就是非因非果，也就是亦因亦果，因果是不能强为分拆，不能强为判断。所谓一切诸法皆空。一切诸法常住就是佛教的第一义谛，即由此一切诸法以直探其本体。

以下就精神上的化学的变化方法，少为说明：





闻佛说而开觉悟的人

偶得因缘而自觉悟者



求道得道的人

全知全能觉悟空的本体

以上所刊就是精神上的化学变化的方式及程序。何谓三乘，这乃是谓凡欲证菩提登极乐返其空的本体，必要经过一定的行程，这途程不是众生凡俗的脚力所能行的，必借仗佛法，用菩提的力，方能到那境界里去，就是坐在佛法之上，故谓之乘。若有人问：“只借仗大乘就可以了，要小乘何用？”须再一想，人的力量各有不同，身体虚弱的人坐在最大急行的汽车里，鲜有不眩晕者，所以小乘亦自必要。人心多属虚诡偏私，突然说以真理，必有以为妄诞的人。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由开头之“余大昨年（十二年）囚台北监狱”，而赖和曾于大正十二年（1923年）因治警事件被囚于台北监狱，所以此作应是1925年重新整理的作品。

## 一日襄的贤父母

### 保长的家里

汝人来——来（内里应声 跟人出台）

保长什么事？

警署公文到来，说今日父母大人要到我们庄上来，算我们大家很大的光辉，汝传下去……

好，传什么事？

传说区长丁壮至八点钟要到齐，到庄口迎接，不能不去。

是是，晓得了，保长不识为什么事来呢？

听说要来打鱼。

打鱼吗？好时命啊！溪上现正减水，讨鱼的方在喜欢说若再两天这样，就不愁今年过不得年了，听说正预备下溪去。

什么呀！汝须给他们说不许他们下网，说警署里有话吩咐呢！

他们专靠此衣食呢！我亦管不得许多啊，亦没有法子啊！

且现在田里正要翻犂，怕人家多不田去了。

汝快去吩咐，若不在的须唤他回过时去后，怕要受罚。

### 庄口迎接

丁壮区长陆陆续续到了，只一两人由田里回来的较迟一刻，和警署长同时始共到，署长就有不快的样子，向众人说：

警 我吩咐八点钟要到齐，总要七点半聚集是向来的规纪，汝们怎样陆陆续续？

因保长七下多钟才传下去，现在亦只才七点四十五分，我们是向田里回来的——

署长行近说话人身边，举起刀柄打下去说：

畜生，大人说话汝敢辩论么？

不敢，不敢，饶我这次罢。

署 父母大人是九下钟要到此地，汝们不许口申，需要静肃，不可喧哗，晓得吗？

回头向保长

保长，汝拿一把椅子来。

长 是是，好好，汝到我……只傍立一人说，不住俯首。

署 我教汝去，汝……

长 好好，我去，我去。椅子拿到，他就坐下去，手把刀柄。

署 啊，保正我忘了，溪边讨鱼的人汝唤一个来。长指队里一人说。

长 有一人当丁壮现在此处，汝出来，大人要吩咐。

署 汝先回去不等候，汝去吩咐溪上的人家，今天总不可到别处去，须恐等我要呼唤，先备好那讨鱼的家伙，再到署里拿几把好椅子，放在张大那只新造的船上，快去办，须办得完全，不要忘记。

渔 好好，我去办。

再一刻，十几把轿子到了，大家静静肃肃对轿子行个敬礼，轿子抬警署去了，众人跟他到警署前，不敢散去，专等吩咐。先一把出来就父母大人，腰肥肩阔，面圆目细，摇摇摆摆进了署里，其余或肥或瘦，或高或矮，一齐出轿，一阵皮靴声进了警署去。

众人跟至，等他们坐了，一同在行敬礼，退下一边，他们喝过茶，进上小点心，署长出来说：“父母官要说话，过来前面。”大众就在近前去行礼。父母官开口说：

今天有劳汝们大家，我晓得这庄东清溪里鱼鲜等好，现在又值水退盛渔的时候，我要到溪上同汝们大家打鱼，所谓与百姓同乐，就是此意。汝们各要尽力，若所获较多的有赏，汝们先到溪上去，我们随后就到，各要用力些。

## 舆民同乐

在溪边，保长传话说署长今天有吩咐：

保长 大家今天不许脱下衣裤，在父母官前不好看，各要注意，不可失了神态，怕署长不甘休啊！

不久衣食父母官到了，上了渔船，坐在船头，教大家移船向鱼区去，先把香饵散下，随后把上下各一里用大网围住，不许他一尾逃得去，就命众人

下水。

众人高兴，遂亦忘了寒冷，且欲争赏格，连衫戴裤争先跳下水去。

有人说：这样法子怕此一回就清楚了，后日我们要怎样为生？

有人应他：呆子，摆起来的怕他全都带去不成吗？

到近午，溪里鱼亦没有了，所获的堆积积不晓得有几千斤，长官就传话，不许各归家，在此等待领赏，一面叫唤厨子来，选那肥鲜的把他打生作羹打丸，随教保长把酒来，就在此把鱼当中饭罢。酒到半酣，兴头亦发，遂击掌唱歌起来，一时击杯倾尽，兴会淋漓。

在丁壮区长人人身上都水淋漓，又不敢散去，下午风大起来，个人皆战栗不住，有的走炉边想借火烤烤衫裤，署长不住把人赶说：“那肮脏的身子不许近去。”

大家午饭还未吃，身子冻着，个个皆唇紫而白，有似寒冻地狱里的鬼徒。

一会他们吃饱了，就把剩下的残肴余饭要赏大家吃一口，教大家只管尽量不用送，又吩咐那鱼大的、好的全部送到县里去，他要分送与在上衙门，剩下的赏给大家。他们要回去，随各上轿，在轿里再传话说年年要以此为例，不要忘记，大家说：“父母大人的慈爱是不能忘的。”

【编按】本文与《第一义谛》为同一样式的纸张，应为同一时期作品。

## 答复台湾民报特设五问

赖和

一、目今政治上急要施設的事项。

答：省略。

二、五年以来发生的重要事项。

答：1. 对议会请愿者的经济压迫，月给①生活者的馘首②，因此乃知为政者的哀③襟，促起吾人多大的觉醒。

2. 摄政官④之御幸台⑤，一面证明台湾统治的成功，一面证明吾们的驯良易治。

3. 共学制⑥施行，因此台南商专被废，台湾医学校被灭。

4. 拷问致死事件发生，吾人生命的价值被决定。

5. 文学革命之呼声渐起，新旧思想之冲突渐烈。

三、希望民报多记载的事项。

答：有台湾地方色彩的文学，世界思潮学术的介绍。

四、希望勿记载的事项。

答：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文学。

五、其它对本社的希望。

答：充实内容，增加页数。

——原载于《台湾民报》，六十七号，1925年8月26日。

①（李南衡注）月薪。

②（李南衡注）解雇、革职。

③（李南衡注）应为胸。

④（李南衡注）即昭和裕仁天皇，当时还是皇太子。

⑤（李南衡注）1923年来台巡游。

⑥（李南衡注）日、台人共学制。

## 答复台湾民报设问

赖和

一、保甲制度当“废”呢？当“存”呢？

答：存。我们生有奴隶性，爱把绳索来自己缚束，若一旦这个古法废除，则没有可发挥我们的特质。

二、甘蔗采取区域制度当“废”呢？当“存”呢？

答：存。我是资本家饲的走狗，若这特权丧失，连我做走狗的，恐怕也没有噉饭处。

——原载于《台湾民报》八十六号，1926年1月1日。

## 读台日纸的“新旧文学之比较”

懒云

不论什么事，无过于比较研究的趣味，所以这种工作我绝不厌倦，犹<sup>①</sup>其是这种著作，很能吸引我热烈的欢迎，但我向来的态度，总不能舍去先人的主见，能够虚心地，以比较其长短，推求其优劣，很是抱憾。虽然一点点，少堪自信，就是至少亦能敛却几分意气，不敢凭着感情议论，只在拥护自己所认为美好的而已。若有人讥诮我说：“这是没有能力，可以排击所认为恶劣者的消极态度”，那我亦只有承受着罢。三、四两天，台日纸<sup>②</sup>有这一篇论文，因为是平生的所好，就详细读过了几番，遂生出以下的文字：

一、新文学运动，纯然是受着西学的影响而发动的，所以有点西洋气味，是不能否认，又且受着时代的洗炼尚浅，业绩犹未完成，也是事实。她的标的，是在舌头和笔尖的合一，当然这也说是模仿，但各样的学术，多由时代的要求，因着四围的影响，渐次变迁，或是进化或是退化，新文学亦在此要约之下，循程进化的，其行迹明了可睹，所以欲说是创作，宁谓之进化，较为适当。若说新文学中，没有创作品，这在少具文学知识的人们，自能判断，不用多说，横书与直书的分别，在现状下的新文学，尚没有横书的必然性，但将来音字采用的时候，就有横书的必要了。到那时，这项伯就是，顶要紧的比较点了。

二、旧文学的工具，本来不十分完备，且其对象在士的阶级——所谓读书人——下层与民众——文盲——发生关系，所以只能简洁，亦自不妨简洁典重。新文学的工具虽尚未完备，比较多些一点，且以民众为对象，不能不详细明白。自然在旧文学者眼中，就觉其冗长了。所谓认识自我，不过是先秦、楚辞、汉赋、唐、宋，大家的一种便套而已。又谓洋气极重，这恐是神

① 尤。

② 指《台湾日日新报》。

经过敏的异常感觉，不知新文学的趋向，是要把说话用文字来表现，再少加剪裁修整，使其合于文学上的美。这样若还染有洋气，就是汉文化的破产，汉人种的不肖，不能怨尤了。至谓用 ABC 来代甲乙丙，这纯由作者个人，习惯上和便宜上所生的结果，于本质没有关系，自然没有做比较标准的价值，用韵对偶已有极详细的讨论在前了，不用我说。

三、既往时代的旧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在所论之刊<sup>①</sup>，只就现时的作品（台湾）而言，有多少能认识自我、能为自己说话、能与民众发生关系。不用说，是言情、是写实、是神秘、浪漫、是……大多数——说歹听<sup>②</sup>一点——不过是受人余唾的“痰壶”罢。由来文学就是社会的缩影，所谓可异的新文学家的所“主”，不就是现社会待解决、顶要紧的问题吗？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着的人们，能够满足地，优游自得，啸咏于青山绿水之间，醉歌于月白花香之下，怕只有旧文学家罢？唉！幸福的很！欣羨的很！

至于描写的优劣，在乎个人的艺术手腕，不因新旧的关系，若同一成熟完美的作品，我敢断定新的，较有活气、较有普遍性、较易感人、较易克完文学的使命。一事还须别说几句，就是音字的并用。在现状下，有许多没有文字可表现的话语，这事在佛典输入时代，旧文学曾有过一番经验，那时有无新造的字，固不能知，大部分是用固有的字音，来翻译梵语，有的另加口傍，以别于本来的字义。但到现在不仅意义不明，不明句读的所在也有，翻译可勿说，只像“欸乃”的读做“矮鲁”，如此且尚不能明白，必待讲解，始知是行船时，船夫一种的呼喊。又像山歌的余音（如啜哟兮）种种乐具的声音，不用音字，是不能表现，所以一篇文章中，插有别种的文字，是进化的表识，若嫌洋字有牛油臭，已有注音字母的新创，尽可应用。

苦力也是人，也有灵感，他们的呐喊，不一定比较诗人们的呻吟，就没有价值。中西人的会餐，已是既有的事实，把它描写出来，不也是一种艺术吗？可是不上旧文学家的眼也自没奈何。

四、台湾的新文学，虽不是创作，却是公明正大的输入品，决不是赃物。这点光耀，谨让旧文学诸大师们去享受，因为他们的劳力，创作了台湾现代疮烂的固有文化，养成了一般人们懦顺的无二德性。

最奇怪就是台湾的新文学家，有几个能读洋文，偏偏他们的作品，染有

① 列。

② 难听。



牛油面包臭，真真该死。又且年轻欠缺修养，动便骂人，实大不该，骂亦须骂得值，像那咏着圣代升平，吟着庶民丰乐的诗人们，真值得一骂？以后要十分谨慎，不可过于轻快者。

新文学是新发见的世界，任各有能力的人，去自由垦植、广阔地开放着，纯取世界主义，就是所谓大同者也，不过碰着荆棘的荒埔，不能不用力斫拔排除。

五、此段所云，尽是文学家的创作心理，尤其是就变态心理引了许多例，这心理状态不论是新旧文学者，皆有共通性，不晓得是在比较什么？若说旧文学家尽是感伤的，新文学家皆在发狂状态中，这是非医者的诊断，本没有价值，不用提起。旧文学家之皆为感伤的，也不尽然，还转是颓废乐天的居多，像道学先生的程夫子，也有“世事无端何足计，但逢佳节饮重醅（倍）”的消极态度，余可勿论。

六、七、这两段已不是比较的话，本无庸说及，但有一点不能不说，文学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使命，不能把道德律，来范围其作品，来批评其价值，因为文学根本不是载道的东西（却能利用做宣传的工具，然已失其真价）。

新旧的接近，不知谁被进化，现在的台湾虽尚黑暗，却也有一缕的光明可睹，若说到礼教文物的中华，那旧殿堂久已被陈独秀的七十二生的大炮，所轰废了。

——原载于《台湾民报》八十九号，1926年1月24日。

【编按】作于1926年1月9日。

## 谨复某老先生

懒云

前日因指头发痒，遂写出一篇不像样的文字，老实也不忍使老先生失了脸子，竟置之不一驳。又幸老先生肯再下教，光荣无上。小子何人，敢希圣如孔子，读书虽未有二十五年，也时在开卷，可是屡读屡增益怀疑，本自知根性恶劣，这点怕无奈何。

人们的，物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状态，每因时间的关系，环境的推迁，渐渐地变换转移，两生活的表现方式，（文艺绘画雕刻等）也同时随着变迁。由文学史的指示，所谓中原文学，实际、雍容、雅淡的态度，在一时代，受到北方，悲凉、慷慨、雄壮的影响，气质上增益些强分，又受到南方，理想、优游、致密的陶化，词彩上添些美质，后再受到佛学的影响，渗入很浓的空无色彩，最近又被沐于欧风美雨，生起一大同化作用。所以新文学的构成，自然结合有西洋文学的元素。且人们心理，不见有多大悬隔，表现方法，偶有雷同，本不足异。若以这些一切，皆可唾弃，唉！想老先生一定尚在敲石取火，点一根灯心草的油灯，在披阅蒲编竹简，虽有洋痰壶，打算无所用罢！还有一点不可思议，就是老先生也利用到报纸，虽无牛油臭，汽油的臭味固很强，见得势利的褻圈，人们是不易逃脱！

前人所遗留文学的田地，固然广漠无垠，拥有无限宝藏，要不是利用有组织的规模，科学的利器，来垦辟经营，只任各个人一锄一锄开掘去，终见乱草滋生。像台湾一部分富人，只一个钱，亦得不到使用的自由，尚不忍放弃富豪的地位。

老先生！苦力的奸你娘，虽很随便，不客气，原不是他们的呐喊，他们受到鞭扑的哀鸣，痛苦、饥饿的哭声，在听惯奸你娘的耳朵里，本无有感觉，却难怪老先生耳重。

文字上的讥诮，笔端的感情，自信尚未越出，人生态度的批评，理论探讨的范围外。相对性原理既已被公认，老先生说一句，小子要不应一声，那

就真的欺侮了老先生！在老先生，不也时时捧出圣人国家，想来压制人？纵这样刺戟，老先生在所难堪，就要遁迹山水之间，忘形花月之下，虽比乞怜之辈稍高，恐怕终逃不了？小子确信老先生，不那样卑怯、无能，虽观察不同，立足各异，也是有心世道，力挽颓风，欲致之三代，有理想有抱负的学者，希望为着世人，努力加些餐饭！

小子怎么敢把既往文学，一切抹杀，不也说他自有存在的价值吗？无论杜陆，就是老先生所不取的王次回，（除了“教郎只底摸挲遍，忽见红帮露枕边”一类句子）也有一丝生命。在抒情诗里，描写恋爱的成绩，自有其位置。不是小子所能抬高，也不是老先生所能贬黜。就①清凉饮料，本不能责其无破愁、壮胆的“酒”的功效。

现代的台湾杜甫、放翁！请勿吝惜，把石壕吏那样的作品，来解解小子们文学上饥渴，就如杂诗，表现自己生活的片面的，也可满足。唉！现台湾不是老先生的理想国吗？那得这些材料，可供描写，小子错了，死罪死罪！

老先生！既明白到现社会，可用新形式描写且又发见着，新形式中，有旧文学的美点，小子拜服，“恶而知其美者鲜矣”，孔老先生的话，已经老先生证明了！小子还别有点意见，若能把精神改造，虽用旧形式描写，使得十分表现作者心理，亦所最欢迎，但可怜总多是……

旧文学便云艰深刻苦，新文学未见就浅陋平易。若以众人所不懂为艰深，一字有来历为刻苦，那也不见得有什么价值，像老嫗能解的诗文，乞丐走唱的词曲，就说没有文学价值，也只自见其固陋如己。就举例诸诗中，如黄兴（听说是姓谭的）一首少要注释，其外不皆明白自然如说话一般？

人本不可不读旧书，却不可单为着旧书而读书。所以向故纸堆中讨生活，何如就自然界里辟乐园？旧文学艰深刻苦，小子不敏、不敢（也实不能、也有不必要）与从事研究，有负劝导。

现在台湾，诚如老先生所说，虽有一部新诗集的产生，犹未影响及一般人心理。完全是旧文学所支配的领地，在老先生意像中，必当是“舜日尧天周礼乐，孔仁孟义汉文章”的世界，偏偏女学生有软文学可读，甚至被诱发了人性弱点，这就不可思议了。

小子所见很狭，刘梦华在中国文坛，有何影响，完全不知，但新文学在中国是经过了讨论时期，在开始着建设的工作。不须更引彼时所讨论的例，

① 疑缺“如”。

来辯护解释，空占许多篇幅。

如我老先生在旧文学者里，一定是第一流人才，在这文字里，虽可说无有巴结权势的口吻，但不敢冒渎着戒心，却能看见。老人家本来小心，我小子在所当……

对于旧学者，小子何敢尽数排斥，如老先生者，很希望援手提携提携，专此敬请

金安 有万（不书不一者所以表尊敬也）

三月七夜

——原载于《台湾民报》九十七号，1926年3月21日。

【编按】作于1926年3月7日。

## 对台中一中罢学问题的批判

赖和

申述鄙见之先，窃思一闻贵报前所征集保制<sup>①</sup>存废之结果及其影响如何？倘舆论自舆论，实际自实际，于事无补，不如缄默为佳。但土人亦焉有舆论，使其有之亦岂有效力。他<sup>②</sup>得如此成绩，自是充分之证据，百余土青年之前途，使能上达，亦仅几个训导巡查，多数终流为高等游民，争及一位天孙苗裔之厨夫饭碗，当局不忍循有力舆论将它<sup>③</sup>闭销，自是宽大处置，少数人不知感思，尚狂妄发议论，噫！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慨也夫！

——原载于《台湾民报》一六五号，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

---

①（李南衡注）保甲制度。

②（李南衡注）就是一中的代名词。

③（李南衡注）含有这回结果的意思。

## 台湾话文的新字问题

赖和

秋生先生：

我有一个意见，不知可以当做你的参考不能。新字的创造，我也是认定一程度有必要，不过总要在既成文字里寻不出“音”、“意”两可以通用的时，不得已才创来用。若既成字里有意通而音不谐的时候，我想还是用既成字，附以傍注较易普遍。在“南音”第二期里新创那几字，在既成字里，我拜托守愚君去查考字书，在后附记，就是他的回复。这几字里，“厚”字音意两通，较“紆”字似易识，其他几字由前后的意思，我想看的人，自然会读做土音，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一月二十七日

赖和鞠躬

### 附记

掘——挖：挑挖也，手探穴也。

迎——即：例如即日，意此日也，然则做“此”字解，当无不可。

越——或：虽曰不定之辞，亦可做“他人”解，是则解之为“他”何妨。

拗——抑：转语词，如求之欵，抑与之欵，意即“或者”也。

紆——厚：益也，例如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又“优待”之也，如深结厚焉。

——原载于《南音》一卷三号，1932年2月1日。

## 就迷信而言

懒云 守愚

迷信，不消说是应该破除，但是我倒不患其破除的不能实现，反而惜其破除得有点过早，竟等不及有识者出来反对，而其所以破除得如是之早，不能不说是经济这一把大铁锤的打击，太叫人抵挡不住，在不景气的强风一阵阵吹拂着的今日，敬神观念的基础，也自然而然地跟着一天天动摇起来了。

迷信，到现在也许可以说已经是“形存实亡”了。现在人们对于敬神一事，也已经是呈现出“依例敷衍”的事实了。诸位或者不以我的话为然吧？但，只要我们肯费点工夫，把从前和现在举行着的祭祀鬼神的事来比较一下，就很能看出其历然不同的点来。

记得当我儿时，每届普渡，是多么盛大地举行着啊：放水灯，演戏，牺牲，棵粽是迭积如山，且须把祭品叩供奉到深夜，方才可以彻去。这当然是因为“鬼属阴”，非等到暗夜里不敢露面，可是现在呢？谁也等不到太阳西下，便把祭品彻去了，这还叫鬼鉴纳？迷信之从现代人脑中渐次消灭，也就可见一斑了。

而到现在还时见大大地闹着的，就只有迎神一件，这的确费了岛民好多的一注钱财。虽然，其动机却已经是由“绕境平安”变而为“振兴市况”，替代敬神观念而起的，倒是一种商业意识的冲动，而神也已经是被利用而变为广招徕的一个大招牌了。

这是我的管见，因承征及，聊以谈谈吧了。

——原刊载于《革新》，1934年10月27日，大溪革新会。

## 丧礼婚礼改革的具体案

懒云 守愚

革新会诸先生：

受到好意的褒奖，我真是欢喜，确然对于贵会所征求，没有可以贡献的资料，也当谈谈一些鄙见，来报酬高谊。

礼，在封建社会下，是一种统治的工具，庶民是不能妄议的，现在的统治阶级已经是没有利用他的必要了，尤其是丧婚这两件，更表示他的宽大，所以大家也就有议论其改革的机会了。

本来这是用社会阶级做标准的，现在当然要用经济程度来做标准，但是现在台湾社会的经济程度相差，由普鲁至于资产家，其相悬不知道有几百十倍，自然是不能有这么多具体的案，在我是要用最下层的来做标准。

丧，死过了二十四时间，就宜收殓，第二日出葬，祭一概废止，只于香的供献，送葬也要废止，这费用限二十五元以内（连棺材并算），居丧一礼拜，这中间接受亲戚朋友的吊唁。

注：或者有人引孟子和夷子的对话来批难我，但时代已经是不同了，况今日的人们，好像都视丧葬的厚薄为子孙的荣辱，所以有因顾体面而勉强负债以厚葬其亲的，这是多错误。

婚，若是男女两相意爱，在可以结婚的时候，相率到保甲事务所去烦书记大人写下结婚届就算了，要是父母的主意，这手续就让父母去替他办理。

——原刊载于《革新》，1934年10月27日，大溪革新会。



## 话匣子

赖和

秋生先生：

这第一号<sup>①</sup>我很满意，君要我具体地批评一下，我是做不来。单就其中我感到一点不是的来讲。

第一是“郭沫若的访问记”很使我失望。

第二是云萍君的“断章”，我觉得他有点宝贵他金玉文字的样子。

第三是克夫君对于自己的创作似乎过于执着。这一篇“秋菊的告白”我记得三、四年前已经看见了，克夫君便不忍舍弃。（但是内容有无变更，我已记不清楚。）以外已经没有什么可说了。

——原载于《第一线》，1935年1月6日。

---

<sup>①</sup> 指《先发部队》。

## 《台湾民间文学集》序

懒云

献璋君在搜集民间文学的这事一经传出，就引起了不少争论，从事无用的非难，助长迷信的攻击，使得他忙于辩解；但是，现在台湾民间文学集居然付印，不日可以出版了。

这些被一部士君子们所摈斥的民间故事与歌谣，到了现在，还能够在民众的嘴里传诵着，这样生命力的继续挣扎，我们是不敢轻轻看过的；何则？因为每一篇或一首故事和歌谣，都能表现当时的民情、风俗、政治、制度；也都能表示着当时民众的真实底思想和感情，所以无论从民俗学、文学、甚至于从语言学上看起来，都具有保存的价值。

吾台开辟以来，虽说仅是短短的三百多年，但是先人遗留给与我们的，与世界各国无异，同样有了好多的传说、故事和歌谣；就中像鸭母王、林道干、郑国姓南北征的传说……由历史的底见地看来，尤为名贵。

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在世界各国，早就有了许多民俗学者，与文学家从事过了，其所收获的成果，也都是大有可观的；然而我们台湾，虽说是也有许多先人的遗产，但除却于报纸、杂志上，时或看到片鳞只爪，可说是绝无闻见的。

从前，我虽然也曾抱过这么野心，想跑这荒芜的民间文学园地去当个拓荒者，无如业务上直不容我有这样工夫，直到现在，想来犹有余憾。

这一次，幸而经献璋君不惜费了三、四年的工夫，搜集了约近一千首的歌谣、谜语；更动员了十多个文艺同好者，写成了廿多篇的故事和传说，这不能不说是极尽台湾民间文学的伟观了。

但是，搜集故事，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同样一篇故事，异其时地，则那故事的传诵，也随之不同，有的甚或同一地方，也有多少出入，例如：

《林大千兄妹》中有用一片叶子化舟而逃的传说，而在《林道干》那一

篇就没有了。

又如《十八携蓝》中樵夫遇艳一段，也为本地所未闻。

《过年缘起》没沉地，说是土地公、灶君上天去保奏，本地倒说是佛祖去保奏的。

甚有同一故事，而异其主人公的。例如：一日平海山，在南部说是王得禄，而北部倒是黄朝阳，还有新庄陈化成和王得禄也大同小异。

即如《寿至公堂》，在同一地方，也是人不一说。据守愚氏说：这已经是第五次稿啦。为了这篇故事，曾经拜听过十多个老者的讲述，但，不是仅知片断，便是互异其说。所以好容易搜集来的这些材料，也只得将传说比较普遍的记录下来，不敢以我们认为合理的，就是真的事迹。这进一步的工作，只好留待有心人出为完成。

搜集故事之又一困难，就是一篇故事里头，间或涉及殷富大族的先人底行为，致碍于情实关系，不肯照实说出；这是对故事有点缺少理解的。因为先人的行为，原无损于后人的德行，其实，故事要不是经过文字化，它同样是流传于民间的；且由老年人的口中出来，冲进少年人的耳朵里，其声响尤觉洪晓；若年代一久，或者穿凿其说，以讹传讹，生出怪谈，那更是故事本身的不幸。

故事的搜集，有如上述的那样困难，然而居然能够把这本民文集完成起来，这不能不额手同庆，更不能不感谢献璋君的苦心与努力。

一次，他寄给守愚氏的信里，曾经有这样一段话：

“你想，为了这集子我所费的精神（差不多把我三个年的生命葬送在这集子）和物质（老实说我所积下的几百元都为此而支出的，恰好到后月就要完了）是如何的多呢，啊！我的精神已溶化在这集子了……”

其坚忍的意志，是多够人佩服啊，幸而这民文集是快要发行啦。这庶几可以报酬他三、四年来的苦心与努力。

最后，我只有希望这一册民间文学集，同样跑向民间去。

1935年10月10日。

## 应社招集趣意书

唉！诗的一道，很难穷极，以陶冶性情，啸吟风月，亦以比兴事物，歌颂功德，唱和应酬，讽咏时世。是文学上的精粹，思想上的结晶。虽然若吟失其隋，咏失其事。不仅仅使诗失了价值，连做诗的自己亦丧其品格了。请看，现在我们的彰化。文风不振，诗道萎靡，致使人心败坏，世风日下。那些人们，不是身耽声色，即便心迷利欲，把趋附认作识时务，把卖节当作达权变，是好久的了。当这时代，能独标劲节，超然自在，不同季世沉沦的，惟有真正诗人拉<sup>①</sup>。

我们虽未尝学问，至诗的一道，亦粗晓得一二。所以要招集我们这样同志，组一应社诗会，讲求吟咏的趣味，琢励诗人的节操。凡豪们的同志呵，总望赞成罢。

我们这社没有什么规则。

凡所吟咏，以能表现个人的情感思致为主旨，以此不拟题目，诗不拘体韵，吾们大家心所感的，眼所触的，用诗表现出来的，勿论长短篇，有韵无韵，以一月为期，各人把一月中，自己最得意的选录两首寄来办事处。

吾们办事人，把各位社员寄来的抄集许多小册，分与各位互相评阅，成绩由总社员评阅为准，以定高下，要发表时开一次击钵吟会。

【编按】创作日期不详，而应社成立于1939年9月，所以本文应该是当年作品。

<sup>①</sup> 即“啦”。

## 亦君死后<sup>①</sup>

亦君死后，曾几何时而三年于兹矣。吾等追念夙谊，年年于君谢世之日，至君墓前吊君未死之灵盖定例也。今日又适期也，今也吾等生虽鲁钝而向获君庇接四年生矣，若尚得侥幸于明年今日同出母校共离此地，或在天之南，或在地之北，得在立君暮<sup>②</sup>门，一掬伤心泪耶，是未可知也。或恐年年之有今日亦复不知矣。呜呼，心思及此亦不自知其悲矣，顾君之死人生常事也，吾等之悲伤至情也，嗟呼，方今世事，与时俱迁，人情遂势变易，而君长使吾人追念不忘是何然哉，余不知其所以然者。虽然□使君先一年而死，或后一年而死，其能使吾等长为哀痛也，是未可知也。而吾等尚能若此哀痛叹息不忘也耶。是亦未可知也。君亦死得其时矣，亦可云万幸矣。君而有知当亦首肯吾言矣。君其耶其不知也耶，其可哀已矣。

---

① 编者自订。

② 笔误；应为“墓”。

## 残稿<sup>①</sup>

元气精神已尽消，灭亡许不待终朝。吾族于今兴盛久，让他胡虏遥天骄。  
人生不幸在何处，弱者悲哀强者喜。艰难忍辱为什么？爱名贪利又惊死。  
拖牛作马艰难惯，忍饿凌寒吃苦多。五谷不收价又贱，欠来租税要如何？  
即使饥寒只一身，欠来租税非良民。有儿可卖需完纳，勿负官厅保护恩。

以上未开时

甲长（丑）

乌鸦呼树天未光  
也就赤脚踏眠床  
一日天光拼到晚  
趁人未看只之顿  
为着一个名誉职  
听人呼唤无闲日  
日头未出就出门  
肚皮饿凹脚要直

阿兄不是别人现任甲长就是为着甲内张三一人的代累得我这几日走东奔西工拢免做又了着点心钱，唉！甲长也真难做哉？

甲长兄！为什么代志呢？后场问

唉！可怜代，诸位请听到来，

张三作人甲直

有工作即会过日

平时生活真艰难

往往三顿无火食况兼这样呆景气。

【编按：未完】

---

① 编者自订。